武俠世界



第34年

19

$15.00

編者話

今期刊登之巨型小說乃揚子江先生撰著「龍鏢恩仇記」。荒凉的沙蛇鎮，鎮中的章新野財雄勢大，他的話就是章法，誰違反了，人頭就會被掛在人頭樹上示衆。這次掛樹的人頭却是章大爺的四姨太，髮中尚留下龍鏢標誌。原來是龍鏢大俠呂天相之孫女譚曉星爲報祖父仇，故意亮出標誌。譚曉星夜闖章府，危急中被浪子所救，浪子乃威名赫赫的西南總捕頭，正爲破案來此……經過幾番偵查激戰，化名章新野的大魔頭——張滄瀾終被擊殺。故事引人入勝， 值得欣賞。

江上飄先生之「鐵掌游龍」本期刊出了，喜歡短小精幹小品文之讀者可以一飽眼福。

另有楊柳先生撰著的短篇「蛇蠍美人」也在本期陸續刊出，曾經閱讀過斷腸簫湯紫烟故事的讀者，又可以欣賞湯紫烟及她的女兒小玉兒的故事了，小玉兒成長了，武功精進如何，湯紫烟又作何義擧，內容精采，文詞並茂，一讀便知。

下期將刊登蕭玉寒先生撰著的「天鏡地盤」巨型小說，請留意。

*　　　*　　　*

81.9.23

武俠世界

第34年
第19期
（總號172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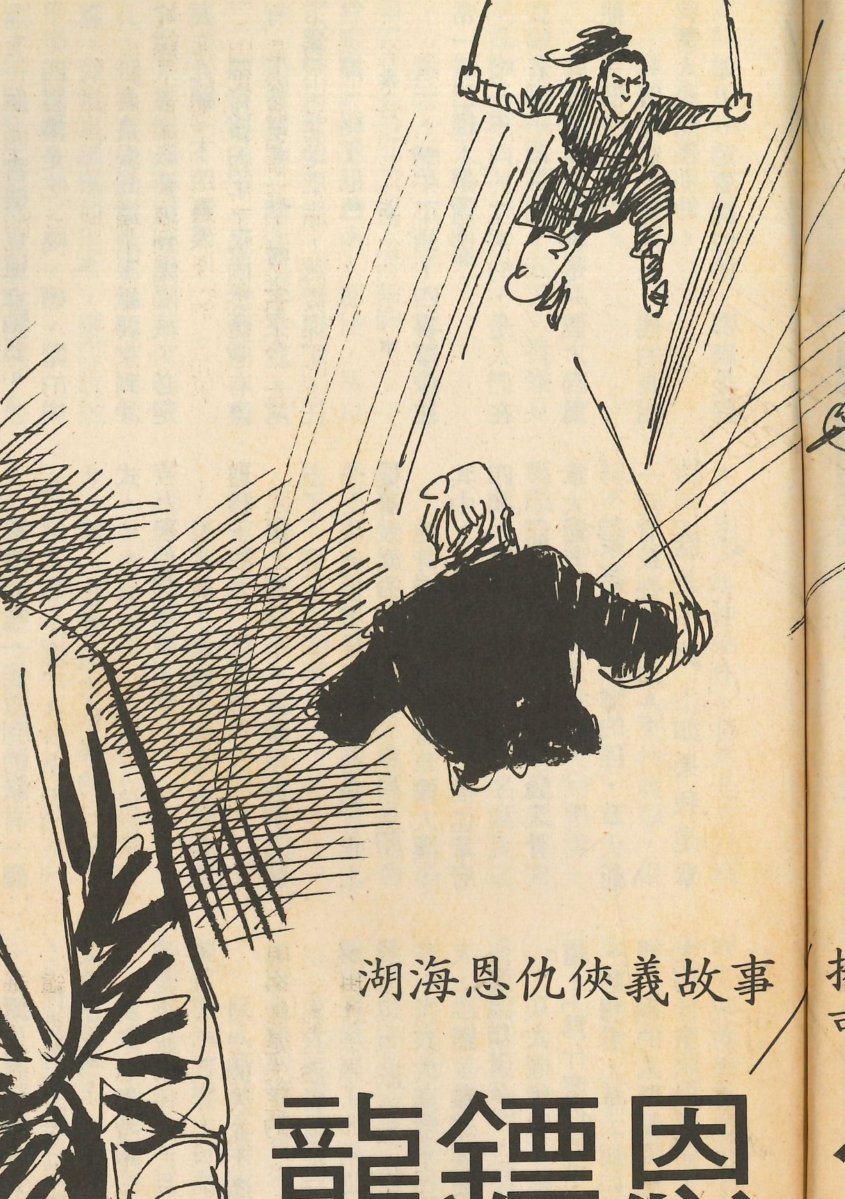
• 每冊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龍鏢恩仇記

湖海恩仇俠義故事

文・江子揚
圖・飛可



荒僻小鎮　藏龍臥虎

峻嶺。

崇山。

一堆堆聳立着像巨人般的岩石。

你祇要向它們投下一瞥，就會產生一股荒涼的感覺。

其實，它並不是完全荒涼的。

因為沙蛇鎮就在這座荒涼的峻嶺崇山之間。

它是一個古老的山鎮，前臨溪水，後枕雄山，還有一條石板小徑，一直通往雲陽鎮城。

你不要小覷這個山鎮，它的名頭之響，可能已蓋過雲陽。

這就應了「地靈人傑」的一句老話，因為沙蛇鎮出了一位大爺。

章大爺名新野，財雄勢大，在沙蛇鎮，的確是一個人所共知的名人。

名人必然有他與衆不同之處。

章大爺既是名人，自然也難例外。

* * *

章大爺除了財雄勢大，最與他名頭有關的，是鎮後山脊上的一棵人頭樹。

人頭樹並不生長人頭。

它所以有這樣一個名稱，是章大爺時常叫人在這棵人頭樹上懸掛人頭的原因。

這就是章大爺與衆不同的原因及其特別之處。

章大爺樂於行善，時常接濟窮苦人家。

不過章大爺也嫉惡如仇，誰要是犯了法，人頭就會懸掛在這一棵人頭樹上。

祇是這個「法」字，決不是朝廷的王法，也不是帮會的帮規，它祇是章大爺的「章」法而已。

章法比王法管用，沒有人敢不聽。

因此，祇要章大爺說誰該死，他的人頭就會掛到樹上。

* * *

今天的天色很好，長空一碧，看不到一片烏雲。

山區原是多雨的，今日却是一個大晴天。

晴天人們多數起得早，尤以山區的人習慣於早起。

沙蛇鎮的人有一種特殊的習慣，祇要他走出門外，第一眼必會投向鎮後的山脊。

山脊上有一棵人頭樹。

人頭樹上時常懸掛着人頭。

鎮民第一眼投向山脊，就是想看看人頭樹上有沒有懸掛人頭。

犯法的人並不多，人們的第一眼多數是失望的。

今天沒叫人失望，人頭樹上果然掛着一顆人頭。

第一眼看到這人頭的是「福星客棧」的伙記小混球。

昨晚福星客棧歇了不少客人，小混球為早起上道的客人而忙着。

無論小混球如何的忙，他還是要抽空向人頭樹投下一瞥的。

「啊，你們快來看呀！人頭樹上扯起紅旗來了。」

小混球不說人頭樹上的人頭，祇說它扯起紅旗來了。

這是章大爺的規定，懸首示衆之處，必是要扯起一支鮮艷奪目的紅旗。

隨着小混球這一聲叫喊，全鎮隨即引起一陣騷動，一扇扇的大門打開了，鎮上的長街成了人海，人潮湧到了長街的人海之中。

在鎮頭的先向山脊上跑，後面的一個跟着一個，一羣接着一羣。

由鎮口到山脊形成了一條人龍，長長的人龍。

這條龍迅速的縮短，重重叠叠圍在人頭樹的四週。

* * *

是誰犯了章大爺的王法？這是人們想知道的。

可是當人們看清楚了那顆人頭之後，竟然一個個目定口呆，半晌說不出話來。

砍掉的人頭原本是十分難看，膽小的望一眼，準會三天都感到噁心。

不過這顆人頭決不難看，而且是長相十分美麗。

因為它是一顆美人的頭顱。

星目半閉，柳眉彎彎，櫻桃小嘴之旁，是淺淺的兩個梨渦。

她雖然祇是一顆人頭，仍能看出那動人的風韻。

祇是人們的發呆，也不是為了她的美麗。

究竟為了什麼？

因為她是章家的人，章大爺的第四位如夫人。

人們不敢再看下去，於是一哄而散。

* * *

四姨太的頭並沒有像往常一樣懸掛三天，太陽還沒有出，章家便派人收去。

她是章家的四姨太，自然不能與一般人相比的。

四姨太不但是章大爺心愛的，而且在章府中，在沙蛇鎮上，也是一個人人喜愛、人人懼怕的大紅人。

她的美是出衆的，幾乎可以顛倒衆生，自然人人喜愛。

章大爺對她言聽計從，如果說章大爺的話是王法，四姨太的一顰一笑，都可以對王法產生極大的影响，這樣怎能叫人不怕她？

但她却被殺了頭。

而且那顆美麗的頭，還被掛在人頭樹上。

於是，沙姹鎮震動了，街頭巷尾，茶樓酒肆，都在談論四姨太。

* * *

沙姹鎮靠着荒涼的山。

沙姹鎮並不荒涼。

它面前的河水通着長江，河的兩岸有碧綠綠的田疇。

最重要的是它位在通往雲陽的要道，是四鄉往來的旅客必經之地。

* * *

沙姹鎮除了章大爺、人頭樹，還有一個「四喜樓」也遠近馳名。

四喜樓是吃、喝、嫖、賭的樂窩。

祇要喜愛此道者，祇要來到沙姹鎮，甚至祇要來到雲陽城，必定要先光顧一下四喜樓。

四喜樓的吃、喝固然是應有盡有，但若單拿一個「嫖」字來說，南方鶯飛，北地胭脂，燕瘦環肥，任君選擇，絕不遜色。

* * *

這天，晌午不到，四喜樓像往常一樣已經人潮擠湧。

唯一不同於往常的，是人們在談論着同一個話題。

談論這項話題祇是一個，因爲他是一個怪人。

其實他並不算是怪，他的長相與常人決無差別的。

如果一定要說他怪，那祇是因他與衆不同的神色。

他年歲不大，約莫是二十三、四。

像他這樣的年歲，又是一個身纏萬貫的公子哥兒，到四喜樓應該是尋歡而來的。

不錯，他好像是尋歡而來的。

可是他日揮千金，依然沒找到半點歡樂。

爲什麼？

因爲他從不講究吃喝，四喜樓的姑娘，也無法使他感到興趣。

那麼他唯一能做到的祇有一個「賭」字了。

賭，也是追求歡樂的一項方式。

但他却逢賭必輸。

也許爲了這些，沒有人能夠在他臉上找到一絲笑容。

他太孤癖了，孤癖得被別人加上了一個「怪」字來。

現在他獨坐餐廳的一角，桌上擺着幾樣酒菜，在那兒自斟自酌。

他身旁的一桌坐着三個大漢，其中之一正在口沫橫飛，描述章府四姨太懸首後山之事。

「他娘的，那娘兒風騷入骨，章大爺竟然下得了手！」

「家家有本難唸的經，章大爺一定有殺她的理由。」

「話是不錯，如果我是章大……」

「那你就不殺她了？」

「就是要殺，也不必懸首人頭樹上。」

「這就是你不是章大爺的原因。」

「我不懂。」

「你知道什麼叫做大義滅親嗎？章大爺這樣作，就顯得他決非常人。」

「夠了沒有？」

說這句話的是一直沒開口的灰衣老者。

原先說話的青衣漢子一怔，道：「你是怎麼啦？二爺，你不聽聽大家在說嗎？」

灰衣老者冷哼一聲道：「我看還是少說爲佳，一旦惹火燒身就來不及了。」

另一個黑衣大漢說道：「二爺看出什麼來了嗎？」

灰衣老者道：「不管我有沒有看出什麼來了，兩位最好能先聽聽我的忠告。」

青衣大漢道：「咱們可是好朋友，二爺，難道你還要給咱們兄弟一個悶葫蘆？」

灰衣老者咳了一聲，放低嗓門道：「爲什麼你們不多用一點腦筋，想想看，章大爺如果當眞大義滅親，別的人頭都要懸掛三天，四姨太爲什麼收得那麼早？」

灰衣老者說道：「你們注意了沒有？四姨太頭髮之中，好像藏着有一個紙卷。」

「啊……」

這一聲驚呼，是青衣大漢及黑衣大漢同時發出的。

青衣大漢續問道：「紙卷兒？是什麼紙卷兒？」

灰衣老者道：「這就難說了，也許是殺人者留下的標誌，也許是一紙警告書。」

青衣大漢道：「二爺，你是說四姨太不是章大爺殺的？」

灰衣老者道：「我祇是這麼想，反正……咳，這件事兒咱們最好不要掛在嘴皮子上。」

青衣大漢道：「二爺說得是，來，兄弟敬你一杯。」

這三人果然不再談論四姨太的事，話題一轉，就談到風花雪月上面去了。

鄰桌的這位怪人，始終是一個旁聽者。

也許他根本沒有聽，無論別人講得如何驚心動魄，他的臉上也沒有絲毫變化。

此時他站了起來。酒喝夠了，他是想尋求另一項樂趣。

他才站起，櫃枱上一張美麗的桃花臉已綻開逗人的笑意。

那張臉實在像桃花，比桃花還多了一股濃馥的香氣。

她是四喜樓主人譚新台的女兒譚曉星，在沙姹鎮，是一個出了名的美人胚子。

不過，她年紀輕了一點，否則章大爺準不放過她。

這位曉星姑娘的脾氣可也古怪十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很難見她露出笑容。

現在她不是笑了嗎？

是的，她現在笑了，祇不過這個笑是專爲那名怪人而發的。

也許因爲他們兩人都怪，所以才氣味相投吧。

不管怎樣，她確是在笑。

嬌臉迎人，望着那名怪人在笑。

其實怪人不僅有一副英俊的臉孔，也具有一股傲視羣倫的特殊氣質，譚曉星祇爲他而笑，應該說她是獨具慧眼。

可是怪人並沒有理會這些，他走近櫃枱，冷冷道：「多少錢？」

譚曉星笑意更濃了，輕輕道：「不多，算我請客。」

美人請客，應該受寵若驚。

但怪人沒有，他掏出一塊碎銀往櫃枱一丟，二話不說，扭身便向外面走去。

他祇不過才踏出兩步，一陣急驟的足音忽然自身後傳來。

「站住！」

他神色微微一變，提起的脚又放了下來。

別人叫他站住，自然是來找痲煩的。

他是不在乎別人來找痲煩，但却不得不看個明白。

來人是一個身材高大的黑漢，腰際拴着一對流星錘，他認識黑衣大漢，此人是章大爺的五名護院之一。

章大爺手下有一個總管、三名管事、五名護院，每一個都是武功高强，在江湖上叫得起字號的人物。

這名護院叫卜大觀，也是四喜樓的常客。

怪人向卜大觀一瞥，道：「是叫我嗎？閣下。」

卜大觀道：「不錯，正是叫你。」

怪人道：「閣下有什麼吩咐？」

卜大觀道：「咱們要查店，任何人都不得離開。」

怪人雙眼一翻，似乎想發作，他略作遲疑，終於走回原先的座位。

此時食堂之內鴉雀無聲，大家似乎在等着暴風雨的來臨。

櫃枱裡面的譚姑娘對卜大觀有點瞧不順眼，一面叫伙記去找譚新台，同時柳眉一挑，冷冷道：「卜爺幾時投身官家了？這倒是一件喜事。」

卜大觀哈哈一笑道：「官家？嘿嘿，譚姑娘誤會了，在下是奉章大爺之命前來查店。」

譚曉星撇撇嘴道：「章大爺是本鎮的大人物，可是他並不是官家。」

卜大觀臉色一變，道：「姑娘是說咱們不能查，還是不配查？」

譚曉星道：「這回可是卜爺誤會了，我是說要查店嗎？祇須章大爺通知一聲官家，何必痲煩你卜爺的大駕？」

卜大觀還想說什麼，譚新台已由樓上匆匆奔走過來。

此人能夠在章大爺眼皮子底下開這個四喜樓，自然不是一個省油的燈。

老遠一個哈哈，送上來一張笑臉。

「卜爺，你怎麼啦？有事吩咐一聲就是，請樓上坐，有話咱們慢慢的聊。」

卜大觀瞥了譚曉星一眼，乾咳了一聲道：「沒有什麼大事，祇是章爺丟了一點東西。」

譚新台啊了一聲道：「有這等事？好，卜爺，你吩咐一聲，要怎麼辦，譚某人無不從命。」

章府雖然不是閻羅殿，但決不下於龍潭虎穴，如果章大爺當眞丟失了東西，而這東西又是外人所偷，那麼這件事就顯得不太尋常了。

再說，能夠闖進章府偷東西的決不會是一個笨賊。

祇有笨賊才會再呆在鎮上。

章大爺也不笨，難道沒有想到這一點？

如果他想到了還要查店，這個查字豈不是別有用意？

譚新台是何等人物，這點道理他自然明白，而且這件事可大可小，所謂賊咬一口，入木三分，譚新台更不敢開罪姓卜的。

好在姓卜的平時得過譚新台的好處，所以臉色很快就緩和了下來。

卜大觀道：「這與你無關，咱們祇要查查樓裡的客人。」

不待譚新台答話，他向門外招招手，立即湧進來十幾個彪形大漢。

這般人每人都拿着明晃晃的鋼刀，進門之後立即分頭展開搜查。

姓卜的向獨坐一角的怪人看了一眼，脚下一挪，向怪人走了過來。

「朋友！請教……」

「卜爺是問在下？」

「你說對了。」

「這是在下的光榮。」

「少廢話，說出你的姓名。」

「浪子。」

「什麼，你姓浪？」

「不錯。」

「哼！卜某人闖蕩江湖數十年

，這才第一次聽到姓浪的。」

「天下的怪事原本就多，姓浪的算不得怎樣稀罕。」

「好，就算你姓浪吧，閣下好像不是本地人氏？」

「這就難說了，浪子嗎？處處無家處處家，在下正想在此地長住下去。」

「哦，這麼說，閣下是對沙蛇鎮頗有留戀了。」

「可以這麼說。」

「可以告訴卜某人，閣下留戀的是些什麼？」

「當然可以，譬如沙蛇鎮山明水秀，譬如這幢令人嚮往的四喜樓，譬如……啊！太多了，實在是一言難盡。」

「閣下以何爲生？」

「在下不事生產，全憑祖上留下來的一點銀子。」

「閣下帶着銀子浪跡江湖？」

「怎麼，不行？」

「行。」

「卜爺，還有什麼指教？」

「有，請你隨卜某人去見見章大爺。」

「啊！卜爺，你沒有弄錯吧？」

「沒有。」

「好吧！能夠見見章大爺，總算不枉來了一趟沙蛇鎮，卜爺，咱們幾時去？」

「現在。」

卜大觀回過頭來，對灰衣老者一桌的三人道：「還有你們。」

灰衣老者一怔道：「我們？卜爺，咱們可是在沙蛇鎮土生土長的。」

卜大觀道：「這個我知道。」

灰衣老者道：「卜爺既然知道，就不該懷疑咱們。」

卜大觀道：「這是章大爺的命令，懷不懷疑你們，待見了章大爺之後再說。」

灰衣老者與青衣大漢及黑衣大漢互相看了一眼，祇得無可奈何地站了起來。

此時搜查四喜樓的彪形大漢已退了回來，除了浪子及灰衣老者等四人，他們別無所獲。

＊　＊　＊

一片迎風蕭蕭的柳林，圍繞着一幢氣象萬千的莊院，這就是名震沙蛇鎮的章府。

章府有前、後、中三院及左、右兩廂，除了中院住的是章府大爺與家人外，前後院、左右兩廂住的是保護莊院的武士。

往常戒備森嚴的章府，今天更是弓上弦，刀出鞘，一片如臨大敵的氣氛。

在前院的廣場上，此時聚集了二十幾名特殊客人。

他們跟浪子一樣，是被章大爺請來的。

章大爺時常請客，祇不過他們的待遇特別一點而已。

院中有幾十名武士，還有不少弓箭手，他們監視着這些客人，誰也不敢稍有異動。

半個時辰之後，章大爺出來了，陪伴他的除了總管齊哮天外，還有五姨太葛柔娘。

章大爺身材中等，面頰削瘦，但一雙微凹的眸子，却射出兩道凌厲的光芒。

總管齊哮天比章大爺高出了半個頭，再身穿紅袍，背負金刀，那份威勢，幾乎比章大爺還要勝幾分。

五姨太是一個香扇玉墜型的女人，嬌小玲瓏，步步生香，加上一身雪白的衣衫，更顯得清新脫俗。

章大爺停在台階之上，院中武士立即肅立致敬，章大爺點了一下頭，就在一張太師椅上坐了下來。

太師椅祇有一張，連五姨太都要在身後侍立，單憑這一點，就知章大爺果然有無上的權威。

然後，章大爺看着總管齊哮天送過來的一本名册，向佇立在院中的客人一個個分別問話。

問話的內容十分簡單，包括「身世、師門、職業及最近的動態」而已。

當第一個被問時，浪子就留了心，他發現被請來的客人，沒有一個不是習過武功的。

其實這點並不奇怪，不是身懷武功的人，怎能侵入戒備森嚴的章府。

「你叫浪子？」

「是的。」

「這祇是渾號吧，姓名呢？」

「回大爺，是渾號，但也是姓名。」

「哦？」

「在下是一個孤兒，先師就這麼叫我。」

「原來如此，令師是……」

「先師蒼茫老人。」

「嗯！似乎沒聽見過。」

「先師不問世事，從未涉足江湖。」

「這就難怪了，令師是那一門派的？」

「先師無門無派，如果一定要說門派，就稱爲挨打門派吧。」

「你……戲弄老夫？」

「在下不敢，還是先師說的。」

「爲什麼令師要如此說？」

「因爲先師吸取各家之長，另行創出一項武功，但最突出的是身法及挨打，所以先師才如此說的。」

此時，卜大觀忽然插口道：「稟大爺，他說謊。」

章大爺問道：「他什麼地方說謊？」

卜大觀道：「他曾經對屬下說他爹留給他很多銀子，此時他又說他是個孤兒。」

章大爺雙目暴睜，冷冷道：「浪子，這話可是眞的？」

浪子道：「是眞的。」

章大爺道：「如何解釋？」

浪子道：「這就要問先師了，他是這麼對在下說的。」

章大爺臉色一變，兩縷煞光由雙目暴射而出。

這難怪章大爺如此氣惱，祇怪浪子說話太不小心。

先師是死人，死人如何能問？

＊　＊　＊

「小子，你既然想找死，卜大爺就成全你吧。」

不待章大爺吩咐，卜大觀就搶先出手，在主子的面前露上了一手，這種機會十分難得。

卜大觀使的是鍊子流星錘，黃光一閃，單錘直奔浪子的後心。

錘勢之急，當眞有如流星，祇要讓它碰上浪子的後心，無論他怎麼會挨打，也非砸得他血洒當場不可。

誰知章大爺忽然叱喝道：「住手！」

卜大觀微愕，急忙運腕一帶，硬生生的將流星錘帶了回來。

章大爺接住說道：「不要動傢伙，我要活的。」

卜大觀道：「屬下遵命。」

他將流星錘拴回腰間，然後雙腿微提，上身前傾，雙掌一上一下，擺了一個懷中抱月的姿勢。

浪子連忙搖手道：「章大爺，在下說的可是實話，你不能不講理。」

不講理？章大爺如果講理，他的話就不能算做王法。

卜大觀的拳頭更不講理，一招上下交征，雙拳分別襲擊在浪子要命的所在。

浪子身形一錯，卜大觀的雙拳便已落空，他回手反臂一撥，立即傳來轟的一聲巨響。

敢情浪子這反手一撥，不僅俱有四兩撥千斤的巧妙手法，而且他那掌心之內，還湧出一股威猛絕倫的潛力，縱然是一座山，祇怕也承擔不起。

因此，卜大觀這一摔頗爲不輕，雖然不至於丟掉老命，一時之間却也爬不起來。

章大爺是識貨的行家，他已看出浪子身手之高，除了總管齊哮天，祇怕無人能敵。

於是，他回頭對齊哮天道：

「這位朋友深藏不露，原來是一位罕見的高人。」

齊哮天道：「大爺說得是，哮天見獵心喜，想向這位朋友討教討教。」

章大爺道：「好吧！讓老夫開開眼界也是好的。」

齊哮天先向章大爺行了一禮，然後身形一轉，一逕走下台階。

此時，場中所有的目光一起投向這位紅袍的總管，每個人的神色都顯得十分凝重。

根據一般傳言，齊總管是一個極端可怕的人物。

怎樣可怕？難道他能夠追魂奪命？

不錯，他如果要你三更死，你必然無法到五更，像這等可怕的人物，怎能不使人們由內心生出一股怯意。

可是浪子似乎不知道這些，面對魁梧如山的紅袍總管，他還是那麼神色自若。

不管齊哮天如何可怕，對這位莫測高深的浪子，他依然不敢心存輕視。

因此，他走到距離浪子八尺之處，便淡淡的笑道：「朋友好高明的身手，齊哮天想領教幾手高招。」

浪子啊了一聲道：「使不得，在下怎敢如此無狀？」

齊哮天冷冷的道：「不必客氣，朋友請。」

浪子道：「齊大俠，你可否先聽在下一言？」

齊哮天道：「好，你說。」

浪子道：「在下雖是浪跡江湖，但一生從不做虧心事，此點齊大俠是否相信？」

齊哮天雙目如電，冷冷的看着浪子，半晌才點點頭道：「我相信！」

浪子道：「那麼，齊大俠就沒有賜教的必要了，再說齊大俠名震江湖，對浪子實在勝之不武……」

這話不錯，勝之不武，敗了呢？紅袍總管齊哮天難道就此除名江湖？

成名的人多半是愛惜羽毛的，齊哮天爲什麼要將一世英名對浪子作孤注一擲？

於是，這位章府上的紅袍總管改變了心意，他臉色一沉道：「你可知道章大爺丟了東西？」

浪子道：「齊大俠就懷疑咱們了？」

齊哮天道：「難道不該？」

浪子道：「不該。」

齊哮天道：「哦，理由呢？」

浪子道：「第一，章大爺是位善人，咱們這些混江湖的，誰都得過章大爺的好處，人心是肉做的，誰會這樣抹殺良心？」

齊哮天道：「有點道理，還有嗎？」

浪子道：「第二，兔子不吃窩邊草，要偷要搶，江湖上有的是肥羊，住在沙蛇鎮却要偷章大爺的，

這不是拿着石頭砸自己的脚？就拿浪子來說，在下還不至如此愚昧。」

齊哮天嗯了一聲，走回章大爺身邊，咬着耳朵商議一陣，然後指着浪子，灰衣老者、青衣大漢、黑衣漢子四人道：「經咱們調查，沙姹鎮祇有你們嫌疑最大，所以……」

黑衣漢子詫異道：「齊大俠，這話從那裡說起？」

齊哮天道：「你別忙，章大爺願意給你們一個洗脫嫌疑的機會，你們跟我來。」

黑衣漢子回頭看着灰衣老者，眼光露出詢問之意。

灰衣老者道：「走吧，章大爺不會難爲我們的。」

* * *

章府的左廂花木扶疏，靜雅怡人，紅袍總管齊哮天就住在此地。

他招呼浪子等四人落座，並由小童給每人捧上一杯香茗，這才清清喉嚨，道：「對不起，麻煩各位，齊某人十分不安，來，先喝點茶咱們慢慢的聊。」

一般人都說齊總管勝過閻羅王，看他這和藹可親的神態，可是傳言有誤？

不過這祇是青衣漢子及黑衣漢子的想法，灰衣老者與浪子始終保持着審愼的態度。

齊哮天望着灰衣老者及浪子道：「兩位對齊某人似乎頗有戒心。」

浪子微微一笑道：「不敢，這祇是在下的一種習慣。」

齊哮天道：「不相信別人的習慣？」

浪子道：「不，祇是不敢對相交不深的人輕於信任。」

齊哮天哈哈一陣大笑之後，道：「這確是一個好習慣，祇可惜還不夠徹底。」

灰衣老者忽然臉色一變，道：「難道茶中有毒？」

浪子長長的嘆了一聲，道：「所以齊大俠說得對，咱們還是栽了。」

黑衣漢子大怒道：「齊大俠，你爲什麼要向我們下毒？」

齊哮天道：「各位稍安毋躁，請聽齊某人的解釋。」

浪子道：「咱們正在洗耳恭聽。」

齊哮天道：「各位可知道章大爺丟的是什麼東西？」

章大爺丟了什麼，祇有章府的人才知道，齊哮天的問題自然無人能答。

齊哮天道：「老實告訴各位，章大爺丟的不是東西……」

青衣漢子道：「不是東西難道是人？」

齊哮天道：「不錯，是人，是一個人的生命。」

灰衣老者道：「這麼說，齊大俠更不該找咱們了，老朽活了這麼大把年紀，從未傷過人命。」

齊哮天道：「這個我知道，但咱們不能不懷疑。」

灰衣老者道：「老朽不懂。」

齊哮天道：「你應該懂的，叢大俠，到章府拿走一個活人的頭，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啊。」

原來灰衣老者叢滔曾任川東鏢局的總鏢頭，掌中一把八卦劍，在江湖上頗有威名，後因局主去世，鏢局停業，他才退隱江湖，回到老家沙姹鎮居住。

齊哮天點出他的身份，並說出到章府取人頭，決非等閒之人所爲，那麼老鏢頭叢滔就無法洗掉殺人的嫌疑。

另外青衣漢子袁子傑，黑衣漢子冉從善，也是一對名噪大江南北的高手，他們因爲雙雙敗在一個陌生女子手中，才隱居故鄉，再也不談武事。

現在章大爺的四姨太被殺，連老鏢頭叢滔都成了嫌疑份子，他們兄弟祇好三緘其口，等待齊哮說出下文。

齊哮天沒有讓他們失望，下文終於說了出來。

齊哮天道：「各位，齊某人有個不情之請。」

不情之請，最好別說。

這祇是浪子等人的想法，齊哮天還是繼續說下去。

「請各位每一月做一件事，並在出事處留下這個。」

他取出四隻紙鏢，分別交給浪子等四人。

老鏢頭叢滔目光落向紙鏢上，心頭一凜，幾乎驚得跳了起來。

老鏢頭太緊張了，紙鏢畢竟不是殺人的利器。

也許是因爲紙鏢上所繪的圖案吧。

不錯，它上面繪着兩條龍，仰首昂鬚，栩栩如生。

龍是一種神物，人們會對牠產生崇高的敬意。

不過，老鏢頭吃驚的不是這個……

* * *

紅袍總管齊哮天，嘴角上含着一絲冷酷的笑意，他向老鏢頭等看了一眼，道：「每月做一次案，偷、搶、殺人、放火都可以，但必須能夠轟動江湖，記住，做案之後，再留下這隻龍鏢。」

袁子傑忍不住詢問道：「齊大俠，這不是栽贓嫁禍嗎？」

齊哮天道：「正是此意。」

冉從善道：「縱然齊大俠與龍鏢主人有仇，但在下對栽贓嫁禍的後果却不無懷疑。」

齊哮天道：「你懷疑無人相信？」

冉從善道：「不錯，龍鏢是正義的象徵，天下無人不知。」

齊哮天哈哈一陣狂笑，道：「世事有如白雲蒼狗，你焉知龍鏢不已經淪爲邪惡？」

老鏢頭叢滔道：「有根據？」

齊哮天道：「有，四姨太被人懸首人頭樹上，她的頭髮之內就留有一隻紙製的龍鏢。」

老鏢頭神色一呆，冉從善也大爲驚愕。

因爲，如果龍鏢當眞是正義的象徵，它就不應該將四姨太懸首示衆。

章大爺是人所共知的善人。

四姨太是一個不懂武功的弱質女子。

龍鏢主人如此行爲，它是不是還能代表正義？

老鏢頭無話可說了，齊哮天再繼續他未完的吩咐。

「你們所中之毒，從現在起祇能維持三十天，希望各位把握時機，於限期之內完成任務，齊某人自會給你們解毒之藥。」

* * *

江湖上龍蛇混雜。

江湖二字也代表了罪惡。

此時江湖更是天下大亂了，代表正義的龍鏢竟是殺人越貨，無惡不作。

不管江湖如何大亂，但沙姹鎮還是一片安寧。

因爲沙姹鎮有一位章大爺。

章大爺庇護着沙姹鎮。

沙姹鎮較往日更爲繁榮。

* * *

四喜樓的生意更加鼎盛了，眞箇是門庭如市。

浪子仍爲四喜樓的常客，而且他的興趣也有了更新的發展。

原先的浪子祇喜愛一個賭字。

現在他是吃、喝、嫖、賭，件件俱全。

祇有一點沒有變，浪子還是逢賭必輸。

* * *

浪子的鬢角留着冷汗，他輸了，輸得一文不剩。

推莊的矮老頭衝着他微微一笑道：「歇歇吧！浪子，明天再來。」

輸得一文不剩，祇好明天再來。

祇是浪子有一個壞賭癖，絕不服輸。

莊家明白他的臭脾氣，故意哈哈一笑道：「我知道你的手頭會轉，可惜……」

浪子忽然長身而起，道：「好，老子賭這個……」

賭什麼？是賭命？還是賭頭？

他沒有說下去，因爲有一雙手正好搭在他的肩頭上。

他沒有去看那隻手。

但他意識到這隻手決非平常手。

因爲他看到些驚喜的臉色，也聞到一股迷人的香氣。

* * *

「別急，浪子，拿着這個，咱們再跟崔老頭賭個高低。」

一具軟綿綿的嬌軀挨着他坐了下來，一疊數字不少的銀票，也同時堆上賭枱上。

浪子微微一呆，不由扭頭向身邊望去。

她是二姑，是主管四喜樓第三位權威人物。

其實如此說法是委屈了二姑，四喜樓能夠有今天，二姑是第一個功臣。

她年歲不大，最多不過二十五、六。

這麼年輕的姑娘，怎會有如此高的能耐，難道她天生就會當鴇子不成？

不管她是不是天生就會當鴇子，她却是一個天生尤物，無論一顰一笑之間，都別具一股迷人的風韻。

四喜樓的美人雖多，但來客八成是慕二姑之名而來，說她是第一號的功臣絕不過份。

不過，二姑雖是笑臉迎人，却也是眼高於頂，縱然一擲千金，也不見得能夠一親香澤。

現在居然找上了浪子，這豈不是一項異數嗎？

這確是一項異數，喜從天降，財色兼收。

然而浪子却拒絕了這項異數，他推開了枱上的銀票，緩緩的站了起來。

「謝謝妳，二姑，我不想再賭了。」

這回輪到了二姑發呆了，她不明白何以會遭到浪子的拒絕。

不過，她並不太過意外，浪子就是浪子，他畢竟是與衆不同。

也許這就是二姑找上浪子的原因，她既是眼高於頂，就得找一個與衆不同的男人。

於是，她嫣然一笑，道：「不賭就不賭，到我那兒聊聊可以嗎？」

總算二姑沒有失望，浪子終於上了二樓。

樓上浪子來過，是一個弦歌處處、鶯聲燕語的所在。

不過，他沒有到過二姑的閨房，難免有點受寵若驚。

其實二姑的閨房也沒有什麼特別，祇不過較爲整潔罷了。

「坐呀，浪子，喝杯茶。」

「多謝。」

「不用客套，今天輸了多少？」

「不多，兩百兩不到。」

「浪子……」

「嗯。」

「我有幾句話不知該不該說。」

「不要緊，妳說。」

「你有沒有家？」

「家？嘿嘿，浪子有家還算是什麼浪子？」

「一個人總不能一輩子沒有家，難道你要流浪一生一世嗎？」

「我不想流浪又能怎樣？誰家的閨女會看上一個浪子？」

「話不是這樣說，如果你有成家的誠意，我願意替你物色。」

「哦，好意心領，不過，我對二姑却是心儀已久。」

「浪子，你……」

浪子道：「別急，二姑，浪子絕不強人所難。」

二姑道：「浪子，你這是故意損我了。」

「好吧，二姑既然看不起浪子，在下就此告辭了。」

二姑哼了一聲，右掌倏的一吐，五指已抓向浪子的左肩，出手之快，令人目不暇給。

浪子足尖輕點，連人帶椅滑退半尺，同時雙眉一挑，哈哈狂笑道：「二姑深藏不露，敢情還是一位高人。」

二姑冷冷的道：「浪子，眞人面前不說假話，我希望你離開沙姹鎮。」

浪子淡淡一笑道：「爲什麼？二姑，浪子可沒有欠四喜樓的一文半分。」

二姑道：「我知道你被章新野所收買，咱們不能容許你助紂爲虐。」

浪子道：「這麼說，二姑敢情還是一位替天行道的女俠，可惜妳又找錯了對象。」

二姑道：「難道你沒有爲虎作倀，替章新野做傷天害理的事？」

浪子道：「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浪子可不願代人受過。」

二姑道：「你勿須狡辯，二姑自信不會寃枉好人。」

浪子道：「那是說妳有證據了？拿出來讓在下看看。」

二姑呆了一呆，道：「我雖然沒有證據，但你的事瞞不過我。」

浪子輕佻的一笑，道：「姑娘，疑心會使人走火入魔，壞人名譽更是有損陰德，浪子奉勸姑娘一句，江湖事妳最好少管，否則……」

二姑一哼道：「否則怎麼樣？」

浪子道：「否則雌老虎無人敢要，妳今後就很難找到婆家。」

二姑怒叱道：「浪子，你……」

浪子哈哈一笑，已晃身奪門而去。

＊　＊　＊

暗房裡走出來一個大漢，他的臉色十分陰沉。

他沒有看望二姑，兀自向一張椅上坐了下來。

他也沒有再看二姑，二姑的一雙秀目却始終在他身上打轉，直待他在椅中坐好，二姑才小心的道：「大哥，此人十分狡猾……」

「不錯，他十分狡猾，可是妳却太蠢。」

「大哥，我……」

「妳？哼，妳爲什麼要說出章新野，如果他告訴了姓章的，咱們多年的辛苦豈不是前功盡廢？」

「大哥，這的確是我的疏忽，如果姓章的要追查，由小妹一身承擔就是。」

「二妹子，妳誤會了，我着急的是大局。」

「我知道，大哥。」

「好啦，咱們不談這些，不過此人留他不得的。」

二姑道：「是的，大哥，這件事就交給小妹辦吧。」

「妳？」

「大哥，小妹不會誤事的。」

「好吧！」

江湖浪子　行動詭秘

這幾天沙姹鎮熱鬧非凡，原因是聚集了不少香客。

香客是到雲陽朝拜桓侯去的，在沙姹鎮是添購香燭，以及等候同件。

沙姹鎮不大，客棧也不多，因而就顯得家家客滿，滿鎮是人。

沙姹鎮上的生意也跟着特別興旺起來了，四喜樓也不例外。

自然香客是不會去嫖，也不會去賭，甚至不喝酒，不吃葷，四喜樓還有什麼可高興的？

但商人都有一份靈活的頭腦，樓主譚新台當然不會放過賺錢的機會。

於是，四喜樓出了花招，改以素菜爲號召香客。

這樣，沙姹鎮必然是人人喜笑，皆大歡喜了。

不！任何事都有個例外，此事何獨不然？

例外也許不止一個，浪子就是其中之一。

他原來就住在福星客棧的，由於旅客爆滿，他乾脆住到四喜樓來了。

四喜樓不是客棧，但有錢的大爺同樣可以住宿。

而且還有人投懷送抱，在暖烘烘的被窩中伺候你。

沙姹鎮雖因香客而擠擁，但香客決不會擠到此地，這就是浪子住到四喜樓的原因。

＊　＊　＊

紅燕子是四喜樓的紅牌，在沙

姹鎮可說是馳名遠近。

紅燕子也有一個嗜好，賭。

這天午後不久，紅燕子又坐上了賭枱。

祇是她今天手風十分不順，不到頓飯時間，她幾乎輸掉了上千兩的銀兩。

自然，一個紅牌姑娘，一千八百算不了什麼。

不過，她喜歡賭，在十賭九輸的情勢下，她當然不會有什麼積蓄。

因此，紅燕子急了，她那張嬌紅的粉臉，暴出了一粒粒的汗珠。

推庄的是一個三十多歲的青衫漢子，他也是客人。

這是四喜樓規定，客人可以推庄，他們祇抽百份之五的頭錢就行了。

紅燕子輸了，可是她却跟推庄的較上了勁，右手一捲起粉紅色洒花的袖管，露出一隻欺霜賽雪的手臂。

她並不是跟推庄的動武，祇是要取賭本而已。

賭本是一隻碧綠的翡翠玉環，光澤鮮明，晶瑩可愛。

她將翡翠玉環向桌上一放，道：「一千兩。」

庄家微微一笑，道：「紅姑娘，妳當眞還要賭？」

紅燕子道：「我不是在開玩笑的。」

庄家道：「咱們先小人，後君子，妳既然要賭，咱們自然要說個明白了。」

紅燕子道：「好，你說。」

庄家道：「妳這隻翡翠玉環貨色雖好，但還不值千兩紋銀。」

紅燕子道：「你說能值多少？」

庄家道：「依我估計，最多祇值六百兩。」

紅燕子略作沉吟道：「我要下一千，如果我輸了，餘下的四百兩明天還你。」

庄家道：「好了，就這麼說。」

紅燕子賭的是天門，此時孤注一擲，她當然十分緊張。

庄家打出的點子是「七」，紅燕子取的是第一副牌。

小牌九一翻兩眼瞪，除了玩手法的老千，賭的全是運氣。

四喜樓沒有老千，也決不容許有老千，否則紅燕子怎敢跟一個陌生的客人較勁？

賭牌的規矩，是庄家最後掀開牌。

紅燕子佔的是天門，現在別人都在掀開了，她却兩眼凝視着庄家。

青衫漢子微微一笑，右手輕輕一翻，兩張牌立刻掀了開來。

但這一掀，他不由神色一變。

敢情他拿的是一張長三，一張長二。

「密十。」

賭客起了一陣哄堂大笑，喊出那難聽的名詞來。

紅燕子沒有笑，因爲她沒有翻牌。

天下的巧事多得很，誰敢擔保她拿的不是「密十」？

不過，她臉上已有了笑意。

拿「密十」的可能性不會太大，祇要有一點，她就贏定了庄家。

青衫漢子也是這般的想法，因而苦笑一聲道：「翻牌吧，紅姑娘，妳贏了。」

紅燕子略作遲疑，終於以纖纖玉指翻開一塊。

那是一張虎頭。

這一下她定了心，虎頭十八配，難道竟會碰上那倒霉的什麼？

於是，她再將另一張牌翻了過來。

「啊！」

沒有人發笑，祇是一聲驚呼！

不是驚呼，應該是嘆息，爲紅燕子的不幸而嘆息。

因爲另一張竟是一塊三六。

三六配虎頭，足足二十點，她拿的也是「密十」。

這回該庄家笑了，「密十」吃「密十」，青衫漢子焉能不笑。

笑，是個人的發洩，但却往往造成對別人的譏諷。

紅燕子一敗塗地，這種笑聲她是無法忍受的。

「拿去。」

她推出身前的玉環，就待退出這塊失意之地方，但……

「別走，紅姑娘，我來替妳翻本。」

她的手連帶那隻翡翠玉環，被一隻巨大的手掌壓着，一張千兩票面的銀票，同時飛向庄家面前去。

這是來了救星，紅燕子的心頭自然一喜。

當她扭頭向來人望一望之後，更是心花怒放，忍不住向來人懷中靠去。

因爲他是浪子，一位罕見的英俊豪客。

浪子在紅燕子的身邊坐下，並將一叠銀票放在她的身前。

紅燕子一呆道：「浪子，你……」

浪子道：「不要顧慮，隨便下注。」

此時庄家已理好了牌，紅燕子對浪子道：「下多少？」

浪子道：「妳輸了多少？」

紅燕子道：「一千六百五十兩。」

浪子道：「下二千兩。」

紅燕子依言撿出二千兩銀票推了出去。

也許是浪子替她帶出了好運，

她贏了。

得回血本，還淨贏了三百五十兩，紅燕子不想再賭了。

因爲她是一個知足的女人。

「走吧，浪子，咱們去喝酒。」

喝酒是在紅燕子的閨房之中，紅燕子感恩圖報，對浪子使出了混身解數。

浪子就是浪子，處處無家處處家，紅燕子的香閨，變作了他浪子的暫時酣睡之地了。

在第三天的深夜，浪子賭夠了，帶着幾分疲乏，直闖紅燕子的香閨。

但……

「浪大爺，對不起，紅燕子有客……」

「什麼？」

浪子被擋了駕，實在大出他意料之外。

其實這沒有什麼稀罕，因爲紅燕子是一個窰姐兒。

窰姐兒誰都有幾位恩客，她不能不曲意逢迎。

浪子想通了，不由啞然一笑。

不過，問題來了，再賭，他沒有興趣，不賭，今晚睡到哪裡去？

擋駕的丫頭似乎明白他的困難，遂抿嘴一笑道：「浪大爺，小婢想討一點賞賜。」

浪子掏出一塊碎銀塞給那丫環道：「夠了嗎？」

丫環道：「多謝浪大爺。」

浪子道：「有什麼點子？快說。」

丫環道：「咱們四喜樓最出名的美人可不是紅姑娘。」

浪子道：「哦？難道她……」

丫環道：「她也是女人，她也需要，祇不過要她中意罷了。」

浪子道：「那就糟了。」

丫環道：「怎樣糟了？」

浪子道：「因爲我是浪子，她絕對不會中意的。」

丫環道：「浪大爺太客氣了，何不讓我試試？」

浪子略作沉吟道：「好吧。」

丫環道：「那麼浪大爺請在小婢房裡坐坐，我去去就來。」

浪子道：「好的。」

片刻之後，丫環回來了。

「恭喜浪大爺。」

「啊！她願意了？」

「否則，小婢怎敢恭喜，浪大爺請隨小婢來。」

* * *

整潔的閨房他來過。

那迷人的嬌臉他也已相識。

祇是那令人色授魂與的媚態他沒有見過。

輕紗搖曳，妙相畢陳的胴體也使他開了眼界。

人是有血有肉的動物，浪子更是血氣方剛的小夥子，美色當前，他怎能無動於衷？

* * *

粉紅色的燈光，粉紅色的人兒，再加上一盞粉紅色的琥珀酒，浪子未飲已先醉。

是的，他的確醉了。

「二姑，在下……不勝酒力了，咱們……歇着吧！」

「別忙，浪大爺，你是海量，咱們乾了這一盞再……」

「不……不行，二姑，我眞的……」

他站了起來，右臂一伸挽向二姑的脖子。

二姑一閃沒閃開，醉了的浪子，身手依然極端的輕捷。

他擁着二姑往床上前去，那牙床錦被，似乎具有無比的誘惑力。

二姑沒有掙扎，順着他坐到牙床之上。

忽然一綫寒光急如閃電，以快得令人肉眼難見的速度，刺向浪子的腰脅。

那是一柄淬過劇毒，色呈深藍色的短劍，二姑由枕下抽出刺向浪子的。

祇要刺破一點皮毛，浪子就得完了，因爲它的毒性極烈。

但，噹的一聲脆響，短劍掉在地板之上，二姑沒有刺到浪子，反被浪子擊落短劍，制住了穴道。

二姑張開了嘴要叫喊，她的聲音還在喉際，又被浪子點上了啞穴。

現在二姑是徹底失敗了，她成爲一隻待宰的羔羊，完全失去反抗之力。

她眼中冒着烈火，狠狠的盯住浪子，但浪子不在乎這些，自始至終，他是一般的輕鬆蕭洒。

看看倒在床上的二姑，他讚許地微微一笑，道：「好一具上蒼的傑作，我如果不享受一下，豈不是暴殄天物！」

於是，他撕開了二姑身上的障礙物，讓一具完美的人像毫無保留的供他欣賞。

然後，他伸出雙手，在她高山流水之間盡情的遊歷。

按說浪子的行動沒有絲毫過份，他來找二姑的目的，原本就是一件色情的交易。

在二姑來說，她是栽在浪子手中，如果她是一個賣身的倒還罷了，偏偏她竟是一個別有用心的武林中人。

因此，她感到驚懼、屈辱。

浪子那遊歷的雙手，使她產生一種生不如死的感受。

不過她表情十分奇特，有仇、有恨，還有一種令人無法分辨的情緒。

浪子不是常人，二姑的表情自然瞞他不過，他縮回雙手，拾起地

上的淬毒短劍，然後拍開二姑的啞穴，道：「咱們的交易是妳應允的，妳不能怪我對妳輕薄，祇是現在已經提不起興趣，所以咱們的交易到此爲止，不過，妳要記住，妳欠我的這筆風流債，待我有興趣的時候再來繼續。」

他掏出了一張銀票放在桌上，身形一轉，逕向房門外走去。

二姑忽然嬌叱一聲，說道：「浪子，你站住。」

浪子站住，但他並不回頭。

二姑道：「爲惡之人，必定不得好死，浪子，你爲什麼定要爲惡？」

浪子淡淡道：「妳錯了，在下雖然浪跡江湖，却終身未做過半點虧心事。」

二姑道：「你認爲我會相信？」

浪子道：「我沒有要妳相信。」

二姑道：「你這樣的對付我，就足以證明你是一個心狠手辣之人。」

浪子道：「這件事好辦，我去找幾個人來評評理，讓他們說妓女向嫖客行刺，嫖客該不該如此對付妓女？」

二姑急道：「你敢！」

浪子道：「我爲什麼不敢？有人證，有兇器，這場官司我贏定了妳。」

二姑呆了一呆，忽然柔聲道：「浪子，我求你……」

浪子道：「求我不要揭發妳？好吧，看在咱們剛才的一點緣份，我答允妳。」

二姑道：「還要請你替我解開穴道，否則，今後我怎能見人？」

浪子略作沉吟，終於回頭彈出二指，二姑穴道解了，他却揚長而去。

「浪子，你回來……」

浪子沒有回來，而且像一陣清風，忽然之間由沙姹鎮消失了。

* * *

雲陽城馳名金川，祇要走過江湖，無人不知道雲陽城。

雲陽城跟沙姹鎮一樣，它所以馳名的原因，是因爲它有一個桓侯廟。

張桓侯當年叱吒風雲，長坂坡一聲暴喝，竟嚇得曹軍肝膽皆裂。

不幸張桓侯喪生於小人之手，實在是一件千古恨事。

據說，桓侯的頭就在雲陽城的桓侯廟中。

據說是保存在一個巨大的油缸之內。

據說祇要守正不阿，虔誠拜神之人就可以見到。

不管有沒有見到桓侯的頭，朝拜桓侯的人盈千累萬的是事實。

雲陽城因此而馳名也是事實。

現在雲陽城熱鬧非凡，街頭巷尾、茶樓飯莊之中，所見到的幾乎全是香客。

香客心存善念，誠心向佛，一般作奸犯科、殺人放火之事，是不會在他們身上發生的。

其實那也並不盡然，現在雲陽城的香客，就有幾個居心叵測的傢伙。

* * *

大三元飯莊，跟桓侯廟不過百丈距離。

大三元是素食之家，它的生意眼，就是招徠朝神的香客。

香客人人可做，但香客也有若干品等。

今天這家名滿雲陽城的大三元，却住進了兩位品級頗高的香客。

他們是一對夫婦，男的年約六旬，方面大耳，頗有幾分威儀。

女的不過四旬，風華高雅，面貌娟秀，眉目之間，還蘊藏着一股英氣。

他們的確不同於常人，因爲那名年近六旬的老者，竟是一位辭官歸隱的侍郎。

侍郎姓夏名鐵心。

他實在是一名鐵心侍郎，從不知道附勢趨炎。

因此，他得罪權臣，能夠辭官歸隱，總算是他的幸運。

夏夫人是續弦，沒有人知道她的出身，祇不過他們夫婦十分恩愛，雖是一樹梨花壓海棠，她却生活在幸福之中。

夏侍郎崇拜桓侯，自從他歸隱之後，每年必來雲陽城作定期的朝拜。

一位歸隱田園的侍郎，已然無權無勢，他寄居大三元飯莊，可不能叫飯莊拒絕別的客人。

其實夏侍郎胸懷坦蕩，他從未存着獨佔旅邸的念頭。

這天傍晚，夏侍郎在大三元的後園中散步，這是他的習慣，數十年如一日。

陪着夏侍郎的是夏夫人，他們輕輕的倚偎着，而且在頻頻細語。

忽然一縷寒芒，急如閃電，帶着輕微的破風之聲，射向夏侍郎的後心重穴。

一個年歲已高，手無縛鷄之力的文人，自然無法察覺他身後的危機，那隻惡毒的暗器，他必然躲避不過。

但這位看似弱不禁風的夏夫人，却有一身十分高明的功力，她忽然反臂一抄，一隻藍汪汪的淬毒飛刀，已抓到她纖纖玉手之內。

夏侍郎一呆道：「什麼事？夫人。」

夏夫人道：「有江湖朋友向老爺行刺。」

夏侍郎愕然道：「有這等事，人呢？」

夏夫人向一座假山輕哼一聲道：「出來吧，朋友，說說你行刺拙夫的理由。」

人影一閃，果然由假山之後走出兩名蠓面大漢，他們全是中等身材，祇是一着青衫、一個穿黑。

在夏氏夫婦兩人身前八尺之處，他們停了下來。

穿着青衫的嘿嘿一笑道：「敢情夏夫人還是一位深藏不露的高手，咱們兄弟走了眼。」

夏侍郎冷冷的道：「夏某人與兩位有仇？」

青衫大漢道：「沒有。」

夏侍郎道：「那麼兩位爲什麼要對夏某人行刺？」

青衫大漢道：「受人之託。」

夏侍郎道：「誰？」

青衫大漢道：「不便相告。」

夏侍郎道：「好，我不問你，兩位走吧。」

黑衣大漢嘿嘿一笑道：「走？那有這麼便宜。」

夏侍郎臉色一變，道：「你們還待怎樣？」

黑衣大漢道：「尊夫人身手不凡，咱們兄弟如不討教討教幾招，豈不是一項憾事。」

夏夫人淡淡一笑，道：「拙夫一生爲官清廉，兩袖清風，兩位找錯了對象。」

黑衣大漢道：「咱們沒有找錯，錯的是妳，夏夫人。」

夏夫人道：「此話怎講？」

黑衣大漢道：「咱們兄弟不想劫財。」

夏夫人心頭一震，道：「是要取拙夫的生命？」

黑衣大漢道：「夏夫人果然聰明。」

青衫大漢道：「夜長夢多，不要浪費時間了。」

黑衣大漢道：「好，你去侍候姓夏的，這女人交給我就是。」

此人語音甫落，一片刀光向夏夫人捲來。

青衫大漢同時身形一晃，逕向夏侍郎撲去。

夏夫人一聲嬌叱，玉腕一抖，甩出一條軟鞭，鞭梢頭矯如靈蛇，急點青衫大漢的將台重穴。

青衫大漢估不到夏夫人的身手竟如此之高，不由迫得倒竄五尺。

幾乎在同一時間，夏夫人的左臂倏的一伸，竟由黑衣大漢的刀光中插入，纖指如勾，急扣對方脈門。

她這右鞭左指同時對敵，不僅招式精奇，而且急如電光石火，兩名雄糾糾的大漢，竟對她無可奈何。

青衫大漢回顧黑衣大漢道：「這娘兒扎手，咱們不如聯手先放倒她再說。」

黑衣大漢道：「好，咱們上。」

這兩人全都用刀，功力火候兩皆不凡。

而且他們還有一套合擊之術，這一聯上了手，立即威力大增。

最初夏夫人還能有攻有守，一條軟鞭把他們夫婦兩人裹得風雨不透。

在五十招後，夏夫人就後力不繼，她的額頭現出了汗水，鞭勢也顯得大不如前。

黑衣大漢嘿嘿一笑道：「放棄抵抗吧，夏夫人，咱們兄弟最善憐香惜玉，在下保證不傷妳就是。」

青衫大漢道：「不錯，如果妳當眞不知好歹，嘿嘿，咱們兄弟就顧不得那麼多了。」

這兩人佔盡了上風，自然要出言諷刺了，誰知青衫大漢語音才落，一股冷肅的聲浪忽然自一側響起。

「光天化日之下，你們竟敢行兇，快放下兵刃，隨老夫前往衙門。」

青衫大漢神色一呆道：「你是誰？」

那人道：「不管老夫是誰，閣下最好放下兵刃。」

青衫大漢道：「如果你願意摘下腦袋，在下倒可以考慮。」

那人一聲長笑，緩緩自暗影中走出。

青衫大漢與黑衣大漢向那人一瞥，竟身不由主的後退了一步。

由暗影中現身的是一名白髮銀髯，身穿紫袍的老者，此人年歲祇怕已有六旬以上，但雙目神光湛然，臉色不怒而威。

他就是當代太極掌門人姚提，是武林中碩果僅存的絕頂高手。

此老者與龍鏢主人呂天相齊名江湖，被認爲是武林中泰山北斗。

人的名，樹的影，青衫大漢等無論如何狂妄無知，也不敢在一代高手，太極掌門人姚提的眼前發橫。

他向黑衣大漢使了一下眼色，忽然足尖一點，倒踩、翻身急躍，一閃之間，便已隱入暗處。

黑衣大漢同樣想逃，可惜他起步遲了半分，祇不過剛剛躍上牆頭，忽然後心一陣劇痛，竟仰面倒回院中。

接着，他被一名面目瘦削的中年文士提了起來，手臂輕輕一揮，將他擲在太極掌門人姚提的身前。

這名中年文士是太極門七大弟子中的老二，姓季名叔方，在江湖上，季叔方也是一個名震一時的人物。

太極掌門的身後另有兩男兩女，除了一人追尋青衫大漢，其餘三人仍在他身後侍立。

此時季叔方向太極掌門躬身一

禮。「師父，就在此問問吧！」

太極掌門人姚提道：「先摘下他的面巾讓我看看他是誰？」

季叔方應了一聲，隨手解下黑衣大漢的蠓面黑布。

「啊……」

當黑衣大漢的面目一現之際，除了太極掌門人姚提外，幾乎令每一個圍觀之人都發出一聲驚呼。

並不是黑衣大漢的面貌出衆，也不是他生得醜陋驚人。

敢情他已經死了，祇有滲出縷縷黑血，是服毒自盡的。

姚提咳了一聲道：「眞可惜，有誰認識得他？」

他身後侍立的七弟子樂文娟道：「稟師父，徒兒認識他，他名叫冉從善，五年前曾與一名叫袁子傑的敗在徒兒手上。」

季叔方道：「冉從善、袁子傑並非黑道中人，在江湖上也有點名氣，他爲什麼要行刺夏大人？」

樂文娟道：「這個我就不知道了，聽他們剛才與夏夫人的對話，似乎是彼此之間毫無過節。」

太極掌門人姚提道：「搜搜他身上。」

季叔方遵命搜查冉從善，一查之下，竟使這位姚門二弟子臉色一變。

冉從善是死人，難道是死人復活？

不！死人沒有復活，祇不過死人的袋子中却有一隻紙製的「龍鏢」。

「龍鏢」是正義的象徵。

龍鏢的主人呂天相與姚提又是生死之交。

現在的龍鏢却不再代表正義，而且還爲惡江湖，季叔方焉能不神色一變。

不管龍鏢的爲惡是不是會影響太極門主的聲譽，但姚提仍然感到心痛和難堪，他親率五大弟子涉足江湖，就是爲要追查龍鏢爲惡的眞相。

現在他查到了，但爲惡者是一個死人。

死人有活的朋友。

逃走的青衫大漢不正是其中之一？

於是姚提壽眉一挑，道：「叔方，去接應伯宜、龍溪，查查此人的來路。」

景伯宜，晉龍溪，是太極門的第三、四弟子，適才追趕青衫大漢的就是景伯宜。

以太極門七大弟子功力來論，當今武林已很難找到敵手，景伯宜追拿青衫大漢，何須再派人接應？

但天下怪事極多，太極門大弟子竟然空手而回。

好在晉龍溪未辱師命，他終於查出了冉從善的來龍去脈。

冉從善出身八卦門，八卦門沒落了，江湖之中很少見到該門派有什麼高手出現。

找師門，似乎很難查出一個究竟，好在冉從善他有家，到沙姹鎮找他的親友，也許能夠查出一點蛛絲馬跡。

於是太極掌門姚提將這項任務交給晉龍溪，追查一個水落石出，追查一個人的底細，當然不需掌門人親自出馬。

＊　＊　＊

大三元的鬧劇終場了，直到曲終人散，夏侍郎夫婦才來謝他們救命之恩。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乃是江湖人物的本色。

何況姚提救人的動機，是疑心行刺者與龍鏢有關，救人，祇是追查龍鏢爲惡的附帶行爲。

再說夏侍郎忠心剛毅，守正不阿，救一位好官免遭受不測，太極門應該有這種扶植正義的義務。

因此，他婉謝了夏侍郎夫婦的感激之意，逕自率領門下弟子飄然而去。

＊　＊　＊

太極掌門走了，他的四弟子晉龍溪却留了下來。

不過，晉龍溪也沒有在雲陽城多作停留，在送走姚提之後，他便到了沙姹鎮。

姚提七大弟子，個個功力不凡，如果講江湖見識，則以晉龍溪最爲豐富，姚提派他追查冉從善係受何人指使，就是因爲他有見多識廣的長才而派他去的。

他先進福星客棧，再着手進行追查，不過他失望了，他的長才在沙姹鎮竟然無法發揮作用。

＊　＊　＊

沙姹鎮發生了幾件大事，茶樓酒肆之中，都在紛紛傳說。

第一件是冉從善向歸隱田園的夏侍郎行刺，最後落得服毒身亡。

第二件事，是冉從善的家人失踪了，他有一妻兩子，竟然不明不白的失踪了。

其實失踪的還不止冉從善的一家。

袁子傑、老鏢頭叢滔，還有浪子，也無緣無故的失踪。

除了浪子，其餘的都有親人，十幾口子忽然失踪，一夜之間忽然失踪，沙姹鎮還能不謠言滿天飛、人心惶惶嗎？

好在沙姹鎮有章大爺。

章大爺說他們已遷離沙姹鎮，叫鎮民不得誤信謠言。

章大爺的話就是王法。

終於，沙姹鎮又安靜下來了，四喜樓的生涯還是那麼鼎盛。

惟一不同的是二姑，這位風姿

撩人的姑娘變了，她的眉峯深深鎖着，目光時時投向遠山，有殺機，有怒火，也有一抹淡淡的輕愁。

如果有人留點心，必然會發現變的不止是二姑。

整個四喜樓。

整個沙姹鎮。

似乎有一股暗影，籠罩在人們的心頭。

＊　＊　＊

也許章大爺有一種感覺，沙姹鎮暗流洶湧，似乎在醞釀一股驚人的劇變。

於是，章府的警戒較往日更强了，幾乎脅插兩雙翅也不可能飛進去章府。

但天地之間，時常有些令人難以理解的事發生。

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有些人偏偏不把老虎放在眼中。

無論章府怎麼樣戒備森嚴，捋虎鬚者依然大有人在。

在一個風高月黑之夜，一條黑影，像飄風一般的飛往章府。

此人可當得膽大包天，他竟敢到老虎頭上去拔毛，不過他的輕功却也高明，他闖過重重樁卡，幾乎將章府視作無人之地。

他輕易通過了前院，就像通過他自己的家一樣安全。

祇是他的行動却十分謹愼，夜闖章府，畢竟事非尋常。

章府的前院與中院之間，有一片頗具規模的花園，假山荷池，亭台水榭，桃紅柳綠，美不勝收。

他自然不是來欣賞的，雖是身置百花深處，目中却在院中觀察。

中院是章府的心臟地帶，章大爺就住在這兒的。

他察看了半晌，倒有點遲疑起來。

因爲他覺得太靜了，偌大的一座章府，竟然寂靜如死域。

這似乎有些反常，往日刁斗森嚴的章府，是不該如此寧靜的。

除非這是一個陷阱。

闖龍潭虎穴的人，何在乎什麼陷阱。

因此，他呼的一聲站了起來。

但……

「姑娘，這兒風水不錯，妳就不必再走了吧？」

這一聲來得特別，來得突然，而且一出口就叫破了她的身份。

這果然是一個陷阱。

不幸她却落入這一個陷阱之中。

＊　＊　＊

四盞孔明燈將花園照得如同白日，縱然是一隻螞蟻也無法避得過燈光的照射。

她，那位夜闖章府的姑娘，自然是無所遁形了。

她不想逃避，身形輕輕一躍，已躍立一座假山之上。

但她目光流轉，却看不到一絲人跡，好像這片花園之內，除了她，別無他人似的。

章大爺不是常人，章府的佈置自然也不尋常。

既已落入陷阱，這片花園就是她葬身之地，反正非死不可，倒也不必急在一時。

而且此種以靜制動的方式，在心理上還可以收先聲奪人之效，待弄清楚了闖府人的來龍去脈，人頭樹又可以爲章大爺增加一次光榮的記錄，這是章大爺的打算。

章大爺的打算是不會有半點差錯。

＊　＊　＊

闖府的姑娘果然心頭大急，她不明白章大爺是什麼存心。

因此，她怒叱道：「你出來，姓章的。」

「嘿嘿……別急，妞兒，先摘下妳的面巾，讓大爺看看再說。」

「放屁……」

「噫！一個姑娘家，說起話來爲什麼如此難聽？哼，我知道了，妳必然不是一個黃花大閨女，八成已經讓貓兒偷了食……」

「姓章的，在沙姹鎮你也算得是一號人物，如果你再這麼下流無恥，休怪姑奶奶罵上你祖宗十八代。」

章大爺是何等身份，怎能讓人辱罵祖宗十八代呢？

因此，那說話的人走出來了，但他並不是章大爺。

幪面姑娘向現身人瞥了一眼道：「是你？」

那人嘿嘿一聲道：「不錯，在下齊哮天，姑娘是何方高人？」

幪面姑娘道：「你不必管我是什麼人，快叫姓章的出來。」

齊哮天道：「妳想見章大爺？嘿嘿，章大爺豈是妳隨便見的嗎？」

幪面姑娘撇撇嘴道：「這麼說姓章的是不敢見人了？」

齊哮天道：「姑娘說話不要這麼牙尖嘴利，妳說，妳爲何要見章大爺？」

幪面姑娘道：「我不能告訴你，叫姓章的出來，我自然會對他說。」

齊哮天道：「原來姑娘是跟咱們大爺有約的，這是一件好事，姑娘何不早說？」

幪面姑娘大怒道：「姓齊的，你敢口齒輕薄，姑奶奶先廢了你。」

語音甫落，身形急晃，一片寒光猛向齊哮天當頭迎面撲去。

齊哮天一再出言相激，就是要迫使幪面姑娘出招，以他見識之廣，必可由招式中看出幪面姑娘的身

份。

但幪面姑娘這一招十分奇異，既像天山派的魚龍十八變，又似佛門中的伽藍劍法，而威力之大，却在兩派之上。

齊哮天眉頭一皺，不得不舉刀招架，及刀劍相觸，他感到一股勢如萬鈞的壓力，由劍身直逼右臂，如非他功力深厚，幾乎連長刀都把持不住。

齊哮天這一驚非同小可，急忙足尖一點，倒退五尺，雙目寒光如電，向幪面姑娘冷冷一瞥，道：「姑娘好高明身手，無怪敢夜闖章府，這般目中無人的了。」

幪面姑娘道：「少說廢話，你不是我的對手，快叫姓章的出來。」

齊哮天道：「好狂妄的妞兒，待妳當眞勝了本總管，章大爺自會見妳，接招。」

齊哮天金刀再揮，一股凌人的煞氣也同時隨刀湧出。

幪面姑娘一凜道：「金刀八破？姓齊的，原來你是八破金刀乞哮天。」

齊哮天一招將幪面姑娘逼退，此時踏前一步，金刀再度揮出，同時哈哈一陣狂笑，道：「金刀八破，刀出人亡，姑娘，齊某人替妳感到不幸。」

幪面姑娘道：「金刀八破乞哮天惡跡如山，想不到你却躲在沙姹鎮享福，今天碰到本姑娘，不幸的祇怕是你姓乞的。」

她說話之間，已連續擋了三招，同時她也退了三步。

此時長劍一抖，展開了一套十分怪異的劍法。

它像是揉合各家之長，將一些互不相關的招式湊在一起，但她使得絲絲入扣，使人看不出半點破綻。

尤以這一套看似雜湊的劍法，威力却大得出奇，齊哮天雖全力進攻，但仍無法佔得到她的便宜。

一晃數十招，齊哮天終於由平手佔到上風，原來是幪面姑娘的後力不繼，劍招的威力已大不如前。

再說章府的大管事馮沖、二管事項賢、三管事赫連傲，以及五大護院，數十名武士，已將花園圍得水洩不通，在心理上幪面姑娘也受到極大的威脅。

一個人在刀光劍影，生死俄頃之際，最怕的就是心神旁騖。

幪面姑娘原已落了下風，此時如何還能支持？

不過，齊哮天並未立刻下殺手，他祇是以靈貓戲鼠的姿態，對幪面姑娘不斷的嘲笑，不斷的諷刺。

「妞兒，看妳的身材嗎，前胸飽滿，柳腰兒一握，配上一對修長的玉腿，嘿，夠勁，祇不過妳爲什麼要幪着面孔？叫人心癢癢的，豈不是太有點那個。」

原來他是想摸清幪面姑娘的底，瞭解她是什麼來路。

因此，他在嘻笑之中手底下半點也沒有閑着，右手的金刀舞得風雨不透，左手時時趁機突襲，希望一把抓掉她幪面的黑巾。

幪面姑娘經過幾度險招之後，她已明瞭齊哮天的用心。

同時她更明白自己的處境，今日夜闖章府，她已步入死亡之途。

死是人生的終點，祇是她還年輕，還有一片燦爛的前程。

然而，她無法闖出這個陷阱，除了死，她已無別的選擇。

於是她定下心來，既然非死不可，何不拉幾個墊墊背？

所謂誠於中，形於外，幪面姑娘內心的轉變，在劍招上立即發揮了難以想像的威力。

噹的一聲金鐵交鳴，齊哮天的金刀竟被幪面姑娘一劍震開，同時晶瑩暴漲，一股劍炁直奔他的左臂。

這一招似乎來自天外，齊哮天立時慌了手脚。

他那綿密的刀勢竟被幪面姑娘一劍震開，這也使他驚愕萬分，最後那股急如閃電的劍炁，更挾有無堅不摧，山崩地裂之勢。

所幸他武功深厚，閃避及時，就這樣他的左臂依然衣裂肉現，被劃了一道五寸長短的傷口。

齊哮天臉色一變道：「小賤人，大爺對妳憐香惜玉，妳却要自己找死，好，大爺就成全妳吧。」

大管事馮沖道：「總管請歇息一下，待小弟來收拾這個丫頭。」

齊哮天道：「不必，我如果讓她逃出手去，就枉稱金刀八破了。」

他先止住了左臂的流血，再將金刀平胸一立，臉色忽然變得肅穆無比。

幪面姑娘心頭暗暗一凜，她知道齊哮天此時已集中全身功力於金刀之上，祇要一刀揮出，必然石破天驚。

雖然她自認必死。

雖然她並無將生死二字放在心上。

但目睹齊哮天那股懾人的氣勢，仍能使她不寒而慄。

她後退了一步，長劍也緩緩的舉了起來。

四道目光互相凝視着，但誰也沒有進一步的行動。

因爲這是一招分生死，一招之內必有一人五步横屍。

沒有發第二招的必要，也沒有發第二招的可能，生死一決，他們怎能不如此愼重？

其實他們是在找尋對方的破綻

，祇要對方的神、氣、體力，甚至於眼神，任何一點的鬆懈，都將會遭受致命的一擊。

* * *

夜風隨着時間在增加，松濤竹浪奏出一闋美妙的樂章。

祇是無論這樂章如何美妙，它都無法在章府找到一個喜歡欣賞知音的人。

因爲人們的心弦正緊繃着。

那緊繃着的心弦無法接受一點外力。

* * *

刷……

電光忽然一閃，天空響起一聲焦雷。

在這刹那之間，人們緊繃的心弦震斷了，無數軀體一個接一個的仆倒下去。

* * *

齊哮天怒髮蓬飛，神色悽厲像一個惡鬼。

他的確像一個惡鬼，不僅執着一柄殺人的金刀，那金刀之上還有一些鮮血的痕跡。

看來剛才那一招分生死他勝了，金刀上的血漬就是最好的說明。

但他縱目全場，卻無法找到失敗者的屍體，那幪面姑娘竟然不翼而飛。

這似乎是不可能的，一個負傷的人，怎能悄悄闖出章府？

可是顛撲不破的是眞理。

眞理祇有一個……

事實！

幪面姑娘的確是不翼而飛，沒有人能否定這一個事實。

而且，章府的管事、護院，以及護院武士倒了一地。

他們都有一身不俗的武功，卻有十餘人同時中了別人的道兒。

* * *

「浪大俠……此地是……」

「姑娘說話輕聲一點，其實妳應該知道這是那兒。」

「啊！難道是……」

「四姨太的閨房。」

「爲什麼，浪大俠？」

「章府戒備之嚴，不下於龍潭虎穴，在下雖然僥倖將姑娘救下，卻無力護送姑娘闖出重重關卡。」

「可是……」

浪子道：「最危險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所在，章新野無論怎樣狡猾，決不會想到咱們會躲在這裡。」

「唉……」

「不必擔憂，曉星姑娘，咱們還是療傷要緊。」

原來這位獨闖章府的幪面姑娘，竟是四喜樓主譚新台的掌上珠，適才她與齊哮天一招分生死，受到十分嚴重的傷害。

左胸一刀深可見骨，衣衫之上酒滿了斑斑血漬。

而且她的內腑也受了震傷，現在連半點眞力都無法提聚。

如非浪子出手相救，她只怕早已橫屍在齊哮天的金刀之下了。

可是身在狼虎之窟，畢竟不是久遠之計，及早療好傷勢，才是上上之策。

想到療傷，譚曉星那蒼白的粉頰竟浮上一抹紅暈。

原因是她負傷之處，正是女兒家十分珍貴的所在。

如果不是傷勢過重，自然不必假手於他人，可惜她連手臂都無力移動，這項工作就不得不借重浪子。

其實她對浪子早已芳心暗許，何況現在又是她的救命恩人。

只不過這位玩世不恭的浪子，似乎並無替她療傷的意圖，他默默投目夜空，顯出一副漠不關心的神色。

良久，譚曉星忍不住的幽幽一嘆道：「浪大俠……」

浪子道：「什麼事？」

譚曉星道：「你該走了。」

浪子一怔道：「妳要我走？」

譚曉星道：「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何況這是虎狼之窟。」

浪子微微一笑，道：「姑娘太高抬我了，在下浪跡江湖，怎敢比那千金之子。」

譚曉星道：「浪大俠之意……」

浪子道：「在下想爲姑娘療傷，又怕過於唐突，如果姑娘不介意……」

譚曉星雙目一闔道：「救命之恩，如同再造，只是勞累大俠，譚曉星於心不安。」

她是答允了，但語言不卑不亢，頗有大家閨秀的風範。

浪子深深的向她看了一眼，便緩緩的移步向她走來。

一個在江湖上打滾的浪子，多半都備有療傷之藥，浪子名實相符，自然不會例外。

祇是當浪子撕開譚曉星的胸衣之際，他的雙手不由感到一陣戰抖。

對女人，浪子可以說曾經滄海，因此，他也具有一種敏銳的分別能力。

譚曉星也是一個女人，但這名少女卻使他面紅耳赤，身心皆顫。

終於，他緩緩吸了口氣，才將激動的心情壓了下來。

經過了盞茶時份，療傷總算告了一段落，不過這祇是外傷，要徹底治癒譚曉星的內傷，還須要多費一番手脚。

現在他不必再作顧慮，逕行扶起譚曉星，然後以掌力傳功，爲她療治內腑。

這一次花費了不少時間，直到

浪子與譚曉星姑娘正相依偎之際……

天近黎明，才算是大功告成。

自然，這只能說譚曉星的傷勢已大爲好轉，但距痊癒仍然還有一段距離。

那麼跟隨着問題來了，在療傷期間，他們如何生活？怎樣避免被發現，以及如何應付突發的變故？

車到山前必有路，問題總會解決。

首先他們檢查環境。

這是四姨太的閨房，四姨太的頭就是在此處被人割去的。

也許這是一間兇房，已經廢置不用。

已經廢置的兇房，是不會有人前來的，他們的安全暫時可保無慮。

其次就是吃的問題了。

要塡飽肚皮，就只有去偷，浪子有此項專長，他自信臨時客串一下，大致不會發生問題。

但對於突發的變故，那就無法預測了，憑浪子的經驗，他也自信有一種應變的能力。

因此，浪子始終是樂觀的。

浪子原本就該樂觀，否則他就不成爲浪子了。

* * *

「浪……大哥……」

「什麼事？譚姑娘。」

「天亮了……」

「不錯，現在的黑夜似乎特別短暫。」

「如果有人來……」

「不會的，他們到兇房來做什麼？」

「可是這房子十分整潔。」

「哦？」

女人的心畢竟比男人仔細，譚曉星看出了這間兇房的毛病所在。

整潔，代表此地並未廢置，縱然無人居住，也必定有人前來打掃。

如果他們的行踪敗露……

如果……

浪子不敢再往下想，因爲他的手心在淌着冷汗。

手心淌汗，心裡頭必定發毛，浪子是害怕了。

浪子的確是害怕，他怕爲德不卒，無力保護曉星姑娘。

替身當殃　首惡漏網

「浪大哥……」

「嗯。」

「你好像有點……」

「是的，我的確有點擔心。」

「是擔心我？」

「這……」

「其實你不必爲我擔心。」

「爲什麼？難道妳不明白章府的實力？」

「我明白，總管八破金刀乞哮

天，是當今武林的第一兇人，其餘三管事、五護院，全都不是簡單的人物。」

「還有章大爺，此人深藏不露，說不定他才是一個最可怕的對手。」

「而且，我負了傷，暫時失去了搏鬥之能力。」

「唉！姑娘既然明白……」

「我更明白一點……」

「什麼？」

「我夜探章府，並未存着活命的打算。」

「這個……」

涙子無話可說了，譚曉星既是連死都不怕，那還有什麼好擔心的？

不過，在涙子的立場就不能這麼想，他既然救下了譚曉星，就得替她安全負責。

因此，他咳了聲道：「不，我一定要將妳安全地帶出章府。」

譚曉星忽然一雙秀目睜開，全神向涙子凝視着。

良久，她輕輕一嘆道：「是的，你應該這麼做，一個人如果連自己的妻子都無力保護，他豈不是一個無用的廢物？」

涙子愕然道：「譚姑娘，妳說什麼？」

譚曉星雙目一合道：「難道你不承認？你……唉……」

涙子呆了，他想到了適才……

他抱過譚曉星，也接觸過她的酥胸，雖然那是爲了救人，但女兒家的身體是何等珍貴？他抱過、摸過，她還能另嫁別人？

於是，他長長一吁道：「姑娘，妳別忘了我是一個涙子。」

譚曉星道：「我知道，嫁鷄隨鷄，嫁狗隨狗，嫁着猴子隨山走，我不在乎這些。」

涙子道：「妳不在乎，我自然無話可說，只是……」

他語音未落，一陣細碎的脚步聲忽然傳入了耳鼓。

涙子像風一般急忙攙扶起譚曉星，叫她暫時藏在梳妝台後，他自己取了一個極好的角度，暗凝功力，以防突變。

步聲及門而止，同時响起了一陣開鎖的聲，接着房門依呀一聲輕响，一角綠裙首先被風帶了進來。

綠裙下面是一雙綉着彩蝶雙飛的紅花緞鞋，蓮步姍姍，輕盈的跨進這間兇房。

這一雙綉花緞鞋的主人，是一個年方二八的少女，她手中拿着清潔用具，果然是來整理房間的。

她一眼看到床榻上，粉頰忽然大變。

床榻上沒有人，但却留下凌亂的痕跡。

這是不可能的，她天天前來整理，怎會如此凌亂？

她似乎感到氣氛有點不對，猛一旋身，就待奔出房去。

這一旋身，她的雙眼睜得更大了。

因爲房門已經門上，而且面前還站着一個面目英俊的少年。

她張開櫻唇想喊，但急得冷汗披面，却半點聲音也發不出來。

現在她總算明白了，她遇到了武林高人，已經被人制住了穴道。

這自然是涙子的傑作，除了他，誰能有如此高明的手法？

涙子先將譚曉星攙扶回，讓她舒舒服服的躺在綉榻上，然後面色一沉，對綠衣姑娘道：「姑娘，在下不想殺人，不過，妳如果不願跟咱們合作那就另當別論了，妳願意嗎？姑娘。」

綠衣姑娘不能移動，也不能言語，但她眼珠流轉，顯出一片乞憐之色。

涙子道：「好，我先拍開妳的穴道，妳如果敢玩什麼花招，休怪我手下無情。」

他果然拍開了綠衣姑娘啞穴，然後詢問道：「妳是誰？」

綠衣姑娘道：「小婢姓崔，名叫碧玉，是侍候四姨太的。」

涙子道：「原來是碧玉姑娘，請問妳外面的情形怎麼樣？」

碧玉道：「整個章府佈置得像鐵桶一般，你們只怕……」

譚曉星幽幽道：「不要問了，大哥，這是必然的。」

碧玉向譚曉星看了一眼，再注目涙子道：「你是涙大俠？」

涙子一怔道：「妳如何識得在下？」

碧玉道：「涙大俠第一次來咱們這裡，小婢就暗中看到過。」

涙子道：「可是一個人，決不能作虧心事。」

碧玉道：「涙大俠，請你解放我的穴道，我願意跟你合作。」

涙子道：「此話當眞？」

碧玉眼眶一紅，咬牙切齒恨聲道：「章新野殺了我全家，因爲我有幾分姿色才能留下一條命……」

涙子向碧玉打量了半晌，道：「這麼說咱們是同仇敵愾了，好，我解了妳的穴道。」

他解開了碧玉的穴道，但却留了一手，防人之心不可無，涙子深知江湖上的險詐。

他帶着歉意的道：「姑娘，請原諒，咱們才剛相識，在下不得不防着點兒。」

碧玉坦然道：「不要緊，只要能報全家之仇，大俠如果要小婢死我也願意，現在要小婢怎麼做，你說吧。」

「姑娘先給咱們弄些吃的，方便嗎？」

碧玉道：「好，我立刻就來。」

碧玉走了，譚曉星不安的道：「大哥，你看這碧玉可靠嗎？」

涙子道：「我看可靠，而且咱們別無選擇餘地。」

涙子是在冒險，但他的觀察確是十分準確。碧玉很快就回來了，她果然帶來了足夠兩人充飢的食物。

「沒有什麼好的，請涙大俠將就些。」

「多謝崔姑娘。」

「涙大俠，還有什麼吩咐？」

「請問姑娘，老鏢頭叢滔、袁子傑，以及他的家人……」

「都在這裡，還有冉從善的妻子。」

「啊！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姑娘可知道他們關在何處？」

「在後院地牢，由五名護院輪流看守。」

「地牢？」

「是的，後院有一個放置什物的房間，地牢入口是一張石桌。」

「姑娘，在下還有一事相求。」

「涙大俠請吩咐。」

涙子道：「在下想請姑娘去一趟沙姹鎭。」

「這……」

「有困難？」

「有，目前章府如臨大敵，雖是本府之人，也不得自由出入，不過，小婢可以求求五姨太。」

「行得通？」

「我想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好。」

他由懷中掏出一粒小小的墨珠交給碧玉道：「請姑娘將此珠交給福星客棧的伙記小混球，並向他說明在下的處境。」

「就只這些？」

「就只這些，不過此珠十分重要，千萬不能失落。」

「好，小婢就此告辭。」

崔碧玉走了，涙子才吐出一口長氣。

他回過頭來看看譚曉星，目光灼灼，半晌沒有眨動一下眼皮。

男人就是這樣，當他喜愛一個女人之時，就這麼惡形惡狀，恨不得一口將對方生吞活吃似的。

譚曉星抛給他一個白眼，然後無限嬌羞的道：「你是怎麼啦？大哥。」

涙子道：「哦！咳，沒什麼，我只是有點不解。」

譚曉星道：「有什麼不解？」

譚曉星道：「妳爲什麼要殺四姨太，還在她的頭髮上放一隻龍鏢？」

譚曉星嬌軀一震，她現在明白了，原來涙子那兩道逼人的目光，並不同於一般色迷心竅的男人。

於是，她長長一嘆道：「看來任何事都瞞不過你。」

「不，我不能未卜先知，只是比別人多用一點腦筋罷了。」

「你憑什麼斷定四姨太是我殺的？」

「有兩點理由，第一、那天四姨太的人頭被發現之時，沙姹鎭幾乎萬人空巷的前往觀看，只有一個人沒有去，那就是妳，第二，妳知道這兇屋而不驚懼，並且對房中的陳設頗爲熟悉。」

「好，算你厲害。」

「妳還沒有告訴我爲什麼妳要殺她？」

「以後告訴你不行嗎？」

「聊聊可以打發時間，而且我十分好奇。」

「好吧，我告訴你，因爲我發現她不守婦道。」

「哦！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難道妳夜闖章府，就是爲了發現她不守婦道？」

「不，我是爲了偵察暗害我祖父的仇人。」

「令祖是……」

「龍鏢呂天相。」

「啊！原來妳是龍鏢的傳人，那麼妳應該名叫呂曉星了。」

「我名呂少娥，姓譚那是跟我娘姓。」

「原來如此，但爲什麼妳會懷疑章新野？」

「我爹帶着我及二姑于倩，黑煞手魯四，流涙江湖，尋訪仇家，十年前來到沙姹鎭，爹對章新野起了疑心，但一晃十年，咱們依然毫無所獲。」

「妳爹爲什麼懷疑章新野？」

「十年前章新野在人頭樹上掛起第一顆人頭，由那人的膚色推想，必然是中了一種十分歹毒的陰功。」

「令祖也是被那種陰功所害？」

「是的。」

「妳爹爲什麼不逼章新野動手？」

「章新野不是一個等閒之人，如非具有十成把握，怎能貿然出手，再說先祖被害起因是爲一本『鼎爐妙語』我數次探章家，就是要查出這本武林奇書。」

涙子道：「現在還沒有查到？」

「沒有。」

「章家大廈千間，防守又如此之嚴，妳父女此等守株待兔的做法，縱是再過十年，只怕也難以如願。」

呂少娥道：「是的，我爹的確太過謹慎，所以我才殺人留鏢，希望激起章新野的反應，估不到……」

涙子道：「估不到反而害了一些無辜之人，是嗎？」

「是的。」

「不，這一招妳做對了，由章新野的反應，我敢斷定他必然就是殺害令祖的兇手，至於波及無辜這一點，妳不須自責，章新野原本就是一個殺人放火的强盜，我來沙姹鎭，就是要蒐集他犯罪的證據，然後繩之於法。」

「啊！大哥，妳不是浪子？」

「我是什麼都一樣，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咳，令堂呢？我似乎從未見到。」

「家母與舍弟在一個地方隱居……」

* * *

家家有本難唸的經，每一個人或多或少總有一點不足爲外人道的秘密。

浪子不是浪子。

呂少娥母弟的隱居，何嘗不是一項秘密？

不過浪子不想問，因爲他不善探人私隱。

只見他眉頭一皺，道：「他們落籍沙姹鎭，章新野就一點也不懷疑？」

「原先的四喜樓主是咱們的一個遠親，他以年事已高爲詞，是請准了章新野才叫咱們來的。」

浪子道：「好安排，那位負責賭場的糟老頭必定就是黑煞手魯四了。」

呂少娥道：「是的。」

浪子本想再問二姑爲什麼會懷疑他在爲惡，但一陣脚步之聲傳來，他只好將要問的話嚥住了。

呂少娥也發覺有人前來，她剛要躍起，浪子搖搖頭，道：「不必緊張，是崔姑娘。」

他猜得不錯，來人果然是崔碧玉。

浪子讓她進來之後問道：「姑娘辛苦了，沒有出事吧？」

崔碧玉道：「小婢已將墨珠交給小混球，並告知大俠目前的處境。」

浪子道：「多謝姑娘。」

崔碧玉道：「四喜樓的譚大爺帶着魯老頭及二姑，陪同太極門四弟子晉龍溪來到章家，可能是來找譚姑娘的。」

呂少娥大喜道：「此話當眞？」

崔碧玉道：「少婢親眼看到他們進入莊院，自然是眞的了。」

呂少娥道：「咱們怎麼辦？大哥。」

浪子道：「咱們最好前去與令尊會合。」

呂少娥道：「好，咱們走。」

浪子道：「不過事情一旦揭穿，難免要發生一場血戰，妳的傷……」

呂少娥道：「皮肉之傷，算不了什麼，不礙事的。」

浪子道：「不，妳的傷勢雖已好轉，仍不宜動手相搏。」

呂少娥道：「那怎麼辦？我總不能始終躲在這裡。」

浪子道：「只好將傷處重行包裹，使它不致因用力而被震開。」

呂少娥雙目一閤道：「好，你動手吧。」

此時，崔碧玉悄悄退出，並順手將房門帶上了。

浪子找來一條清潔的床單，將它撕成五寸寬的長條，然後替呂少娥脫掉上衣，準備用布條裹着她的傷處。

誰知在動手之時，却發生了意想不到的困難。

裹傷並不困難，困難的是浪子。

因爲他的手在發抖，十分簡單的裹傷工作，他竟然有點力不從心。

其實這不能怪他，任何人在看到呂少娥的玉體時，都會目眩神昏，雙手發抖的。

因爲呂少娥太美麗了，她的皮膚像錦緞，色澤嬌艷，滑不留手。

而且那一對堅挺的胸脯，在隨着呼吸而不斷的顫動。

不過他還是在進行裹傷的工作，只是有些緊張而吃力罷了。

其實緊張的不止是浪子，呂少娥同樣的在面紅心跳，酥胸起伏，鼻翼不斷的嗡動着，十足像一個初陷戰地的新兵。

經過盞茶時間，浪子終於完成了裹傷的工作，他急忙一旋身走到窗前，同時吁出一口長氣。

半晌……

「大哥……」

「嗯。」

「咱們……」

「走……」

他們都感到有點羞澀，只是簡短的言辭在表達他們的心意。

只不過雖一字之微，也能使人聽出那是溫柔的敘訴，歡樂的呼喚。

同時顯示出他們已經乳水交融了，正處於靈犀暗通之中。

於是，他們自然的依偎着，毫不考慮人言可畏，相擁着直闖前廳。

* * *

章大爺頗爲好客。

章府時常有客人過訪。

不過章大爺是名人，來客多半要聽他的。

今天章府也有訪客，而來客的身份十分特殊，而且居然要與章大爺分庭抗禮。

他們是一個名滿武林太極門的高足晉龍溪，他自然應該與章大爺分庭抗禮。

但另外幾個就顯得有點意外了，因爲他們只是沙姹鎭的小小商民。

也許有幾名商民活夠了，想試試人頭樹的滋味。

不管怎樣，他們已不再害怕章大爺倒是眞的，看他們那種嚴肅的神色，就知道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了。

那麼他們到底是誰？居然如此膽大包天！

譚新台！

二姑。

糟老頭魯四。

三名四喜樓的重要人物。

四喜樓名滿雲陽。

四喜樓是有錢的大爺們尋歡的地方。

但不論四喜樓如何有名，他們只是笑臉迎人，伺候別人的低賤身份，今日居然要見章大爺，怎能不使章府的人大感意外。

不過他們隨同晉龍溪來的，禿子跟着月亮走，他們沾了別人的光。

因爲這樣，他們被章府的大管事馮冲迎入前院。

神鞭馮冲，在江湖上名頭不小，像他這樣一個成名的人物，而且明知譚新台來意是不善，自然不會給他們一點好看的臉色。

他招呼晉龍溪落座之後，立即面色一沉道：「姓譚的，你們可以走了，哼！客人只有一個，帶客人來的倒有三個，看來你們越混越回頭了。」

譚新台沒有答話，晉龍溪却越俎代庖的微微一笑，道：「馮大管事誤會了，主客是譚大爺，兄弟只是一個陪襯的罷了。」

馮冲一怔道：「晉大俠，你不是在尋在下的開心吧？」

晉龍溪道：「大管事認爲呢？」

馮冲道：「好，各位請待，在下已派人稟報大爺去了。」

片刻之後，章大爺來到了前廳。

只是章大爺傷了風，用布包着頭，也包着大半個面孔。

傷風並不是大病，它却影响了章大爺的嗓音。

不過，章大爺還是龍馬精神，冲着晉龍溪雙拳一抱道：「晉四俠，兄弟迎接來遲，請多多包涵。」

晉龍溪道：「好說，在下不速而來，請章大爺多多擔待。」

章大爺道：「晉四俠這麼說就見外了，馮大管事，擺酒。」

晉龍溪道：「章大爺毋須客套，咱們只是有幾件事請教，不敢叨擾貴府酒席。」

章大爺道：「晉四俠有什麼指教？」

晉龍溪道：「日前雲陽城中發生一件江湖人物行刺夏大人之事，我想章大爺必然有過耳聞？」

章大爺啊了一聲道：「很抱歉，兄弟正在病中，而且兄弟素來不願過問江湖之事。」

譚新台哼了聲道：「閣下倒是推得乾淨，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大管事馮冲怒叱道：「譚新台，你敢對章大爺如此放肆！」

章大爺擺擺手制止馮冲，然後雙目暴睜，冷冷的回譚新台一瞥道：「什麼人算不如天算？你說。」

譚新台道：「閣下派袁子傑、冉從善刺殺夏大人，想不到功敗垂成，未能達到嫁禍龍鏢主人的目的，這豈不是人算不如天算哪？」

章大爺道：「譚新台，咱們可是鄰居，你怎能如此胡言亂語，袁子傑、冉從善並不是我章家的人，我怎能派遣他們刺殺夏大人，再說凡事都要有一個證據，你憑什麼將這件事扣到我的頭上來？」

譚新台道：「有人看到你暗中將袁子傑及冉從善的家屬拘留，這能不能算作證據？」

章大爺面色微變道：「誰？誰看到的？哼，就算有人說他看到，焉知那人不是想陷害於我嗎？」

章大爺說得不錯，凡事都要有一個證據，單憑一人之言，實在是無法令人相信。

誰知章大爺的語言才落，忽然有人接了下去。

「我想那人說的是實話，沒有人敢存心陷害你章大爺。」

章大爺面色再變，並呼的一聲站了起來。

客人來自前院，現在居然有人在後進答腔，這豈不成了邪門？

不過章府畢竟不是一個等閒的地方，後進的語聲剛剛响起，三條人影立即撲了過去。

這是一名護院，兩名武士，他們在武功方面的成就，每個人都有一兩套絕活。

可惜他們進去得雖然迅速，但出來得更快了三倍，而且是直着進去，橫着出來。

是什麼人身手如此之高？

在沙姹鎭，能夠在擧手投足之間放倒三名大漢的實在不多，何況他們還是章府的護院及武士。

因此，廳上的主客全都一呆，每一雙目光一起投向後進的入口。

他們沒有失望，入口之處果然出現了兩個人影。

「啊！是你……」

是他，沙姹鎭人人都認識浪子，跟在他身後的是四喜樓樓主譚新台的千金。

這一下章大爺的氣可大了，他再也顧不得他崇高的身份，竟然直着嗓門大吼起來。

「浪子，你這是什麼意思？哼！私闖本府，非偷即盜，居然還敢出手傷人？」

浪子哈哈一笑道：「章大爺，你可不能隨便亂說話，別忘了在沙姹鎮你章大爺的話就是王法，你說在下非盜即偷，在下這個吃飯的傢伙，豈不就要掛到人頭樹去了？」

章大爺怒哼一聲，道：「給我拿下……」

章大爺的話就是王法。

章大爺這一聲：「給我拿下。」誰敢不遵？

不過浪子的身手他們是看到過的，要拿下浪子，可不是說一句話那麼方便。

好在章府人多勢衆，打個羣打羣毆，必可整倒浪子，所謂雙拳難敵四手，好漢架不住人多，因而在一片叱喝聲中，十幾條人影一起向浪子奔撲過去。

如此一來，譚新台可急了，因爲在浪子身後是他的女兒，一旦動起手來，難免玉石不分。

於是，譚新台、二姑于倩、黑煞手魯四，也一起拔出兵刃，準備參加這一羣毆。

章府的廳堂頗爲廣大，但無論怎樣廣大，也容不下數十人羣毆。

而且首先遭殃的必是廳上的陳設，這些陳設之中，有不少是萬金難求的古董。

令人怪異的是章大爺並未出聲阻止，似乎是要拿下浪子，任何代價他都毫無足惜。

此時廳上羣情洶湧，形勢凌亂已極，唯一能保持冷靜的是晋龍溪，他認爲此時動手不大相宜。

於是，他貫足眞力，大喝一聲，道：「住手！」

太極門中的高手，聲勢果然驚人，這一聲有如龍吟的叱喝，立將全場的騷動壓了下來。

接着他向章大爺雙拳一抱，道：「章大爺，在下有一不情之請。」

章大爺道：「晋大俠有什麼指教？」

晋龍溪道：「章大爺指那位朋友擅闖貴府，非偷即盜，他竟敢現身大廳，必然另有隱情，在下想聽聽他的理由，不知章大爺能不能給在下一個薄面？」

章大爺哼了一聲道：「晋四俠久走江湖，難道你看不出他的陰謀？」

晋龍溪道：「陰謀？也許他當眞有什麼陰謀，不過他既然現身，就不怕他逃出手去，咱們聽聽他的理由又有何妨？」

章大爺冷冷道：「晋四俠既然有此雅量，你就叫他說吧！」

章大爺在無可奈何之中答允了晋龍溪的要求，但他却示意大管事馮冲，調集所有人手，將前廳重重包圍起來。

晋龍溪明白章大爺的用意，只是冷冷報之一哂，然後對浪子道：「朋友，有什麼話要說，現在不妨說個明白。」

浪子道：「在下是說有人看到章大爺拘留了袁子傑及冉從善的家人，那人並非空穴來風，也不是存心陷害章大爺。」

晋龍溪道：「章大爺說過，凡事要有一個證據。」

浪子道：「有，不過要請各位稍待片刻才可以。」

晋龍溪道：「爲什麼？」

浪子道：「請晋大俠暫時不要問，片刻之後，一切眞相當可大白。」

章大爺怒叱道：「浪子，你想在沙姹鎮耍無賴？哼，章某是何等人物，豈能聽任你的擺佈？」

浪子淡淡道：「我知道章大爺是沙姹鎮的名人，只有章大爺擺佈別人，沒有人能擺佈得章大爺，可是現在不同，因爲你章大爺的名譽，正受到考驗，你如果不願等，別人可能懷疑你是作賊心虛。」

章府二管事項賢大怒道：「姓浪的，你再敢侮辱章大爺，項某就生砍了你。」

浪子道：「在下說的是事實，閣下也無須狗仗人勢，待會……」

浪子的話還沒有完，章府一名武士忽然匆匆闖進前廳道：「稟大爺，西南副總捕頭湯武求見。」

章大爺微微一呆，道：「西南副總捕頭湯武？他爲什麼要見我？」

那名武士道：「他沒有說，但他帶來很多人，似乎來意不善。」

章大爺哼了一聲，道：「老夫何在乎一個西南副總捕頭，去告訴他，就說老夫不在。」

章大爺不想見客之時，客人多半無法與他相見，但今天似乎有點意外，那名西南副總捕頭湯武竟然率衆闖關直入，章府的武士攔他們不住。

自然，他們身在官家，章府的武士心中稍存畏懼，這是他們能夠直透重圍的主要原因。

湯武偕同大漢進入前廳，目光微微一流轉，逕向浪子奔來。

「參見總捕頭。」

「啊……」

參見總捕頭，是湯武及另外兩名捕快說的。

後面那聲驚呼，却是章大爺以及廳上其他之人所發出的。

浪子竟然是名滿西南的總捕頭，這不能不使人感到意外。

因爲據傳說，西南總捕頭是一個武功卓絕，神秘莫測的人物。

他辦過無數的無頭公案，將無數的惡人繩諸於法。

黑道中人對他是聞名喪膽，白道中人也對他禮讓三分。

像他一個名震江湖的人物，年

歲竟如此之輕，這能說不是一件意外？

浪子不管別人如何議論，他迎向湯武作了一番交代，待湯武領着兩名捕快奔往後院，他才面色一沉道：「對不起，章大爺，我想請你跟在下去一趟成都。」

章大爺心頭一震道：「章某犯了什麼法？」

呂少娥道：「搶劫殺人，坐地分贓，並以毒藥威脅他人爲惡，意圖嫁禍龍鏢主人，這些夠了嗎？」

章大爺哼了一聲道：「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你如果拿不出證據，老夫決不與你善罷干休。」

浪子道：「在下如若拿不出證據，怎敢到老虎頭上來拔毛，章大爺你等着看吧！」

章大爺道：「你剛才叫人進去幹什麼？本宅內院是女眷及財物，難道你心存不軌？」

浪子微微一笑，道：「章大爺言重了，浪子身在公門，怎敢以身試法？」

章大爺道：「這可難說，馮冲，你進去照顧一下。」

大管事馮冲應了一聲，身形一轉，便待奔向後院。

浪子晃身一攔，道：「別急，大管事，你最好老老實實的待在這裡。」

馮冲怒道：「爲什麼？難道我進去看看也犯了王法？」

浪子道：「你現在也許未犯王法，如果你一進去，你就犯了王法了。」

馮冲道：「我進去照顧女眷，如何也犯王法？姓浪的，你不要欺人太甚。」

浪子道：「我的證據已經來了，閣下不須再動腦筋。章大爺，你說他們算不算得是證據？」

他們是老鏢頭叢滔、袁子傑以及一羣婦孺等人。

章大爺一見這些人，不由面色一變，所謂鐵証如山，無論他怎麼狡詐，也難免要受王法的制裁。

章大爺是何等人物，他豈能就此認命。

於是，他大喝一聲道：「給我殺，不得放走一個人。」

章大爺暴露了猙獰的面目，一場驚天動地的血戰終於展開。

令人不解的是章大爺不找浪子，反而向譚新台撲去。

沒有人知道他爲什麼如此，不過譚新台却心裡明白，他迎上章大爺道：「章新野，明人不做暗事，我爹是不是你害的？」

章大爺道：「你爹是呂天相？」

譚新台道：「不錯。」

章大爺道：「那麼你的眞實姓名應該是呂煥庭了。」

譚新台道：「在下正是呂煥庭。」

章大爺道：「好，你矇蔽了老夫幾乎十年，今天……嘿嘿，老夫要成全你了。」

呂煥庭道：「只要你劃下道來，呂某一定奉陪，不過你爲什麼要害我爹？」

章大爺哈哈一陣狂笑道：「你爹夜郎自大，目中無人，看不起別人可以，看不起老夫就得死，你明白了麼？」

呂煥庭當然明白，他還知道另外的一件理由。

只是殺父之仇，不共戴天，仇人就在眼前，何必再作無謂之浪費，因此，一聲龍吟長嘯，長劍平胸急吐。

這一刻他已使出八成眞力，他知道八成眞力必然傷不了章新野，因此他稍沾即走，連續使出幾記虛招。

章大爺果然是一位身負絕學的高人，無論呂煥庭的招式如何變化，他都能從容應付，顯然，他們這一雙對頭寃家，決不是三五十招可以分出勝負的。

另外，大管事馮冲找上了浪子，二管事項賢鬥晋龍溪。

二姑于倩、黑煞手魯四及呂少娥等，被護院率領武士所包圍。

只有老鏢頭叢滔及袁子傑沒有參加搏鬥，因爲他們要保護一羣婦孺。

章府人多勢衆，浪子等一上來就陷於苦戰之中。

但這項苦戰爲時甚短，因爲章大爺發生了意外。

章大爺傷了風，傷風只是小毛病，却意外的減弱了他的功力。

當呂煥庭一輪狂攻之際，章大爺的守勢有了破綻，呂煥庭趁虛而入，一劍穿透了章大爺的前胸。

章大爺死了，樹倒猢猻散，章府的武士自然不願再鬥下去。

惡鬥結束了，呂煥庭十年苦守，終於報了殺父之仇。

今後龍鏢將重振聲威，爲江湖繼續維護正義的責任。

除了幾個漏網之魚，這似乎是一項圓滿的結束，誰知浪子却向章大爺的屍體瞥了一眼，道：「這頭老狐狸果然狡猾，看來咱們還得大費周章。」

呂煥庭愕然道：「浪大俠此言何意？」

浪子道：「照在下猜想，此人並不是章新野。」

呂煥庭大吃一驚道：「浪大俠，這可是眞的？」

浪子道：「我不敢說一定是眞的，呂大俠何不挑開他的包頭布巾看看？」

呂煥庭當眞用劍挑開章大爺包頭的布巾，目光向布巾下面一瞥，

他竟然神色大變。

這用不着再作任何解釋，因爲誰都認識章新野。

就因爲誰都認識章新野，才能一眼看出他不是。

他是誰？

章府的三管事赫連傲。

這就勿怪他要包着布巾，勿怪他輕易的就被呂煥庭所殺了。

仇人兔脫，呂煥庭是不會甘心的，因此，他在一呆之後，翻身就向後院衝去。

呂家的人全去了，連晋龍溪在內，他們要盡最後的努力。

只有浪子沒有動，因爲他知道這一頭狡詐的狐狸決不會留在這裡等死的。

副總捕頭湯武此時向浪子請示道：「總捕頭，咱們要不要再搜查一下？」

浪子道：「不必，你派人通知鎮長，對章留下的眷屬及財產清理後報官處理，並叫他們要善待崔碧玉姑娘。」

湯武道：「是，屬下這就派人去處理。」

浪子道：「好，我走了。」

浪子走了，他是名動江湖的西南總捕頭，却脫不了浪子的習性，飄然而來，飄然而去，活脫脫的還是一個不受羈絆的浪子。

* * *

涵江是莆田縣以東的一個小鎮。

涵江鎮緊靠興化灣，居民多以捕魚爲業中譚大媽就是其中的一個。

提起譚大媽，涵江鎮的居民多半相識，因爲她有一手絕活，十分善於接生。

打從她救過了張秀娘難產的那一天起，譚大媽就出了名，雖然她不是在這兒土生土長，涵江鎮的居民可沒有拿她當外人。

惡貫滿盈　元兇伏誅

譚大媽並不老。

可是譚大媽的兩鬢已現出了斑斑白髮。

這也許與她的操勞有關，因爲她除了忙於接生之外，還得照顧她一個殘廢的兒子。

其實譚大媽還有一個幫手于大姑，一切粗重的活兒，幾乎都是于大姑一手包辦。

那麼譚大媽是勞心重於勞力，她時時在爲她殘廢兒子擔憂。

這也難怪，可憐天下父母心，誰會不疼愛自己的子女？

* * *

「娘！妳老人家不必麻煩了，孩兒的病是不會好的。」

「不，麟兒，你要有信心，娘定會治好你的。」

「唉！孩兒自懂事那天起，娘妳替我治病，十年了，娘，妳兩鬢已斑……」

「是的，娘替你治了十年。」

「所以……娘！妳就不必再治了。」

譚大媽道：「不，縱然再過十年，娘也要治好你的病，否則我將無顏對你爹，更對不起你的爺爺。」

聽這對母子談話，就知道譚大媽的殘廢獨子，生的是一種可以治癒，但又十分艱難的怪毛病。

不錯，麟兒生的的確是一種怪病。

他背脊經脈萎縮，不僅直不起腰，也無法起身走路。

譚大媽每天採藥替他三薰三洗，早晚再以內功爲他治療，雖費盡十年苦心，進展還是有限。

不過譚大媽來到了涵江鎮是有目的的，她想向莆田少林寺求得一顆大還丹，必可治癒她愛子的殘疾。

十年來她去過無數次少林寺，進香拜佛，虔誠求拜，估不到少林寺的老和尚心如鐵石，沒有半點慈悲的心。

* * *

是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

寒風如剪，樹影搖曳。

譚大媽這個時候正在鎮郊接生一個胖小子出世，然後撐着燈籠，走回她涵江鎮的家。

忽然脚下一窒，冷冷道：「這是怎麼啦？寒颼颼的陰魂不散，難道當眞有鬼？」

她語音甫落，身後立刻响起了一聲冷哼道：「夜路走多了，總會碰到鬼的，難道這點道理妳也不懂？」

譚大媽懂，她不明白的是鬼何以說人話。

不過她並不怕鬼，但對人倒是有幾分怯懼之心。

而那說話的偏偏是人。

不管他是人是鬼，既然找定了譚大媽，必然事非偶然。

因此，譚大媽不走了，她將燈籠掛在路邊的樹枝上，靜靜的等待來人出現。

這是她小心謹愼之處，她不願引鬼上門。

來人終於出現了，高高矮矮一共三個人。

這三人對譚大媽似乎頗爲重視，三人忽的一分，緩緩向前接近。

譚大媽仔細打量他們，發現是三個陌生的面孔。

中間的是一名年約五旬，面目削瘦的灰衣老者。

右側是一個滿面横肉的中年大漢。

左邊的高個子目光流轉不定，必然是裝着一肚子的壞水。

這三人長相雖然不同，可全是目露殺機，似乎與譚大媽有什麼深仇大恨，必欲得之而甘心似的。

距譚大媽八尺遠近，他們停了下來。

灰衣老者衝着譚大媽嘿了一聲道：「涵江鎮不大，想不到竟住了一位高人。」

譚大媽道：「如果說會接生的就是高人，我承認，否則閣下的謬讚，我實在是愧不敢當了。」

左側的高個子道：「咱們還要接應三先生，何必跟她浪費唇舌？」

灰衣老者道：「你急什麼？憑老三他們的能耐，還怕對付不了一個廢物？」

高個子道：「話是不錯，可是那個姓于的女人聽說並不簡單。」

灰衣老者道：「好吧，你既然不放心，咱們就動手吧！」

這兩人說話之時，譚大媽不想插嘴，及聽到後來，她明白了，這批人原來專爲她母子而來。

爲了愛子的安危，她必須速戰速決，不過她希望知道對方是什麼來歷。

當對方逐漸迫近時，她沉聲斷喝道：「慢着。」

灰衣老者道：「怎麼，還有遺言？」

譚大媽道：「我不願說廢話，只問你跟我有什麼過節？」

灰衣老者道：「妳是不是想做一個明白的鬼？」

譚大媽道：「我不想錯殺無辜，希望閣下不要自誤。」

高個子忽然大喝一聲道：「妳想做個明白鬼，大爺偏偏要妳死得糊裡糊塗，接招。」

此人語音未落，一片刀光已直奔譚大媽的前胸。

另一個滿面横肉的中年人也不甘後人，長鞭一抖，鞭梢有如蛇頭，急纏譚大媽的雙腿。

這兩人攻勢極爲惡毒，功力也不是泛泛之輩，還有一個虎視眈眈的灰衣老者，武功可能較出手的兩個更高。

那麼譚大媽的處境就不太樂觀了，以一敵三，將是一場艱難的苦戰。

而且她不能躭擱下去，因爲她必須儘快趕回家去援救她的愛子。

於是，譚大媽那慈祥的面頰上泛上一抹殺機，伸手一掏一抖，一縷銀芒逕向使刀的高個子奔去。

沒有人看清楚那一縷銀芒是什麼，但她出手一擊，快如閃電，只聽高個子悶哼一聲，銀芒已經收了回去。

銀芒已收回，高個子雙目暴睜，向譚大媽看着，他似乎想說什麼，但一個字也未說出，他就仆倒下去。

高個子雖然完了，譚大媽還是不能閒着，因爲一條蟒鞭正纏向她的雙腿。

鞭梢帶着勁風，來勢勁急無比，不要說被它纏着，縱然祇沾到一下，也會帶去一塊皮肉的。

譚大媽不想被它纏着，她却無力避閃，因爲她正全力對付使刀的高個子。

當鞭梢抽到之時，譚大媽祇好抬腿。

抬腿是避開鞭梢，是一招險着，這是不得不爾的舉動。

祇不過她抬腿異常奇異，落腿更是快捷，就在那一起一落之間，她的左脚已半毫不差的踏在鞭之上。

這一踏實出人意外。

更意外的是她同時飛起了腿。

這一腿的威力並不比她那銀芒稍差，因爲它正好踢在對方的胸膛上。

滿面横肉的大漢慘嚎一聲飛了起來，落地之後伸了一伸雙腿，就再也不動了。

* * *

譚大媽是一個十分慈祥的婦人。

慈祥的婦人却於舉手投足之間連傷兩條生命。

這不能怪她，我不殺人，人就殺我，臨場拚命，是人之常情，手下不能有半點慈悲。

因爲敵人是存心要她的命，而且還不放過她的愛子。

現在祇剩下一個灰衣老者，也是一個最爲强勁的敵人。

她不想殺人，但她明白如若不能解决灰衣老者，她必然不能脫身。

於是，她雙眉一挑，道：「閣下，輪到你了。」

灰衣老者似乎沒有料到譚大媽的一身武功竟會如此之高，他目光流轉，已經現出了怯意。

譚大媽哼了一聲，道：「我不想多作殺孽，可是，閣下要想活命，必須說出你的來意。」

灰衣老者道：「妳應該明白，咱們是想殺妳的。」

譚大媽道：「咱們有仇？」

灰衣老者道：「沒有。」

譚大媽道：「那你是受人之託了，那人是誰？」

灰衣老者說道：「對不起，恕我不便告訴妳的。」

譚大媽說道：「那你就不要怪我手辣心狠了。」

灰衣老者道：「妳不要太過自信，誰勝誰敗，還要等待事實來證明。」

譚大媽道：「好，你出招吧！」

灰衣老者長長一嘆道：「這當眞是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一個婦道人家，爲什麼要好勇鬥狠，動輒殺人。」

譚大媽神色一呆，她不知道灰衣老者何以會說出悲天憫人的話來。

不過，譚大媽不笨，她很快就明白了灰衣老人的用心。

黃鼠狼給鷄拜年，他還能存什麼好心？

說穿了他只不過想拖延時間，等待幫手而已。

譚大媽看穿了灰衣老者的詭計，因而冷冷的一哼道：「拖時間對你並無好處，你那些朋友早已到了鬼門關等你去了。」

她說話之間，已然一掌飛出，五指在不停的抖動，直取灰衣老者的前胸。

灰衣老者看到了譚大媽的掌式，忍不住驚呼一聲道：「五行指。」

譚大媽道：「閣下倒還有點見識。」

五行指是一種失傳已久的絕學，指尖射出五縷眞氣，可以說無堅不摧。

灰衣老者看出了譚大媽使的是五行指，他那裡還敢有迎戰的勇氣。

五行指不止是失傳已久的武林絕學，而且能夠練成此等絕學之人，他的內功必然已經達到超凡入聖的境界。

試想，灰衣老人只不過一個普通的高手而已，他縱然想拚命，也接不下對方一指。

那麼他祇有逃，除了逃是沒有選擇的餘地了。

此人久走江湖，一生經過不少陣仗，他知道在什麼情形之下要逃，什麼時候是逃的最佳時機。

因此，當他第一聲驚呼之後，就忽然足尖疾點，縱身倒竄，反應之快，連半點也沒有躭擱。

可惜他這一竄竟沒有竄起來。

沒有竄起來不要緊，却反而向地上萎頓下去。

而且他的身體在抖，在縮，原本是堂堂七尺之軀，刹那間已經縮得將近六尺。

按此等情形看，片刻之後灰衣老者必然是慘死，因爲任何人都無法忍受身體收縮之痛苦的。

不過，譚大媽不想他死，因爲她不是一個好殺之人。

於是，譚大媽迅速的拍出一掌。

現在灰衣老者不再收縮了，雖然他已經面無人色，但終於能夠站立起來。

他望着譚大媽欲言又止，雙目之中露出無比的畏懼之色。

譚大媽冷冷的道：「是誰叫你們來的？」

她問的還是那句老話，因爲她希望摸清敵人的來歷。

可是她剛剛問出一句，忽然面色一變，右臂倏伸，一把揪着灰衣老者的胸衣。

這一把雖然是抓個正着，她却又迅速的鬆開五指。

因爲灰衣老者的口中正在溢出黑色的血絲，頭部也同時垂了下來。

他死了，是咬破預先藏在口中的毒藥自盡的。

譚大媽搖搖頭，她明白自己已碰到厲害無比的對頭，否則灰衣老者就不會寧願服毒身亡，却不敢洩露半點底細。

不管怎麼樣，她無暇再研究下去，她必須儘快回家，以免她的愛子有什麼差錯。

她展開身形，快得如同電掣星馳，直到她看到于大姑，才將懸起的心放了下來。

「大姑，是不是出了事？」

「是的，咱們碰到個毛賊。」

「哦，都打發了？」

「被公子傷了兩個，我傷了他們一個，他們見勢不佳，才一起向西北逃去。」

「大姑有沒有看出他們是什麼來歷？」

「沒有。」

「好，咱們去看看麟兒。」

麟兒依然躺在一張木榻之上，剛才雖然經過一番驚險，他的神色却看不出半點波動。

譚大媽輕輕地撫着他的頭髮道：「孩子，沒有駭着你吧？」

麟兒道：「娘放心，幾個毛賊，麟兒還能應付得，不過……」

譚大媽道：「不過什麼？」

麟兒道：「咱們遠來莆田求醫，應該沒有人知道咱們的來歷。」

譚大媽道：「按說應該是這樣的。」

麟兒道：「可是來人竟向孩兒痛下殺手，他們分明知道孩兒是一個殘廢，出手却無比的狠毒。」

于大姑道：「此事決非尋常，涵江鎮咱們只怕很難待下去了。」

譚大媽道：「不，咱們如若離開此地，麟兒將永無痊癒之日。」

麟兒道：「娘，咱們在此待了已經將近十年了，娘也求了少林寺不知多少次了，那些和尚既然沒有慈悲之心，咱們再待十年也是枉然的。」

譚大媽道：「這也難怪，大還丹是少林寺鎮寺之寶，他們自然十分珍惜，而且聽說所存不多。」

麟兒道：「這麼說，咱們豈不是强人之所難？」

譚大媽道：「不錯，咱們的確

是强人所難，不過少林長老善因大師欠娘的一份恩情，如非碰上他坐關十年，一粒大還丹不致有太大的問題。」

于大姑說道：「善因大師何時才能坐關期滿？」

譚大媽道：「還有七個月零四天。」

于大姑道：「七個月不是一個太短的日子，如果再有敵人大事來犯……」

譚大媽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那我祇好大開殺戒了。」

麟兒道：「娘，如果咱們必須在此等待七個月，咱們要作好應戰的準備。」

譚大媽道：「你有什麼意見？」

麟兒道：「孩兒下半身不能移動，最怕人以暗器或弩弓攻擊，如果敵人用火攻，孩兒就只有死路一條。」

譚大媽嘆了口氣道：「這的確是你的弱點，不過只要娘在你身邊，這些你都不必放在心上。」

麟兒道：「娘待孩兒的確是不錯，但如果那時被人纏着……」

譚大媽道：「孩子，你說，咱們應該怎麼辦呢？」

麟兒道：「孩兒之意，娘不能再外出接生，如若必須要娘接生，那人可於事前住到咱們這兒來。」

譚大媽道：「這辦法可行，大姑妳明天到鎮上去說一聲。」

于大姑道：「好的。」

麟兒道：「孩兒須要有兩根拐杖，最好是用鐵鑄的。」

譚大媽道：「這容易，大姑明天立即定鑄兩根。」

于大姑道：「好。」

譚大媽道：「還有什麼？」

麟兒道：「敵人此次鎩羽而歸，必然還會捲土重來，娘最好託人注意點兒，看到陌生面孔的就知會咱們一聲。」

譚大媽道：「這個我知道。」

麟兒長長的一嘆道：「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咱們無論怎麼小心，也不能保証一定安全，這只是盡人事罷了。」

麟兒年紀不大，約莫十四歲，自小就下身癱瘓，十足是一個殘廢人。

但譚大媽不是常人，她千方百計的尋找藥物，並用她深厚無比的內功替麟兒打通背脊上萎縮的經脈。

她的苦心沒有白費，麟兒萎縮的經脈已經顯露了一綫的生機，她相信再有三至五年，麟兒必可一如常人。

不過如果能獲得一粒大還丹，只要一兩個時辰，麟兒就可以痊癒。

父母對子女的愛，可以說天無其高，海無其深。

不要說提前三五年痊癒，就是提前三五天，三五個時辰，作父母的也不惜代價的。

這就是譚大媽隱居涵江鎮的理由。

再說麟兒雖是年紀幼小，身體殘廢，他却不是一個普通的兒童。

這一方面要歸功於譚大媽，她不僅使麟兒習會了上乘的武功，還教了他一肚子文學。

其次是麟兒自己的智慧，他天份極高，任何事都能舉一反三，對事理作深入的探討。

就拿目前的事件來說吧，他已經知道決非平常，要譚大媽作必要的準備。

譚大媽相信麟兒的看法沒有錯，往後她不再外出去接生。

但一晃近月，並未發生任何風吹草動，也許是敵人知道他們母子不好惹，再也不敢輕捋虎鬚吧。

＊　＊　＊

二更。

夜風不大。

但天色頗爲陰沉，似有雨意。

「娘，像是有客人來了。」

麟兒行動不便，十幾年來，每一個時辰都在床榻之上躺着。

爲了打發難耐的歲月，他將全部精力投入文學及武功之中，因此，來人還在十丈之外，他已有了發覺。

譚大媽微微一笑道：「不錯，是來了客人，大姑，妳去看看。」

大姑打開大門，果然看見兩名大漢抬着一頂軟轎，正向他們的住處飛奔而來，轎後跟着一名中年健婦，已有點喘息出聲。

當軟轎在門前之時，大姑迎上前去道：「你們是那兒來的？有事嗎？」

中年僕婦道：「咱們是趙員外家的，我家少夫人要生產，特地……」

大姑搖搖頭道：「我早已告訴街坊鄰居了，譚大媽不再出外接生。」

中年婦人道：「這個我知道，咱們少夫人就在轎中。」

其實不必中年僕婦人說明，大姑已經聽到軟轎中的呻吟之聲。

她走近轎前，緩緩的將轎簾掀開，果然看見一個大腹便便的少婦。

大姑伸手挽着少婦，道：「妳是趙家少夫人？」

少婦道：「是……是的……」

大姑道：「好，我扶妳……」

她將趙家少夫人扶進產房，那名中年僕婦也跟了進來。

伺候少夫人生產，僕婦也有責任，大姑自然不便將她趕出產房。

她叫抬轎的在穿堂之內歇息，

然後忙着作接生的準備。

待一切已經準備就緒，她才請譚大媽前來產房。

接生的經驗，譚大媽極豐富，趙家少夫人自然十分順利地產下一個嬰兒。

令人想不到的是當嬰兒出生的刹那間，譚大媽忽然發覺一股勁風直襲她的氣海重穴。

她此時正蹲着身子，雙手捧着連着臍帶的嬰兒。

她如果丟下嬰兒，可能造成產婦及嬰兒一起喪命。

這是她不願意做的，縱然挨上一刀，她也不願丟下嬰兒。

於是她仍然從容不迫的將嬰兒的臍帶剪斷，並輕輕將這個小生命放在預先準備的木盆之上。

她的動作十分熟練，只用了極短的時間，已完成了上面的動作。

但不管她如何熟練，在這極短的時間之內她已連續挨了兩刀。

她避開了穴道，並運起護身罡氣保護自己。只是那行刺之人功力頗高，一刀刺出，力道驚人，不僅攻破了她護身罡氣，也使她受傷不輕。

當對方第三刀攻來的時候，她已像旋風般的轉了過來，右手倏的一伸，一把抓住攻來的短刀，左掌以電光火石的速度，一掌拍在對方的前額上。

噗的一聲脆响，行刺者頭骨破碎，連一聲慘呼都未叫出，便當場栽倒地上。

她將行刺者擊斃之後，再打量他是何等人物，目光一瞥倒斃的屍體，不由神色一呆。

原來竟是隨同趙家少夫人前來的中年僕婦，在此之前譚大媽不認識她，更不明白何以要暗中行刺。

於是，她望了趙家少夫人一眼道：「爲什麼？我希望妳有一個合理的解釋！」

趙家少夫人道：「對不起，譚大媽，我是被他們强迫來的。」

譚大媽道：「妳不是趙員外的少夫人？」

產婦道：「不是。」

譚大媽還想追問什麼，但一陣叱喝之聲忽然由後進傳來。

她暗道一聲不好，騰身一躍，逕向後進急撲而去。

後進是一廳兩房，于大姑及她們母子是住在大廳兩側的房間之內。

她剛剛到達之後，麟兒已挾着鐵拐，追着一名大漢向前院衝來。

「娘，截住他，他傷了大姑。」

麟兒看到了譚大媽，要她截住逃走的大漢，並說于大姑受了傷，譚大媽自然不會放過那人逃去。

她揮舞着奪來的短刀攻向那名大漢，同時吩咐麟兒道：「你去看看大姑，這人交給我就是。」

她說話之際，掌中的短刀已連連遞出，三招不到，她已割斷對方咽喉。

此時，麟兒偕于大姑奔出道：「快走，娘，賊人正在放火。」

麟兒說得不錯，濃烟滚滚正由厨房湧入後進。

譚大媽知道敵人是存心毀滅他們，此處不可待下去，她搶入房中收拾了一點細軟，然後帶着麟兒及大姑向前門衝去。

她中了兩次刀傷，于大姑的左肩也中了兩枝弩箭，惟一沒有受傷的是麟兒，但麟兒却是一個殘廢人。

像他們一門婦孺，應該不會有什麼江湖恩怨才對。

但是天下間的事往往令人不可捉摸，今晚不僅有大批敵人上門尋仇，而且手段毒辣，足以令人悚目驚心。

他們衝出門外，却無法就此離開，因爲門前火光耀眼，他們已陷入重重包圍。

譚大媽長長一嘆道：「看來賊人是謀定後動，存心要留下咱們。」

于大姑道：「夫人，妳保護麟哥兒出去，這班人由我來阻擋。」

譚大媽道：「不，賊人太多，妳必定無法阻擋，而且妳傷勢不輕，也不宜在此久戰。」

麟兒道：「娘，咱們一起衝。」

譚大媽道：「對！咱們一起衝，不過亂軍之中最易失散，但要記住，出圍之後就直趨少林寺。」

她與于大姑護着麟兒，緩緩向前移動，直到距敵人一丈外之處才停下來，敵人約莫三十人，一律黑衣幪面，看不出他們是何等樣之人。

譚大媽那慈祥的面頰上忽然泛上一抹殺機，她以沉穩的語氣冷冷的道：「各位是那條道上的朋友？」

敵人之中一個略顯蒼老的聲音道：「妳祇要跟咱們去，自然會知道咱們是誰。」

譚大媽道：「跟你們走？你弄錯了吧，朋友，咱們一門老弱，與人無爭，爲什麼要跟你們走？」

幪面人嘿嘿一陣冷笑道：「少來這一套，譚雙娥，妳瞞得別人，豈能瞞得過老夫？」

原來譚大媽名叫譚雙娥，聽那幪面人的語氣，她在武林中，似乎還是一個頗有來歷之人。不錯，素手迴天譚雙娥的確名滿天下，在江湖道上可以說是無人不知。

她是呂天相的兒媳，沙姹鎭四喜樓主呂煥庭就是她的丈夫。

當年龍鏢呂天相爲人所害，他們夫婦就擬定了一個分工合作的計劃，呂煥庭追查仇家，譚雙娥負責

爲愛子治療痼疾。

她搜盡天下奇藥，仍無法使呂麟萎縮的筋脈復甦，在無可奈何之中，她才遷到涵江鎭來。原因是莆田少林寺的長老善因大師欠她一次恩情，她想求得一粒大還丹爲愛子治病。

估不到善因大師閉關十年，她不得不在涵江鎭住了下來。

在涵江鎭，她養晦韜光，從未顯露她的武功，誰知道仍然招來這股强敵，不能不叫她大感意外，她向說話的幪面人深深一瞥道：「不錯，我就是譚雙娥，咱們有仇？」

幪面人道：「沒有。」

譚雙娥道：「咱們既然沒仇，閣下爲何要以毒惡手段對付咱們？」

幪面人道：「咱們受人之託要生擒妳素手迴天譚雙娥，並要殺掉妳殘廢的兒子以絕後患。」

譚雙娥心頭一震，道：「受誰委託？」

幪面人道：「跟咱們走妳便會知道，但不能由咱們告訴妳。」

譚雙娥道：「這麼說咱們是沒有磋商的餘地了？」

幪面人道：「不錯。」

于大姑冷冷道：「夫人，咱們拚了。」

幪面人冷冷的道：「拚？嘿嘿，憑妳們？妳怎不睜開眼來看看？」

不必幪面人叫她們看，她們也早已看到險惡的處境。

當面三十餘人，四週還有不少活動的人影。

而且他們住的房子已經火燒了起來，雖然火光衝天，却沒有一個救火的人。

這明白的告訴她們，敵人已經控制了全鎭，沒有人敢來救火。

那麼投降嗎？

不行。

敵人以惡毒的狡計傷了她們，再將她們孤立，最後以龐大的人力向她們圍攻。這是爲了什麼？顯然，拚，還可以死中求活，降，就只有死路一條了。於是，譚雙娥一嘆道：「拚吧，麟兒，你照顧大姑一點。」

麟兒是一個殘廢，他平時的生活起居都由大姑照顧，現在面臨强敵環伺，四面楚歌之際，譚雙娥反叫麟兒照顧大姑，這豈不是一件怪事？是的，這的確是一件怪事，因爲麟兒這個殘廢，較其他的殘廢大爲不同。

當譚雙娥囑咐之後，他忽然發出一聲龍吟般長嘯，鐵拐一點地面，身形像車輪一般的凌空旋轉起來。

他旋轉的速度快如飄風，身形剛一凌空，已到達敵人的頭頂上。

敵人都是高手，但無論他們身手多高，也難以對付凌空飛擊的攻勢。於是，兵刃折斷之聲，頭顱破碎之聲，慘呼、尖嚎，亂成一片。

這是一場武林罕見的惡鬥，一個半身殘廢的孩子，一舉擊殺了三十餘名黑道高手。

然後，他再擊潰外層的包圍，一逕向少林寺奔去。

* * *

「小婦人有事要求見善因長老，請大師慈悲。」

「阿彌陀佛，貧僧已經一再告訴施主，敝師伯正在坐關。」

「小婦人知道善因長老正在坐關，但坐關之期只剩下七月。」

「那麼女施主何不等待七月之後再來？」

「事非尋常，小婦人無法等待，尚祈大師代爲轉達。」

「對不起，女施主，無論何等非常之事，貧僧也不能擅自叩關，這不僅是出家人應守的規誡，也是坐關者的大忌。」

「大師，你……」

「不要說了，女施主，貧僧是愛莫能助的了。」

以上是由涵江鎭血戰脫險的譚雙娥，與少林寺的慧果大師一段對話。

譚雙娥百般哀求，慧果大師都不爲所動，惹得于大姑滿腔怒火道：「大和尚，咱們夫人求你，你不要不知好歹，須知當年貴寺善因長老護送貴寺法藏返寺之際，遭受三魔八煞圍攻，如非咱們夫人拔刀相助，貴寺焉有今日。」

呂麟道：「不必浪費唇舌了，大姑，這些和尚如若知道什麼叫做恩德，就不會讓我娘苦求多年了。」

于大姑怒道：「和尚忘恩背本，全無半點慈悲之心，我如果不拆掉少林寺，實在心有不甘。」

譚雙娥一嘆道：「算了吧！大姑，咱們雖然是情非得已，人家可能認爲咱們挾恩索酬，再說，佛門最重因果，他們忘恩背本會得到報應的。」

譚雙娥已對少林寺感到徹底的絕望，但她出身名門，修養極深，縱然少林寺對不起她，她仍不願對佛門子弟動武，於是，他們快快地離開了少林地，也離開了莆田。

因爲他們一切已經暴露了，人人都知道譚大媽是一個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

譚雙娥不在乎別人知道，她遺憾的是沒有治好呂麟，更糟的是她們無家可歸，而且兩人負傷，一人是殘廢。

當他們離開莆田之後，呂麟忍不住的詢問道：「娘！咱們去那兒？」

譚雙娥道：「去戴雲山找你的方伯伯。」

呂麟道：「聽說戴雲山離這兒頗爲遙遠，娘跟大姑又負傷。」

譚雙娥一嘆道：「不必擔心，娘跟大姑還支持得住。」

呂麟道：「咱們爲什麼不就近找個地方歇息療傷？如若長遠途跋涉，可能使傷勢惡化。」

譚雙娥道：「麟兒，娘何嘗不知道就近療傷，可是有人容不得咱們。」

呂麟道：「娘是說昨晚那股人？」

譚雙娥道：「不錯。」

呂麟道：「那股人多數傷在孩兒的手中，就算還有餘黨，也不足對咱們構成威脅。」

譚雙娥道：「你若如此想法，那就大錯特錯了。」

呂麟道：「孩兒不懂？」

譚雙娥道：「賊人威脅一個即將生產的女人來請娘接生，却在嬰兒出生之際向娘下手狙擊，同時以冷箭襲擊大姑與你，他們不止是手段毒惡，而且是計算週密，謀定而動，他們惟一失算的是對你估計錯誤，否則大姑跟咱們娘兒兩個就可能難逃此劫了。」

呂麟道：「娘是說他們另有主使之人？」

譚雙娥道：「不錯，他們曾經說過受人之託。」

呂麟道：「就算另有主使之人吧，那人既不敢出面，咱們何必怕他？」

譚雙娥道：「不，那人決非不敢出面，依娘的猜想，可能有兩種原因。」

呂麟道：「哦！」

譚雙娥道：「第一，那人以爲他計劃週密，咱們必然難逃毒手，第二，他可能另有要事而分身不開。」

于大姑道：「我擔心他另有詭計，去暗算老爺……」

呂麟大驚道：「大姑，妳說那人要暗算我爹，我爹現在那裡？」

于大姑道：「我只知道老爺準備來莆田，究竟在那兒我就不知道了。」

譚雙娥道：「大姑，我跟妳說過多少次，叫妳不要再夫人老爺的，二姑早已稱外子爲大哥了，妳爲什麼要如此固執？」

于大姑道：「這……」

譚雙娥道：「外子雖然收留妳們姊妹，但咱們並無主僕名份，聽我的話，大姑，否則，妳就是將咱們當作外人了。」

于大姑道：「好吧！大嫂，我聽妳的。」

呂麟道：「娘！妳快說嘛，爹當眞要來莆田麼？」

譚雙娥道：「是的，你爹來信說，他找到了害你祖父的仇人，可惜又被他逃去，後來聽說此人可能前來閩省，於是，送信來叫咱們小心一些。」

呂麟道：「那麼爹爲什麼還不來？」

譚雙娥沉思道：「我想你爹必是有事躭擱了。」

呂麟道：「娘！咱不該離開莆田的。」

譚雙娥道：「不！咱們必須離開，因爲據娘的猜想，此次向咱們發動襲擊的，八成就是害你祖父的那個仇人，他似乎與咱們呂家仇怨極深，一次計算未逞，必然還有第二次，娘與大姑都已負傷，第二次，咱們只怕很難應付。」

呂麟道：「可是爹來了找不到咱們怎麼辦呢？」

譚雙娥道：「這不要緊，娘已留下聯絡的暗記，他會找到咱們的。」

＊　＊　＊

戴雲山又名佛嶺，在福建德化縣西北五十里。山南五里有一座莊院，就是聞名江湖的方家堡，堡主方希聖年紀約五旬，他雖已成名江湖，但却避居山野，淡泊名利，終日耕讀課子，過着隱士一般的生活。

這日晌午時份，譚雙娥帶着于大姑、呂麟來到方家堡，他們與方家是世交，方希聖自然十分歡迎。

「弟妹，是什麼風把妳吹來的？煥庭兄弟呢？他爲什麼不來？」

方希聖熱情感人，接見譚雙娥便一連提出幾個關心的問題。

譚雙娥道：「有勞方大哥關懷，煥庭可能於近期內前往涵江鎭。」

方希聖一怔道：「弟妹爲什麼不在涵江鎭等他，難道發生了什麼意外？」

譚雙娥道：「是的。」

於是，她將一切經過向方希聖詳細說出。

方希聖大吃一驚道：「妳們負了傷？快療傷要緊，以後的事慢慢再說。」

譚雙娥道：「方大哥不必擔心，咱們已經敷過傷藥，現在不礙事了。」

方希聖道：「好，那麼弟妹今後作何打算呢？」

譚雙娥道：「當初煥庭與弟媳是各負一項責任，他密訪公公的仇人，弟媳負責治療麟兒的痼疾，目前弟媳曾獲煥庭來信，他說當年陷害公公的仇人是章新野，可惜只殺了姓章的一個替身。」

方希聖略作沉思道：「章新野？江湖之中似乎從未聽到這麼一號人物？」

譚雙娥道：「是的，章新野可能是他的化名，不過在煥庭前去尋仇之時，竟能預置替身，可見此人比狐狸還要狡猾，再說，八破金刀乞哮天，是當今黑道頭號凶人，乞哮天竟是他的部屬……而且同時失踪……」

方希聖忽然啊了一聲道：「我想起來了！必然是他。」

譚雙娥道：「誰？」

方希聖道：「當年煥庭兄弟的尊翁龍鏢呂天相，爲了替江湖除害，曾經與當代絕世兇人張滄瀾，約鬥於黃山始信峯頭，他們惡鬥了兩日一夜，張滄瀾才被尊翁一掌劈墜深谷之內，尊翁曾派人下谷搜尋，但始終沒有找到姓張的屍體，後來一晃多年，人們就淡忘了那個兇人魔頭了。」

譚雙娥道：「方大哥懷疑那章新野就是那張滄瀾嗎？」

方希聖道：「這不止是懷疑，而是可以肯定的。」

譚雙娥道：「哦！」

方希聖道：「弟妹似乎不信。」

譚雙娥道：「弟媳並非不相信，只是不知道方大哥何以如此肯定？」

方希聖說道：「有兩點理由，第一，尊翁是被一種極端歹毒的武功所傷，張滄瀾當年橫行江湖，憑仗的就是一種名叫『敗血掌』的邪惡掌法。第二，八破金刀乞哮天，是張滄瀾的記名弟子，除了此等淵源之外，乞哮天怎會甘心做別人的部屬？」

譚雙娥一嘆道：「經方大哥如此一說，暗害吾家之人，必然就是張滄瀾，再說弟媳母子隱居涵江鎭，可以說是與人無爭，除了此人，誰會向我們母子下如此毒手？」

方希聖道：「此人當年橫行江湖之時，天下黑道無不聽他指揮，現在重現江湖，又有八破金刀乞哮天相助，其勢力之大，決不下於當年，他既然查覺了弟媳與麟侄的踪跡，雖然一計未成，只怕不會就此罷手。」

譚雙娥面現尷尬之色道：「弟媳也是如此想法，但……」

方希聖擺擺手道：「弟媳不要多心，大哥這麼說不是怕事，只是面對絕世兇人，咱們應該從長計議。」

譚雙娥道：「弟媳方寸已亂，還望方大哥指示迷津。」

方希聖道：「弟妹勿須客氣，這是我做大哥的應盡責任。」

方希聖思想縝密，處事穩重，經過一番思考之後，作出了以下幾點的決定。

首先他派遣長子方學賢携函赴太極門求援，再派次子方學誨迎接呂煥庭等前來團聚。

最後他將譚雙娥母子及于大姑安置在一個隱蔽的山洞中，使他們可以不受任何干擾，繼續爲呂麟療疾。

方希聖的安排，應該是顧慮週詳，無懈可擊的，誰知道就在譚雙娥母子到達戴雲山第六天的午間，一場空前的劫難，幾乎使方家堡片瓦無存。

＊　＊　＊

「稟老爺，有人求見。」

方希聖朝奔進大廳家人看了一眼，道：「是誰？」

家人道：「小的不認識，他說姓齊。」

方希聖道：「哦？去請他進來。」

家人道：「他們來了幾十人，叫他們一齊進來？」

方希聖面色一變道：「幾十人？」

家人道：「是的，老爺，他們全帶着傢伙，似乎來意不善。」

方希聖道：「好，我去看看！」

家人說得不錯，門外果然來了數十人之多。

領頭的是身穿紅袍的彪形大漢，他正是當代的頭號兇人八破金刀乞哮天。

方希聖雙手抱一抱拳，從容不迫的道：「原來是乞當家，不知駕臨寒舍有什麼指教？」

八破金刀乞哮天打了一個哈哈道：「指教不敢，只是想請方大俠行個方便。」

方希聖道：「乞當家的說笑話了，方某隱居荒山，絕足江湖，目前只是一個老農夫而已，要方某行方便，只怕使乞當家失望了。」

八破金刀乞哮天冷哼一聲道：「隱跡荒山，絕足江湖，那你爲什麼要收留呂家母子？」

方希聖道：「乞當家那就誤會了，不錯，呂家母子曾經來過，但方某却未曾收留他們。」

八破金刀乞哮天道：「當眞麼？方大俠，在下希望你能替你的話負責。」

方希聖道：「這個十分簡單，方某蝸居不大，乞當家可以派人搜查。」

八破金刀乞哮天道：「好。」

他當眞是一名惡人，對隱居多年的一代儒俠，毫無尊敬之心，方希聖叫他搜，他立即派出一干人進行搜索，好在方夫人早已逝世，沒有女眷，倒不至有什麼驚擾。

經過半個時辰，搜查者空手而回，按說八破金刀乞哮天應該走才對，誰知他却嘿嘿一笑道：「方大俠，在下想跟你打個商量。」

方希聖問道：「乞當家還有什麼事指教呢？」

八破金刀乞哮天道：「此處山荒地寒，居家並不相宜，乞某請方大俠往別處居住，不知方大俠意下如何？」

方希聖道：「不，方某遁世隱居，何在乎山荒地寒，乞當家的好意方某心領了。」

八破金刀乞哮天嘿嘿一笑道：「這只怕由不得你，給我燒！」

他這一聲令下，立有數十人掏出火種，紛紛向房屋四週撲去。

方希聖估不到乞哮天如此惡毒，找不到呂家母子就要燒他的屋子。

一個遁世隱居的人，必然有個人的修養，何況爲朋友可以兩脅插刀，燒掉幾間房子又算得了什麼？因此，他只是淡淡道：「這樣太過份了吧！乞當家何不爲方某稍留餘地？」

八破金刀乞哮天道：「稍留餘地？嘿嘿，你是乞某師門仇人的朋友，乞某人只燒掉你的房子何止是稍留餘地，嚴格的說乞某對你太過仁慈了。」

八破金刀乞哮天話音未落，忽然响起了一聲慘叫，接着叱喝之聲四起，他派出去燒房子的全被人趕了回來。

乞哮天大怒道：「什麼人？」

「我，老朋友。」

隨着老朋友三個字，走出一個身着藍衫的英俊少年。

乞哮天愕然道：「是你！」

聽乞哮天的口脗，他們好像是早已相識。

不錯，他們的確是相識的。

因爲來人是浪子，他曾經作客章府，八破金刀乞哮天自然相識。

浪子的出現，八破金刀乞哮天大感意外。

其實意外的還不止是出現了一個浪子，另一邊跟着走出一羣男女，竟是沙姹鎮四喜樓的主人，領頭的是呂煥庭，跟在他身後的還有呂少娥、于二姑、方學誨以及糟老頭的黑煞手魯四等人。

八破金刀乞哮天忽然哈哈狂笑道：「好得很，這倒免去乞某多費一番手脚。」

呂煥庭道：「一個作惡多端的，滿手血汚的惡人，終會有一天報應臨頭的，乞哮天，今天就是你報應的日子了。」

乞哮天道：「就憑你？」

呂煥庭道：「不錯，就憑我，沙姹鎮被你漏網，你不會再有那麼的幸運了。」

八破金刀乞哮天道：「不要做夢，姓呂的，那日咱們師徒不在家，給你撿了便宜，今天，嘿嘿……」

呂煥庭道：「今天是你惡貫滿盈之日，張老賊呢？他躲到那裡去了？」

八破金刀乞哮天道：「乞某一樣可以打發你，何須勞動我師父？」

呂煥庭道：「好，你出招吧！」

浪子道：「慢一點，呂大俠，這批人交給我，你老去看看尊夫人及公子吧！」

呂煥庭微微一遲疑，終於點點頭道：「那就偏勞浪大俠了，二姑，妳們在這裡替浪大俠打接應。」

于二姑道：「小妹遵命，大哥請。」

呂煥庭交代于二姑之後，再轉身對方希聖抱拳一揖道：「參見大哥。」

方希聖道：「兄弟不須多禮，走，咱們看看弟妹及麟兒去。」

呂煥庭道：「大哥請。」

方希聖與呂煥庭併肩疾馳，奔向秘密山洞的入口，但他們忽然脚下一窒，向一條飛奔而來的人影看去。

他是一名老僧，芒鞋禪杖，大袖飄飄，遠遠看去，眞像神仙中人一般。

片刻之間，老僧已到達了方、呂二人的身前，單掌一豎，打了一個問訊，道：「老衲善因，見過兩位施主。」

呂煥庭啊了一聲道：「原來是老禪師，在下呂煥庭這廂有禮了。」

方希聖也抱拳道：「在下方希聖恭迎老禪師。」

善因禪師喧聲佛號道：「方施主太客氣了，唉，老衲當年行道，造下許多殺孽，因而自願面壁十年，以求我佛慈悲，估不到幾乎誤了譚女施主的大事。」

呂煥庭淡淡道：「拙荊爲了犬子痼疾，曾數度求見禪師，如有不敬之處，尚請禪師鑒諒。」

善因禪師道：「種善因，得善果，譚女施主當年有恩於敝寺，治療少施主痼疾之事，少林寺應略盡棉力。」

方希聖道：「老禪師既然如此之說，咱們也毋須客套了，請跟在下來。」

他們馳向一處山壁，按動一顆隱秘的按鈕，一個狹窄的洞門立即出現。

山洞不大，僅有一廳一房，譚雙娥正在室中以內力爲呂麟療疾。

善因禪師取出一顆大還丹，捏碎外殼，將丹藥送進呂麟口內，然後盤膝趺坐，與呂麟雙掌相抵，一股柔和的熱力即源源不斷輸入麟兒的體中去。

約莫一個時辰，善因禪師緩緩的立起身來道：「少施主痼疾已除，老衲幸不辱命。」

呂麟雙脚一伸，果然站了起來

，而且內力如泉，週身舒泰，原本十分深厚的功力，幾乎又增加了一倍。

譚雙娥含着興奮的淚水，向善因禪師襝衽一禮道：「今後不論少林寺有什麼差遣，呂氏一門當義無反顧。」

善因禪師喧聲佛號道：「毋種善因，子獲善果，敝寺怎敢居功。」

語音一頓，接道：「首惡宜誅，脅從似可不究，希望各位施主能體上蒼有好生之德。」

呂煥庭知道善因禪師是指呂氏復仇之事，立即躬身一諾道：「謹遵老禪師法旨。」

善因禪師道：「好，老衲就此告辭了。」

他們送走老禪師，再轉身赴鬥場，一幅慘烈的景象立即呈現在眼前。

八破金刀乞哮天已被浪子點破武功，失去了再戰的能力。

黑道羣雄被于二姑、呂少娥、黑煞手魯四及方學誨殺得屍橫遍野，到處都是慘不忍睹的斑斑血漬。

但黑道羣雄仍然具有不可輕視的實力，因爲首惡張滄瀾已經來到了鬥場，他還帶來了一批功力極高的黑道人物。

此時，浪子與呂少娥雙戰張滄瀾，仍然守多攻少，被迫得節節後退。

于二姑、魯四、方學誨每一個均被三名以上的黑道高手圍攻，形勢顯得十分不利。

呂麟在遠處呼了一聲姐姐，足尖一點地面，身如天馬行空，鐵拐以泰山壓頂之勢，向張滄瀾迎頭痛擊。

張滄瀾感到勁風壓頂，不由大吃一驚，但他來不及旋身避讓，只得身形微沉，眞力猛吐，舉刀向頭頂上架去。

他絕未想到那當頭一擊會力逾萬鈞，及鋼刀接觸到鐵拐，他才知道大事不妙，此時要想逃避，自然比登天還難了。

卡察一聲脆响，鋼刀已被鐵拐震斷兩截。

自然他的頭也變成了爛西瓜，腦漿紅白齊飛，死狀慘烈已極。

呂麟一拐擊斃張滄瀾，身形並未落地，已像旋風般向圍攻于二姑的黑道高手撲去。

他像一個雷神，凌空下擊，立即血肉橫飛，剎那間，數十名黑道高手已傷在他鐵拐之下，他似乎意猶未足，仍在追奔逐北，狂呼酣戰，他身上所穿着的一件藍衫，已變成紅色。

譚雙娥沒有忘記善因禪師的勸告，因而大聲叱喝：「麟兒住手！」

呂麟停了手，十餘年的隱忍，在這一戰中他已發揮得淋漓盡緻了，而且大仇已報，痼疾已除，呂氏龍鏢的威名，當可再度揚威江湖。

最後，浪子將八破金刀乞哮天帶回落案，誰知他在臨別之際，又發生了一點小小的問題。

那是呂少娥提出的，她說要跟浪子，讓他結束浪子的生活。

另外，于二姑也提出意見，她要照顧呂少娥，不讓她受浪子的欺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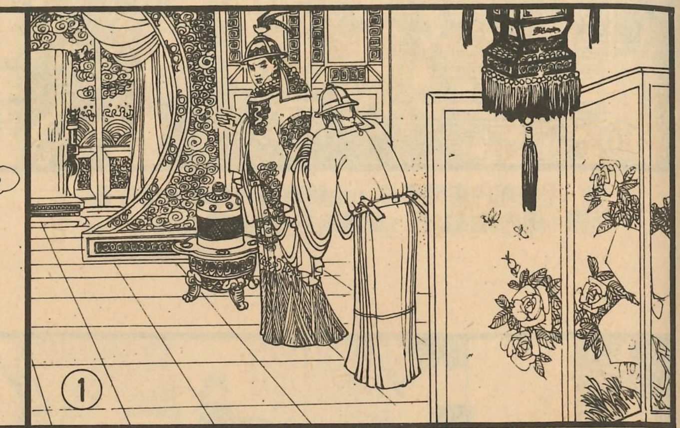
這些，呂煥庭夫婦答允了，因爲他們知道女大不中留，只有呂麟提出問題最好笑，他希望浪子不要用這個名字。

浪子也答應了，只因爲他姓郞，本來就不叫浪子的。

（完）

再生緣之九　　任明・編繪

中計脫靴（上）



1　上集說到皇甫少華金殿奏本，被皇上駁回，他祇得獨自在內宮苦苦地思念着孟麗君。同時，成宗皇帝也在打主意如何能把孟麗君弄到手。他叫來老太監權昌，讓他密旨召酈明堂進宮。



2　麗君接旨立刻趕到長樂宮，皇帝賜她在錦墩上坐定。半晌，麗君不見皇上開口，心中奇怪，抬眼一看，不免一驚。原來皇帝正上下打量自己，便問道：「萬歲有何國事？伏乞諭明。」



3　成宗話中有話地讚揚她有膽識，並邀請她到御花園賞花觀景。麗君見皇上不懷好意，便說：「臣要爲國效忠，實在公務繁忙，豈能丟開公事伴駕遊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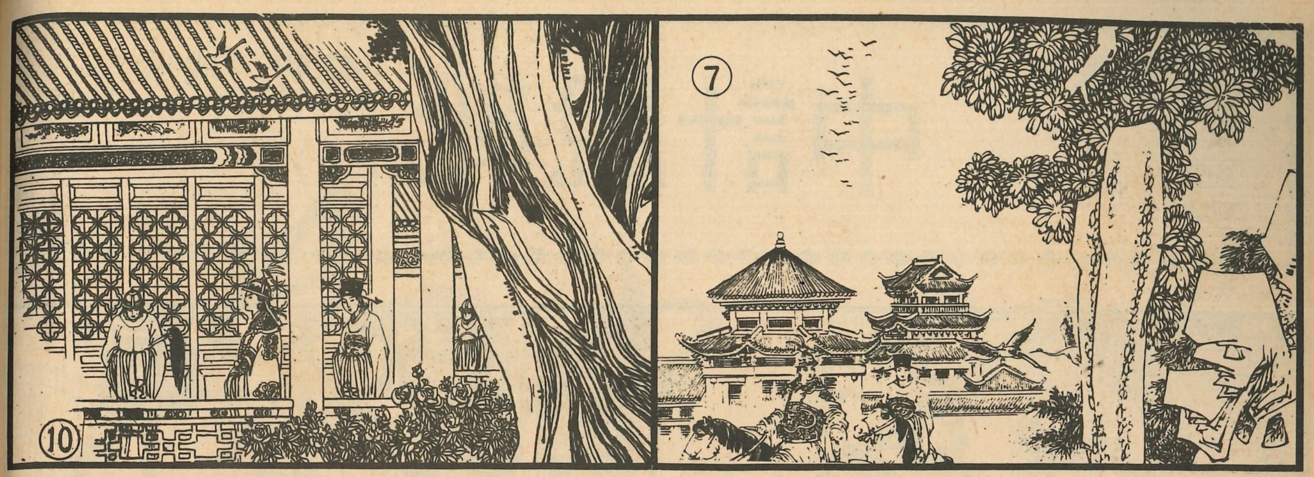


4　成宗一聽很掃興。「君臣共樂，爲何不行？誰敢說句不是，以欺君論罪。」孟麗君忙說：「既是君臣共樂，將那三位宰相也請來才名正言順。」



5　成宗生氣地說：「他們三位都年事已高，哪有精力再來遊玩？愛卿青春妙齡，與朕彼此年輕，情投意合嘛！」說完不容分辯，便命太監備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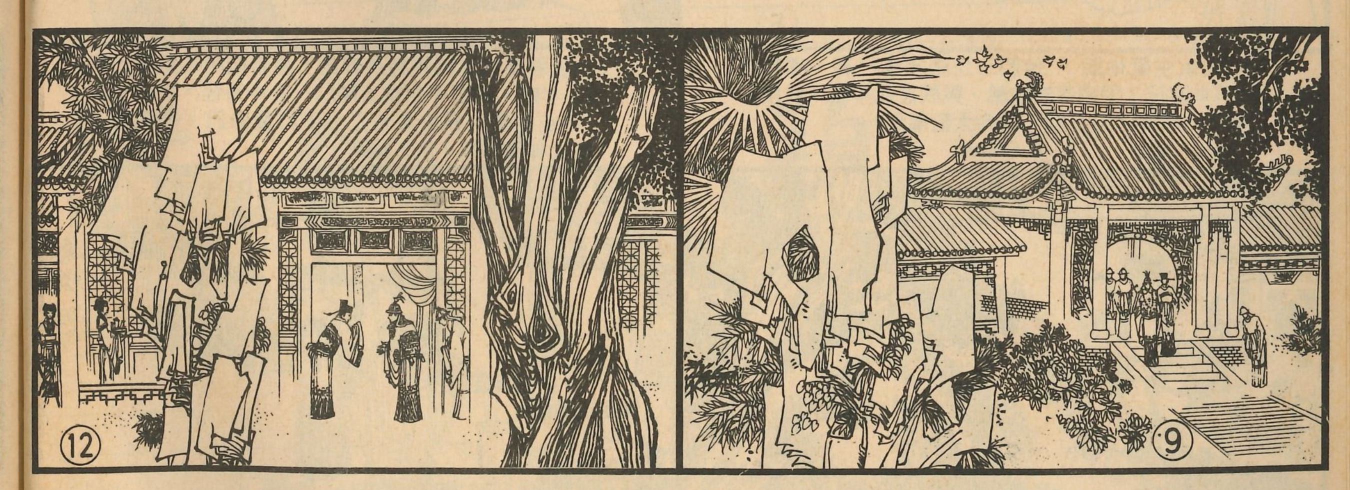
6　麗君無可奈何上了馬，隨皇上來到御花園。園內景色綺麗秀美，令人心曠神怡。



7　兩人策馬走上九曲橋，成宗望着池內的鴛鴦說：「青春易逝，這個孟麗君如不願嫁皇甫少華，進宮伴駕又何妨！」一面用眼睛瞟着孟麗君。



8　麗君知道皇上在試探自己，便厲聲說：「萬歲此言差矣，孟麗君是忠孝王之妻，要她進宮伴駕，豈非君奪臣妻？」成宗無言答對，祇得說：「隨便說句笑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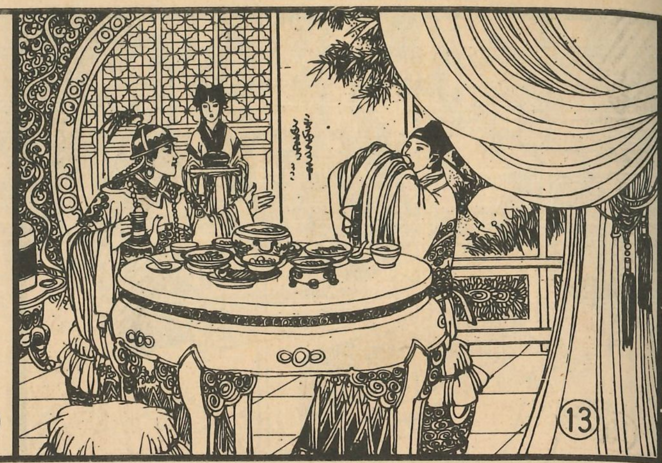
9　成宗領麗君來到專種牡丹的天香館，便請麗君進館賞花。兩人下了馬，步入天香館，衆太監跟隨在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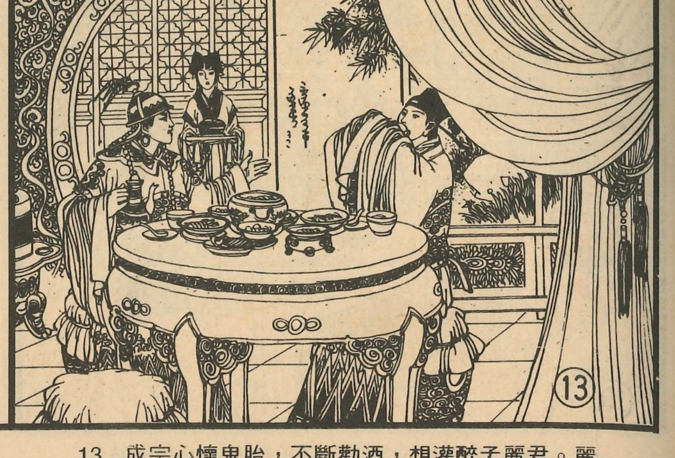
10　天香館內雕樑畫棟，金碧輝煌，落地長窗外是花圃，園內遍植牡丹，種類繁多，香氣襲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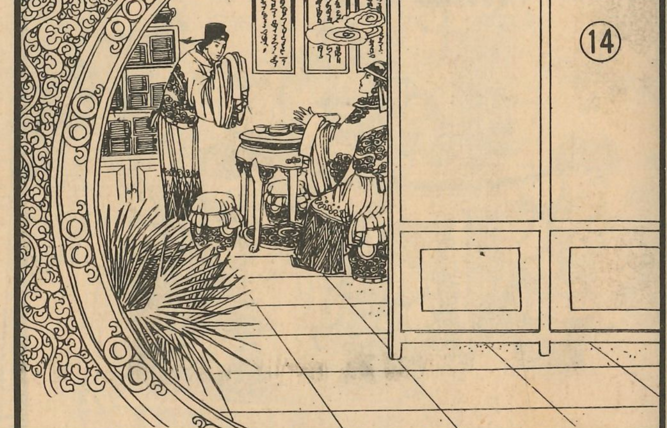
11　麗君被園內景色迷住了，興緻很高。成宗問道：「這裡的牡丹如何？」她高興地說：「牡丹是花中之王，萬歲是人中之王。牡丹盛開是祥瑞之兆啊。」成宗大喜，傳旨備酒。麗君方知上當。

12　麗君心想，上次長生殿喝酒差點出事，幸虧太后解圍，今天不能再上當了，便說：「時光不早，請駕回宮，臣政務很忙，也要回去了。」成宗哪裡肯放，她祇好入席，準備見機行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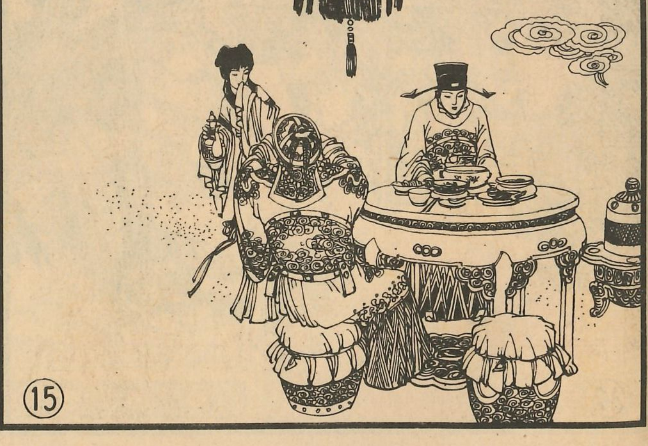




13　成宗心懷鬼胎，不斷勸酒，想灌醉孟麗君。麗君早有準備，知道皇上不懷好意，每次拿起酒杯，祇用唇略略一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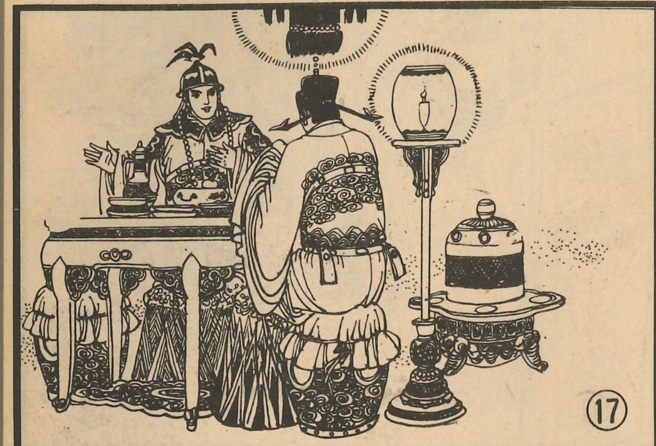
14　成宗仍不死心，一面喝酒，一面胡說一些風流韻事。麗君看他的態度越來越輕浮，話也越說越出格，便放下酒杯，立起身來說：「時候不早，臣告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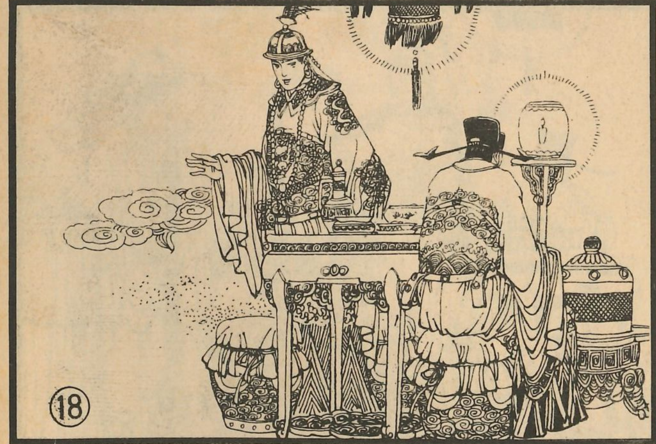
15　怎奈成宗根本不許麗君告辭，又端起酒杯說：「朕酒興方濃，要與你盡醉方休！」說罷將酒一飲而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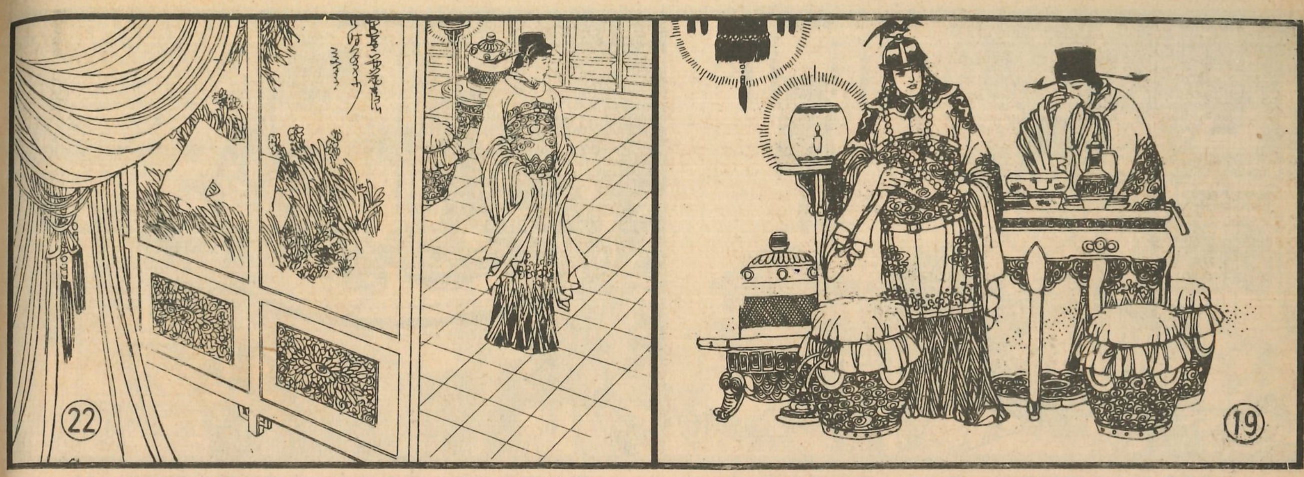
16　這時天色已晚，屋內漸暗，小太監們點起所有珠燈，霎時燈火輝煌。麗君哪裡肯坐，說道：「萬歲，君子不飲過量之酒，何況陛下乃一國之君，豈可遊樂過度。時光不早，還是請駕回宮。」



17　成宗却毫不在意地說：「朕與愛卿可稱知己，酒逢知己千杯少，喝醉了就在此與君同榻，暢談國事。」孟麗君暗暗吃驚，忙說：「君臣同榻史無前例，同榻談國事更是荒謬，臣不敢遵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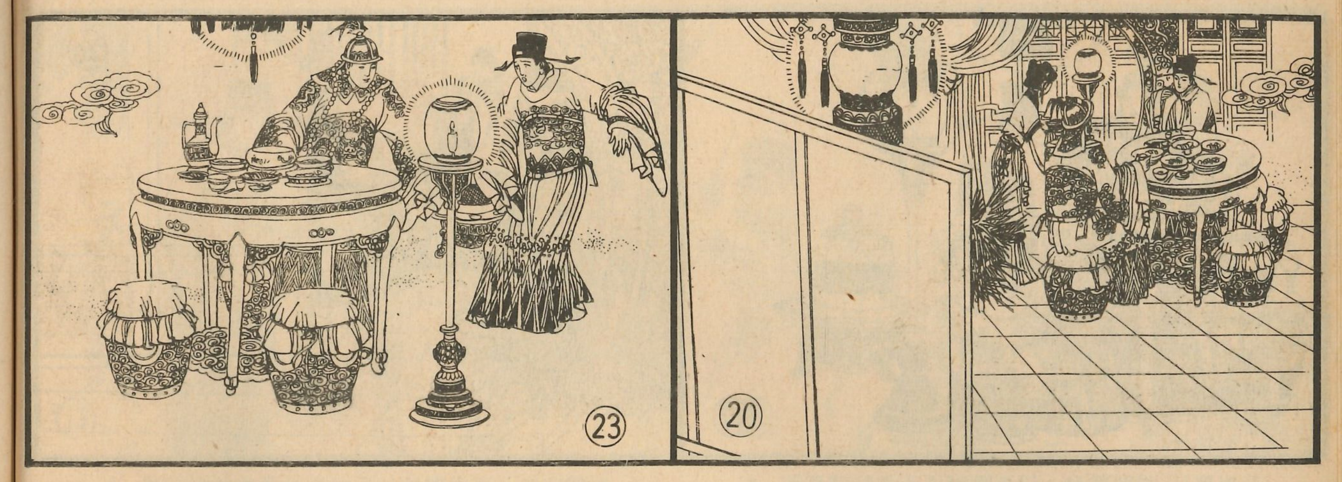


18　成宗笑道：「君臣同榻古來甚多，同榻而暢談國政也有例在前。漢光武帝與隱士嚴子陵就曾共過榻，今日你何不學子陵？爲何推三阻四，辜負朕一片心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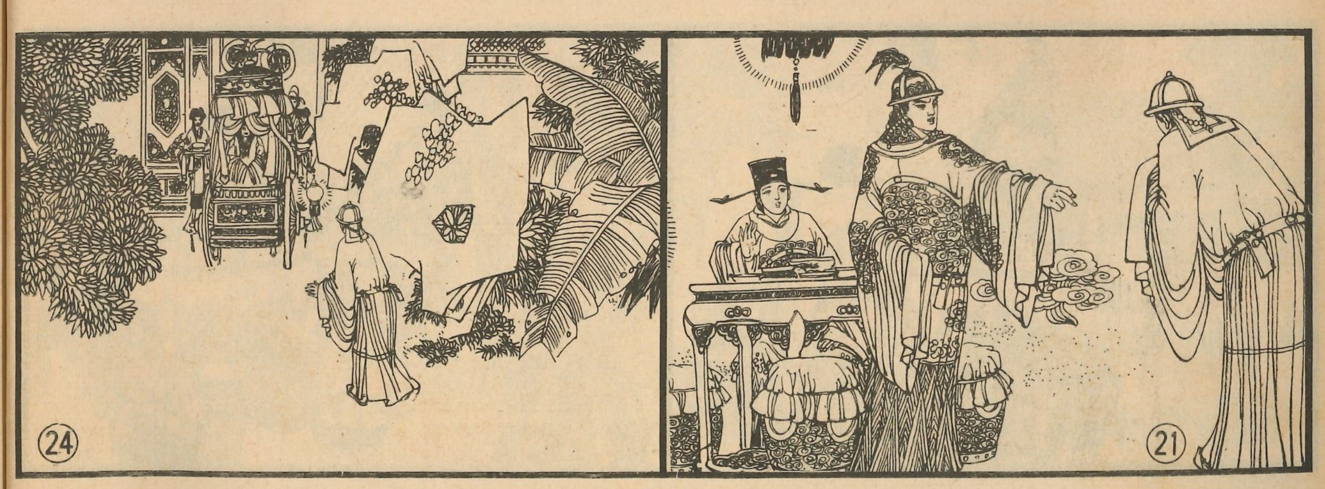
19　孟麗君反駁道：「漢光武帝與嚴子陵同榻是因爲嚴子陵不願做官，屢次逃走，漢光武帝才與他徹夜長談。臣忠心報國，萬歲何必多疑？」成宗却說：「同榻長談有何不可，談不上多疑，難道你逆旨不成？」

22　麗君見此情景，知道插翅也飛不出去了。她立在一旁，眼看太監權昌去傳旨關閉宮門，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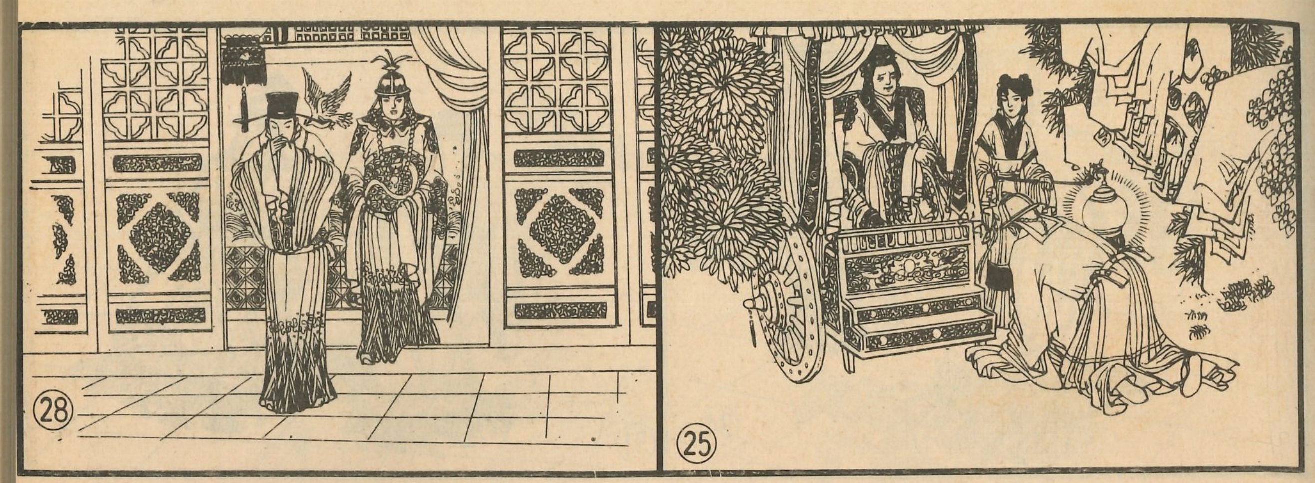
20　麗君見成宗毫不放鬆，衹得說：「通宵長談有傷萬歲龍體，若再君臣同榻，太后定要降罪。更何況女扮男裝一案剛剛過去，若君與臣同榻，定會謠言四起，對君不利啊！」

23　成宗暗自得意，一面喝酒，竟一面用手去拉孟麗君。麗君連忙後退，決定與成宗一死相拼。成宗也不勉強她，照舊喝酒，衹等太監閉龍宮門，收拾寢宮，好去就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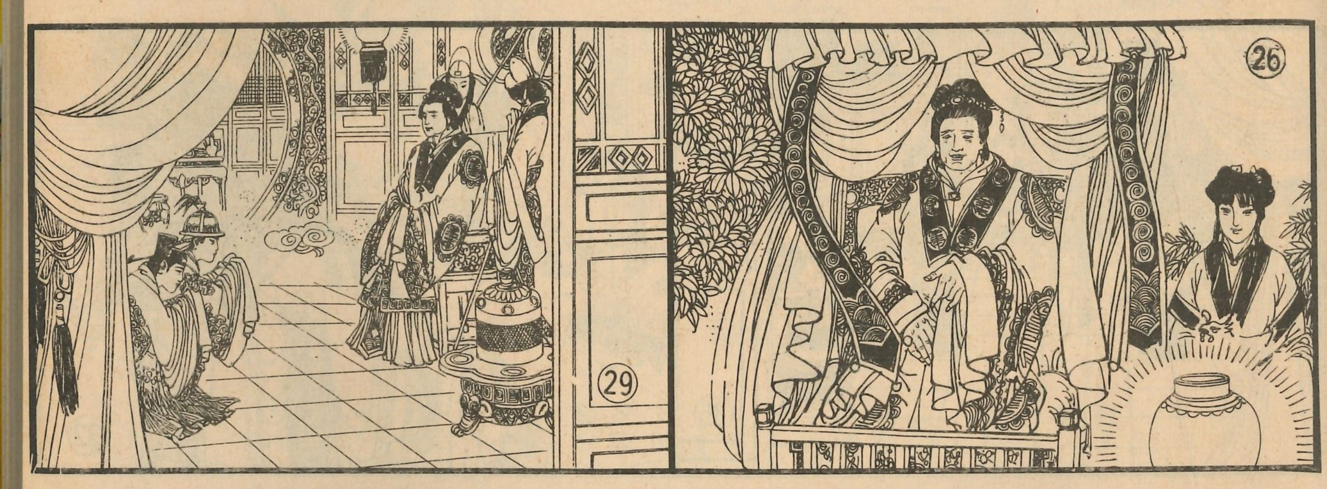
21　成宗哈哈大笑說：「愛卿過慮了，太后降罪我一人承擔。朕確信你是男子才與你同榻，衆人胡說有何妨！」說罷立即喊太監傳旨，各宮閉門。

24　却說老太監前往各宮門傳旨閉門，正走到園內假山石旁，忽見前面來了一乘鳳輦，仔細一看，原來是太后的百壽沉香輦。太后去神仙閣唸佛，現在回宮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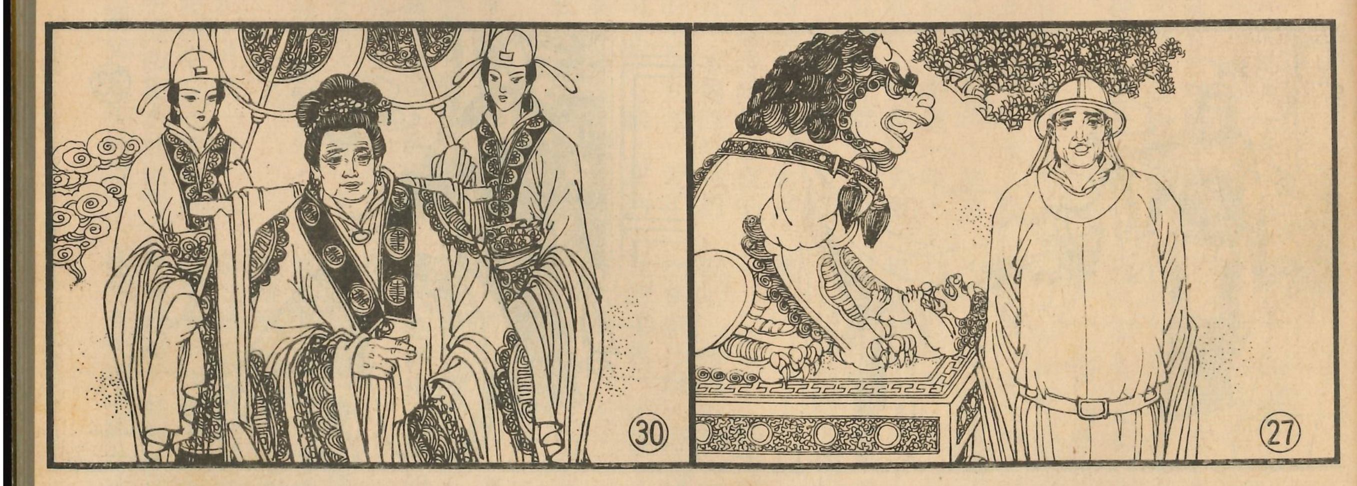
25　權昌躲避不及，趕忙跪下迎接。太后見是老太監在此，很是詫異，問道：「何故在此？」

28　孟麗君一聽太后來了，如同遇上了救星，高興地大叫一聲：「迎接國太千歲！」閃身衝了出來。成宗一聽，嚇得酒全醒了，跟着麗君跑出館外。



26　權昌哪敢撒謊，衹好實話回稟。太后聽說萬歲要和酈明堂通宵飲酒，君臣同榻，大吃一驚。她命權昌帶路去天香館。

29　太后却不理睬他們，下輦徑直走進天香館，衹見館內燈燭輝煌，杯盤狼藉，太后非常生氣，便居中坐下。成宗和麗君慌忙跟了進來，跪在太后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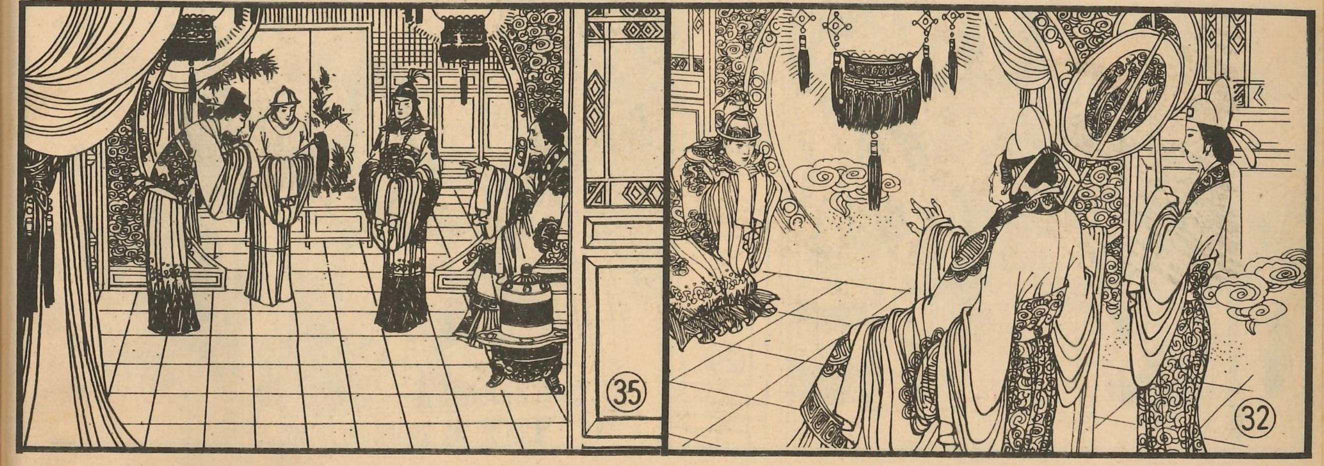


27　權昌知道事情不好，更不知皇上與酈明堂此刻已鬧到什麼地步，越走心裡越急。眼看天香館快到了，他扯開嗓門大叫道：「太后千歲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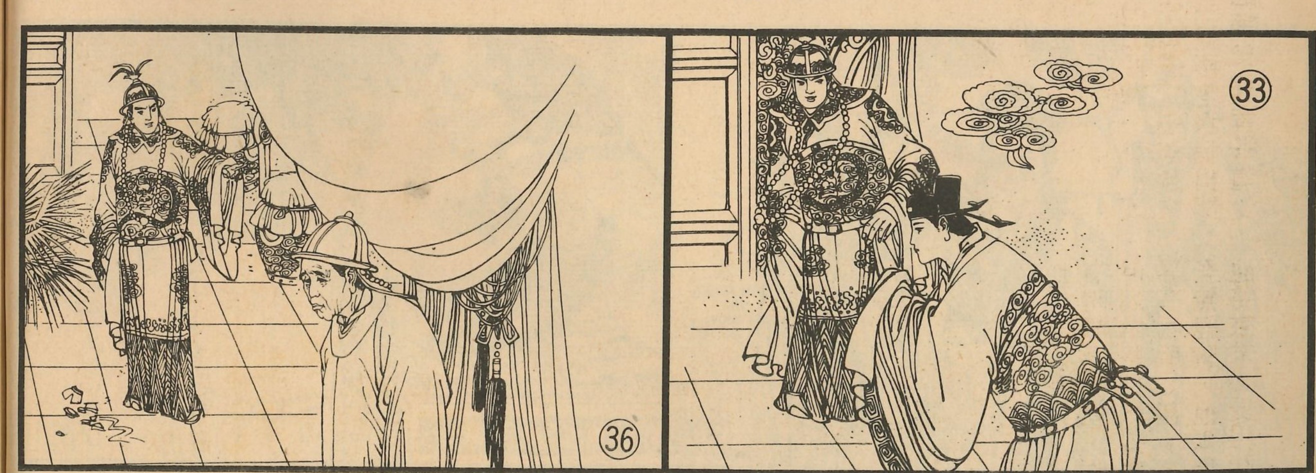
30　太后本想訓斥成宗，又覺酈明堂近來過於驕傲，便斥責道：「酈明堂，現在夜已二更，你身居宰相，不理政務，到此通宵作樂，還要君臣同榻，你可知罪？」



31　麗君不顧一切說道：「寃枉！臣是奉密旨宣召，進宮伴駕遊園。臣並非自願，無奈再三勸諫萬歲歇息，萬歲卻……太后賢明，請察內情。臣自覺無顏爲官，願退職還鄉，求太后另選賢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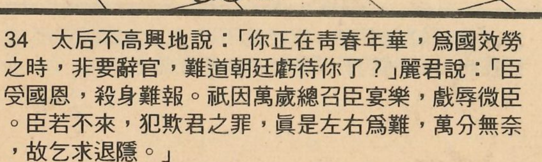


32　太后一聽，知是兒子所逼，便訓斥成宗。成宗卻強辯說酈卿爲國辛勤勞苦，故召他賞花飲酒，以示慰問。太后覺得此話也有道理，便說：「下次不可如此。」



33　麗君見太后對兒子如此輕輕放過，大爲不滿。想到以後成宗仍舊會打她的主意，便又一次拜跪，說道：「臣定要辭職還鄉！」





34　太后不高興地說：「你正在青春年華，爲國效勞之時，非要辭官，難道朝廷虧待你了？」麗君說：「臣受國恩，殺身難報。祇因萬歲總召臣宴樂，戲辱微臣。臣若不來，犯欺君之罪，眞是左右爲難，萬分無奈，故乞求退隱。」

35　太后心裡明白麗君說的是眞話，但她不便在衆人面前訓斥成宗，便對麗君說：「這好辦，祇要你忠心報國，今後萬歲宣召，你可以不來。眞有朝廷大事，我來通知你。」說完命小太監送麗君出宮。

36　太后等麗君走後，怒言訓斥了兒子幾句，亦回宮去了。成宗悶悶不樂回到長樂宮，不問青紅皂白，找來權昌怒罵一通。

待續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江　上　飄・文
可　飛・圖

鐵掌游龍



快劍誅鷹犬　鐵拳鎮江湖

清初，康熙年間的某一年，江北天旱得很厲害，許多人都認爲觸怒了天意，天老爺有意懲罰老百姓，因而到寺廟去求神許願的絡繹不絕，一些貪官與神棍，更是串通一氣，乘機發財。

四川是我國有名的藥材產地，是一個盆地，山多秀奇，物產之豐，亦爲其他許多省所不及，故有「天府之國」的稱謂，可是這一年，同樣受到嚴旱的威脅，只是該省多年積有餘糧，足可以應付荒年，所以比其他省稍好一些而已。

不過有餘糧的僅是富有的大戶人家，普通老百姓還是餓着肚皮的，普天之下均如此，不獨四川爲然，稍有留意歷史的人全知道。荒年是窮人的荒年，卻又是有錢人家的發財年，他們放高利貸，叫窮人子子孫孫替他做牛做馬，世世代代做他們的奴隸了。

過去，中國有段很長很長的日子都是如此，康熙年間也是一樣。

四川民風樸素而慓悍，每遇凶年，被迫爲賊的人總是不少，清初尤甚。就在康熙年間天旱的那一年，便有不少百姓爲生活而搶劫，被迫落草爲寇。

就在那一年的七月初一日，天色微亮，許劍平便如平日一樣起來挑水砍柴，當他手提兩隻水桶出門之際，卻聽得他師父聲音叫道：

「劍平，你過來！」

「是，師父！」許劍平把水桶放下，向師父那邊走過去。意外地發現師父身邊有個女人，這個女人十分陌生，他是第一次見，因而一怔，不知如何稱呼！

「快來見過方大娘，我午後有事下山，你的功夫已經練得不錯了，就是輕功一門還欠火候，而輕功卻非我所長，所以我特別請得方大娘來指點你，你要好好的去學，對方大娘就如對我一樣好了。」

「方大娘，許劍平拜見您老人家。」

「劍平，你要記住，方大娘的輕功，據我所知，只傳過兩個人，你是第三個，得她答應指點你，是你的運氣，此後，你要以師禮尊敬方大娘。」

「是，師父，方大娘，我一定聽你老人家的話。」

方大娘道：「道長，這孩子天賦甚厚，品性又敦厚，眞不錯呢，你怎麼會找到他的，來歷不平凡吧？」

「許劍平在這裡快十五年了，他的爲人我頗爲了解，外圓內方，有時頗爲固執，吃得苦，肯學習，但因爲長期祇對着我一個人，對外界事物所知甚少，因而在應變方面全無經驗，他本性是馴良的，就怕他將來未必受得起外面的引誘。

「他的機智是稍差一點，但記憶力甚强，又肯苦學，常於有空時間將記憶來苦練，所以進境却是不差的，方大娘，妳指點他輕功時，可由基本大處着手，細枝小節由他自己領悟好了，要不是這樣，妳會感到不耐煩的。」

「道長放心，我自有妙法使他速成，你此次下山，所爲何事，不是眞有事吧？」

「確實有事，快則半月，遲則一月，當可回來。」

「我不是問你時間，我是奇怪你過去每次下山總是不聲不響，這一次却打鑼打鼓，還找來一個管家，我懷疑其中另有古怪，只是一時還想不出是什麼事罷了。」

「妳叫劍平帶妳到各處走走吧，我還要收拾點東西，失陪了！」

「你忙你的去吧，但你可別害我才好。」

許劍平看到師父一笑而去，知道他們必然十分熟絡，所以說話隨便，態度也輕鬆，便陪方大娘到各處走走，也不分內外，不存秘密。

方大娘和許劍平兩個人走了一匝回來，已經找不到道長了，只看到他留下一柄劍和劍下壓着的字條。

方大娘一見就說：「他走得這麼匆忙，一定有事，我可能上了他的當。」

「大娘，您說什麼？」

「你先別問，我看看他寫些什麼就知道了。」她拿起那張字條，只見上面寫得簡單：「方大娘，偏勞妳了，天旱乾燥，小心山火，請把劍交劍平，再見！」下面是道人的題名。

方大娘看後，心頭一動，脫口道：「哎呀！我眞是上當了，不知來的是什麼人？他爲什麼又要迴避，是爲什麼？他不是個怕事的人呀！」

許劍平看到那字條，覺得甚爲平常，根本沒提到人，方大娘何以這樣說？他不明白，便提出來問。

方大娘却說：「看你師父走得這麼匆忙，早晚會有人來搗蛋了，你且練一趟劍給我看看吧！」

許劍平見她這麼說，只好拿起劍來，就在室外練了起來。

方大娘細心察看，看完一遍叫他再練一遍，一連叫他練了五遍，他覺得奇怪，但遵命練。第五遍練完之後，方大娘才問：「你知道我爲什麼叫你練許多次的原因嗎？」

「不知道，我正覺奇怪，想發問。」

「第一，我要看看你是否練得純熟，有無破綻。第二，我要看看你的氣力，能支持得多久，第三，我要看看你的耐性，有無煩躁，結果總算不錯，除了稍現破綻之外，耐性與氣力都不錯，只是我有點不明白，你一直都練得很好，何以第十七式『飛蛾撲火』一式却練不好呢？」

許劍平臉色驟紅，心中却暗暗佩服方大娘的眼光銳利，看得這麼清楚，他只好直說，說他不喜歡這一招。

他不是飛蛾，不願撲火，所以把這一招改了！

方大娘笑了，笑他天眞。

方大娘告訴他，什麼「飛星摘斗」、「鷹擊長空」、「金鷄展翅」、「雁落平沙」、「白虹貫日」等都不過是個名稱，「飛蛾撲火」也是一樣，實在無須介意，況且這撲火的飛蛾也沒指定是自己，可能指的是敵人，那又有什麼不好呢？假如不喜歡這個名稱，改爲「飛鳥投林」也未嘗不可。方大娘勸他必須重新把這一招練好，全套招式才能完整，否則，出現破綻便易爲敵人所乘了，那將是不堪設想的。

一頓解釋，解開了許劍平的心頭悶結，高興地再練起那一招式，並且決改名「飛鳥投林」。

自此之後，白天，許劍平一早就挑水砍柴，稍後練劍，飯後巡山，再後靜坐練功、練拳，入黑前晚飯，入黑之後才練輕功。

一連十天都過去了，山中都十分平靜，方大娘也漸漸的鬆懈了防備，但許劍平的夜巡却是依然，他覺得這十天來所學似乎無多用處，不覺得有什麼進展，便想詢問方大娘，後來一想：又怕犯了急躁毛病，便用線香暗暗試驗自己的輕功在這十天之內到底有無進步，他燃着一根線香才去巡山，回來見只燃了一小半，再巡一次，也未燃完全根線香，較之過去，祇巡一次，便燒了這許多，足見已經快了一倍，心中着實高興，把這消息馬上告訴方大娘。

方大娘却說：「你別給線香騙了，有風會燒得快，無風會燒得慢，乾燥天燒得快，潮濕天也會燒得慢些。一根線香的粗、細、長、短也有分別，你不能太相信它，你要相信自己，下了苦功，必有進步。你是比未練時有進步，我看得到，但進步不如你想像中的那麼快，你知道嗎？你剛才因爲要證明自己是否有進步，跑的時候也特別加勁，只顧跑，放鬆了注意四週的環境事物。」

「大娘妳看到我？」

「我一直跟在你背後，你自己不知道吧！」

「啊！」許劍平驚叫起來。他想不到自己竟是如此失察，一點也不知道。

「別胡思亂想了，快歇息，明早起來還要工作呢，歇息不夠，精

神受了影響就幹什麼也沒有勁了。」

這一晚，許劍平回到房去，並沒有好好的歇息，反之，他整晚都在反反覆覆的思索這十日來方大娘所講解的道理，想了又想，有時想通了，感到高興，一下子又想不通了，自己却無法爲自己解答得來。這樣想呀想的，直至天將微亮，他就索性起身，不再歇息了。

早上，方大娘看着許劍平提了兩隻桶去打水，看他來去數十次才注滿兩缸水，那兩隻缸又不算大，這是怎麼回事，難道他只打了半桶水回來？但那又何必呢，白走數十次怎划得來？她心中好奇怪，便躲在一旁偸看，看到他提回來的水明明是滿滿的，但倒進缸裡却極少，她明白了，一定是桶底很淺，載水不多，所以如此，但再想又覺不對，因爲桶底的深淺可以由人決定的，何以許劍平不把它改深？她爲了要明白眞相，決心查個清楚。

後來，她查明白了，原來那水桶是用鐵做的，重得厲害，提着它走山路取水，取水是目的之一，另一個目的是訓練他的體力，她明白了之後。想到許劍平每天要跑上四五十次，倒佩服他的毅力與氣力。因爲她想到，如果由她提着兩隻鐵桶去取水，頭十趟會跑得比他快，十趟一過，速度必減慢了，到得二十趟，可能手疲脚軟，走不動了，但，他經過長期訓練，最後一趟仍走得如開始一樣的快，她就絕對辦不到了，怪不得九鼎道人讚他氣力不錯了，因此對他加深了好感，教得特別有心機，自然也更見成績了。

這一晚是九鼎道人走後的第十三天了，他是初一走的，這一天是十三，月亮出得早，天空清徹無雲，月光遍洒大地，入夜，鳥聲已沉寂，只有蟲聲與疏疏落落的獸叫，總的說來還是靜的。

方大娘面對許劍平，却想起自己的女兒。她暗暗地想：玉華這時該是十八歲了，她還記得，玉華有兩個梨渦很深、很明顯，笑起來的時候，是特別好看，可是她三歲的時候，却突然失了踪，十五年了，不知是死是活，她感到心頭一陣絞疼，眼前爲之一黑，幾乎暈了過去。

許劍平偶然發覺，急忙伸手扶着，道：「大娘，妳怎麼啦？」

方大娘原無大事，不過心有感觸，一時情緒激動罷了，被許劍平一扶一叫，已經完全清醒過來了。

方大娘訕訕地道：「沒什麼，有點倦，我們回去吧。」

「大娘，妳早點歇吧，我巡山……」

「噤聲，有人來了。」方大娘猝然板着他的肩頭，制止他再說下去。可是，他游目掃射，却不見有什麼人影，便怔怔的望着方大娘，只見她目注一個地方，便也循着她所望之處望過去，看了片刻，果然發覺有物體在移動，却還看不出是人，回頭再看方大娘，她的目光却轉移到另一處，臉色十分難看，恨恨地道：「看來是瞿塘五鬼來了，怪不得你師父要離開啦。」

「瞿塘五鬼？大娘，我師父會怕他們？」

「不是怕他們，是不願見他們，你的劍呢？快去拿來，今晚會有一場惡鬥。」

「大娘，他們是衝着我師父來的？」

「不是衝着你師父，難道是衝着我來的不成？」

「大娘，我不是這個意思，我……」

「有話以後再說，快去拿劍來，今後要記住劍不離身，現在快去取劍吧。」

「是，大娘！」許劍平快速的閃了進去，把劍拿了出來，來人已經出現在山頂了。

「劍平，等一會你記住，敵衆我寡，到時可能無法互相照顧，你不用擔心，更不用膽怯，能傷的就傷，能殺的就殺，絕不要留情，知道了嗎？」

「知道，我一定辦到。」

「好，你小心了，跟我來。」

方大娘不待他回答，身子猝然伏下，當上身接近地面一尺左右，足上一撐，身子便平射過去，途中又以手肘一按一推，繼續前行。

這是陸地飛舟，方大娘教過劍平練的，但劍平如何能跟得上？他前後不過學了十三天，學的又不止一樣，因此，他們之間的距離便遠了，使方大娘迫得停下身形來等候他。

就在他們靠在一起時，來人已經迫近了，其中一個凝住不動，喝叫道：「臭牛鼻子，別躲在龜窩裡了，快出來受死吧，你以爲不出來就躲得了嗎？臭牛鼻子，聽到了沒有？出來！」

「老大，他也許睡昏了頭，醒不來啦，我們還是進去吧。」

「大娘，他們是在罵誰？牛鼻子是誰？」許劍平悄悄地問，使方大娘幾乎發笑。

可是一想又難怪，許劍平長年累月和師父在一起，怎麼知道牛鼻子？當下便告訴他，人們尊稱和尚、女尼，便稱他們做大師、師太……也有統稱爲師父，鄙視他們則罵禿驢，或者是賊禿，尊稱道士爲道長、仙長，鄙視他們則罵爲雜毛，或牛鼻子。

許劍平一聽，得知對方原來是

罵他師父，於是氣極了，一躍而出，怒喝道：「你們是什麼東西？敢罵我師父。」

「嗯，眞想不到，原來老牛鼻子養了個小牛鼻子呢，嗯，小牛鼻子，你那老牛鼻子師父病了？死了？爬不起來，是不是？」

「你是什麼人？這樣無禮！」

「問他作甚麼？宰了他就是啦。」

「老三，你動手吧，這樣一個傻小子，沒勁兒，我不幹。」老二說。

「小牛鼻子，我是瞿塘五鬼中排行第三，姓焦名漁，綽號孤寒鬼，你記住了，到閻王殿上去告我吧，看招！」他朝許劍平一面走過去，一面說。

當雙方距離在三丈左右才猝然搶攻疾撲，雖曾出聲招呼，亦屬暗襲，方大娘躱在暗處偷看，見狀大驚，脫口叫出一句「劍平小心！」已驚動了其他四鬼，自己露了身形，立即被四鬼包圍住了。

許劍平十分鎭定，也許是給嚇呆了，他站在那兒一動也不動，連劍也沒有拔出來，只是目光如電的注射在對方臉上身上，等他撲近的時候，才一側上身，不向後退，更向前撲，氣勢迫人的劈出一掌，似要與對方拚命，不惜兩敗俱傷。

老三手中有刀，佔了便宜，但他不願受傷，更不肯拚死，他給對方的氣勢所懾，臨時撤招迴避，處在下風。

但是許劍平不肯甘休，一掌仍然劈下，老三被迫用手去擋。「砰」一聲與老三的慘叫聲同時發出，他的叫聲震動了各人的心弦。

「老三，你怎麼啦！」老四飛身過去查看，發現老三倒在地下打滾，正順着山勢向下滾，老四急忙把他扶住，駭叫起來：「三哥，你的手……」

焦漁的手怎麼了，折斷了，雖未離開身體，筋骨已斷，擧不起，抬不起了，血正由傷處不停地滾了出來。

月光下，黑色的血染了一身，十分恐怖，所以老四情不自禁的駭叫起來。

許劍平從未正式與人交過手，生怕吃虧，又恨對方辱罵他師父，所以出手很重，一招得手之後，氣勢更盛，見老四拯救老三，便兩眼冒火，運掌再向老四進攻，老四此時正背向許劍平，發覺勁風，急忙斜退，及至見他只是空手，便膽壯了二分，也運掌迎擊，老三原已痛得發昏的，此時恰正張開眼皮，一見之下，心頭便閃過自己早先受那一掌的一幕，一急之下，大叫：

「四弟小心！」

老四一時分神，雙掌已經接實了，老四的慘叫聲又傳了過來，手腕折斷了，指、掌血肉模糊，較骨脫臼了，痛徹心脾，已經失去戰鬥能力，許劍平一言不發，追擊過去。

老四拚命逃竄，老三便遭了殃，自己到閻王殿上去報到了。

老二的功力僅次於老大，却高出老三、老四，老大見老三、老四兩個都傷得那麼重，又傷在一個不知名的後生小子之手，便着老二去查個究竟。

老二於是提刀上前，對許劍平大喝道：「臭小子，你是牛鼻子的什麼人？快說。」

「看招！」許劍平原是面對老二的，目光一瞥，看到老四在替自己紮傷口，心念一轉，身子也隨之轉了，一點足，疾撲老四，老四以爲老二保護他，可以無憂了，怎料到會有此突然變化，所以，在毫無防備之下，老二也料不及此，阻攔不住，結果，老四也追隨老三到閻王殿上去報到了。

「臭小子，你這算是什麼，一聲不響就向受傷的人偷襲，你這作法簡直……哎呀！我操你的奶奶的！」老二話未說完，許劍平已經向他發出攻擊了。

許劍平毫無打鬥經驗，亦不懂得江湖規矩，他的一套打法是自創的，根本不受任何限制，他見有機可乘便馬上動手出招，至於是否合乎江湖規矩，他是不理了。

老二見他一聲不響便進攻，迴避了一招之後便罵道：「你這算什麼？想偷襲嗎？」

「不錯，我是要偷襲！」許劍平坦然承認，使老二爲之愕然。

「你一聲不響，多麼卑鄙！你……」

「你們不是也來偷襲嗎？你們不是更卑鄙？你們也沒出聲！」

老二被問得啞口無言，惱羞成怒，振臂掄刀，大叫道：「大哥，這小子把老三、老四都殺了。」

「老二，你小心了，這婆娘十分扎手，我們不能幫你了。」

「哎呀！」老五的左手挨了一劍，受了輕傷，驚叫了起來。

老大馬上挺進，接下了方大娘的攻勢，老五中招之後，鬥志大減，決心去幫老二鬥許劍平了。

「大哥，你放心，來之前，我已暗中放了聲氣給蘇禿子，他們大約也要來了，今晚，我們非要踏平了這九頂山不可。」

「好呀！你們要踏平了九頂山，我要殺盡你們這些狗賊！」許劍平使開手刀，兩手本來無刀，却似兩柄看不見的刀，每一手刀都是鋒銳的一刀，老二的刀法本來是相當高明，居瞿塘五鬼次席，在川東一帶，聲名正盛，就是在黑道上他這

一套「奪魂刀」也頗有名堂，他憑着這一套刀法，曾經敗過多少成名人物，以爲可以輕易收拾得了許劍平的，及至交上手，他才知道遇上了罕見的勁敵，暗暗膽怯。

方大娘這時在另一邊發問：「劍平，你怎樣了？能支持得來嗎？」

「大娘請放心，他再多來兩個，我也不在乎！你聽……着！」許劍平一聲斷喝，老五已經喪膽，「哎呀」驚叫，回頭急退，老大誤會他又受了傷，急問：「老二，老五怎麼了？」

「老五？他詐死了！」老二氣忿地踢了老五一脚，但他自己已分神說話，却被許劍平側身切入，左手一攔一撥，把老二的刀封出了門外，然後以大斧劈山之勢猛下殺手，一掌劈向老二胸膛，老二用左手橫擋，手肘也給劈斷了，胸前仍然受到巨大的壓力，帶着悽慘的狂叫，倒退出幾步，終於摔倒在地上，一連吐了幾口血，暈死當場，老五原是尾隨着許劍平的，要進行偷襲的，竟給嚇得呆了，連老大也不顧，狂奔下山逃命去了。

老二死了，老五逃了，許劍平空出了身子，風一般的撲向老大，老大連對付方大娘也難以支持，怎能再受得起許劍平的夾擊？他不待許劍平衝到，便先行逃去，狠狽得連門面話也沒說出一句。

許劍平還要追趕，方大娘把他截住了，他問：「爲什麼不追，讓他逃去？」

「這是你師父的意思，等一會，我再告訴你。」

「是師父的意思？師父幾時說過？」

「他沒有說，但確是他的意思。」

「我不明白。」

「等一會兒你知道內情，就明白了，嗯！你已殺了三個敵人，很疲乏了嗎？」

「不！我一點也不疲乏，我只想知道，師父爲什麼要放走了他？」

「說起來，已經是幾十年前的事了，那時你師父還未出家，長得一表人材，很得女孩子歡心，其中有一個女子，更對你師父着了迷，你師父對她也有好感。

「但他的父母和哥哥反對，不但不答應婚事，而且更禁止他們來往，你師父當時年少氣盛，什麼也不怕，去找他們理論，結果給打了一頓，幸得好朋友聽聞消息，把他救了出來。

「第二天，就聽得那個女子自殺了，你師父本來要報仇的，看在那女子份上，願意放棄成見，但對方却把女兒的死，說是受了你師父所害，師父不願再談這仇怨事，於是便出家了，當了道士。劍平，你知道那個女子是誰嗎？她就是老大楊火金的妹妹，你師父大約已經知道他會來了，所以避開，讓我和你對付他，現在，你明白了嗎？」

「原來有這許多故事，我現在總算是明白了！不過，方大娘，我如果再碰上了老大，我不會放過他。」

「他的武功實在不錯，你要小心。」

「我知道，我對什麼人都會小心。」

「這很對，小心駛得萬年船，小心總是……朋友是那一位？請出來吧！」

「妳是誰？我是來找九鼎道人，我未聽說過九鼎道人有家眷的。」

「住口，狗口長不出象牙，你說話也要檢點些，須知這是九頂山，不是你猖狂的地方！」方大娘凜然的斥責對方，可說是義正詞嚴，落地有聲，但對方聽了却嘿嘿地笑，十分放肆地說：「妳說得眞有意思，可惜找錯了對象，難起作用，告訴妳，別說是九鼎道人不在，他就是在這裡，也得任我愛說什麼就說什麼，未必敢說半個不字，妳是他的什麼人？敢來管我的閒事，干涉我說話。」

「放肆！劍平，你去看看，他是什麼人，敢對我如此無禮？」

「是！」初生之犢不畏虎，許劍平說去就去，直走到對方面前，道：「你是誰？來幹什麼？快說。」

許劍平一派孩子的口胳，氣得對方直瞪眼睛，伸手就要打許劍平的耳光，許劍平如何肯讓他得逞？一低頭，手一揚，一手直劈對方丹田，有方大娘撐腰，他什麼也不怕了，出手狠辣，對方一掌打出，原來用全力，化招容易，立即化掌爲抓，一爪向許劍平手腕。

許劍平並不迴避，讓對方抓着一扯，便借一扯之力撲出更快，一掌擊在對方小腹，同時掙脫右手，反跳出了丈外。

許劍平撫着手腕，感到一陣火炙的痛辣滋味，心下大爲一驚，怎知道對方比他更爲吃驚，首先是抓住了許劍平的手腕，竟然被掙脫，這是意料不到的。其次是小腹中了一拳，居然甚爲痛楚，他自己知道，他已經是練到了不易受傷受痛的境界，假如對方年紀相約，有數十年深厚功力，自己受傷覺疼，還不出奇，但對方只有二十左右，居然也能擊得他隱隱作痛，這就絕不簡單了，因此，他凝神注意許劍平，道：「你到底是九鼎道人的什麼人？九鼎道人在那裡？怎麼不出來見我？」

「我師父下山去了，你找我師父有什麼事？對我和方大娘說好了。」

「你是九鼎道人的門人？很不錯呀，九鼎道人調教出來的你這個徒弟，很不錯，他不在，我走了，他回來時，你對他說，南山杉找過他就是了。」

「咦！你是南山杉散人？我還道你是蘇禿子呢？剛才多多得罪，」方大娘向南山杉道歉。

南山杉呵呵大笑道：「這可怪了，好好的一棵南山杉，怎會變成了蘇禿子，方大娘，此話怎麼說？」

「說來話長，你不嫌，請聽我道來！」方大娘便把早先發生過的事略說個大概，南山杉了然於胸，道：「這麼樣，倒是我的不是了，如果我一現身就說個明白，你不會有此誤會了，方大娘，我也向妳道歉！」他朝方大娘深深一禮，然後告辭了。

南山杉走後，方大娘指點許劍平把三個死者埋了，剛告一段落，又發現兩個人飛跑上山來。

方大娘提起眞氣喝問來人：「來者何人？請示貴姓大名？」

來人陡然止步，道：「川南蘇元濤，花正紅，有事要找九鼎道人。」

方大娘道：「九鼎道長不在山中，下山去了，請改日再來吧！」

「我們不遠千里而來，一面未見，怎能就去？你說道長不在，也得有了證據，總不成憑妳一句話，我們就徒勞無功的往返了。」

「這麼說，你們是不肯走了，一定要等九鼎道人，是不是？」

「正是。」

「你會來，道長也會走，你怎麼不先打個招呼？這貿貿然而來，怎怪得道長不在？」

「妳少嚕嗦，我自然有主張，他在也好，不在也好，我都要來。」

「這麼說你是另有目的？爲什麼？」

「妳別急，等一會兒月到中天，自然會有人來告訴妳。」

「嗯，你原來是約了幫手的，這就不簡單了。」轉頭對許劍平道：「劍平，他們是來找你師父的，把他們留下吧！」

「是。」許劍平朝蘇元濤走過去，繞到他背後，似要斷了他的後路。

「蘇元濤，但願你們不是約了瞿塘五鬼就好了。」

「你怎知道？他們來過了？」

「來過了。」

「都來過了？」

「都來過了。」

「他們呢？怎麼不見了？」

「老的、少的都跑了。」

「老的，少的，你是說，老大同老五都跑了？還有老二、老三、老四他們呢？他們在那裡？」

「他們都給留下了。」

「留下了？這是什麼意思？」

「你要見他們？」

「他們在那裡？」

「劍平，帶他去見見他們。」

「是。」許劍平朗聲回答，然後向蘇元濤招招手，道：「跟我來。」

蘇元濤和花正紅兩人滿懷鬼胎的跟着許劍平走，一邊走一邊問，許劍平祇是不答，默默地走，到了另一個地方，便停下來向地下一指道：「都在這兒了，要看你們自己動手吧！」

蘇元濤他們吃了一驚，心頭凜然，一股冷氣直由心底下透向上升，直抵喉頭，以致他牙關也僵了，連話也難以說得出口了。

許劍平這話可眞不假，若是眞的，對蘇元濤、花正紅兩人來說，倒是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但若說是假的，那山地確是剛剛動過土的，看來不會是假的，問題是埋的是否眞是瞿塘五鬼中的三鬼，五鬼的武功瞞不過蘇元濤，假如三鬼全死在這裡，則九鼎道人不在之說，諒不會是眞的，否則就必然另有高人相助，才能盡殲三鬼，蘇元濤站在這新墳之前沉思有頃，目光落到許劍平身上，心頭一亮，便猝然伸手抓向許劍平，想抓住他，逼他說出眞話，怎知一招「游龍探爪」發出。

只覺人影一晃，已失許劍平所在，同時發覺一縷寒氣來自腦後，心知必是許劍平所爲，也不放在心上，捏正時刻，突然旋過身子，拍出一掌，硬接來招，這時雙方相隔甚近，又一齊出手，當然便會接實。

於是兩掌一交，許劍平踏前一步，另一掌又已發出去了。

但是，蘇元濤就沒有這麼幸運了，他接實了一掌，突覺如被亂刀切割般，整隻手都似折斷了，痛得湧出眼淚，手臂軟綿綿的垂下，再也抬不起來，傷得極重，一連退了幾步，身形未穩，敵招又到，迴避困難，招架也不易，怎辦？他一急，便索性倒向地下，由斜坡直滾下山去，花正紅見狀，連攔阻也不敢，急忙追了下去，扶起蘇元濤，疾向山下狂奔，頭也不敢回望一下。

許劍平護守師門，力挫强敵，一夜之間連敗數敵，並殺三鬼，這消息很快就在江湖上傳了開去。

但是，許劍平是怎麼樣一個人，大家都未見過，但許劍平這個名，知道的人就多了，而且，正如其他傳聞一樣，加鹽加醋，把劍平說成了一個能飛天遁地、刀槍不入的奇男子。

九頂山在四川中部稍爲偏北，甚高，有四千多尺高，比著名的峨嵋山還要高出近兩千尺。

峨嵋只有三千零三十五尺，九頂山則有四千九百四十六尺，山高林密，獸兇鳥雜，種類甚多，但山頂靠南方面，却有一幅頗大的草坪，且岩洞乾燥，全無霉臭之氣味，又有山泉，雖然天旱，對這古木蔽天的高山，却是影响甚微，九鼎道人在此已有二十年以上了，他每年添置，長久經營，岩中佈置用品，足供生活無缺，所以他此次下山，去得十分放心。

許劍平嚇退了蘇元濤之後，方大娘也來到了他身邊了，她讚道：「劍平，你的功夫比我想像中的更好，我眞替你開心，你師父將來得知之後，一定也感到高興。不過，有一點我必須提醒你，你今後要注意學習束勁了，你放是有了，但仍未能收，因爲我們對手當中，固有死有餘辜、不必惋惜之人，但也有罪不致死，只是輕懲薄戒就可以放過，讓其改過自新的人，你若果能放不能收，一招發出，若非重傷就是死亡，則未免變得過於兇殘，受人詬病了。因此，你要練到收放隨意，要重則重，要輕則輕，甚至發出重招，用上眞勁了，一經發覺對方是好人，只是誤會，也能把發出的眞勁凝住不動不吐，硬收了回來，這樣才算是初步成功，要是只如現在這樣，一定會造成許多無辜人士傷亡！」

許劍平凝神傾聽，却反問如何才能達到能收放自如。方大娘叫他別急，她自然會指點他。

兩個人的心情都十分愉快，忘了歇息，也忘了疲倦，心中只覺得興奮，他們的感情，也漸漸接近似母子的感情了。

月亮影子已經斜向東方了，方大娘說道：「午夜了，快去巡視一趟山去，今晚已經來了三撥人，兩幫敵人，一個朋友，大約不會再有第四撥人來了吧？你去巡山，順便洗個澡回來吧，我替你弄點食的，鬧了半夜，該有點餓了。」

「大娘，不必勞煩了，我不餓。」

「眞的不餓？等一會兒我吃，你不吃？」

「是有一點點餓，却不礙事的。」

「好了，我知道了，快去吧，要小心，可能還會藏着敵人，小心點。」

「是，大娘，我去啦。」

方大娘看他背影一眼，滿意地笑了。

此後一連數天都過得很平靜，九鼎道人已經離開了二十天了，還沒回來，也沒有半點消息帶回來，方大娘雖然對他的武功底細知得甚詳，但還是有點擔心，反而許劍平處之泰然，一點也無牽掛，方大娘故意提起，他說：「師父說過一個月回來的，現在還未夠一個月，自然未回。」

「我知道，但是他會不會碰上什麼問題，有什麼危險，你不擔心？」

「不！師父不會有危險的。」

許劍平對師父信心十足，看事物直覺，方大娘倒有點擔心了。

她眞希望九鼎道人早日回來，她好帶領許劍平到江湖上去走動走動，也好使他增廣見聞，將來單獨行走時，才不致毫無經驗，中人奸謀。但九鼎道人沒有回來，她自然不便和許劍平離開九頂山。

轉眼又過了十天，九鼎道人離山一個月了，仍無音訊，不知所在，許劍平會奇怪地問：「師父說過一個月就回來的，已經一個月了，怎麼還不回來？不會再多過一個月才回來吧？」

「我看不會，他是一個很守時的人。」方大娘口中如此之說，是安慰許劍平，心中却是七上八下，惴惴不安，無限憂慮。

一日午後，有個漢子找上九頂山要見方大娘報訊，說九鼎道人在湖北襄陽范家莊，因爲有個强敵要侵犯范家莊，事爲九鼎道人所悉，便挺身而出要助范家莊一臂之力，跟來犯者一拚，對方探知這個消息，不敢輕舉妄動，又再邀約高手，索性挑明了，要約九鼎道人於中秋之夜，到石積山一決雌雄，聲言雙方可以邀請朋友助拳，九鼎道人要在石積山決戰，將生死置之度外，便一口答允了。

現在相距只有半月不到的時間，雙方當已十分緊張邀約朋友，九鼎道人不想連累朋友，但對方人數甚多，爲此，范莊主怕九鼎道人衆寡難敵，便代爲邀約一些人，可惜高手不多，恐無濟於事，後來得知方大娘留守九頂山，所以派他前來報訊，並希望方大娘助以一臂之力。

方大娘與許劍平得悉內情，自然不會拒絕，更因時日已近，只草草整頓一下，便同許劍平一同下山，直奔襄陽。

方大娘決定，如果有時間，就先到范家莊，否則，就直奔向石積山去。

石積山並不算高，却地如其名，石甚多，嶙峋怪石尤多，方大娘擔心遲到，行程甚速，許劍平心切助恩師，心情更緊張，根本不會想到辛苦上面去，因此，他只走了一天，他就問：「大娘，還要走多久才到？眞能在中秋前趕到嗎？」

「會趕到的，大不了我們少睡

點，儘會趕到的。」

「好，我們就儘量少睡幾晚好了。」

「那又不必，我們的精神氣力也要緊呀，要是趕到了，却無氣無力，又有什麼用？」

「對，我們要留點氣力，大娘，我一切聽妳的。」

「對呀，這就是了。」

一連走了好幾天，已到初十了，還有五天時光，便是九鼎道人與人約鬥之期了，方大娘比較放心了，因爲行程超出她的要求，看來中秋前夕，便可以到達石積山了。

又走了一天，方大娘決定直往石積山，免得先到范家莊，又要引起敵人的注意，這個決定，許劍平當然不會反對，報訊的以日程短促，他先回去報告莊主，免致掛念，便向方大娘告辭了。

他走後半天，許劍平突然問：「大娘，妳過去認識這個人？他的話眞可靠嗎？」

方大娘聽得心頭一凜，暗叫慚愧，她一直對人對事都十分細心，何以這一次如此大意，對方只幾句話就把她引了出來。她有點後悔，她明白，這完全由於她關心九鼎道人之故，俗語說：事不關己，已不留心，關心則亂，自己就犯了這個毛病，她關心着九鼎道人，得悉他身處危境已感心頭不安，方寸大亂，只想到他的安危，沒有好好的考慮其他，這就下山了。

她此刻給許劍平提醒了，注意了，第一：九鼎道人何以會到襄陽？以他過去的性子，他只會暗中行事，怎會到范家莊去？他和范家莊有什麼特殊關係？這都是方大娘此刻所想到的，她想，假如當時問個詳細，就知道眞假了。

但她又想：不會是假吧，他爲什麼要騙我，有什麼目的？深入的想一下，突然心寒了，脫口問許劍平道：「你怎麼會這樣問？你看出什麼不對？」

「也沒看到什麼，我就是覺得他不順眼，不似是個好人！」

「唔！讓我想想！」方大娘細想，她首先想到的是許劍平的感覺，許劍平沒有處世經驗，一切都是直覺的，他的感覺比有經驗的更可靠，他既然有此感覺，就值得重視，同時，她也想起了一些小節，不想是沒什麼，一經細想，確也認爲有問題，因此，她改變了主意，先到范家莊，並且暗中到訪范家莊。

方大娘不愧是個老江湖，一經發覺事情可疑，便即作出決定，馬上行動，她略爲把自己與許劍平都化裝了，便變了一老一少兩個男人，而且，驟眼看來，許劍平也和原來不一樣了，許劍平問爲什麼這樣裝扮，她說，恐對方眞個是另有詭計，然後暗中派人跟踪，所以要改頭換面，瞞過對方。

方大娘和許劍平日夜趕路，自料可以趕在對方前頭，到了范家莊附近，便找個地方住了下來，安頓馬匹，先向人打聽范家莊莊主的爲人，然後，再夜入范家莊。

范家莊佔地不算多，屋子建築都十分堅固，圍墻太高，全用大麻石砌成，堅固得很，墻內有相當空闊的空地，過了空地才到房子，但要通過這空地可不容易，因爲有人監視，不易通過，方大娘一看這情形心就焦急了。

二更已經打响，正是時候了，突然有一條人影閃過去，立即有人自暗處發出暗器，更有人呼喝：

「誰？站住！」

「站住，瞎你的狗眼，連我也認不出來了嗎？」

方大娘一聽那聲音很熟，馬上思索是什麼人，還未想到，便聽得有人似道歉的說：「原來是焦二爺，對不起，二爺白天不是來過？怎麼晚上又來了？」

「有事就來啦，成不成？」

「二爺，你還不是要我好看？只要你二爺高興，一日來多少次都行，莊主一樣歡迎，二爺你請吧！」

焦二爺走了，那個人開始咒罵焦二爺水鬼陞城隍了之後就忘了本，不把昔日的朋友看在眼內，反諸多挑剔，方大娘聽得對方姓焦，又是第二，倒想起了一個人，心頭一動，暗道：「莫非他也到了？這麼快？」

方大娘見時機已迫，不能不冒險，便悄悄對許劍平說了幾句話，然後打出兩枚石子，附近的一株樹立即發出聲响，連宿鳥也驚動了，守衛的都循聲仰望，方大娘與許劍平馬上施展「陸地行舟」身法，身子貼地而去，居然瞞過了負責監視的守衛，溜進了屋內。

方大娘憑自己的經驗判斷，選定目標，直朝目標方向前去。

許劍平對這樣行動，聽是聽過不少，看也看過，但是親身體驗的還是第一次，因而他感到新鮮驚奇，也只有跟方大娘的話去做，他是無法提出意見。

方大娘把許劍平安置在一個地方，低聲囑咐了幾句話之後，便獨自走到另一邊，互相分了開來，監視對方。

方大娘蛇行鼠伏，終於來到了莊主的小客廳對面，由紗窗中可以看到對面幾個人影，但聽不到他們說些什麼。方大娘是不滿足的，於是再向小客廳走了過去。伏在瓦面上細聽，這一回她聽到了聲音了，可惜不知道這是誰說的，因爲她看不到人家。

方大娘聽了一會，把心一橫，暗自想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且冒一冒險。

方大娘眞是藝高人膽大，竟然不怕房中人發覺，以「倒掛金鈎」一式，身子倒垂，足尖鈎着簷邊，向下望進小廳去。

廳中坐着四個人位置未變，方大娘耳聽目睹，斷定那個子較矮的，腰部較粗的，是范家莊莊主，那個較爲高瘦的是焦老二。

另兩個一個是莫華，一個是龍添壽，這兩個人的身份，似乎是龍添壽最具權威，他的話可以決定一切，連范莊主也要聽從。

莫華是龍添壽的人，功力當然以他最高。方大娘似乎曾經見過這個人，却又一時記不起來。

他們四個人不知道外面有人偷襲，所以說話毫不掩飾，已到肆無忌憚的地步了，因此，方大娘聽得又氣急、又心驚，若非自己識破詭計，後果實在不堪設想了。

范莊主說：「龍爺，我做到這裡已經仁至義盡，無法再做了，再做下去，不但我有危險，只怕對龍爺有所不便了。」

「爲什麼？」龍添壽拂然不悅：「你這算是威脅還是卸責？」

「龍爺不要生氣，我說的是實情。」

「你說吧。」

「龍爺知道我幾十年都甚少出門，結交的朋友也不多，與人無仇無怨，何以要捲進這漩渦？我就是不說，人家也能查得出來，我若是給查明白了，自然就會對龍爺有所不便。」

「可是你已約了人家到石積山，人家還能放過你？」

「這個有所不同，我……」

「有什麼不同？你說！」

「到時我可以推說全不知道，范家莊裡沒有沙志榮這個人，他們可以自己去查，范家莊從來少與江湖人物來往，他也可以去查，查不到，自然是別人嫁的禍，我怎能負責？」

「你以爲他們相信你的話？」

「當然不相信，但他們會相信其他的人說的話，他們會從其他人的話了解范家莊，相信我不是一個壞人。」

「你比一頭狐狸還狡獪。」

范莊主道：「那是說，龍爺同意我幹到這裡爲止了？」

「不！我要考慮。」

「石積山那裡可有消息？實力如何？眞可靠嗎？」

「當然可靠，只要姓方的踏足石積山，保證她下不了山，將來，九鼎道人也會被人用餌釣上山去。」

「我就怕你的人未必眞能有此手段，連沙志榮我也不能相信。」

「你太多疑了，莊主你也該歇歇息了。」頭一動，莫華立即上前，范莊主嚇得面無人色噗的跪了下去，道：「龍爺，我已經照你的話做了，你就饒了我吧，你龍爺行行好。」

「少廢話！你不是說祇能到此了？你不是說將來對我不方便？我多謝你提醒我，現在，范家莊這個地方很是不錯，我會另外選一個人出來當莊主，你放心，他仍然是范莊主，不會變的。」

說着輕鬆的話，突然沉聲道：「動手！還等什麼？」

「是。」

「哎呀！」

莫華剛要動手，龍添壽突然大叫，撫着腿、彎着腰。

莫華不知發生了什麼事，來不及殺范莊主，先照顧龍添壽，但龍添壽却說：「姓焦的，別放過他。」

龍添壽以爲焦老二出手傷了他，因爲焦老二是屬於范莊主的人。

焦老二這時正扯着范莊主不讓他走，因爲他發現龍添壽的身份比莊主更高，他希望以出賣范莊主爲禮物，投靠龍添壽。

因此，范莊主說他也有危險，勸他走，他非但不信，更扯着范莊主不讓他走。

怎料龍添壽却懷疑是他傷了他的，要收拾他，他這時才知道打錯了算盤，急急向外逃走。可惜已經遲了，給莫華追上了。於是，兩個就鬥了起來。

范莊主本來是可以趁此機會逃走的。但莫華、焦老二兩個人打架擋住了門口，他是無法出去，一急之下，搬了一張椅子，便想爬窗逃走了。

「莫華，截住他，他要逃啦！」

「龍爺可請放心，他跑不了！」

一揚手，打出一件東西，范莊主應聲倒地，哇哇叫疼，龍添壽心中一奇，却意外地由窗外竄進來一人，落在龍添壽身邊，安慰他道：「龍爺放心，我來保護你。」

龍添壽聽來人這樣說，稍爲安心了，便問道：「你是那一位？」

「我姓閻排行第二。」

「哦，原來是閻二爺。」

「不錯，我是閻羅王的弟弟閻老二！」

「嗯！你！你！莫華，快來，刺客……」

「不要怕，我來對付他！」莫華此時正好一拳擊倒了焦老二，打得他手也斷了，腿也傷了，可以抽身援救龍添壽了。

但是，龍添壽却阻止他走近來，因爲龍添壽已經落在來人之手，頸上被架一刀，隨時有生命危險，如何還敢叫莫華走近來。

莫華呆站在丈外，無計可施，便說：「你這算什麼？有種的就跟我單打獨鬥一場。」

「我不是英雄，你是，你們的話我全聽到了，你們那麼做法，要誘騙姓方的去石積山，想釣九鼎道人，這就算得是英雄行爲？哼！少跟我來這一套，還是老實的說吧，你們爲什麼要害姓方的？他是什麼人？和你們有什麼仇怨？說得明白，我認爲有理，當然放過你們，說不定還能幫你一個忙，否則，你想騙我，給我查出眞相，就一個也別想再活，聽到了嗎？說吧，姓龍的，你先說。」

「你要什麼？說好了，要銀兩，要珠寶，要土地都有得商量，你說吧！」龍添壽不答方大娘的話，反過來問方大娘。

方大娘冷冷一笑，道：「廢話，要錢，要珠寶，要土地，我何必向你要？我殺了你，全是我的了，何必要你給，快回答我的話。」

龍添壽見范莊主已被點了暈穴，便大放荒唐之話，亂說一通，惹得方大娘生氣了，一掌打得臉上出現鮮紅的掌印，痛得他大叫，被迫一揚手，便再來一聲慘叫。

原來莫華見主人側身，使方大娘突出了屛障，立即發出了一枚暗器，怎料方大娘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抓起龍添壽的手腕，立即就用他的手掌去接過這一枚暗器，於是，他中了一鏢，痛徹心脾，如何能忍受得住不叫，倒是方大娘却笑了。

在此情形之下，龍添壽祇好避重就輕地述說了一部份了，但是，他所說的是未能滿足方大娘的要求，所以仍然迫着他說。

龍添壽慘然的問：「你到底是什麼人？爲什麼要知道這些？」

「你要知道我是誰嗎？」方大娘轉臉望向窗外叫道：「劍平，你在幹什麼？別給任何人逃出去，小心他的暗器，知道嗎？」

「方大娘，我知道，他逃不了的。」聲音由瓦面上傳下來，不但證實了外面有人，而且，也揭出了她與他的身份，龍添壽早就知道方大娘與許劍平這兩個人了，但不知道他們何以沒去石積山，却來了范家莊。

龍添壽也以此爲問。方大娘樂得爲自己吹牛道：「姓龍的，你別作夢，憑你們那幾個蠢才，也能騙得我方大娘？他前脚一走，我就跟上來了，他做了我們的响導，我倒應該謝謝他了。

「再告訴你吧，不怕你們設餌，九鼎道人已經和他的兩位好朋友南山杉和袁天罡去石積山了，照日程計，他們這時應該到了石積山了，我已經把實況告訴你了，你怎樣？也告訴我吧，這對你有好處，省得皮肉之苦，你自己考慮吧！」

方大娘半眞半假的誘騙龍添壽，他却不上當，雙方在爭持中，突然聽得屋外傳來兩下冷笑，有個聲音道：「方大娘，妳不用問他了，問我吧！我可以告訴妳。」

「道長，你怎麼來了？這麼快？」

「我沒去到石積山，只走了半截路，就碰上從石積山下來的人，他們說，石積山已經給他們毀了，現在我正要到陸莊去，叫我見到你們，立即就和你們同去，這幾個人留下沒用，殺了吧，關於他們勾結官府貪官要害我的事，路上我再告訴妳吧。」

龍添壽確是受了陸家之命，進行陰謀詭計的，給九鼎道人一語道破，深信他已經知道了底細，爲保命計，便向方大娘求饒。

方大娘不知九鼎道人的話是眞是假，又或是故意嚇龍添壽的，對他道：「現在不聽了，別說啦！」

「這又何妨，我知道的只是大概，細節的則未必盡知，讓他說吧，是眞是假，他瞞不了我的。」九鼎道人說。

「姓龍的，你快說吧，別搗鬼。」

「躺下！」九鼎道人朝正要向窗口逃走的莫華大喝，莫華身軀剛剛躍起，還未站到窗口，已經向後倒翻下來。

龍添壽見九鼎道人如此厲害，如何還敢再說謊言，因此，他把一切全都說了。

方大娘問：「怎樣？是否可靠？」

九鼎道人冷笑道：「姓龍的，謝謝你幫忙。方大娘走，我們即刻趕去石積山。」

「去石積山？你不是說他們把它毀了？」

「毀了？我不過是那麼說罷了，我根本沒去，我看到妳留下的字，就趕到這裡來了。」

「啊！你剛才說的原來是假的？」

「當然是假的，我不過是騙騙姓龍的罷了。」

「哈哈，姓龍的眞給你騙了。」方大娘一指就把龍添壽的死穴點了，却留下范家莊莊主沒殺，三個人馬上連夜趕去石積山。

「我忘了那個姓焦的傢伙，給他跑了！」

「跑不了，我已收拾他了，對於這種人，我是不會放過的。」

「對了，忘記告訴你，南山杉到過九頂山找你，不知有什麼事。」

「我見過他了，他說給劍平打了一掌，幾乎受了內傷呢，想不到，他竟大讚劍平。」

「他現在怎麼樣？在那裡？」

「妳不是說他和我去了石積山嗎？」九鼎道人笑道：「妳說得一點不錯，我確實和他去石積山，不過，我去范家莊找妳們，他却去石積山監視敵人，希望我們趕去還來得及，別給他們先跑了。」

「眞有這麼巧，怪事。」方大娘說。

「其實也不怪，古人說：物以類聚，這話很有點道理。」

「你且說說，你怎知道龍添壽與姓陸的有關係？」

「哦！這個，我是有根據的。這十多年來，我表面上是與世無爭，與江湖隔絕，其實並不如此，我每三個月就會下山一次，名是買些應用物品，實則是會見一些朋友，大家交換見聞，間中還參加行動，祇是我們人數不多，只有五人，又都是見首不見尾的，分散四方，只有到了約定時間才到一個地方見面，旋見旋散，所以外人甚少知道，其實我們是做了一些事的。

「比如五年前，那侯王督軍午夜失劫，就是我們幹的，又如兩年前莫家寨與官軍苦拚，殺敗了官軍，又殺了惡霸朱壽錦的事，朱壽錦就是袁天罡殺的。

「官兵與陸莊有勾結，暗中來往，共同謀害江湖義士的事，我們知道不少，而我，在他們眼中是一個可疑人物，久已想除去我，剛才我聽了妳的話，便斷定姓龍的人與姓陸的有關，因爲在這方圓百里遠近，勢力最大的要數陸莊了，姓龍的既然存心對付我，當然和陸莊有關了。」

「眞對，你說得眞對，要不是你來，我們未必能迫得他說出眞話來。」

「眞的？妳要知道，凡是這類的人最怕死，妳用死一嚇他，他就什麼都說了。」

「劍平，你聽到了沒有？你師父說的全是眞心話，這就是經驗，你要好好的記住啊！」方大娘說。

三個人走了一天兩夜，才到石積山下，到的時候已聽到山上傳來吆吆喝喝的聲音，許劍平急道：「師父，他們打起來了。」

「嗯！是打起來了，劍平，你與大娘一起，你不認識敵人，要聽方大娘的話，別糊里糊塗打了自己人，知道嗎？」

「師父，你不同我們一起？」

「不！我由這邊走！」他向左邊一指，飛身便走。

方大娘和許劍平也朝向右邊上山。

石積山不算高，却是石多，崎嶇難走，要不是有上好的輕功，想走得快些那就難了，但對方大娘來說，是沒有影响的，他們三個人分兩面直衝山頂。

方大娘首先看到三個穿黑衣勁裝大漢圍攻一個中年人，便對許劍平道：「你去對付那三個穿黑衣的，替余大剛解圍，快去，小心，不必留情！」

「是，我知道！」許劍平背負長劍却不拔出來，只以空手對付三個黑衣漢子。

三個黑衣漢子圍攻余大剛雖未得勝，但已佔盡便宜，正在增强攻勢，求取勝利之際，陡然撲進一個年輕人，兩手空空，並無寸鐵，余大剛見狀大驚，急急叫他走開，三個黑衣漢子則哈哈大笑，狀甚開心，根本不把許劍平看在眼內，最年輕的一個黑衣人說道：「你嫌命長是不是？來，我幫你一個忙。」朝許劍平一刀疾斬而下。

「撒手！」許劍平身子一側，伸手就向來刀抓去，手腕一翻一沉，左足踏前一步，左手一掌打去，掌發如拳，快極了，對方連握刀的手還沒有放開，右肩已中了一掌，帶着慘呼，跌出了丈外。

另一個黑衣人似是怕許劍平追擊，馬上斜竄，擋住許劍平的去路，不讓他通過。

許劍平就奪來的鋼刀作爲武器向對方進攻，使出一招「飛鳥投林」，連斬對方幾處穴道，嚇得他慌忙後退。跌倒的黑衣人此時已經站了起來，許劍平大喝一聲道：「接着，還給你！」揚手便把鋼刀擲射出去。

剛剛站起來的黑衣人接下來刀，却被削斷了幾隻手指，鋼刀再插入小腹，一聲慘叫，人已倒了下來。

黑衣人再倒，第二個趕去攙扶，看出情形不妙，急叫道：「大哥，三弟給殺死了！」

「什麼？三弟死了？」

「嗯，是給這小子殺死的。」

「殺了他，替三弟報仇，別叫三弟死不瞑目呀！」

「是！」老二怯怯地向許劍平進攻。

老大仍然與余大剛動手，已經盡失優勢，連平手也難保持了。

方大娘此時也已找到了對手，是黑道中出了名的追風手，他以輕功超卓見稱，享譽江湖近二十年了，少有對手，這回碰上了方大娘，可是說碰上了勁敵。

他開始不知對方是誰，表現得甚爲輕鬆，似有貓遇上老鼠之態。

方大娘輕蔑的一笑，第一招便用出「落花飛絮」，雙方展開，身形飛動，只見滿天刀光洒下，遍罩追風手，使他無法迴避，逼得迎擋。

追風手已經是以輕功超卓見稱的了，怎料方大娘却比他高明得多

，她身法之快，使追風手爲之膽寒，三招一過，他就想起一個人，急急問道：「妳是方大娘？」

「不錯，怎麼樣？」說了兩句話，已經繞了他五六匝，發出十多刀，遍襲他全身要害數次了。

追風手在方大娘快刀之下，不僅無還手之力，連招架之功也沒有了。覷準機會，拚命狂奔逃竄下山去了，肩上仍然中了一下，被削去薄薄一片皮肉。

追風手逃下山去了，到了半山不見有人追來，這才有膽停了下來，摸摸腦袋，證實自己仍然活着。

方大娘並不追趕追風手，她又去對付另一個敵人，減少南山杉所受的壓力。

「方大娘，妳來了？見到了九鼎道人沒有？許劍平那小子呢？他可有到來？」

「他正在幫助余大剛對付那三個黑衣人。」

「好極了，余大剛患病初愈，我本來叫他不要來的，他却不肯，嗯，九鼎道人呢？你見不着他？」

「他先上來的，他由左面上，我們由右面上，你沒有見到他嗎？」

「他由左面上來，大約是碰上了獨角羊了，哼，這一回，又有一場好鬥了。」

「我們快打發這幾個，過去看看。」

「好的，我們……」

突然而來的一聲慘叫，嚇了各人一跳，方大娘提高嗓子問道：「劍平，你又殺了一個是嗎？」

「是我又殺了老二，還有老大。」

「你要保持小心與冷靜，知道嗎？」

「我知道！」

「那麼，好吧，我和南山杉前輩到那裡去，你不用找我，等一會我自然會回來。」

「我知道。」

「截住他，別給這斷跑了。」九鼎道人尾隨着一個瘦老頭子走上山頂來。

「擋我者死，讓我者生。誰不怕死就送命過來。」瘦老頭也大叫道。

「方大娘，這就是獨角羊了，快截住他，別給他逃了。」

「大娘，讓我來，我截住他！」

許劍平來得眞快，話才出口，聲猶未斷，已經由二三十丈外飛一般的搶到獨角羊面前，伸出雙手攔住了他的去路。

獨角羊見狀，「嘿嘿」的冷笑道：「傻小子，你眞是嫌命長了！」趁衝前之勢，陡然發掌猛劈，他要生擒活捉許劍平作人質，換回自己的生命。

他這一劈之力，確有開碑碎石之功，認爲百無一失的。他還準備了後着，假如許劍平閃躱，就正好中他詭計了。

但是，許劍平十分大膽，出乎他意料的雙足一沉，凝住身形，雙掌迎了上去。

在南山杉驚叫聲中，他們掌已接實了，獨角羊全身一震，足下出現凹痕，倒沒有退後，許劍平被震得打了兩個觔斗，幾乎跌在地上。

但他並沒有受傷，雙掌搓了幾下，雙足一點，又撲前去了，並且還搶先發招，直攻獨角羊了。

獨角羊料不到這個年輕人如此厲害，居然接得他的重招，竟也沒有受傷，還如此之快就可以進攻，實在太可怕了，所以他查問許劍平的底細。

許劍平直說了，獨角羊駭道：

「你就是許劍平？九鼎道人的徒弟？打傷了蘇禿子，殺了瞿塘三鬼都是你？」

「是我，你是不是要替他們報仇？來吧！你來吧！」

許劍平勇態迫人，獨角羊也怯了他三分，他知道，若果眞正打起來，未必就會輸給許劍平，而且打勝許劍平的成份很高，問題是大勢對自己不利，對許劍平有利，自己這一邊已全呈敗象，再打下去，九鼎道人會追到來，其他人也會追來，無論如何對自己不會有好處，再說，許劍平年輕，不怕死，無顧慮，但他自已就不同了，他有顧慮，不願意拚死。

「你太自大了，叫你知道我的厲害！」一刀一掌，互相配合出擊，硬接了許劍平一招，許劍平試過一招之後，已知這老兒是不好對付的，所以用足了全力，掌對掌，他並不怯不畏，掌對刀，他就有所畏縮了，但是，他到底是初生之犢，什麼也不怕，硬着頭皮去接招。

可是他並非用手去接，他是在最後一刹那間把劍拔了出來，以劍迎刀，碰了一下，雙方都急忙後退，察看自己的兵刃可有受損。

九鼎道人上到九頂山已經很久了，只是沒有出聲罷了。

「你還有什麼可說，羊罕，你連我的門人也打不過，還逞什麼能？」九鼎道人說。

獨角羊這時又驚又氣，又實在無獲勝把握，所以祇好忍氣吞聲，沉着應戰，與許劍平狠狠的打了起來，看得旁觀者手心也淌出了汗來。

許劍平此次出道，連續打過幾仗，以這一仗打得最爲兇狠，對手也最强。

初時，各人忙着對付自己的敵人，無暇兼顧，打到後來，各人都結束了打鬥，便一齊圍着。

許劍平氣力充沛，越戰越勇，勁力越大，獨角羊却恰恰相反，所以打到百招過後，獨角羊已經忍受不住，氣力也不繼了。

「你怎麼啦，沒氣沒力的，算什麼東西？」許劍平劍作刀用，大開大闔，勇猛無匹，威勢懾人，漸漸把獨角羊嚇壞了，把他斬斃當場。

石積山的打鬥是結束了，南山杉說，自己這一邊死亡了兩個人，傷了六人，敵方死七個人，逃了兩個，沒有受傷，比較之下，還是有利，爲此，各人都感喜悅。

方大娘在離去之前對九鼎道人說：「我把劍平交還給你了，你做師父的，應該帶他到江湖上走動才是！」

「這一次，眞是衷心的謝謝妳，不過，妳要去那裡？是不是急着要走？」

「這倒並不急，有什麼事情嗎？」

「有點事，還請妳與劍平走一遭！」

「你說吧！」

「這石積山藏有許多金銀珠寶，我想請妳送到一個地方去交給袁天罡變賣賑災，這是一件好事，我還有事要辦，無法抽身，劍平又沒經驗，我不放心，所以要請妳出馬。」

「別說這麼多了，我去就是，什麼時候起程，你還有什麼話要對劍平說的。」

「沒有了，我會請南山杉暗中協助你們的，還有，辦妥之後，請妳到雅安一行，我可能會給妳一個意想不到的消息。」

「是什麼消息？」

「目前我也不知道，到時去雅安，自然會找得到我。」

「好，我一定去！」

於是，方大娘又帶同許劍平與大批金銀珠寶去找袁天罡，前後花了整整兩個月時間這才辦妥了，再花多一個月才去到了雅安。

九鼎道人住在雅安一間玄虛道館，很快就給方大娘找到了。

她問九鼎道人，有什麼好消息。

九鼎道人道：「幸不辱命！」

「那麼是什麼好消息？」

「妳先歇一歇，我帶妳到另一個地方去，妳就會知道了。」

方大娘知他性子，也不催他。

大約過了頓飯光景，吃了一些東西，三個人便朝一個地方走去。

到了一個大約是果園門外，園內羣犬狂吠，其聲懾人心魄。

方大娘道：「這是什麼地方？」

許劍平也問道：「師父，我們來這裡要找人嗎？」

「別急，有人來了！」

門開了，有個二十三四歲的青年站在門內，九鼎道人上前道：「請問這裡可是姓朱？朱貴大爺可在這裡？」

「道爺是……」

「九鼎道人！」

「請！請！家父在和六叔下棋！」

「啊！好極了，方大娘，劍平，我們進去吧！」

見到朱貴，九鼎道人說明來意，朱貴帶客人到屋內去，不一會，一個少婦出來斟茶，方大娘眼光光的盯着她，她也看着方大娘，一問之下，原來這個少婦，是朱貴的媳婦，也就是剛才開門的那位青年的妻子，她也是方大娘的女兒方玉華。

這是失散十多年的母女重逢，當然是萬分歡喜，母女倆摟抱在一起，青年也對方大娘改了稱呼，叫她一聲：「娘」了。

九鼎道人對方大娘說：「妳們久別重逢，當然有許多話說的，我和老爹下棋去了，你們慢慢的談吧！」

方大娘高興得淚下，激動地摟女兒，對女兒的別後，問得十分詳細，知道女兒結婚已年多，便問有孩子嗎？玉華赧然臉紅，說已有孕，大約再過七個月便要臨盆了。

她希望娘親留下來，方大娘毫不考慮就答應下來。

九鼎道人在朱家住了幾天，和許劍平告辭了，方大娘送他們出門口，再三致謝。

別過方大娘之後，九鼎道人對許劍平道：「我們到陸莊去，袁天罡、余大剛、南山杉等幾位前輩，此時也該起程趕到陸莊去了，那是一個爲害大衆的堡壘，我們要把它毁掉！」

「師父，我們要不要走快一些？」

九鼎道人看了他一眼，內心滿意的向他微微一笑點點頭。

（完）

斷腸簫外傳／楊柳・文　可飛・圖

蛇蠍美人

靈猿戲玉女　玄功誅惡徒

月黑風高夜，正是歹徒們活動的大好時光。

一幢甲第連雲的巨宅屋頂上，兩道纖巧的人影，正藉着沉沉夜色的掩護，在快速地移動着。

那是兩個綺年玉貌的女郎，左邊一個身着紫色勁裝，右邊一個却是一身青色短裝，作侍女裝束。

兩女都在二十左右的年紀，都是肩插長劍，也都有着八分以上的姿色，輕功也都相當高明。

時正三更，巨宅中一片死寂，也一片黝黑，祇有靠後花園旁邊的一座高樓上，還有着微弱的燈光透出。

這兩個年輕女郎，正朝着那座還發出燈光的高樓，悄然疾進。

當她們距那高樓約莫還有百來丈距離時，在屋頂上的一處陰影中停了下來，兩人悄聲商議了約莫兩袋烟工夫，才重新向那高樓疾進。

只見那青衣侍女邊走邊「咦！」了一聲道：「小姐，幹嗎將我的劍取出了？」

紫衣女郎一怔道：「沒有呀！」

說話間，兩人停了下來，青衣侍女伸手摸着肩頭的空劍鞘，皺眉接着道：「那麼，那麼，我的劍呢？」

紫衣女郎一面肅容，張目四望，忽然抬手一指，道：「那不是嗎？」

不錯，就在十多丈外的屋脊上，出現一道光影。

儘管能見度很低，但對於自己慣用的兵刃，青衣侍女仍能一眼就辨別出來，而且點點頭道：「是的……」

緊接着，又皺眉發笑道：「奇怪，長劍怎會自己掉出來，而且我竟然一點都不知道？」

紫衣女郎目注那道光影，臉色凝重地道：「你再注意一下，是否還有更奇怪的地方？」

青衣侍女注視了片刻，才笑道：「小姐，我看不出有甚麼古怪。」

「傻丫頭，」紫衣女郎接口道：「難道你沒看出，那支劍是劍尖朝上，好像是筆直地豎着劍柄插在屋面上，是嗎？」

「是的。」

「你想想看，如果是掉下去，怎麼可能成爲這個樣子啊？」

青衣侍女臉色一變道：「小姐，你是說，我們碰上很高明的對手了？」

「你還能有更好的解釋嗎？」紫衣女郎輕嘆了一聲，道：「你又不是木頭，有人從你的肩頭將長劍取走，竟然未能察覺出來。」

「那我們該怎麼辦？」

「今宵的行動，必須停止。」

「小姐，你認爲會是甚麼人？」

「可能不會是敵人，否則，你

我的腦袋，早就搬家了。」

「是……鬼！」青衣侍女忽然打了一個冷戰，語不成聲的接道：「小……姐……快看……」

事情也的確是很奇怪，只見那支長劍仍然是劍尖朝上，却在屋面上徐徐移動起來。而且是往她們的來路上移動，一下子越過屋脊，只能看到一段劍在移動着。

儘管在沉沉夜色中，能見度極低，而距離又遠在十多丈外，她們都很自信，如果是有人持着那支寶劍在移動，她們必然可以看出來的。

但她們都確定，並未看到人。

她們都確定，那支長劍的劍柄，幾乎是貼着屋面移動。

既然沒看到人，而長劍又絕對不可能自己動，那麼，除了解釋爲鬼之外，誰還有更好的解釋呢？

「別胡說！」紫衣女郎雖然否定着，但她全身的汗毛也不禁豎了起來。

青衣侍女期期艾艾地接道：「小姐，你說，世間是否有鬼？」

紫衣女郎强自鎮定道：「你看過嗎？」

「可是，眼前的怪事，又如何解釋呢？」青衣侍女接着道：「小姐，你看，那支長劍，停在那兒沒有移動了。」

不錯，屋脊對面所露出的那一段劍尖已靜止，沒有繼續移動。

紫衣女郎注目沉思片刻，悄然拔出長劍，一挫銀牙，道：「走，咱們去看看。」

說完，當先向屋脊那邊疾射過去。

青衣侍女雖然已暗中沁出了冷汗，却又不得不硬着頭皮跟進。

說來也煞是奇怪，那支停在屋脊對面的長劍，竟然好像能看到兩位女郎的行動，當她們向屋脊間過去時，長劍竟突發出「吱」地一聲輕叫，帶着一道光影疾射而去，它的每一個起落，都在二三丈之間，很有規律地，在沉沉夜色中劃出一連串美妙的半弧，向巨宅外飛馳，而且不曾發出一點聲音。

紫衣女郎啣尾疾進，並低聲冷笑着：「姑奶奶不信邪，你就是逃到森羅寶殿，我也非得將你追上不可。」

但事實上，却不由她不信邪。

因爲，儘管她的輕功造詣極高，但比起那支作怪的長劍來，她仍要遜上一籌。

當她們開始追時，不過相距丈多，但追到巨宅外時，雙方距離已拉長了二十丈以上了。

巨宅外半里遠處，是一片茂密的竹林，那支作怪的長劍，再度發出一聲刺耳的怪叫，投入竹林中去。

那兩個年輕女郎似乎忘記了「逢林莫入」的例規，不加考慮地，雙雙清叱一聲，跟踪而進。

那支作怪的長劍，分明是釘在一根竹子的半腰上，但是當那兩位年輕女郎撲入竹林時，又再度發出「吱」地一聲怪叫，劍身也跟着晃了兩下。

由於距離已在三丈之內，兩個年輕女郎都已看清楚了。

原來不是有鬼，也不是那支長劍作怪，却是一隻嬌小玲瓏的小白猿在戲弄她們。

那是一隻高不滿尺，火眼金睛，全身不見一根雜毛的小白猿。

當兩個年輕女郎入竹林時，牠正以後肢盤在竹幹上，前肢捧着那支劍，顯得很頑皮地向她們「吱吱」直叫。

紫衣女郎恍然大悟之後，禁不住苦笑着嬌叱一聲：「你這小畜牲，也敢捉弄我？」

不料她的話還沒說完，環在竹幹上的小白猿竟然「吱」地一聲，頭下脚上地向她揮劍俯衝下來，不但劍勢凌厲，而且使的還是非常美妙的蒼鷹搏兔姿勢。

紫衣女郎儘管心中氣惱，却也衷心喜歡這隻小白猿，因而一見面就有將其收服之企圖。

但她一見目前這情景，已心知這小白猿是有人豢養的靈猿，而且，牠的主人，也必然是一位非常高明的人物。

因此，心念電轉時，她已放棄收服牠的念頭，只想將對方的長劍磕飛，以便引出牠的主人來。

不料她這構思也落空了。

噹地一聲過處，不但小白猿手中的長劍不曾被磕飛，而她自己的手臂，反而覺得有頗爲强勁的震力，而小白猿却是「吱」地一聲，凌空三個觔斗，又射落另一株竹幹上，向着她咧嘴直笑。

一隻小小的白猿，居然會有如此强勁的臂力，紫衣女郎這一驚，可眞是非同小可。

她在啼笑皆非之下，脫口清叱道：「小畜牲，我不難爲你，叫你主人出來！」

小白猿顯然聽得懂人語，也很顯然地不喜歡「小畜牲」三個字。

因此，紫衣女郎的話聲未落，又是「吱」地一聲，揮劍俯衝而下。

而且，牠顯然是被「小畜牲」三個字激怒了，儘管牠的俯衝攻勢仍然被紫衣女郎一劍反擊回去，但牠接着而來的一連串快攻，却使得紫衣女郎越打越心驚。

牠，就像一支織布機上的梳子，忽上忽下，快如電掣地在紫衣女郎的週圍，和附近幾株竹幹上之間，飛快地縱跳着。

由竹幹上向下俯衝，還比較容

易對付，但若牠在地面攻擊時，却使得紫衣女郎即有運轉維艱之苦。

因爲，小白猿身體矮小，速度又特別快，攻擊的又是她的下盤，而且，牠還會使一套完整的劍法，也就是很普通的「白猿劍法」。

不過，這套普通的「白猿劍法」似乎經過極高明人物的改良，因而此刻在小白猿手中使來，不但是牡丹綠葉，相得益彰，也顯得得心應手，如虎添翼。

幸虧紫衣女郎的身手也是不弱，在目前的武林中，她也能夠稱得上爲一位一流的高手。

因此，儘管她奈何不了那隻小白猿，却也不至於現出狼狽不堪的窘相來。

雙方纏鬥了約莫五十多招，仍然是一個誰也奈何不了誰的局面。

只聽竹林深處傳來一聲朗笑道：「夠了！小白快回來！」

那人的身法很快，兩個年輕的女郎都聽得很清楚，當語音起時，至少在百丈之外，但最後那個「來」字的尾音還未落，人却已到了鬥場邊緣，而且，像天蛛倒掛地悄無聲息的從林梢飄落，這情況很顯然，他是由林梢踏枝而馳來的。

那是一位年約二十五，身材頎長，面容俊秀，神態瀟洒的白衣書生。

由他飄落現場，似笑非笑地向紫衣女郎作劉楨平視時，小白猿已「吱」地一聲，射落在他的肩頭上。

紫衣女郎俏臉一陣紅，一陣白，顯然她的心中很激動，却强忍着沒開口。

「吱」的一聲，一道寒閃，向青衣侍女面前射落，青衣侍女接劍在手，却是一副啼笑皆非的尷尬相。

白衣書生向紫衣女郎似笑非笑地道：「姑娘，好高明的身手。」

紫衣女郎俏面一變道：「你是譏諷我？」

「不！在下是由衷的讚美，」白衫書生含笑接口道：「不瞞姑娘說，能跟小白猿打成平手的人，都算得上是當代武林中的一流高手。」

紫衣女郎冷冷地道：「你是替你自己的臉上貼金！」

「也可以這麼說，」白衫書生搖頭晃腦地接道：「只是，卿本佳人，奈何作賊？」

紫衣女郎漠然地冷聲笑道：「你是劉莊的人？」

「不是！」

「那你爲何含血噴人？」

「我親耳聽到你在客棧中密商，也親眼見到你們進入劉莊，這還不夠嗎？」

「夠又怎麼樣？劉百城爲官不仁，仗着乃兄貪污所得的巨額金錢，魚肉鄉民，無惡不作，我準備以非常手段，迫那廝交出一筆巨款來，作爲濟貧之用，對我的清譽又何損之有？」

白衫書生笑道：「我承認姑娘說得理直氣壯，也非常嘉許你的行俠仗義……」

「我不稀罕！」

「那是你自己的事，但在下却不能不加以說明，姑娘，你會否想到，方才兩位是冒着多麼大的風險？」

紫衣女郎冷冷地道：「是嗎？」

白衫書生道：「信不信，那是姑娘你的事，但在下却還是不得不加以說明，像兩位姑娘這等綺年玉貌的美人兒，一進入劉莊，等於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

「如此說來，我還應該感謝你將我們引出來？」

「我何止是將你們引出來，事實上，你們還未進入劉莊，就已被人覺察，如非是我多管閑事，暗中掩護你們，並代爲消除阻礙，後果可不堪設想了。」

紫衣女郎沉思道：「我姑且相信你說的都是事實，但我事先曾暗中調查過，劉莊的護院武師，都是一些只會欺壓良善的庸手。」

白衫書生點點頭道：「不錯，那些護院武師，的確都是飯桶，但眞正的高手，却隱於幕後，你會聽說過劉莊出過甚麼事情嗎？」

「沒有啊！」

「這就是啦！你再仔細想一想，以劉莊財富之多，名氣之大，怎會不引起一些江湖宵小的覬覦，但多年以來，却是一直風平浪靜，這，表示一些甚麼？」

紫衣女郎道：「你是在特別强調那幕後高手的了不起？」

「不錯，借用姑娘方才說的一句話，也算是替我自己臉上貼金。」

「你？」紫衣女郎一怔道：「你就是劉莊的那幕後高手？」

白衫書生笑問道：「姑娘認爲我像嗎？」

紫衣女郎苦笑道：「能否請乾脆一點？」

白衫書生道：「就要說到節骨眼兒上了，但我還是要先請教一個問題，在下的武功如何，姑娘還不曾正式見識過，但你該由小白的身手上，多少也有一個大概的估計，是嗎？」

「唔……」

「那麼，姑娘認爲我夠不夠料呢？」

「我想，閣下應該是我自出道以來，所遇上的最高明的高人。」

「多謝你誇獎，」白衫書生正容說道：「現在，我可以坦白說明，隱於劉莊幕後的高手，他的藝業和我在伯仲之間。」

紫衣女郎禁不住驚「啊！」一聲

，說道：「眞的？」

「當然，因爲他是我的師兄。」

「那你爲甚麼反而幫我？」

「因爲，我是奉師命清理門戶而來的，另外我還有特殊任務。」

紫衣女郎好像兩把小扇子的長睫毛，連眨了幾下，才注目問道：「令師是那一位高人？」

白衫書生肅容道：「家師法號上一下燈……」

那紫衣女郎又是一聲驚啊道：「原來是一燈大師的高足，那我今宵這個觔斗，栽得並不算寃。」

白衫書生笑道：「連小白也算是家師的半個徒弟啊！」

紫衣女郎道：「怪不得有那麼高明的身手，教人好生羨慕。」

白衫書生洒脫地一笑，忽然將話題岔了開去。「姑娘也不問問我的尊姓大名？」

紫衣女郎俏皮地一笑道：「我爲甚麼要問這些，你也不曾問我呀！」

「好，在下現在敬請賜教！」

「白鳳儀……」

「有鳳來儀，好預兆！」

白鳳儀的俏臉上，沒來由地飛上一片紅，赧然一笑道：「其實，你應先問一問我師承。」

白衫書生道：「我已由白姑娘的身法與劍法上，看出你是太湖止水師太的高足。」

「高明，高明，」白鳳儀苦笑了一下道：「閣下是否也該說出你的尊姓大名？」

「應該，應該，」白衫書生含笑接道：「小生丁志中，年方二十四歲，九月初九子時降生，尚未訂親……」

白鳳儀雙頰緋紅，頰上嬌嗔道：「誰問你這些來着。」

丁志中抱拳長揖道：「白姑娘天仙化人，足能顚倒衆生，小生情不自禁，難免話多了一點，唐突之處，尚請加以包涵。」

白鳳儀抿嘴微笑，注目問道：「丁少俠，令師兄在劉莊中是何職位？」

「他就是劉莊主劉百城。」

「啊！」

「白姑娘很感意外？」

「是的，因爲，江湖上從來沒人知道他是一燈大師的徒弟，甚至也沒有人知道他是會武功的人。」

「這就是他陰險之處，也是他高明之處了。」

「那麼，白少俠奉命清理門戶，就是因爲他的罪行太多嗎？」

「他的罪行太多了，只不過是原因之一，」丁志中正容接話道：「白姑娘，此間非談話之所，可否請移鎭內，咱們再作詳談。」

白鳳儀連連點頭道：「好的，好的。」

丁志中抬手向一旁的青衣侍女一指道：「這位姑娘你沒替我介紹。」

「這是小倩，名義上是我的侍女，但實際上，我們却如同姊妹。」

「我看得出來，你們的身手，也是不相上下。」

「是的，她也算是家師半個弟子，」白鳳儀扭頭向小倩笑道：「小倩還不見過丁少俠！」

「是，」小倩嬌笑着，向丁志中一福道：「見過丁少俠！」

丁志中忙還禮道：「不敢當！不敢當！」

這時，那隻小白猿却在丁志中的肩頭上一面跳躍，一面拍手，口中「吱吱」地叫了個不停，神情之間，顯得興奮之極。

丁志中笑道：「小白，別着急，我馬上替你跟兩位姑娘介紹，」接着，向兩位姑娘含笑說道：「兩位姑娘，小白雖是異類，却已通靈，不但懂得武功，懂得人言，牠還經常聽家師講經，已有一些道行了！」

一聽丁志中在誇讚牠，小白又禁不住的高興得跳了起來，歡欣不已。

丁志中又含笑說道：「小白，兩位姑娘都是自己人，現在，你該好好地跟她們親熱親熱。」

他的話沒說完，小白已「吱」地一聲，縱落小倩的肩頭，但當小倩伸手去抱牠時，牠已投入白鳳儀的懷中，樂得白鳳儀嘻着一張小嘴，好不開心！

* * *

回到鎭上的客棧中，經過一番詳談之後，白鳳儀主僕二人才對劉莊莊主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原來劉莊莊主劉百城，是一燈大師的首徒，資質秉賦都是在上佳之選，在學藝期間，素行也很好，並且表示他是一個俠肝義膽而又淡泊名利的人，因而甚獲一燈大師的愛護，將自己的一身武藝，傾囊相授。

可是，劉百城藝成下山之後，他那深埋心底的惡性，却逐漸地暴露出來了。

儘管到目前爲止，他表面上還是保持他那淡泊名利的假面具，江湖上很少人知道他是一個身懷絕藝的武林高手，但實際上，他却在暗地裡無惡不作，兼以性喜漁色，不但暗中支使他的心腹，四處搜羅美女，而且還成了一個坐地分贓的强盜頭子。

武功可以行俠，也可以作惡，劉百城就是仗着他那高明的武功，爲所欲爲。

他隱身幕後，惡行鮮爲人知，即使被人知道了，找上門來，也等

於自尋死路。

而且，在官府方面，他也有强大的奥援，那就是他的胞兄劉百勝。

劉百勝是權宦魏忠賢的乾兒子之一，仗着魏忠賢的勢力，官拜布政使，貴爲一省方面大員。兩兄弟一朝一野，狼狽爲奸，苦的都是治下的黎民百姓，山高皇帝遠，即使鬧到京城，也在魏忠賢把持之下，沒了下文。

其實，沒了下文還是好的結果，一個不巧，原告還吃不了兜着走哩！

紙包不住火，無論劉百勝作得如何秘密，這些劣跡，却逃不過一燈大師的洞察。

但一燈大師是佛門高僧，早已在佛前立誓，終生不開殺戒，而這，也是劉百城之所以爲所欲爲，明目張膽的肆無忌憚，作惡之原因之一也。

因此，一燈大師明了事實眞相之後，除了向劉百城嚴加申斥，責令改過自新之外，却是拿不出甚麼有效的辦法來。

劉百城自然不會聽乃師的那一套，仍然是我行我素，作他的幕後霸主。

一燈大師在無可奈何情況之下，只好作亡羊補牢之計，將丁志中培育出來，代他清理門戶。

而且，丁志中藝成下山之時，一燈大師特別將其師門所傳珍藏已有二百多年，由明代開國皇帝朱洪武所賜的的一支尚方寶劍，交其帶在身邊，以備其涉及官府時，得以便宜行事。

可是，當丁志中到達劉莊時，却在縣城中碰到一宗頗爲轟動的奇案，而引起了他的好奇心和俠義心，而決心插手查個水落石出。

原因是：就是在劉莊後園院墻外，有一個十來戶人家的小村落，村落中的居民，大多是劉莊的佃農，只有一個姓伍的人是例外。

伍家是這個小村落的首富，房子當然也特別寬敞，也算得上是書香門第，但人口單薄，兩老已於一年前先後病故，少主伍雲亦於半年前神秘失踪，如今，只剩下一個花信年華的少婦伍龍氏，和一個侍女巧兒，兩人相依爲命，獨守庭園。

伍龍氏是縣城內有名的大美人，古語說得好，寡婦門前是非多，但伍家少主祇不過是神秘失踪，並未証實是死亡，伍龍氏還算不上寡婦，但像這樣的人家中的美貌少婦，其是非多多，也自然是意料之事。何況，伍家少主又是神秘失踪。

伍雲的失踪，曾經向縣衙門報案，但經縣捕頭李祥的明查暗訪，却毫無線索可尋。

於是，該縣知縣出賞格，凡是有人知道伍雲下落，因而破案者，賞白銀五百兩。

五百兩白銀，在鄉下人眼中，可不是一個小數目。

果然，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賞格懸出之後，不到三天，就有人向李捕頭提供消息，說伍雲是被乃妻所謀殺的，屍體就埋在伍莊後院的葡萄架下。

提供消息的，是伍家隔壁的一個年輕莊稼漢子周二。

周二提供這一個消息，當然也附帶提出一些證供。

那就是當伍雲失踪之前的某一個午夜，他曾經在迷迷糊糊的半醒狀態中，聽到一聲慘呼，唯那慘呼聲並不大，也不清晰，就像是蒙在被窩中所發出似的。

當時，周二以爲是自己在作惡夢，並不在意，也沒有把它當作一回事。

以後，當伍雲神秘失踪的消息傳出來之後，他才越想越覺得可疑。

但他還是未向任何人提及這回事，只是獨個兒暗中向隔壁注意。

於是，每天深夜，他一個人隱藏暗中，向隔壁窺探，想看看那一對奸夫淫婦的姦夫，究竟是誰。

可是，經過半年來的窺伺，周二並未發現甚麼姦夫，但他這半年也並不算白費，因爲，他已發現伍龍氏一個非常可疑的行動。

那就是這半年以來，每逢初一十五的子夜，伍龍氏必然備妥香燭紙錢，獨個兒去後院中的葡萄架下，虔誠地默禱祭奠。

而且，每次祭奠完事之後，必然小心地消除一切痕跡才離去。

根據此一發現，周二認爲，別的事情，他不敢妄斷加以忖測，但他却敢斷定，伍雲必然已經遇害，而屍體也必然是埋在那葡萄架下。

由於伍雲有那麼美貌一個妻子，李捕頭早就懷疑伍雲是被乃妻所謀殺，只是苦於沒有證據而已。

自從獲得周二密報之後，李捕頭大喜過望，立即稟陳知縣鳴鑼開道，前往伍家，就在伍家的後院，開庭審問伍龍氏。

伍龍氏雖是鄉下人，但一張嘴却十分之刁鑽，不但矢口否認殺親夫，並且也不承認有甚麼姦夫。

當李捕頭將周二提供的消息加以指證時，伍龍氏立即反問，如果葡萄架下起不出伍雲的屍體，該怎麼辦？

李捕頭不加考慮的回答，願接受誣告之罪。

於是，在伍龍氏的要求下，李捕頭當庭寫下如有誣告，自願接受誣告之罪的具結。

站在李捕頭的立場，他是認爲

伍龍氏作賊心虛，才故意來這麼一手，企圖將他嚇退，因此，他雖然具下切結，擔上了非常嚴重的風險，却顯得心安理得。

不料，事實却是大謬不然，那葡萄架下，只挖出一具小狗的屍體。

據伍龍氏的解釋，那小狗是她最心愛的寵物，却不幸被她不小心給滾水燙死了，爲了減輕她內心的內疚，所以才將其埋在葡萄架下，並於每月初一十五，前往祭奠以慰亡魂。

這些，在伍龍氏的那張利嘴說出來，眞是條條道理，也是合情合理。

可是，已當庭具過切結的李捕頭却慘了。按當時律令，謀殺親夫是斬頭立決的死罪。

李捕頭既已當庭具結，願意接受誣告，按律也就難逃一死。

事後，儘管知縣大人有意替屬下脫罪，而私下裡勸伍龍氏不要追究，但伍龍氏却以生死事小，污辱名節事大，予以拒絕，並義正嚴辭地要求依法辦理。

當然，這麼一來，李捕頭是死定了。

當丁志中抵達縣城時，正是處決李捕頭的上憲覆文已到，定於當日午時處斬。街頭巷尾，茶樓酒肆，都在紛紛談論這件事情。

丁志中已明白了整個案情之後，認爲李捕頭冤得可憐。

同時，他也認爲，如果伍雲已死於非命，伍龍氏果然有姦夫，則那個姦夫，十之八九是他的師兄劉百城。

因此，他毫不猶豫，立即趕去縣衙，面見知縣，並呈上尚方寶劍，將案子壓了下來，當然，李捕頭也算是由鬼門關給救了下來……

丁志中一口氣說完了之後，才接着說道：「今宵，我本是打算去劉莊碰碰運氣，却沒想到，首先碰上的是兩位姑娘。」

白鳳儀沉思着問道：「丁少俠，你去過伍雲家中嗎？」

「沒有，」丁志中苦笑道：「我覺得一個男人，深更半夜前往伍家，不太方便。」

白鳳儀道：「說得也是，我想，即使你去伍家，也不可能查出甚麼端倪來。」

「我也正是這樣想。」

「那麼，對這個案子，少俠打算如何進行呢？」

丁志中笑了笑道：「原先，我打的是見機而行的主意，但方才遇上了兩位姑娘，却有了一個新的構思……」

接着以眞氣傳音的功夫，將他心中的構思說了一遍，才注目問道：「兩位姑娘，願意幫這個忙嗎？」

白鳳儀不加思索的答道：「願意，而且很樂意效勞，只是……」

「姑娘還有些甚麼委決不下的？」

「那倒不是，我是想，我們主僕的力量有限，萬一因這原因而誤了少俠大事，那我們就罪孽深重了。」

丁志中道：「這個，兩位倒不必擔心，我可以就以七天的時間，傳給兩位姑娘一招防身保命的掌法……」

「七天工夫，就只學一招掌法？」她顯得不勝驚訝。

「那還得加緊研練才行哩！」

「好，我們當全力以赴。」

丁志中道：「此行的危險性當然很大，但有了這一招防身保命的掌法後，危險性就大可以減少了，而且，我也會在暗中照應兩位姑娘的安全。」

「少俠的話，我自然信得過，」白鳳儀沉思着接道：「只是，我還擔心一個問題。」

「甚麼問題？」

「方才少俠曾經說過，我們已經驚動了劉莊的人，這對我們今後的行動，是否會有打草驚蛇的影响呢？」

「不會的。」丁志中答得斬釘截鐵。

「何以見得？」

「因爲，」丁志中含笑接道：「這可以分兩方面來說，第一，劉莊一向處於昇平狀態中，從不曾有過甚麼風吹草動，因而養成了他們的夜郎自大的安全感，認爲絕對沒有人膽敢輕捋虎鬚，即使有些甚麼警兆，也不會向劉百城報告。第二，方才我離開劉莊之前，曾故意在那些曾經發現你們的人面前露了一手，先將他們鎮住，然後警告他們，不許告訴劉百城，否則，我必然取他們的性命。」

話鋒略爲一頓，又含笑接道：「爲了使兩位安心，我可以告訴兩位一點，方才，發現你們行踪的，一共三個，但他們只不過發現你們的一點影子，就被我引開了，所以，他們不曾看出你們是甚麼人，甚至也沒法分辯兩位是男還是女的。」

白鳳儀嫣然一笑道：「經過少俠這一分析，我是完全放心了。」

忽然，窗外傳來一個陰冷冷語聲道：「臭婊子，放心得太早了吧！」

隨着話聲，一股陰柔的掌力將窗戶震開，積雪映照之下，早見窗外丈許處，站着一個鬚髮斑白，年約半百的短裝老者，正睜着一雙寒芒閃爍的精目，連聲「嘿嘿」陰笑着。

白鳳儀主僕俏面一變之間，丁

志中若無其事地笑道：「閣下眞沉得住氣啊！」

短裝老者微微一怔道：「我不信你事先察覺老夫的行踪。」

「信不信那是你的事，」丁志中含笑接道：「十丈外還有三個，何不一齊站出來？」

「看來，你果然有點門道。」

「區區的門道，可不止這一點！」丁志中語聲微微一揚道：「你們三個，還不自動站出來！」

人影晃處，三個勁裝漢子已傲立在那短裝老者身邊，最右邊的一個並冷笑道：「大爺們已經站了出來，你還能將老子怎麽樣！」

丁志中那冷電似的目光，在對方三人身上一掃，也冷笑說道：「在劉莊時，我已經說得很明白了，你們自己要找死，可怪不得我心狠手辣。」

短裝老者注目沉聲道：「你是誰？跟本莊有何過節？」

丁志中淡淡一笑道：「可惜你方才來得太晚了，沒聽到我前半段的話，否則，就不會有此一問。」

短裝老者怒聲喝道：「老夫沒工夫跟你磨菇。」

「我也一樣，所以，我不問你是甚麼東西，」丁志中冷笑的接着道：「聽好了，我是劉百城的師弟，此行是奉命清理門戶而來……」

說話間，他向仍然偎在白鳳儀懷中的小白一招手，人已穿窗而出，卓立對方身前丈遠處，而小白也倏地射落在丁志中肩頭上。

當然，白鳳儀主僕二人也跟踪而出。

一聽對方是清理門戶而來的，短裝老者心知情況不妙。

因此，丁志中身形一落，短裝老者立即沉聲喝道：「史壯威，回去稟報莊主……」

丁志中截口冷笑道：「別作夢了，你們四個，誰也別想活着回去！」

「你這小子才是作夢！」短裝老者怒喝一聲：「史壯威，你還不去！」

「是，」那叫史壯威的勁裝漢子，答應聲中，人已飛身而起。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只見一道寒芒已由丁志中的的肩頭疾射而起，史壯威的身形才飛縱不過丈許，人頭已經落地，而那道寒芒，又射落丁志中的肩頭。

那不是飛劍，是靈猿小白露了一手，牠手中持着的，竟然是本來插在丁志中肩頭的一支寶劍。

妙的是，劍葉上居然沒沾上一絲血漬。

所豢養的靈猿，具有如此高明的身手，其主人的份量如何，自然是不言而喻。

因此，一時之間，震懾得對方三人臉色大變，默然無語。

沉寂了片刻，短裝老者才色厲內荏地冷笑一聲，道：「高明，高明，值得老夫一鬥。」

「誇獎！誇獎！」丁志中淡笑着。

「嗆」地一聲，短裝老者已亮出一支形似判官筆，却在筆尖上鑄上一個蛇頭，作一白蛇吐信狀的奇形兵刄，並淡笑問道：「認識老夫這獨門兵刄嗎？」

「不認識，但却是聞名已久，」丁志中注目問道：「你就是江湖上惡名遠播，最近三年忽然銷聲匿跡的『中原雙煞』之一，『奪命神判』成準？」

成準傲然一笑道：「不錯，難得你也久仰老夫的威名。」

丁志中接道：「『中原雙煞』一向是焦不離孟，你既是龜縮劉莊，另一個『鬼秀才』任明山，想必也在劉莊。」

「唔……」

「你這是默認了？」

「默認了又怎麽樣？」

「怎樣不怎樣，待會兒你自然會知道，此刻，我只是感到有些兒遺憾，因爲，傳聞中的『中原雙煞』，不論武功機智，都以任明山高明得多，但我首先遇上的，却是較爲差勁的一個……」

「別廢話，你且試試我這個較差勁的一個手段吧，」成準怒喝一聲，道：「小子亮兵刄！」

丁志中抬手拍拍蹲在肩膊上的小白，道：「小白記着，那兩個如果給跑掉了，我唯你是問。」

小白「吱」一聲地，射向丈遠外的一枝臘梅上，牠手中還持着那支長劍。

白鳳儀立即提醒了他道：「丁少俠，你的劍……」

丁志中飛快的接着說道：「我暫時還不需要。」

成準冷笑道：「小子你要以徒手接我的蛇形神筆，你是自速死亡。」

丁志中洒脫地一笑道：「你是江湖上响噹噹的成名人物，我不會過於輕視你，而以徒手相搏。」

微頓話鋒，順手由一旁的梅樹上，折下一枝粗如食指，長約三尺的梅枝，輕輕一抖，梅枝上落英繽紛中，含笑接道：「用這個代劍，總該算是尊重你的身份了吧！」

須知折枝代劍，必須內家眞力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才行，丁志中年紀輕輕，武功已進入此等境界，這，在武林中是極爲罕見的。

因此，成準臉色一變之下，一時之間，竟然沒有接腔。

丁志中又笑了一笑道：「成準，我不好聽的話說在前頭，由於我暫時不對劉莊採取行動，爲免洩漏

行藏，所以必須殺你們滅口，你們三個是死定了，而且，我必須在天亮之前，料理好你們的屍體，一經交手，我手下決不留情，我自信十招之內，必然叫你們躺下……」

成準截口怒叱道：「放屁！」

丁志中笑道：「信不信由你，但我還是要提醒你，一上手就要將壓箱底的本事使出來，以免後悔莫及……」

在一旁的白鳳儀嬌聲說道：「丁少俠，那廝的判官筆，另有歹毒的裝備。」

丁志中道：「我知道，兩位姑娘請站到上風位置，並退到五丈之外去……」

但他的話未說完，成準已虎吼一聲，揮筆進擊。

所謂盛名之下無虛士，「中原雙煞」能在武林中闖出响噹噹的名頭來，自非僥倖，而的確是具有驚人的藝業。

那支蛇形判官筆在全力揮動之下，發出懾人心魄的銳嘯，幻出一片筆幕，向丁志中兜頭罩落。

一陣「叮噹」脆响，一聲朗笑，丁志中已滑如泥鰍似地脫出對方的筆幕，並揚聲笑道：「白姑娘，勞駕你記住招數。」

「好的，」白鳳儀揚聲接口道：「第二招……」

丁志中一面在對方那狠辣而又綿密的筆招中，衣袂飄飄的閃避着，一面揚聲喝道：「小白，別忘了自己的任務！」

小白「吱」地一聲，揮劍向那剩下的兩個勁裝大漢身前撲去。

「第四招。」白鳳儀嬌聲的報數道。

一連串「叮咚」脆响，丁志中震開對方的鐵筆，笑道：「成準，只剩下六招，我再說一遍，你那壓箱底的本事再不抖出來，就沒有機會啦！」

話聲中，白鳳儀已報出第六招。

成準的身手固然很高明，但他所遇上的對手實在太强了，儘管他以全力攻出了六招，不但不能沾上對方的衣邊，而且，當丁志中偶爾格招時，必然會發出「叮咚」脆响，並震得他手臂發麻。

以一支脆弱的梅枝，在與鐵筆相接之下，居然會發出「叮咚」脆响，並震得他手臂發麻，試想，這是何等强勁的眞力。

似此情形，又怎能不教他越打越心寒。

偏偏當白鳳儀報出第六招時，兩聲慘號，也幾乎是同時傳出。

不用看，也不用問，那自然是另外兩個勁裝大漢，已死於小白的劍下。

因此，丁志中不由笑駡道：「好小白，你居然搶在我的前頭……」

白鳳儀嬌聲地叫着道：「第七招……丁少俠當心！」

只見一蓬黑色液體，由成準那鐵筆的蛇口中噴出，同時，成準的左掌中，也發出一把藍光閃閃的淬毒鋼針，面積足有方圓八尺，一齊向丁志中兜頭罩落。

這該是成準壓箱底的本事了。

而且，他似乎是由於對手太過高明，毒汁、毒針同時發出還不算，居然將蛇形鐵筆也脫手射向丁志中的胸前，算得上是三管齊下。

以常情來說，此等强而有力的攻勢，在此等短距離之內猝然發難，能逃脫他的毒手，放眼當今武林，恐怕找不出三五個人來。

但目前的事實，却大出他的意料之外。

在令人目不暇接的變化當中，只聽得丁志中清叱一聲，「老賊找死！」

「噹」地一聲，那枝蛇形筆被震飛三丈之外，而那由毒針混合組成，威力方圓達八尺的死亡之幕，也在丁志中大袖一揮之下，以比發射時更强勁的威力，倒射而回。

滿手血腥，罪孽深重的成準，算是惡貫滿盈，到頭來，竟然死在他自己的毒汁、毒針之下。

一旁的白鳳儀，歡呼一聲道：「少俠，今宵我算是大開眼界了。」

丁志中苦笑了一下，扔掉手中的梅枝，目注已經現出魚肚白色的東方天際，輕嘆一聲道：「折騰了一夜，快天亮了。」

白鳳儀皺眉接道：「那我們得趕快清理現場方行。」

「唔……」

丁志中漫應着，探手懷中，掏出一隻小玉瓶，傾出少許藥來，分別洒在四具屍體傷口上。

白鳳儀驚問道：「是化骨丹！」

丁志中點點頭道：「是的……」

不到盞茶工夫，四具屍體已化爲一灘黃色的水，滲入雪地下，只剩下衣衫和一些毛髮。

丁志中很熟練地用成準的判官筆，在積雪之下挖出一個深坑，將屍衣、毛髮，以及那判官筆一齊埋入深坑之中，又用旁邊的積雪覆蓋好，使其恢復原狀，然後，仰頭看了一下天色道：「像現在這種雪勢，頓飯工夫過後，這兒就看不出甚麼痕跡來了。」

白鳳儀正抱着小白猿在親熱，這時，才向丁志中笑問道：「少俠，小白猿是怎麼調教出來的？」

丁志中神色一整道：「小白也算是無父無母的孤兒，自幼即由恩師撫養，以藥水洗練其筋骨，並飼以虎乳，至於傳授牠的武功時所費的心血，可遠比調教一個徒弟來得

更多哩！」

「那是可以想像的，」白鳳儀在小白的毛臉上親了一下，道：「小白，你比我幸運得多啦！」

丁志中笑道：「小白怎能跟你比，姑娘別說傻話了，回你們的房間歇息吧！一切且等養足精神之後，再作商量！」

「好的。」

「把小白也帶過去，當你們歇息時，牠可以替兩位擔任警戒。」

白鳳儀高興得跳了起來。

「啊！那眞是太好了……」

＊　＊　＊

七天之後，午牌時分。

這是一個風和日麗的好天氣，劉莊中那建築得美侖美奐的靜樓陽台上，一個穿着一襲勁裝，中等身材的中年人，正以左臂環抱着一個花信年華的美艷婦人，沐着和暖的陽光，憑欄閒眺着。

這位中年人，就是劉莊的莊主劉百城，美艷婦人則是他的寵姬巧兒。

風和日麗，玉人在抱，憑欄閒眺，游目馳騁，這是何等賞心樂事。

可是，由這位劉百城莊主的臉色和眼神中，不難看出，他不但不以目前的情景視爲賞心樂事，而且，還顯然有着極爲嚴重的隱憂。

沉寂了少頃，偎在他懷中的巧兒仰臉嬌笑道：「爺，這幾天，你好像有心事。」

劉百城心不在焉地漫應着：「是嗎？」

巧兒接道：「有心事悶在心中多難過，何不說出來給奴家聽聽。」

劉百城苦笑了一下道：「說給你聽，有甚麼用？」

巧兒撒嬌媚笑道：「至少，奴家可以給你消消愁，解解悶呀！」

巧兒的媚態，即使是坐懷不亂的柳下惠，也難免爲之怦然心動。

劉百城不是柳下惠，雖然他正有着沉重的心事，却也情不自禁，擁着巧兒狂吻起來。

一陣輕捷而快步的步聲，止於樓梯口。

那是劉莊的總管麻鎮西——一個身材高大，鬢髮斑白，年約五旬過外的灰衫老者。

他是被眼前的旖旎風光「定」住了，進又不便，退也不妥，一副進退維谷的尷尬相。

劉百城當然聽到有人到了梯口，但他還是肆無忌憚地與巧兒親熱夠了之後，才頭也不回地問道：「是麻總管嗎？」

「是的！」麻鎮西恭聲回道。

「你是幾時回來的？」

「屬下剛回來。」

「有消息嗎？」

「有……」麻鎮西這一聲「有」似乎答得十分勉强。

劉百城轉過身來，面對麻鎮西，口中却向巧兒說道：「巧兒，先回房去。」

「是！」巧兒嬌聲應着，扭動着水蛇腰，邁着春風俏步，快快的走了。

劉百城抬手將麻鎮西招近身邊，沉聲問道：「是那一方面的消息？」

麻鎮西諂笑道：「莊主，不是有關成老爺子的消息。」

「那是甚麼？」

「事實上，這七天以來，咱們偵騎四出，周圍三百里方圓之內都詢問過了，那四個人却是杳無音訊。」

「……」劉百城輕嘆一聲，沒接腔。

「莊主，屬下拙見，咱們是遇上了極高明的對手，那四位不但已凶多吉少，而且顯然已被毀屍滅跡。」

「唔……任老爺子回來了沒有？」

「還沒有回來，」麻鎮西諂笑道：「莊主，屬下所獲消息，雖與成老爺子他們失踪的事無關，但，也許會有點兒用處。」

「哦！」劉百城注目問道：「說說看。」

「莊主，」麻鎮西嚥下一口口水，諂笑着接道：「城內集賢客棧中，新來了兩個標緻的妞兒……」

劉百城截口苦笑道：「鎮西，現在是甚麼時候，誰還有心情去玩女人。」

「莊主，請聽我將話說完！」

「好，你說，你說。」

「那是一主一僕，年紀都不到二十歲，也都有着八分以上的姿色……」

「鎮西，你不是不知道我的毛病，對於二十歲以下的女人不感興趣。」

「莊主，那……就請你讓給我吧！」麻鎮西結結巴巴地，似乎是費了很大的勁，才說出他自己的意圖來。

「可以，只是必須查出來歷，不能出錯漏，」劉百城正容的接口道：「尤其是在目前這節骨眼兒上。」

「是是……」麻鎮西眉毛眼睛都在笑：「那兩個妞兒的來歷，屬下已經調查過……」

「是甚麼來歷？」劉百城似乎有喜歡截斷對方的說話習慣，老是半途打岔。

「是一個小京官的女兒，她父親因案被押天津，此行本來是趕赴京城，打算營救父親，却於路過此地，被連日大雪封途所阻，目前天

氣雖已轉好，那小妞兒却因受了風寒，病倒下來，而且，禍不單行，身邊所帶黃白物——本來是準備用以打點營救乃父的，也被小偷洗劫一空，如今，算得上是貧病交迫……」

「說來，也的確足夠可憐的。」

「所以，屬下已斗膽許下諾言，像她父親那種小案子，只要大老爺一句話就可以解決了，嘻嘻……莊主，你猜那妞兒怎麼說？」

劉百城含笑反問道：「難道她還能以身相許嗎？」

麻鎮西諂笑說道：「莊主眞是天縱奇才……」

「我猜對了？」

「正是，正是！」

「那就便宜你啦！」

「多謝莊主成全，不過，大老爺方面，還得請莊主關照一聲。」

「就是有關營救那小妞父親的事？」

「是的。」

「沒問題，」劉百城注目問道：「只是，那妞兒你是怎麼認識的？」

「事情是這樣的，」麻鎮西嚥下一口口水道：「方才我經過集賢棧，看到門口貼着一張醒目的招貼，說是有一隻很靈巧，而且能懂得人言的純白靈猿相讓，但價錢却貴得驚人，居然要白銀千兩……」

「一隻猴子要千兩白銀？」劉百城也似乎大感意外。

「是的，所以，看的人多，却是沒有人問津，屬下也就是爲了好奇，才進去一探究竟。」

「難道那隻靈猿就是那小妞兒的？」

「是的，據白姑娘說，啊！對了，白姑娘就是那小妞兒，叫白鳳儀，她說，由於流落異鄉，身無長物，只有那隻靈猿還值點錢，而且，她必須有千兩銀子才能派上用場，所以才定下這個價錢，」麻鎮西諂笑道：「莊主，那小白猿雖然價錢太貴，但的確是很可愛的。」

「你已經買下來了？」

「是的……不……我只是付了一百兩銀子的訂金，而且，當我說明莊主有力量可以拯救她父親時，她已答應無條件地送與莊主。」

劉百城拈鬚發笑道：「人都奉送了，一隻猿猴，又能算得了甚麼？」

一頓話鋒，又含笑接道：「好，咱們就這麼決定，人歸你接收，靈猿却歸我。」

「是是……」麻鎮西滿面都是諂笑。「多謝莊主！多謝莊主！」

「不用謝，」劉百城臉色一轉道：「但有關成準等人神秘失踪的事，你必須多費點神，在這一兩天內，查出個原因來。」

這一個毫無線索可查的難題，對正在滿腦子綺念的麻鎮西而言，等於迎頭澆了一盆冷水了。

只見他呆了一呆，才連連點頭道：「是是……屬下當全力以赴。」

＊　＊　＊

當天已黃昏時分，一輛華麗的雙套馬車，將白鳳儀、小倩二人和靈猿小白，接進了劉莊。

於是，小白暫時成了劉百城的寵物，而白鳳儀主僕，也在麻鎮西的安排下，獲得了一幢獨立的精舍。

但白鳳儀曾與麻鎮西約法三章，她雖然以身相許，但在乃父的案子未平反之前，麻鎮西可不能恃勢逼她獻身，這點，麻鎮西也已答應了。

而事實上，在目前這節骨眼兒上，麻鎮西也沒有工夫去動白鳳儀的邪念。

所以，白鳳儀主僕二人雖身居虎口，却暫時算得上是安如泰山。

當然，白鳳儀向麻鎮西所說的那一套都是假的，也都是丁志中在幕後所安排的。

好在京師距這兒迢迢千里，一時之間，沒法揭穿他們這假把戲。

而他也非常自信，當這假把戲被揭穿之前，一切問題都早已解決了。

（未完・一）

上文提要： 陸游被一羣美艷女子折騰得心中叫苦，四個女婢撩撥陸游，但又不想傷他，却是宮主在未見陸游之前先抖出手中軟鞭，待她看到陸游蕭洒不俗的面目時，急收煞鞭力，但已傷了陸游皮肉。宮主忙吩咐爲他療傷，並蓋以錦被，陸游獨自於床榻上呻吟，柳青青又霍然出現在眼前，陸游偎在柳青青懷中享受溫馨……



花鼓歌

湖海俠情故事／伴霞樓主・文　可飛・圖

一式兩套錦衣冠　陸游穿上如宮主

陸游一凜，綺念不生，而且不敢動彈，漸漸，他的眼兒也瞌上了。

「我宰了你！」

好冷的聲音，令他心裡也寒透了。

幾乎是才一閉眼，那句冷如寒冰樣的聲音，就在他耳邊响起來，他立即被驚醒了。

柳青青仍然鼻息咻咻，窗上只有微光透射進來，上房通明的灯火已熄滅，顯然五個妞兒都已入了夢鄉，眞是一羣惡妞，却並未進入他的夢鄉。

進入他夢鄉的是人，在他身邊，緊挨着他，鼻息咻咻，香夢沉沉。

即使窗上只透入微光，因爲在黑暗中久了，既然那如蘭的呼吸輕拂在他的脖子上，幾乎是耳鬢斯摩，如何看不清楚，看不見的只是那笑靨的紅暈，唇邊的笑意如故。

那麼，只不過是他夢裡的聲音，柳青青仍熟睡如故，但他心裡仍然寒透了。

她眞會的，若然在睡夢中或一不小心，碰觸了她，她被驚醒了，會的，乍然醒來，若是誤會了他，她會的。只要一抬臂兒，那袖中的柳葉飛刀，就會飛出來，也許連眼兒未睜開，必然尚未看清是他，他已被她宰了。甚至他被宰了，喪了命，也不知道是怎麼死的。

不，死在夢中，那夢也永不會醒來，又怎會知道死了，被宰了。

她會的，因爲她在看不見的強敵環伺之中，對她來說，時時、刻刻、處處，都是虎穴龍潭，所在之處，都是刀山、劍林、火海，如何不時刻都在警惕，即使在夢裡，風吹，草動，誤以爲是敵人，她自然就會出手的，

他見過的，在鳳陽的客棧中，風高、夜黑，雨濛濛，她不也閉着眼兒，以耳代目，不也殺了看不見的窗外的賊子，而且不是一個，達七個之多，甚至那些睜大了眼睛的賊子，不是連叫也叫不出聲來，便已喪了命，不知怎麼死的，眞嚇煞人。

正因他見到過，更知道她的處境，而她，又閉上了眼兒，在夢中，他那敢不加倍小心，警惕，是以在夢裡，他也忘不了那句冷若寒冰的話來！

「我宰了你！」

陸游閉上眼兒，吸了一口氣，原來不過是夢裡，是他自己在嚇自己。因爲在他懷中，柳青青有了他在身邊，她放心大膽，香夢沉沉，其實熟睡不醒。

而且，一定還是香香的夢，若不然，怎會出現了笑靨，唇邊怎會浮現笑意。

每當這樣的時刻，眞令他心醉，眞美極了，但他反而不敢多瞧她一眼，因爲她在夢中，反而倒非要加倍小心不可，生怕意亂情迷。

他那敢瞌上眼兒，瞌不上的眼兒偏又不敢瞧她一眼，而她，却又在他身邊，共枕、同床，而且同蓋着一張被褥。

這才眞眞正正，是溫柔之鄉，他却寧願不是，寧願她不在身邊，不是共枕同床，他竟會膽顫心寒，因爲生怕不由自主，碰觸到了她。

當眞是：尋好夢，夢難成，有誰知我此時情，任誰也想不到，也不會相信，不僅有美同眠，而且還是這樣天姿國色的美人同眠，他竟然會心寒，竟會兢兢戰戰。

有了，有了主意，既然生怕有人會闖進房來，會來騷擾，爲了掩護她，非把她藏在被窩裡不可，他又不能不留下在她身邊，有了主意。

悄悄地，輕脚輕手地，鑽出被窩來，取下絲腰帶，綁了左手，左手再又把右手綁起來，還是眞不容易。

悄悄地，又鑽回被窩，要被人看來，被窩裡只有一人，非得摸近不可，那可是效法兒了，柳青青先前不是在那小桃站立床前時，縮在他懷裡，而且摟緊着他麼。

現在，長長地鬆了一口氣的陸游，不由他不苦笑了，有美同眠，而且還是摯愛，摯敬的，最美，最美的美人兒，他竟要把兩手綁起來。

而且，還不敢看她一眼，因爲她在他懷里呀，即使怦然心動，亦是瞞不過她的。

苦笑，就是這般亦留下在他唇邊，他終於睡着了，睡着了，苦笑亦留下在他臉上。

啊呀！怎麼鼻孔裡癢癢的？差點兒打了個噴嚏，原來天已大亮了。

原來，柳青青的秀髮在他鼻端搔呀搔的，這不是夢裡吧？柳青青仍在被窩裡，但撐起身來，正凝視着他。

而且，嘴兒咬得緊緊的，在忍住笑，那雙明亮的眼兒不但滿含笑意，而且睜得大大的。

他醒了，立即清醒了。

「你笑什麼？」

迷惑地，他也睜大了眼兒。

柳青青揭開被褥，再也忍不住笑，說：「我倒要問你，你綁手綁脚，這是做什麼？」

尷尬的一笑，臉紅了，陸游說：「我沒有，誰說我綁脚了，不信，你瞧。」

陸游抬起脚來，不料笑意在她眼中消逝了，哼了一聲，柳青青說：「我倒放心大膽睡去了，還道即使有人前來，也有你會保護我，那知你倒把手綁了起來，分明是自己綁的。」

「因爲，」本已漲紅了臉的陸游，因爲心裡一着急，也更紅了，說：「我怕睡夢中，一不小心……不小心碰到你。」

她眼中雖然消失了笑意，却沒惱意，陸游才放心些，這可是從未有過的事，柳青青眼中，竟現了嬌羞，在他懷中時，她倒毫不嬌羞，現在，竟會羞赧起來，眞是從未有過的事，她，柳青青，竟會避開他的目光。

陸游可直了眼兒，只要她眼中、唇邊，一現笑意，已是美得令他心醉了，乍現嬌羞，更令他如醉更如痴。

避開他目光的柳青青，替他解去手上的絲帶，說：「瞧你痴痴傻傻的，不准盯着我瞧。」

「誰教妳……眞好看呀。」

他是想說她嬌羞起來，才眞像個姑娘，也更好看了，但不敢說出來。

柳青青迅速瞟了他一眼，說了道：「這就是教人一見就信任你，也喜歡你之故，你不會說謊話兒，傻傻的，但任何人一見，就知你一點兒不傻，也因這緣故，也才被你騙了。」

陸游急得臉上現了青筋，說：「你寃枉我，我沒有。」

「若你存心，」柳青青說：「倒騙不過人了，但你也眞傻，若不信任你，我怎會……」

她臉上的紅雲又湧現了，她會羞赧，那麼，她不是不知男女有別，之所以不避嫌疑，只因她是江湖女兒，而且，信任他。

「你也眞傻，我還會怕你碰到我嗎？却是你自己綁起手來，倒顯得你心下不坦蕩了。」

陸游好生慚愧，當眞，這豈不是承認自己心生綺思邪念了嗎，若是也像人家一樣，心無男女之別，綺思邪念不生，又何用綁手綁脚。

柳青青繼續說了，臉上的紅暈仍在，但那不過是朝霞從窗上透進來，染紅了她的臉，道：「你也不想想，若有人闖進來，不要說我那對頭了，這五個妞兒全是衝着我來的，發現了我，誰來保護我？」

「但妳說過，再不怕她們來騷擾妳，喲唷，妳爲什麼擰我？」

柳青青可不是在他臉上擰了他一下，眞不明白，這些妞兒全都喜歡擰人，甚至連冷若冰霜的柳青青也一樣，雖然不痛，但是擰在他臉上呀。

「那是你已成了……我是說，那宮主的禁臠……」

「妳胡說。」陸游的臉更紅透了，因爲朝霞亦映在他的臉上。

「如何不是禁臠。」柳青青只差沒笑出聲來，說道：「那幾個妞兒全都知道，宮主已喜歡你，即使那饞貓兒見不得腥的小桃，也不禁明目張膽來撩你，但宮主呢，她可有更多藉口，隨時隨刻都會溜進你的房來，只不過，因她矜持些，不會放肆而已，我不信她即使闖進房來，也會揭開你的被褥，因此，再沒有比……比你懷中更安全了，我是說，即使咱們都睡着了，而你，却綁着手脚……」

「我只是……綁手呀。」

「更糟。」柳青青紅着臉說。

想想如何不是，若是摟着她，她在他懷裡，她是那麼嬌小，蓋着被褥，沒人會發現的，而且人家也想不到，也不相信他懷中有人。

如醉、如痴的陸游，痴痴地說：「妳是說，今兒後，妳夜夜都會來，都和我……」

「若是你不怕我宰了你。我走了，有人來啦。」

可不是有脚步聲走近門前了，不料微風颯然，柳青青已踪跡不見。

她去了何處？房門未開，何況已有人走近了，她豈能打門口出房的，而窗也緊閉，屋中也藏不了人。

武功高不可測而已，難道柳青青眞是來無影，去無踪？除非是幽靈。

當然不是幽靈，幽靈又豈會軟玉溫香。

駭然的陸游一雙眼睛睜大了，瞪着眼看小梅推門走進房來。

眞駭了一跳，才想起昨晚連房門也未關，豈不是被人溜進房來也不知道。

「是你，啊！眞嚇了我一跳，還以爲是……」

陸游拍了拍胸脯兒。

「以爲是小桃，是不是？」小梅笑着再又認眞打量起他來，說道：「瞧你怕她怕成這個樣兒，那麼，昨晚……」

「你笑甚麼？啊，你……」

陸游又何當不在打量她，已知她是宮主身邊最得寵的丫頭，果然可愛，幽靜的寒梅，却不料，呔！好快的身手，乍進倏退，還好，小梅只在他的鼻子上敲了一下，就退去了，快得就像壓根兒就在原地，不會動彈過一樣。

「那麼，你只是調皮而已，你既也怕了這狐媚子，可知你不過調皮而已，宮主沒看錯人，你眞不是輕佻環薄。」

「妳說甚麼呀？」陸游說：「爲甚麼敲我的鼻子？」

「我又沒惹你，昨晚你爲甚麼敲我的鼻子？」

「昨晚妳已敲還我了。」陸游說：「誰教妳和那小桃、小玫是一根綫兒上的螞蚱，嘻嘻……」

竟嘻嘻一笑，才又說道：「誰教妳這麼可愛呢，我只想摸一下子，可不是眞敲的，却是妳，敲得我好痛。」

小梅臉兒一紅，不過說她可愛而已，竟臉兒紅了，瞪了他一眼，說道：「還痛不痛啊，要不要我再敲重些，瞧你以後還敢不敢？」

「再不敢了」陸游說：「只不過，妳也不許聳鼻子，妳一聳鼻兒，就愛得我想摸它一下。」

「我偏要聳。」

小梅眞聳起鼻子，眞是調皮又嬌俏，陸游要證明說的是眞話，不是打謊語，也快如閃電，向她鼻哥兒上摸去。啊唷唷，痛得陸游甩手不迭，敢情她不是不躲，而是誘他上當，一翻腕，重重地一掌拍在他手背上，格格笑道：「瞧你以後還敢不敢？」

早聽得有人喚道：

「小梅，妳這小妮子，怎麼進房就不出來，別也是饞貓見不得腥吧。」

那最後一句，却是放得低了，而且一人已探進頭來且走了進來。

原來是小菊，已替他捧進洗臉水來。

「我看妳這小妮子才春心動了，妳胡說些甚麼，妳沒見他剛下床麼？」

小菊一笑，放下面盆，冷不防反手一掌，摑在他臉上，脆生生，還是眞痛。

陸游摸着臉兒，說：「妳爲什麼打我？」

「第一，」小菊一挑眉兒，說：「你敢輕薄我，從沒人敢碰我一下子的，你竟敢摸我的臉兒，第二……」

「還有第二……」

「我好心暗助你，才能脫出宮主的軟鞭，你却恩將仇報，還有，第三……」

陸游退了一步，但他本就站在床邊，退無可退，心兒却在下沉。

小菊先哼了一聲，才又說道：「你這壞透了的小子眞是幾生修到，宮主尚未用過的洗臉水，倒先替你這裡送了來，還要我侍候你，替你梳洗。還不滾過來？」

不由分說，一把將陸游拖了過去，把他的頭按在盆裡，替他盥洗起來，小梅樂得叫道：「倒要瞧瞧，他是老虎，還是病貓，待會小玫前來，可有得他的苦頭吃了。」

眞駭得陸游挪了身子，頭雖然被小菊按在盆裡，脚可是能移動，眞怕那小玫前來，不用說，小玫前來，必然又是打，又是踢。

「喂！你們有個完兒沒有。」陸游終於抬得起頭來了。

「沒完也沒休。」

小梅也來替他梳理，兩個妞兒不是冷不防敲他一下，就是拍打一下，嘻嘻又哈哈。

罷罷，悔不該應承了柳青青，連幽靜嫻淡的小梅小菊已是如此了，那小玫小桃更是難以招架，何說還有一個手中有毒刺長鞭的宮主，那麼，溫柔鄉，不是醉芙蓉，一帳春曉，竟是無休無止的折磨，無窮無盡的苦頭。

何況，他能反抗，也不敢反抗，否則又怎能深入虎穴，何況，柳青青在那裡呀，好像那雙冰樣冷的眼兒，無處不在，昨晚不已被她瞧了去。

陡然間光影的變幻，他都以爲是柳青青了，大概所謂的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也就是這般如此，當眞是眼睛高懸，頭上有的不是青天，是眼睛，舉頭三尺，有的也是柳青青的冰冷的眼睛。

這才是大苦事，疑心生暗鬼，柳青青的眼睛無處不在，他那敢以放肆，那還敢像昨晚一樣，任他拍一下摸一把。

嬉戲與調情，差別只是一綫，心中有色，還是無色，舉頭三尺有眼睛，那還敢還以顏色，生怕柳青青誤會他是風流放浪，便能還以顏色也不敢了。若被誤會他是在打情罵俏，那還了得！

陸游在心下嘆了口氣，任由兩個妞兒梳洗，任由她拍一下，敲一下，摸一把，呔！還重重地，擰得他好痛。

「我心中只有妳呀。」

小菊小梅突然停了手都怔了一下。

陸游大吃一驚，他心想而已，怎麼說出口來了。

小菊嫣然一笑，縮回了手來，臉兒也紅了。

當然說的是她，她眞不明白，昨晚敢當着宮主面前，暗助他脫出宮主的軟鞭，他知道，不是謝了她麼，他當然心生感激，而且……

背着身子，在陸游臂上捏了一下，昨晚不過一個手勢，他就明白了，就能脫出宮主的軟鞭，可知絕頂聽明，當然也明白爲什麼捏他。

「我知道，知道你心中有我。」

羞答答，臉紅紅，小菊瞟了他一眼。

那小梅也在他另一邊臂上捏了一下，無限嬌羞，他那沾衣十八跌的功夫妙到毫巓，也最抵死，難道不是她最先看出來的，他對小桃小玫出手多重，爲什麼敲她的鼻兒，那自是喜歡她呀，那自是對她暗示也憐惜，趁小菊羞得背過身子，慌忙湊近他身邊，悄語道：「我知道，別說出口來，被宮主知道了，那還了得。」

陸游望望小菊，又望望小梅，可知兩個妞兒誤會了，眼兒登時亮了起來。

妙極，可有法兒了，那小菊小梅可不是再不和他胡纏，不捏也不擰了，妙極。

柳青青也一定知道，而且聽到，他把眞心話兒說出來了，沒有再比柳青青更聰明的人了，知道是對她說的，眞是如釋重負，那麼，不怕她會誤會他了，何況是她要他來溫柔鄉中走一回呀。

悄不見，趁小梅不見，也回捏了小菊一把，趁小菊不見，也回捏了小梅一下，不免也霎一眼兒。

敢情這法兒還眞靈，兩個妞兒竟莊重起來，心中才一喜，來了，又來了一個。

是沉着臉兒的小玫走了進來，捧着個包袱，令他眼前一亮。

是初昇的旭日爬上了，那矮矮的屋頂，映得她臉兒紅紅，乍然出現在門邊，眞像一朵初放的玫瑰，陸游一怔，還是眞美，美得艷麗。

小玫啐了一口，對他一瞪眼兒，說：「你敢再盯着我瞧，我把你的眼珠子挖了出來。」

陸游搶上一步，裝假是接她手上的包袱，說：「多謝姑娘，必是替我送衣衫來了。」

却迅速湊近她身邊，說道：「誰教妳長得這麼好看，眞美極啦，可知我巴巴兒在盼望，在等待妳來。」

是耳語呀，只有她一人才能聽到的綿綿情話，已進了房，旭日已照射不到她臉上了，怎生仍然紅得那麼艷麗。

當眞是柔能克剛，這麼個性情火辣辣的妞兒，竟也柔媚起來，竟抵擋不了一句讚美，一句綿綿的情話兒。

陸游喜在心頭，敢情這法兒眞妙不可言，放心大膽，再不怕小玫冷不防，踢他屁股了，四個妞兒，數她最是重手重脚，眞怕了她三分。

那小菊小梅也迎了上來，小菊把他手中包袱接了過去，小梅說：「瞧，宮主對你多好，這是連夜吩咐人，替你縫製的衣衫。」

小菊已把包袱打了開來，可不是全是簇新的衣衫，小菊爲甚麼蹙了一下眉兒，說道：「宮主竟也……這可是從未有過的事，誰敢頂撞她，那還會有命兒，偏是你……」

小玫說：「還不替他換上衣衫，宮主在等呢！」

陸游以爲她們必會說他幾生修到，但三個妞兒都絕口不再說，却都趁人不見，都在他身上、臂上，捏了又捏，只不過輕而又輕。

陸游樂在心頭，他也回捏了一

下，自然是輕輕又柔柔，意思是說：「別躭心，我心中只有妳。」

也只有他才發覺得出，那小玫竟然文靜起來，竟也幫同兩人，替他換好了衣衫。

現在，陸游的心兒在下沉了，他最害怕的時刻到了，要去見宮主，眞不知這法兒對那宮主，還有小桃，是否有效呢？

「我，走啦。」

陸游大聲說。三個妞兒楞了一下，都笑了，說：「不走，抬去不成？」

「休敎宮主等得不耐煩了。」

「還有，」小菊無限關心地說：「休要再頂撞宮主了，否則……」

「放心，」最清楚宮主的小梅道：「要惱，他昨兒已沒命了，他眞要是在宮主面前千依百順，也許宮主倒會惱的。」

「哼！」小玫說：「妳這小妮子最會討宮主歡心，原來是頂撞宮主之故。」

小梅竟狡獪的一笑，說道：「那要看宮主喜歡不喜歡了，若是喜歡的人，那怕頂撞她呢，宮主倒會更喜歡他了，」悄不見，小梅又捏了他一下，才又說道：「難道妳們看不出，宮主早已喜歡他了？」

「還用妳來說！」

小玫啐了一口，說：「這不是頂撞，是撒嬌兒。」

小梅瞟了陸游一眼，正經說道：「別以爲宮主動輒一揮長鞭，殺人已不可計數，主公是可以管的，但無暇管她，要甚麼，有甚麼，要殺人，那人就沒命了，但她一點也不快樂……」

小梅再又瞟了他一眼，才逐個兒瞧了一眼，道：「你們知道爲甚麼？就是沒人敢頂撞她。」

「不，」陸游忍不住插嘴道：「強煞她只是個姑娘，需要人關懷，其實是管束，因爲管束也就是關懷。」

「多謝你，」他瞧了小梅一眼，也用目光說，眞多謝她示意，提醒他。

陸游却想到柳青青，當眞，柳青青難道不也如此，表面上看來，冷如冰，不也需要人關懷、保護，而且，多需要一個對她關懷、保護的人。

陸游如痴如呆，只顧想得出神，只聽小玫道：「醜媳婦也要見公婆，你怕也沒用，走啦。」

「妳說錯了，」小菊竟也會嬌笑，說道：「是俏郞君會情人。」

小梅瞧了小菊一眼，再又瞧小玫一眼，這可還是小菊小玫，怎麼都變了似的！

簇擁着陸游，出得房來，那旭日已爬上房頂了，都不約而同，搶前一步，回頭打量起他來。

璀璨的陽光下，自比陰暗的房中看得更清楚，當眞是佛要金裝，人要衣裳，梳洗過的陸游，小菊的巧手替他挽的髮髻，敢情他還不知道，小菊在他髮髻上戴上了束髮的紫金冠，又穿上了簇新的綿繡衣裳，如何不容光煥發，眞個是粉粧玉琢，晨風吹衣袂，眞如玉樹臨風。

只瞧得三個妞兒嘖嘖連聲，小菊低聲喝道：「小心些，妳們再把他的臉兒擰得紅一塊，白一塊的，瞧宮主可會饒過妳們！」

但冷不防，小菊却更重的捏了他一下子。

小梅笑道：「妳們放心吧，你們說一說，即使他再頂撞，宮主會不會要他小命兒？不瞞你們說，這主意是我出的，宮主怎會想到連夜替他縫製衣衫。」

「啊！」小菊說：「這束髮紫金冠，分明是宮主有時易釵而弁時用的，必也是妳取來的，難道不是宮主的主意？妳好大膽。」

「放心，」小梅說：「宮主只有喜歡的，衣衫非新裁不可，紫金冠却是現成，你們可記得，紫金冠有兩頂，故爾……」

「咦！」小玫說：「初時我道這衣衫是宮主的，分明宮主穿的。」

「他牛高馬大，那像宮主窈窕，而且，給了他，宮主穿甚麼？」

小梅笑得蹊蹺，知這小妮子別有古怪，只聽陸游也咦了一聲，一雙眼兒瞪大了說：「這位是……」

只見一個束髮紫金冠的美少年，正步下台階，也穿着紫色錦衣，和他的一般無二。

「快瞧，可不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兒，妳們說，像不像孿生兄弟？」

那陸游一時認不出來，拱拱手道：「這位兄台……」

只聽噗嗤連聲，但刹那間，像是一切的一切，甚至整個空間，甚至那爬高了的太陽和暖烘烘的陽光，連同那笑聲，全都凝結了。

連同陸游的話聲，和張開的嘴兒，不僅他，那步下台階的，束髮紫金冠的紫色錦衣裳的美少年，也張着嘴兒，一雙眼兒睜得大大的，呆了，如痴也如呆。

有人從上房中奔出來，是小桃、小梅叫道：「快來瞧，我說的可沒錯吧，像不像？是不是一模一樣？」

那小菊、小玫，這才轟然叫起好來，把手兒拍得震天價响，因爲就在陸游耳邊，陸游也像才由驚愕中，醒了過來，低頭望望自己，又望那美少年。

那美少年笑了，陽光照射在他臉上，那笑，也像陽光一樣燦爛。

陸游也笑了，眞是咄咄怪事，小菊小玫從他身後轉了出來，瞧瞧

那美少年，又瞧瞧陸游，臉兒上更是開了花。

但笑聲又凝結了，四個妞兒又呆住了，因爲，陸游上前了一步，那美少年不也相同，也上前了一步，竟是那麼自然而然的，竟携起手來，而且肩倂了肩。

因爲，是另一個自己呀，因爲四個妞兒那瞪大了的眼兒，都是鏡子，也就是鏡子。

若然有不同的，只是陸游比那美少年高了些兒。

小梅縫製的一式兩套衣裳，一樣金冠束髮，一樣的玉琢粉粧。

「那麼，我們眞是一模一樣了。」

陸游和那美少年都大笑起來，因爲竟是異口同聲，同時，說出同樣的話來。

「你是誰啊？」

他已知她是誰了，是蓮花宮主，但陸游仍然問道。

「你是陸大哥，我知道。」那美少年說：「昨晚沒瞧清楚，小梅說了我仍不信，那麼，我們穿一樣衣衫，一樣裝束，眞是一模一樣了。」

沒有半點兒忸怩，也像陸游一樣，已明知她就是蓮花宮主，竟是那麼不由自主的，自然而然的携起手來。

因爲，是另一個自己呀。

被四個妞兒簇擁着，進入上房，陸游也不由驚訝了，從外面看來，與普通客房無異，那知裡面的陳設……

陸游的眼睛睜大了，說：「這是皇宮？還是太虛幻境？」

「都不是，」小梅說：「宮主的別院，各州府縣，都有這樣的別院，佈置和蓮花宮一樣。」

「蓮花宮！」

小桃笑道：「你倒是瞧清楚了，她是誰？宮主呀，蓮花宮的宮主。」

他知道蓮花宮，柳青青已對他說了，也已知道她是宮主，却仍然把她的手握在掌中，不，那宮主也像他一樣，那麼自然而然地，握着他這手，眞不知道，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誰握誰的手，竟是自然地相握，不由自己，自然而然。

因爲，是另一個自己呀！

「喂！」那宮主說：「今兒後，妳們遇到他或我，當然是說我們分開了來，妳們分不分辨得出來？」

「誰說你們會分開了，」小梅之所以討人喜歡，說：「自今而後，你們永不分離，你是他的一半兒，他也是妳的一半。」

「永不會，也永不許，」小菊說。

「呔！」小玫一挑眉兒，說：「他若敢離開咱們半步，我先打斷他的腿兒。」

「不好，」小桃說：「宮主會心疼的，不如宮主的金絲軟鞭加上些，把他拴在腰上。」

從沒出現過的笑意，出現在宮主臉上，簡直令四個妞兒驚訝的是，眼中也出現了情意，宮主那雙流露出情意的眼睛，就沒離開過陸游，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了，羅刹女眼中也會流露出情意來，那四個妞兒也敢斗膽放肆，而且，也巴不得他留下來，留下在宮主身邊。

簡直就分不清是誰在說，因爲四個妞兒都像花蝴蝶，忙着侍候，原來早餐已擺在桌上了，那小梅最是知情識趣，把本來分開的位，倂在一起。

眞是另一半自己嗎？

不，不是懷疑，甚至不是問，簡直就是另一半自己，不停地，不斷地，相視而笑，怎麼吃着吃着，兩人的手兒又緊握在一起了。

那麼自然而然的，反倒沒人驚奇初相見的一雙男女，竟是一見如故，簡直就是一見鍾情，不不，簡直就是緣結三生，三生石上，早已姻緣結。

那自是知道他們是一雙男女，是初相識的四個妞兒，才這麼想的，他們自己，其實不過一時喜極忘了形，忘了男女有別而已，像是早已相識相親，而不是乍相逢。

「你是陸游。」宮主說：「燕山客的弟子？」

「妳是宮主。」陸游說：「蓮花宮的宮主？」

異口，雖不同聲，却同一時間，都說了出來。

「你你！你怎會知道？」宮主說。

「妳妳，妳怎會知道？」陸游也說。

這番簡直是同聲了，只把那四個妞兒笑得花枝兒亂顫，甚至那宮主也忍峻不禁，陸游更是笑得差點兒抱住那宮主。

差那麼一點兒，若不是那宮主一側身，身子兒挪於無形，幾乎被陸游抱住滿懷了。

笑聲止了，陡然間靜了下來，那宮主陡然側身挪移，倒把都樂極忘形的房中各人提醒了，到底是初相識、乍相逢，那四個妞兒不禁都替陸游捏了一把汗，宮主身邊的丫頭，豈有不知宮主的性情，多瞧一眼也會沒命，何況恁地無禮放肆。

陸游的笑也凝住了，他不過情發自然而已，一個連柳青青也敢攬攬抱抱的人，倒會怕了她麼？

笑容凝結，眼睛睜大了。

「咦！」陸游說：「沾衣十八跌、燕雲十八翻，原來兩樣功夫，你都已登峯造極了。」

原來陸游驚愕，是這緣故。

那四個妞兒大大鬆了一口氣，原來宮主不是惱，只見那宮主的眉兒揚了揚，說道：

「造極登峯，談何容易，雖也練過，你不覺得這兩門功夫，都不適合女子練的嗎？」

當眞，何況是姑娘，燕雲十八翻也罷了，那還是在空中翻騰，也不近身，這沾衣十八跌，簡直就是沾身，就是在地上打滾，自不適合姑娘練了。

「若不是練過，那會一見便認出你的武功門派來，昨晚乍見，一時竟未認出是同門師兄，多有得罪。」

不僅是陸游，連那四個妞兒，都大吃一驚，驚得說不出話來。

那宮主不但臉上出現了笑意，而且脈脈情深，說道：「却是師兄，若不是已造極登峯，而且已到化境，甚至後來，若不是被小梅提醒道破，我還未認出，原來是同門師兄。」

那麼，對他如此禮遇，和他一見如故，是這緣故了，連那四個妞兒不也都互望了一眼，不也都恍然大悟，那麼，宮主不是變了性情，不是變了個人，也不是一見就喜歡他，原來人家是遇到了同門師兄。

那陸游却是驚得呆了，說道：「就我所知，師門的功夫，是從不外傳的，師傅淡泊，不奪利爭名，也厭倦了江湖，是以，只收了我這個徒兒。」

那宮主的臉兒繃緊了，却不像柳青青──柳青青又回到他心中來了，不自覺，也把這宮主，自然而然地比較起來。雖然不像柳青青那麼冰冷，但肅容令人生畏。

只聽那宮主說道：「你說得不錯，武林中，多不知有燕山這一門，也不知燕山門超然江湖之外，你師傅燕山客非但不想光大門派，而且秘技自珍，武功也不外傳，但你不知，你師傅有一個師弟……」

陸游啊了一聲，道：「你是說燕雲子師叔，我知有燕雲子這師叔，却從未見過，甚至連師父也未提及，若不是聽灶下那火工道人……」

「你是說枯葉道人？」

陸游這一驚，更是非同小可，若不是又被那宮主握住了手兒，差點跳了起來，道：「妳……妳竟也知枯葉道人！」

「而且還知道，燕雲十八翻與沾衣十八跌的功夫，配合運用施爲，而且配合得天衣無縫，必不是你師傅燕山客傳你的，而是這枯葉道人。」

「妳妳……怎麼知道？」

「因爲我是燕雲子的女兒。」

那宮主雖然一挑眉兒，但話聲冷冷、淡淡的，一點兒也不激動。

那陸游簡直從頭涼到脚底，那麼焦天龍口中的宮主，柳青青血海深仇的仇人，是她的爹爹，而且，竟是他的師叔！

那瞬間，往事都湧上心頭，她說得不錯，這兩門功夫配合運用，配合得天衣無縫，豈僅是枯葉道人傳他的，而且還是背着他師傅，偷偷傳授的。

是那枯葉道人言道：「山中眠甲子，歲月逐雲飛，我不過偶然動念，閒來也無事，把兩門功夫融滙貫通，竟是威力奇大，悔不該一時性起，將它傳了你師叔，他心性桀傲，偏又被你師傅逐出燕山，將來必爲害武林，現在，我也將這功夫傳給你，更傳你尅制這功夫的絕招，你當知道我的用心。」

「若他將來爲害武林……」

「你就替你師傅清理門戶，不過，休被你師傅知道。」

陸游當時不以爲意，若不是這枯葉道人說及，他還不知道有這樣一個師叔，那枯葉道人又道：「因爲這功夫功力奇大，雖非無敵，却罕有敵手，當今天下，除了你師傅，能尅制他的，只有三兩人，九華神尼，也許還能夠。」

這是陸游初次聽聞九華神尼之名，他師傅與世無爭，超然世外，更不許他鬥狠逞強，又那會對他述說江湖中事，這也就是他對江湖中人、江湖中事，所知少之又少之故，下燕山，也更像個遊學的生員書呆之故。

那麼，果然他這師叔燕雲子，爲害武林了，又豈僅殺害了柳青青全家，若眞如柳青青說的，豈僅爲害武林，一旦成了氣候，發起難來，簡直就是一場大浩劫！

這就不怪了，這蓮花宮主，一見便認出他的武功門派，而且連江湖上不爲人知的這奇門功夫，也認得出來，當然也練過了。

陸游不禁瞄了小梅一眼，既然最先認出他這功夫來的，是這小梅，只怕不祇小梅，連小桃、小玫、小菊，也都練了。到了生死關頭，貼身也要施爲的。

往事都湧上心頭，陸游怎不駭然，任何武功，功力的深淺，相差就有天淵之別，這燕雲子被他師傅逐出燕山，再出來行走，而且野心之大，爪牙之多，簡直駭人聽聞，自然也有恃無恐，不怕他師傅了，他有多大點功力，清理門戶，談何容易！

而且，那燕雲子是師叔呀，未奉師命，豈不是以下犯上？

「我該叫你陸大哥，還是師兄啊？」宮主喜孜孜，又握起他的手來了。

喜孜孜也喜上眉梢，也就和那

柳青青相同，一旦唇邊眼中，出現了笑意，便令他心醉，眞是美豔天人，這宮主也相同，本已一眼便覺得她眞是個美人兒，喜上眉梢，眉梢不挑煞，笑臉更如花，如何不更美了，只不過，不同是：醉醉的心兒在下沉，下沉。

不由他心中一凜，他心中只有柳青青麼？若不是以柳青青來和她相比，柳青青還不會回到他心中來，在這宮主身邊，他在這一陣功夫，他竟把柳青青忘得乾乾淨淨。

多可怕，他竟然視她爲另一半自己，竟然併肩携手，竟會把柳青青忘得乾乾淨淨。

多可怕，即使柳青青在他懷中，他也不生綺思，也不敢，因爲愛中生敬，敬如天人，因爲柳青青初見時，還只不過覺得清麗而已，但却令他刻骨銘心，隨着時間，相處久了，眞是刻骨、銘心，才覺出她的美，美絕天人，而且成了正義的化身，遭遇令人生憐，美絕令人生愛，那凜然正氣，也令人倍生敬畏，令他覺得只應天上有，來自天上，而這蓮花宮主却不同了，一見就令人覺得美得豔麗，却是來自地獄。

若必要與柳青青相比，他在冰冷的柳青青身邊，他的心兒却熱烘烘的，而在這另一半自己的宮主身邊，他的心兒却在下沉，冷若寒冰。

他大吃一驚，因爲那宮主睨着他，竟嫣然一笑，這麼個羅刹女，竟會嫣然笑，說：「瞧你，望着我不轉眼兒，是了，同門雖親，却不及陸大哥更親，從今以後，我叫你陸大哥了。」

她竟不知他是想得出神，心下寒透，竟以爲他是心生愛戀，而不知他凜然而生畏。

却是喜孜孜的小梅來替他解了圍，道：「宮主，妳瞧人家不也沒轉眼兒，還有妳們，小桃、小玫、小菊，妳們有個夠沒有，瞧來又瞧去，也不轉眼兒。」

早聽嘖嘖連聲，三個妞兒可不是喜孜孜，而是喜極，齊聲道：

「別眞是同胞兄妹吧？」

「而且是孿生兄妹。」

「若不是早知是宮主，若不是併着肩兒，宮主矮了半個頭，眞分不出誰是誰來」

小梅好不得意，道：「昨夜一見，我就覺得眞像極了，我就想啊，若穿着同樣衣衫，一樣的打扮，必會分不出來了。」

「原來是你這小妮子出的主意。」

「宮主先還不信。」小梅道：「我就說：不信，等着瞧。」

那宮主也喜極，即刻吩咐套馬，小桃應了一聲，即刻飛奔而出。

陸游已有些明白了，四個丫頭原來各有職司，小桃年長，出行住宿，必是由她安排，也許還是先行，小菊打理的是衣食，小梅最得寵，那自是近身使喚了，小玫呢？性情兒有些像宮主，也英氣逼人，也許武功也最高了。昨晚他已吃過小玫的苦頭了，雖然無心爲敵，但他明白，還是眞難招架，必也是打理對外事務了，不用說，對外連絡，也是她了。

一見宮主站了起來，站了起來，仍携着陸游的手，小玫眼睛一亮，道：「妙極……」

小菊却搶先說道：「宮主，何不用了早餐再走，這早餐是九尾狐吩咐如意齋特地製作的。」

小梅笑道：「宮主雖然不說，我知宮主這是要去如意齋，必會令如意齋上上下下駭一跳，原來宮主會分身法兒。」

這就是宮主最寵愛小梅之故，不待說出，小梅總是先已知道宮主心意。

小玫笑道：「爲何不先駭外邊的人一跳，任那九尾狐奸似鬼，必也會狐疑，得把一頭亂髮抓得更亂了，究竟那個是宮主啊？」

原來這宮主出來行走時，多是易釵而弁，多是以紫金冠束髮，自從兩年前一鞭劈去那堂主半個天靈蓋後，她爹便不許她以女兒身在幫衆中走動了，那匪幫的幫衆，皆黑道中人，多是邪惡之徒，又豈會不是色中餓鬼，宮主雖不妖嬈，却美豔，有道是，色膽包天，她初次出來行走，那堂主明知她是宮主，竟也敢心生邪念，就難保有第二、第三個，她性烈如火，有敢對她存非禮之想的，她也不會輕饒，豈不是死得人多了，却又必須令所有幫衆皆知、皆識得這宮主，她爹與幫衆相見時，也把她帶在身邊，因此特地爲她打造了只有貴冑公子才戴的束髮紫金冠，以資識別，從此在幫衆中行走，便易釵而弁。

小梅拍掌道：「好極了，當眞妙極，我知宮主爲何要去如意齋用早餐，因爲那是幫衆最多、最常去之處，喂，你這個壞透了的……」

宮主喝了一聲：「不得無理，叫陸公子。」

小梅把吐出的舌頭縮了回去，笑道：「你好大膽，可知這蚌埠現下已成了虎穴龍潭，任你有六臂三頭……」

「閉嘴！」

那宮主又大喝一聲，小梅却自笑道：「難道我說錯了麼？宮主要和他駕車出遊，不就是要人人都識得他．知道他是宮主身邊的人，從今以後，他到那裡，也如宮主親臨，就不會有人敢動他一根毫毛了，再說，他如何不是壞透了的……公

子。」

若不是當着宮主面前，小梅就不僅是揚了揚臂兒，陸游却已嚇得躲在宮主身後，眞像嚇了一跳，不是像，心下已替柳青青捏了一把汗。表面上，這蚌埠水靜河飛，攘往熙來，一片祥和，其實山雨欲來，已成了龍潭虎穴。

小梅格格的一笑，說道：「宮主，妳瞧他這膽量兒，這就嚇住他了，竟敢亮着劍走路不說，妳忘啦，昨晚他怎麼戲耍我們，有道是：明槍易躲，暗箭難防。」

那宮主必也是想到昨晚的情景，也笑了。

小梅又道：「小玫好主意，宮主，讓他先出去，咱們在後面，看笑話兒。」

不僅是宮主，連小玫怎麼想的，小梅也立即明白了，可見眞是絕頂聰明。

「好吧。」宮主笑着點了點頭兒，道：「却不准作弄他，妳們沒瞧見嗎，他是老實人。」

小玫最恨陸游，女兒家的屁股也是打得的嗎，何況當衆，如何兀自不恨得她牙癢癢，哼了一聲，說：「外面老實，其實壞透。」

「你不講理。」陸游無時無刻，不在躲着這小玫，道：「我不過打妳一下子，却被妳又打又踢。」

宮主道：「走吧，不許再胡鬧了。」

小梅一閃身，冷不防把陸游一推，說：「走啦，打前頭走。」

當眞，把他打扮成宮主模樣，只爲了好玩呢，還是別有用心？

裝做怕了這兩個妞兒，側着身子，畏畏怯怯，出了上房。敢情妞兒們最是招惹不得的，可不是連那小玫也在抿着嘴兒笑了，那麼，他就索性裝得像些。

還是小菊文靜又溫柔，道：「人前，可就不許再胡鬧了，否則，人家一見你們膽敢放肆，就知不是宮主了。」

陸游回頭，見宮主和三個妞兒都跟着出了房，忙脚下加勁，走了出去，倒要瞧她們的用心何在。

那時光，太陽已昇高了，氣淸天朗朗，好一個艷陽天，出得店堂，只聽轟然一聲，黑壓壓，滿店堂的人都站了起來，都拱拱手，偌大一座店堂，一時竟然鴉雀無聲。

陸游眞嚇了一跳，一瞧就知是三山五岳、五湖四海的人馬，都轟然站了起來，都拱立，都無聲，最令陸游駭然的是，都不敢瞧這宮主一眼。

不，不是對這宮主畏如蛇蠍，江湖上，刀口上討飯吃的好漢，倒會怕了蛇蠍不成，甚至也不會怕鬼怪羅刹。

當眞是：青竹蛇兒口，黃鋒尾上針，兩般皆不毒，最毒這宮主心。

那麼，可見是眞的，能位居堂主，那自是武功高強的了，却被她一鞭劈去了半個天靈蓋，屍橫就地，却只多爲了瞧她一眼，不用說，命喪她鞭下，必也不只這堂主了，因爲她那麼美艷，多瞧她一眼的，當然大有人在，甚至他……

陸游不禁心頭一寒，想到昨晚，這宮主不就是一見面，就一鞭子劈來，就不怪這麼多江湖中人，都不敢正眼兒瞧他了。

也替柳青青心寒，昨晚入夜，只聽得外面人喧馬嘶，原來來了這麼多江湖中人，必是爲柳青青而來的了，焦天龍被誅，老巢被犂庭掃穴，死了近百個幫衆，如何不令這匪賊爲之震動，那麼，小梅適才說得不錯，這整個蚌埠城，也成了虎穴龍潭，自然城中已遍佈手下嘍囉。

出得店來，小玫好生失望，小梅笑道：「沒人敢多瞧宮主一眼而已，若是一眼也不瞧，怎麼知是宮主駕到，都站起來，都拱了手，可知已把他視作宮主了。」

「但沒有把他們駭一大跳。」

「那還不容易，來，上車吧。」

那店門，早停着一輛裝飾華美的馬車，小桃已等候在車旁，望望兩人說：「小玫，妳爲什麼噘嘴？小梅，妳說甚麼？」

小梅說：「不敢多瞧一眼，現在，不是一眼就夠啦，宮主請上車。」

那宮主當先上了車，陸游隨後，悄不見，小梅在陸游臂上擰了一下子，小玫却在屁股上踢了一脚，小桃嘻嘻一笑，說：「不行，自該我來攙扶。」

不是扶着陸游的胳膊，而是在他胳膊上重重地扭了一下，痛得陸游一咧嘴，即使那宮主已又携起他的手來，就在身邊，竟沒發覺，痛得陸游咬緊了牙兒，偏不叫出聲來。

若他叫出聲來，這三個妞兒必更得意，有了，微一側身，在小桃身邊說：「多謝妳替我搔癢兒。」

小梅、小玫、小菊也忙跨上車轅，那馬車如何不一陣晃動，陸游湊在小桃的耳邊的嘴兒，可就湊在她臉蛋兒上了，眞不知是他的嘴兒湊上去，還是小桃的嘴兒湊上來，却之不恭，陸游就勢親了一下。

不僅是親，而且咬了一口，饒是那小桃妖媚，也咬緊了牙兒，羞紅了臉兒，眞個是：醉桃花、醉臉薰薰，却那敢摸一下臉兒，那敢出一下聲兒。

快得乍合倏分，小桃在扶他上馬呀，任誰也沒見到，誰也想不到他會這麼大膽。

（未完・八）

驚艷一槍

誰是高明能幹　且看局面變化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王小石拜見三師叔諸葛先生，蔡太師派四侍衛「六合青龍」向「神侯府」假意報訊，被四名捕攔於門外，不能協助小石刺殺諸葛先生，小石反將太師的臥底尤食髓的首級割下，僞稱殺了諸葛，請太師驗明正身，太師隱於幕後，派傅丞相驗收，小石乘機狙殺傅丞相，可惜殺不到太師，之後他自己帶傷出走，不及向三師叔解說，他此行是不殺諸葛，只殺蔡京……

他們過去的所作所爲，眞像是一場眞實的荒唐夢。王小石回想起來，仍不勝依依，彷彿他們曾合力推動了光陰和歲月，再貯放在記憶裡永遠保持鮮美。眞的，那是他們將太陽昇起，把月亮變圓；大家在一起的時候，日子再難過也是快樂的，而且，年紀再大也彷彿尚未成年。

——哎，心情決不可以輸給追憶啊！

王小石心底裏常有這樣子的喟息。這樣子的追憶。

想到回到記憶裏，先得要回到記憶發生的地方，和記憶裏的人在一起，那麼，記憶才不是過去的記憶，而成了日後的回憶。

京城彷彿變成了一個遙遠的呼聲，日日夜夜、朝朝暮暮的在王小石咫尺低吟。

三，逃了這麼多年，王小石倦了。

追擊依然。

追捕持續。

王小石已厭倦流浪。

所有能躲的地方，他都躲過了，他想要回到京城，這是他唯一還沒躲過的地方，也是官府決沒想到他膽敢再回來的地方。

世上最安全的地方，就是最危險的所在……這句話不一定對。或許，把價值最高的畫就掛在牆上，不識貨的笨賊或許眞會給瞞過去，但你若是到戰場去打仗，就未必眞的能活着回來。

不過，大隱隱於市，至少，蔡京沒想到王小石會回來——他還敢回來？

這一路來，有些時候，明明是遇上難以解決的危境，但不是有江湖道上的好漢義助，就是官方對自己的行踪似是視而不見。王小石知道那是自己曾在「發黨花府」對羣雄有救命之恩，而諸葛先生和四大名捕亦暗中請託各路捕役手下留情所致，只不過，他殺的是當朝丞相，誰都不敢明目張膽的來支持他而已。

再說，近日來追緝風聲也大爲減弱。

蔡京很忙。

——就算他是忙着作威作福，忙着玩，忙着害人，也是在忙。

至於蔡黨的人並沒有甚麼爲傅宗書報仇的心意。傅宗書一向不願施恩於人，蔡黨的人也認爲人在人情在、人死兩還清，何必爲一個已死去的人多費心力！

就爲了這三個理由，王小石偷偸的潛了回來。

他一回到京城，就入瓦子巷。

他馬上就受到開封羣雄，尤其是「發夢二黨」的熱烈歡迎。

——他們的命是他救的。

——他們矢志要維護王小石。

這次重返京師，王小石改名爲王大痴。

他不想再出道。

他只想待在京城一角，聽聽蘇大哥的消息，暗中查訪殺父之仇，如果可能，也想看看溫柔，見見唐寶牛他們。

另外還有一個希望，那也是他回開封來的第四個理由：

——他重返「白髮園」時，天衣居士已不在那兒。

——師父一直沒有回來。

——師父去了那裏？

——他是聽到自己行刺的消息，趕來京城？還是生了甚麼意外，遭了毒手？

這使得王小石終於下了回京的決心。

這次回京，跟四年前，王小石賣馬赴京，心情竟是大不相同。

當年他但覺金風細細，煙雨迷迷，眼前萬里江山，甚麼都阻不了他闖蕩江湖的雄心豪情。就連春雨樓頭，曉風殘月裏的簫聲，他也覺得是一種憂悒的美。

而今，人依舊，烟雨依舊，心情卻不一樣了。

夕照、棧橋、波瀾、人影、莫不是一種淒然。

他仍帶着那柄劍。

有一段時候，他在京城裏十分風光，那時候，佩劍上街，是不必掩飾的。

而今，他的劍(刀)當然是用布帛重重裹住，閃閃躲躲，見不得光，就跟四年前他初來時一樣。

而他也從只懂得夢想的男子變成了只有一些夢想的漢子。

* * *

到了京城他才聽說這些日子以來，開封府武林發生了驚天動地的大事。

這些事都跟王小石有關。

——與王小石的師父天衣居士，更是生死攸關。

* * *

刺殺傅宗書的那一夜，王小石一出「神侯府」，諸葛先生即行召集冷血追命鐵手無情聚議。

「我看，」諸葛先生推測，「王小石志在刺殺蔡京或傅宗書，當時事出匆然，已不及分說。」

冷血道：「我跟他交過手，他武功很是不錯，但傅宗書、蔡京身邊有『六合青龍』、『八大刀王』，天下第七、任勞、任怨、『一爺一將三門神』，還有『鐵樹開花，指掌雙絕』，王小石是不易得手的。」

追命道：「不過，『六合青龍』至少有四人還留在附近打探消息，『八大刀王』和『鐵樹開花』，一向跟隨『翻手爲雲覆手爲雨』的元小侯爺，任勞任怨則是朱刑總的左右手，不見得全都在蔡、傅二人身邊形影不離的。」

鐵手問：「現在我們該怎麼辦？」

「讓人眞以爲我死了，」諸葛先生道：「拖住那四條靑龍再說。」

果然，不久隨即傳來傅宗書遭刺殺的消息。

鐵手又請示諸葛：「我們該如何配合王小石？」

「動用暗裏的力量，使他能平安逃出京師再說。」諸葛先生道：「傅相遇刺，全城沸盪，朝廷必有傳言此事是蔡京所爲，蔡黨一定設法止痛療傷，招兵買馬，重新佈置殺局。對於這點，你們有甚麼意見？」

無情道：「蔡京本意是安排王小石刺殺世叔您的。」

諸葛先生知道無情向不輕易說話，每言必有深意，便點頭道：「但王小石卻殺了傅宗書。」

無情說：「他一定將錯就錯，面聖進讒，說世叔教唆門內王小石行刺當朝宰相。」

鐵手馬上就明白了無情的意思。「由於王小石在行刺傅宗書之前，確是從神侯府出去的，有此鐵証，加上蔡京播弄，主上可能眞的會怪罪下來。」

諸葛先生白眉一展，道：「所以，你的意思是……」

無情的容神白得像花之魂、月之芒、雪之魂、玉之魄。「先下手爲强。」

* * *

傅宗書遇刺之際，蔡京就在「忘魚閣」裏，離「我魚殿」僅數十步之遙。

天下第七和葉棋五、齊文六就守候在他身邊。

那時候，他正跟一個神容俊朗、濃眉星目、臉如冠玉、談笑自若的青年交談。

蔡京問：「在蘇夢枕直赴六分半堂與雷損決一死戰一役裏，雷損也把你請過去六分半堂？」

那少年人有些靦覥似的答：「是。」

蔡京再問：「可是，在那一役裡，你出手一劍，幫的卻不是雷損，而是蘇夢枕。」

那少年正是「神通侯」方應看，他答：「是。」

蔡京問他。「爲甚麼？」

方應看答：「因爲家父曾經吩咐過，京城裡有三大幫會，互相牽制，其中『迷天七聖盟』作惡多端，『六分半堂』也不幹好事，只有『金風細雨樓』有點俠骨義風，要我儘量保住他們一口元氣。」

蔡京卻問：「當時，朱月明也去了，他是偏幫六分半堂的吧？」

方應看答：「是。」不必要時，

他在蔡京面前，決不多說一字。他臉上一直維持着一個非常清朗稚氣的微笑。

蔡京追問：「可是雷損炸棺假死，當時，只有你躍空昇高、目覩一切，明知有詐，卻未向蘇夢枕示警，是不是有這件事？」

方應看答：「是。」

蔡京即問：「何解？」

方應看臉上有一種未脫稚氣的成熟。「家父只囑我保住蘇夢枕一口元氣，雷損殺他，我自然出手攔阻，但雷損要逃，爲保中立，我亦不便道破。」

蔡京笑問：「因爲你覺得：近日京城裡的『迷天七聖盟』已潰不成氣局，『金風細雨樓』與『六分半堂』互相牽制，反而是好事，你無意要促成其中之一坐大，是也不是？」

方應看答：「是。」

蔡京又問：「不過，待雷損率衆全力反撲金風細雨樓之際，你卻送了一面屏風給蘇夢枕，裡面卻藏了個雷媚，是否有此事？」

方應看答：「那是雷損着人把我派去送賀禮的人制住，中途掉了包。」

蔡京再問一次。「所以雷媚並不是你送去的？」

方應看這次答：「不是。」

蔡京目光閃動。「但是，雷媚聽說卻是你的紅粉知音？」

方應看微詫，但他仍是答：「是。」

蔡京又問了下去。「雷損派了雷媚伏殺蘇夢枕，可是雷媚卻在重要關頭倒戈相向，反而殺了雷損，這……你可在事先知情？」

方應看眼裏已流露出欽佩之色。「雷媚刺殺雷損，是因爲懷恨雷損，雷損既殺了他的父親雷震雷，又奪去六分半堂的一切，還迫她當了他見不得光的情婦；而且，雷媚早已爲蘇夢枕的重用，成爲金風細雨樓裏的『四大神煞』之郭東神。這些事，我原先只略知一二，但雷媚刺殺雷損之前，我並不知情。」

「那好，」蔡京的態度緩和了下來，在他心裏，倒是對眼前這年輕人極爲賞識，極望能收爲己用——如果一旦能用方應看，就等於已收攬了他的父親方歌吟入自己麾下，有方歌吟這等絕世武功，何愁諸葛先生諸如此類的人物！「現在，京城裡又回復『金風細雨樓』與『六分半堂』相爭的局面，你有甚麼看法？」

「外表看來，金風細雨樓佔盡上風，六分半堂似給打得回不了手，事實上，暗潮洶湧，六分半堂根基依然穩固，他們隨時可以結合江南霹靂堂雷門的實力，跟金風細雨樓一爭天下。只不過，不同的是，以前是蘇夢枕與雷損龍爭虎鬥，可是雷死蘇病重，現在爭雄鬥勝的是白愁飛和狄飛驚了。」方應看有條不紊，侃侃而談，面上依然掛着個被人喜歡的微笑。「更應注意的是：關七也還沒死。據悉『迷天七聖盟』正重新整頓勢力，要在京城裏一爭天下。」

蔡京點頭道：「所以，京裏的幫派，而今還是『金風細雨樓』、『六分半堂』、『迷天七聖盟』三分天下？」

方應看點頭道：「正是。」

蔡京忽然用一種特別溫和的口吻道：「不是，三十年前，武林各門各派，都尊令尊爲首，按理說來，你理所當然是這一代的武林至尊才是。這種雄心，你不是沒有的吧？」

方應看心頭一慄。他的眼色由敬意迅而轉爲懼意，只答：「應看身受朝廷恩厚，只願爲國效力，以報太師知遇，怎敢再涉足江湖是非、武林恩怨！」

「那也不然，」蔡京的笑意裏有無盡的精明與驕矜。「把這些踔厲武勇一身絕藝的豪傑之士，引入軍中，爲國效力，也是美事。」

言罷微笑不語。

方應看沉吟良久，微帶笑意，他在回味蔡京的話。這時候，一級帶刀侍衛「一爺」急報：傅宗書遇刺，刺客王小石。

蔡京下令全力且全面追捕王小石之後，心裡確也茫然了一陣，痛失臂助，而且居然看錯了王小石，都使蔡京心裏惕省，心頭也很不痛快。

他卻問方應看。「這件事，你有甚麼看法？」

「不管這刺客是不是諸葛先生派來的。」方應看說：「他是負責戍守京畿皇廷的，都有疏失之罪。」

蔡京問他。「你的意思是？」

「恕在下直言，傅相爺遇刺，在朝在野，最大得利者顯然是諸葛。」方應看知道自己該把話說明；就算像蔡京這樣聰明的人早已明白他的暗示，但正因爲他這樣聰明，所以自己更要說箇分明。「相爺與太師是知交，相爺既遭不幸，太師說甚麼也不能讓凶手逍遙法外，更不能任由殺宰相爺的敵人痛快自在。」

蔡京撫髯微笑，徐徐離席，走到欄旁，笑看一株寒梅，只悠悠的說：「諸葛與我，也是好友；故友相殘，同根互煎，教人奈何！」

方應看心裏罵了一句：老狐狸。外表不動聲色，以不便留在此地打擾太師處理公事爲由，即行辭別。

方應看一去，蔡京即行召見龍八入閣密議。

龍八急來到，一入閣，即叩跪，再三請罪，痛斥自己保護相爺不力。

蔡京並不追究，只問明刺殺情形，龍八一一稟報後，即行請教。「太師，您看這事兒……」

蔡京沉聲道：「咱們還是小覷了王小石，倒教諸葛正我得逞。難怪王小石的字寫得浮游不定，神光閃爍，原來，他是在向我們虛應事故。」

龍八又問：「現在該如何對應呢？」

「全面緝拿王小石歸案；要活的，活的才能連諸葛老兒一併打殺。」蔡京不徐不疾的道：「此外，明日你隨我入宮，在聖上面前，好好告那老不死一狀。」

龍八一聽，反而覺得傳宗書一死，太師更加重用自己，心頭忭喜，恭聲應道：「是。」

蔡京負手走了幾步，忽道：「還有一事。」

龍八忙道：「太師吩咐。」

「諸葛這樣做也好，反而能迫出那一號人物……」蔡京沈吟自語，然後吩咐道：「明晚你去請一個人。」

龍八有點驚疑不定地問：「太師說的是……」

「元十三限。」

蔡京道。他負着手，微蹙着眉，心中不無感慨。傳宗書一死，接下來要佈署的事可多了，要重新再佈殺局，與諸葛再決高低。他也正好利用這事件，狠狠的給政敵一次致命的打擊。其實，傳宗書死了也好，這些日子以來，他一手培植他起來，可是眼見他勢力逐漸坐大，不好控制，而他武功又高，更不易收拾，最近，居然還偷偷練字呢，分明是要討好聖上，居心不良，而今，教人殺了也好，正好可使自己重新秉政，再攬實權。聖上是決不會罷黜他的，沒有了他，趙佶可也當皇帝當得不牢靠哩。諸葛教人殺了傳宗書，正好可藉此再度逼出元十三限，因爲傳宗書曾拜元十三限爲師，諸葛先生的人殺了傳宗書，無疑如同向元十三限下戰書……當然，要元十三限跟諸葛正我拚命，還得先找出一個「引子」——

蔡京想起了天衣居士。

次日清晨，諸葛先生再三堅求面聖，皇帝趙佶雖然極之討厭諸葛，覺得他古板拘泥、諸多節制，但因諸葛曾數度救過他性命，保住大位，加上諸葛先生央服侍天子起居生活的米公公說項，所以趙佶還是在下午起床之後勉强的接見了他。

諸葛先生率先稟明昨夜傳宗書遇刺一事。

趙佶自然是勃然大怒。

諸葛先生道明刺客曾先到神侯府行刺他，但失敗而退。諸葛先生表明曾聽刺客洩露出主謀人乃太師蔡京。

——這招叫做「以毒攻毒」。

——又叫「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趙佶聽得憤怒莫名，連叫反了。蔡京跟傳宗書雖早已勾結、同屬一黨，但一向昏庸、只顧玩樂的皇帝趙佶並不知情，他只知因羣情洶湧，罷黜蔡京，只好虛應故事，要蔡京的相位讓賢；蔡京暗中調度，使傳宗書拜相，兩人聲息互通、沆瀣一氣，但在皇帝面前，却故顯清高，時故意對小事各持己見、爭辯不休，表示兩不相干，只爲國相忍。

這舉措甚得趙佶欣賞，常讚「蔡卿氣量過人」，其實蔡傅二人只是唱戲一般，只瞞得了昏昧皇帝便算。

故此，趙佶反而以爲傳宗書向與蔡京不和，自己能使他們兩人和諸葛先生互重謀國，更見英明；而今一聽諸葛所奏，似實有其事，眞以爲蔡京容不下傳宗書，想買一凶殺二人，不禁龍顏大怒。

於是他傳召蔡京，當面責問。

蔡京一聽，先在自己右臂割了一道血口，着人包紮，然後才匆赴皇宮。才入宮，已知諸葛先生先他來過，他心知不妙。

他一看趙佶面色，就知是皇帝疑他七分，當下先行跪叩請罪，叩得額角紅腫，老大的一塊，自然痛得聲淚俱下，一面表示要神武皇上「降罪」，一面要英明聖上「明察」。

趙佶見他如此，可見他還不敢太橫妄放肆，眼中確有這個皇帝，於是問明他犯的是甚麼「罪」？要「察」甚麼事？

蔡京立即表明傳宗書之死，他要負責。

趙佶倒是覺得詫異，問他何解？

蔡京半悲半憤的說：他和傳宗書二人，相忍相重，向以國事爲重，但見有人倚老賣老，恃寵生驕，居心叵測，黨同伐異，躭心會危及聖上，所以便私下召攬豪傑之士，來暗中保護皇上，不料有眼無珠，錯識宵小，那刺客早爲諸葛收買，先行刺殺傳相，更要進而狙殺他，他還着了一刀，幸能保住老命，尚能繼續爲皇上效命。

這下趙佶可爲難了，蔡京說是諸葛幹的，諸葛說是蔡京做的，正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依趙佶看，兩個都像，兩個也都不像；可是他心中袒護蔡京，再看蔡京傷處，血猶汨汨滲出，趙佶自覺精明，明察秋毫，至少蔡京眞個是受了傷，爲保護自己而擔驚受害，實在是忠心可感。

當下他又斥退蔡京，不過十日，再賜封賞，如此一來，浮沉起落，都由他一手翻覆，正可謂天威難測：趙佶對自己的英明手段，不禁十分得意。

處理了此事，他已大感傷神，正該恣意作樂一番，以不虛渡苦短人生。

* * *

諸葛先生面聖啟奏罷，退了出來之後，會合了守候的冷血與追命，先行去拜會米公公米靈；至於鐵手與無情，早就分別去通知黑白兩道中他們論得起交情的好漢，對王小石的逃亡，或助一臂、或放一馬。

米公公則是皇帝趙佶跟前最信任的最受寵的內監，無論宮廷上下，還是朝廷官將，都對他十分敬重。

是以諸葛先生向他虛心請教。

「傅相遇刺，聞說太師頗爲震怒，公公知人深矣，目光如炬，不知對這件事有何眞知灼見？」

「我？老咯！那有甚麼見解！」米公公搖手擺腦的說：「不過，丞相之位，是蔡太師一向戀棧不忘的，也是勢在必得的；反而對宮廷之外各幫各派一攬麾下之計，近日難免會暫時擱置吧？」

諸葛先生連忙致謝。

米公公的看法實與諸葛先生不謀而合。

三人在離開皇宮回神侯府的路上，冷血因有感受，便有問于追命。「蔡京確是派王小石前來行弒世叔，但傅宗書遇刺，決非蔡京之意，世叔何以却說是蔡京叫人下的手呢？這樣豈不成全了蔡京或傅宗書的美名。」

追命笑了。「此言差矣。傳宗書和蔡京名譽如何，後世史家自有評議。世叔若不這樣說，蔡京便會先進讒言，說是世叔派人狙殺傅相：這就叫『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料敵機先！」

他指了指冷血岩石般的肩膊，又道：「世叔這招是先行打亂蔡京的步策。對付惡人，如果事事講禮，那只有節節敗退；對付小人，如果事事講理，也只有步步失策了。世事有時不妨以不變應萬變，有時也不妨以萬變應不變。」

冷血仍有點不以爲然。「可是，那也是瞞騙皇上……欺君之罪啊！」

「當皇帝是只愛聽他自己想聽的話的時候，就無所謂欺居了。」追命小聲但正色的說：「有時爲了要達到目的，少不免要運用手段。」

冷血只沉吟的道：「只是，不擇手段後所達到的目的，是不是跟原來的目的有很大的分別呢？」

「沒有目的，就沒有手段，」追命用一種玩世不恭的語調說：「但沒有手段，往往也失去了目的。」

他微喟的說：「四師弟，人在亂世，難免要用點非常手段；只要心意是出乎於善、情義乃出乎於誠，也就不必計較甚麼旁枝末節了。世叔是做大事的人，幹大事的人，自然需要非凡手段。」

* * *

蔡京的手段更是一流的。

他剛自趙佶前告退，就去求教米公公。

「這件事，我確是受人冤誣，」蔡京一年裡總教人往米公公這兒送上金銀珠寶，數以萬計，但他在米公公面前，却是隻字不提，而且神情甚謙，執禮甚恭。「不知公公有何高見？」

「高見？不敢當！」米公公呵呵笑道：「我只是個不管事也管不了事的內監，能管得了甚麼事！不過，對方利用這招反撲，確是高明。唯今之計，最宜勿生枝節，先等風平浪靜，保持和局最好。待浪息波平，皇上天怒自收，屆時太師只要能把穩丞相大位，其他小事，還怕不能一如摧枯拉朽，一一收拾嗎？」

蔡京笑逐顏開，拜謝而去，未久，又命人送大禮於米公公，反正財寶取之於民，用之於己，慷他人之慨，多送多有，無需吝嗇。

* * *

古往今來，眞正好的局面，定必都是和局。

以和爲貴，和氣生財，君子和而不同，在在都說明了「和」是快樂的源泉。

不過，對一些人來說，和則無利可圖，亂倒可混水摸魚；亂世出梟雄，和平時世，反而無甚可爲。

* * *

蔡京領「六合青龍」離去之後，米公公回到內宮住處，赫然正有「血劍神槍」方應看自酌相候。

米公公一面笑着賠罪，說是有勞侯爺久等，一面道出諸葛先生和蔡京互爭的一動一靜。

方應看聽得仔細，聽罷就帶笑問：「依公公來看，現在的局面是不是由明爭轉入暗鬥？」

米公公一笑道：「反正明爭也好，暗鬥也好，這局面都對你我有利無害，大有可爲。現在是暫時的和局，難保不正是醞着日後的亂局。」

「這次似乎是蔡京吃了點小虧，」方應看審愼地道：「以蔡京的爲人，就會這樣算數嗎！」就算在謹愼的時候，他臉上笑意依然。

「當然不會，」米公公吃了一粒花生米，喝一口酒，再吃一粒花生米。「不過，蔡京與傳宗書一早已

貌合神離，未必儘如人所料那麼配合無間。傅宗書亦非等閒之士，他善觀形察色，更長於掩藏鋒芒、擅於應變，蔡京並非庸手，心中有數。且觀蔡京爲人，多年以來，他們是落落大方、能容能用，故有不少有才之士，投他帳下，但眞正爲他們重用的和大力提拔的，莫不是三流以下的人物！這些二、三流、甚至不入流的人物，囂張得勢，一味阿諛奉迎，善拍馬屁，本身且不要說才氣，連骨氣也欠奉得很，但卻遠遠凌駕於才智之士之上，浮囂跋扈！橫行無忌，這正是蔡京辱殺眞正才智之士的方法！蓋因才識之士，有日能與他爭短長，這些人全是廢物，永遠都贏不過他，他才放心樂用，這些人都爲了保自己地位而爲他賣命，勇於內鬥，擠免能人，蔡京才能長保大位，永垂不朽。另一方面，又博得肯提拔擢升部下之名，而又得到受他恩澤的人感激報答，眞是好人當盡，壞事做盡。」

方應看聽了，一笑飲酒。

「不過，這種人物也有好處：他永遠懂得收買人心、照顧自己人；」米公公瞇瞇笑着，又吞了一粒花生米，呷了一口酒。「到目前爲止我還算是他的自己人吧！」

「他們會因利而照顧自己人，也會因利而出賣自己人的；」方應看似還有顧慮。「依公公之見，蔡京確會另有異動的了。」

「反正，他越動，局面就越亂；局面越亂，對你一統武林，就越有好處，其實，他是在幫你，他忙他的，你隔山觀虎鬥就好，最多不過不時射一支冷箭、放一把大火而已！」米公公哈哈地笑着，又說：「蔡京當然不是善男信女，他表面唯唯諾諾，但我看他至少會去進行一件事。」

方應看即問：「甚麼事？」

米公公嚼着花生米，眼瞇得像一根橫着的針。「找一個人。」

方應看當然問下去。「甚麼人？」

米公公用袖子抹了抹嘴邊的殘沫：「元十三限。」

「像他那麼一個聰明人，」他說：「自然不會忘了在這時候起用這個不得了的人物去對付諸葛先生。」

他又去挾了一顆花生粒，扔進嘴裏，嚼得卜卜作响。「我們且看這和局，能和到幾時，且看看這亂局，亂到幾時！」

方應看這回沉吟良久，才道：「可是，元十三限和諸葛先生份屬同門，會爲蔡京而自相殘殺嗎？」

米公公並沒有馬上回答他的問題。

他嚼着花生，卜卜有聲、津津有味。

方應看馬上爲他斟酒，臉上又浮現那略帶稚意、惹人喜歡的笑容。

「當年，韋青青這武林異人，收了四個徒弟。首徒嬾殘大師，神龍見首不見尾，雲遊四海，早已不知所踪。嬾殘大師原名葉哀禪，年少得志，青年當官，後辭官闖江湖，自創『自在門』，中年後看破紅塵，遁跡江湖，不問世事。二徒是天衣居士，因體質所限，無法練成絕世武功，但見識學問，戰陣韜略、六藝五經、無不卓絕。至於諸葛正我和元十三限，兩人都是文武雙全之士，只不過諸葛先生運氣較佳。神宗時期，諸葛先生受到王安石的越次賞拔，與王韶策上平戎三策；旋又在哲宗時期爲蘇氏三父子交好，並爲司馬光重用。司馬溫公卒後，舊黨幾遭排斥盡去，但諸葛先生因三度救過當今聖上，保駕有功；聖上再偏袒寵護蔡京，但也不致要罷黜諸葛，是以蔡京一直視諸葛爲眼中釘，但一因忌於當今天子，二因懼於諸葛先生武藝高強，精明警覺，三因諸葛手上四名愛將：四大名捕，在江湖上各有地位，在武林中也聲望顯赫，蔡京若然冒然動手，萬一不討好，諸葛先生便大可趁機反撲——就像這次殺傳宗書的事一樣。」

米公公一口氣說到這裏，像說書似的，哼了幾聲，喝一口酒，又唉了幾聲，再呷一口酒，然後又扔一粒花生米入嘴裏，又送一口酒。

「也許便是因爲這樣，蔡京才急着要把開封府的武林人物，不是一網打盡，就是一舉收攬吧？所以他才會使白愁飛在『發黨花府』做出那樣子的傻事，這事一旦揭破，蔡京和白愁飛都碰了一鼻子灰了，日後想要籠絡道上的好漢，談何容易！」方應看周慮的道：「或許也因爲如此，元十三限更加嫉恨諸葛先生吧？」

「便是如此。所以同甘共苦，眞是說得容易做得難。有時候，同患難雖已不易，但共富貴更難。糟就糟在元十三限武功才智，無一在諸葛先生之下。他志大心高，原要報國效力但在王安石越次入對、大權在握之際，他報效皇弟趙顥，而遭王安石棄而不用，只好投蔡確門下，甚不得志。俟司馬溫公拜相之時，報復新黨，他因受蔡確之累，被貶戎州。直至蔡京任相，因要節制諸葛，所以才調他回京，但又防他坐大，閒置不用。屢經蹉跎，英雄已老，空負奇志，元十三限自然鬱憤不平。」米公公一邊吃花生，一邊喝酒一邊追述往事。「諸葛先生其實也有顧念同門情誼，曾爲元十三限說項；但元十三限十分倨傲

，雖懷才不遇，但決不接受諸葛先生的援手。兩人因懷抱各異，又各事其主，曾數度交手，但許是元十三限較爲不幸吧，從來都沒有勝過一次。」

方應看眼神一亮，這樣看去，很有點像是一個聰明而淘氣的孩子。「所以元十三限恨諸葛先生入骨，誓要打倒諸葛洩忿？」

「據說他們還有些私怨。」米公公哼了幾聲，他甚至聞到自己體內散發出一種老人味——一個在老去的人身上才會傳出來的味道。他很不喜歡這種味道，這味道尤其在他喝了酒之後、疲乏了之後會更濃烈。可是他又極嗜飲酒，而人總是會疲倦的。「至於那是甚麼積怨，我就不曉得了。」

「可是，元十三限也是個聰明人，他會爲蔡京殺諸葛先生嗎？」方應看還是提出問題。

「本來不會——要是會，蔡京早就出動元十三限來殺諸葛先生了，何必要差王小石去！元十三限此人自視甚高，極爲倨傲，他對諸葛先生嫉仇已極，有若深仇巨恨，但暗箭傷人的事，他還是未必肯幹。」米公公一面說着，一面在想，這年輕人聞着我身上的味道沒有？怎麼他看來一點感覺也沒有？究竟是少年沉着？還是反應遲鈍？還是怕我生氣佯作嗅不到？「不過，蔡京到這時際，一定會調出一個人來。」

「誰？」方應看問得快而愼重。

「天衣居士，」米公公道：「他們的二師兄。」

「天衣居士？」方應看重覆了一句。「天衣居士會爲這件事而出動嗎？」

「天衣居士生性淡泊，一般江湖恩怨，他都不肯插手，至於朝廷鬥爭，他更不會理會。只不過，蔡京決不是個簡單的人。」米公公用一種彷佛在看一場好戲的奮悅說，「天衣居士退出江湖已二十五年。廿五年前，蔡京還沒當上戶部尚書之前，早已安排好了一個人，一直照應着天衣居士——」

他笑笑又道：「要不然，怎可說隱居就隱居？你以爲眞可以不食人間煙火，飲風吃雲嗎？天衣居士雖然不涉江湖是非，但他依然沉醉於琴棋詩畫藝，喜愛花草樹木鳥魚，時有些發明，時作些風雅，住得舒適，活得悠閒，你以爲他眞的是神仙？如不去搶劫偷盜，又不做事謀財，他那裡可以過這般寫意生涯！」

方應看心裏一面驚震於蔡京的老謀深算，一面暗佩米公公的深聞博知，「公公的意思是：蔡京早在數十年前，已在天衣居士身邊伏了一人，以財力支持那人，成爲天衣居士的恩公——」

「那人也是很多身懷絕學之士的恩公——蔡京不方便做的事，他指使其他的人去做，有一天，他便利用這些關係來讓人對他報恩。」米公公揮不去自己身上發出的老人味，只好拚命喝酒，喝得自己都不大分得清究竟那是酒味還是老人味，心中才較寬和一些，「所以，蔡京手邊總是奸詐小人得道，但手下也不乏能人。」

方應看這回小心翼翼的問道：「負責天衣居士的人是誰？」

「多指橫刀七髮，」米公公瞇眼笑道：「笑看濤生雲滅。」

方應看這次不笑了，神色凝重了起來。「公公的意思是……其他五位也是……」

「當世六大高手中，你就是『談笑袖手劍笑血，翻手爲雲覆手雨』的『神通侯』方應看。『笑看』，蔡京當然想要用你，但公子決非他掌中之物；」米公公說着說着，語言忽然變得又尖又細，使他覺得一陣慄然。這些日子以來，他常有這種情形，有時夢中乍醒，竟一直覺得自己是一頭怪獸，剛殺戮了許多人。他這種感覺，發生得愈來愈頻密，愈來愈明晰，愈來愈緊逼盯人，彷佛他身體裡有一頭可怕的獸，隨時要把他吞掉一般。「蔡京想把六大高手盡收囊中，他還沒那麼大的本領。不過，多指頭陀確是他的人。」

方應看微訝。「多指頭陀？五台山的多指頭陀？」

（註：「多指橫刀七髮、笑看濤山雲滅」六大高手，請參閱八六年作品「殺楚」一書裡寫的「百袋紅袍、歐陽七髮」和「橫刀立馬、醉臥山崗」的顧佛影，以及「江湖閒話」一書中「白衣方振眉」篇述及的多指頭陀。）

「正是精通少林『多羅葉指』和『拈花指』，但卻能以五台山正宗氣功『無法大法』施爲的多指頭陀。」米公公覺得他身體裡似有「另外一個人」替他說話：「這數十年來，照顧天衣居士起居飲食、無有不從，而又能令他不致生疑的，除了這位多指頭陀，還能有誰！」

方應看微噫一聲。

過了半晌，他的笑容又回來了，像陽光映在水上一樣的浮了上來，極難得也極好看。「……天衣居士、元十三限、諸葛先生，還有『大開大闔三殘廢』與『四大名捕』；」他像是品評雅賞奇花異卉般的道：「要是還加上嬾殘大師和他的徒弟沈虎禪，那眞有熱鬧可瞧了。」

「嬾殘大師失踪已久，到底還在不在世上，仍然成謎。沈虎禪正與萬人敵及鐵劍將軍爲敵，現今是

不是還活着，只有他自己知道：」米公公覺得「自己」又「回來」了，他大力的嚼着花生，來証實自己神智仍然清醒；只是當他精神稍爲寧定時，那種該死的「老人味」又回來了。「這些年來，元十三限摒除一切雜念，苦創『傷心神箭』，諸葛先生憂煩國事，將絕藝傾囊相授於四大名捕外，潛修『驚艷一槍』。元十三限曾三度找諸葛先生決鬥，但也敗了三次，近十年來，他們各練絕技，這一戰只怕得要不死不散。」

方應看笑了。他的笑容甚是燦爛好看。

「這樣說來，局面又要開始亂了？」

「對小侯爺您這樣的人傑而言，局面越亂越好。不亂又焉能顯示出你平定天下的能耐？要是不亂，小侯爺又怎能名正言順，再像方大俠當年一樣，統領武林、君臨天下了！武林中，已有許多年羣龍無首了呀！」

「對，亂就是大有可爲，平定的局面是出不了英雄的。」方應看也笑着說。「蔡京雖然恣肆跋扈，但他是意圖偏安，才能維持他的專權；這樣不痛不快，那就太沒志氣了，不懂順流應世的人，就該下去。趙家天下，積弱已久、積怨已深、積重難返，公公與金元帥早有盟誓，若能裏應外合，他日蔡京的位子，就是您坐的了。」

「我倒不是貪圖權貴。小侯爺，你是深知的，我小時就給趙姓皇帝抓去閹割，一家大小，全死在黨錮之爭裡，所以不管對趙家還是新舊二黨，一無好感。」米公公覺得那隻奇異無比、龐大無匹的「野獸」又在心底裏悽吼了一聲，「這件事，小侯爺一向都是與我同一陣綫的。否則，金主又何必派了大王營裏三大悍將：契丹、蒙古、女眞族的高手來爲你執鞭掌轡？」

方應看忙道：「那是金主厚愛。」

米公公瞇着眼看他。「你的『血河神劍』練成怎樣？」

方應看答非所問。「家父始終不肯授我『天羽奇劍』。」

米公公又問：「金主苦心暗中把他們的獨門『烏日神槍』的要訣授予你，卻不知練成怎樣？」

方應看微嘆了一聲。

這一回，他倒喝了一口酒。

一小口。

然後回答。

「希望能眞箇看到諸葛先生的『艷槍』，好長長見識。」

還是問非所答。

這時候，到米公公心中掠過一陣寒意：眼下這個他日尚還仗賴他成大事的年輕人，最可怕處就是不慍不躁、高深莫測。有時，他也弄不清楚：到底是自己在督導他，還是他在領導自己？

他只知道：體內的那吼聲，是愈來愈大、愈來愈响，愈來愈近、愈來愈清晰了。

* * *

天衣居士養了一隻鳥。紅嘴、黑羽、聰明伶俐、活潑可愛，每天都會擬人聲音報上：「今天是正月初三……」如果是「過年」，牠還會說上幾句吉利的話兒，要是「中秋」，牠還會「吟」上一兩首有關月亮的詩。牠還會在每個時辰交接之際報時。

有時天衣居士心情不好，牠就唱歌；天衣居士沒胃口的時候，牠還會用有尖鈎的啄子，挑桌上最好的餸菜，送到天衣居士嘴邊去。

天衣居士當然十分疼愛牠。

他至少養了三百三十三隻珍貴罕見的飛禽，其他走獸還不計其數，若連貓狗龜兔一起算，恐怕八輩子也算不清。

但他獨愛這隻鳥。

這隻鳥不愛跟別的動物在一起，清高而且孤僻，也不愛跟別的人在一起，牠只愛跟他在一起。

天衣居士覺得他倆之間很有緣。

這隻鳥名字就叫做「乖乖」。

有時牠閒來無事，也會叫自己的名字，但發音不準，叫成「怪怪」。

* * *

說實在的，一隻那麼通人性的鳥，天衣居士喜歡之餘，也有點覺得「怪怪的」。

可是他是那麼喜歡牠，他倆是那麼有緣，天衣居士自知一向興趣繁多，可謂玩物喪志、心不能專，也就不在乎再特別鍾愛「乖乖」一些了。

* * *

天衣居士近月來心情不好，那是自從王小石要去京師展露身手之後，心情就沒有好過。

——大概是因爲寂寞吧？

天衣居士禁不住時常想起：有王小石在身邊時的熱鬧快活。

王小石是一個對甚麼事情都以坦蕩的胸襟、快樂的心情去面對人的。

這樣子的人不但能令自己快活，也能令在他身邊的人感到快樂。

王小石走後，天衣居士的心情就黯淡得多了。

這時候，他就不禁有點後悔：後悔當日沒有娶下織女。

——當年若娶了「一針見血，名動天河」的織女，現在就不會那麼寂寞無人管了吧？

「你喜愛高山流水、琴棋書畫多於喜歡我；」他記得當日織女這樣嗔怒跟他說過，「其實你這種人

，只愛你自己！」

當時，她就以「一針見血」的「密織急繡、亂針分屍」，即行把繡好的鴛鴦帕拆去一隻鴛鴦，擲還給他，佛然而去。

而今，那巾帕還在懷裡，大概那兒還兀自游着一隻孤獨的水鳥吧——不知那一隻現在怎樣了？

這樣想着的時候，天衣居士又消沉了起來。

「乖乖」便過來輕啄着他的手背。

* * *

天衣居士也沒料到自己竟會出門去。

而且還是重入江湖：

——去的竟然還是京都！

他原本準備在「白鬚園」終老。

本來，就算有人拿刀子架着他的脖子，他也決不願再出江湖。

——其實根本不可能有人進得了「白鬚園」，因爲那兒他已把自己這些年來所修所創的機關陣勢，全佈置在那兒，就算是大師兄嬾殘大師親至，也未必能破得了。

除了王小石之外，只有一人能來去無阻。

因爲是他讓對方來去自如。

他信任這個人。

這個人當然就是多指頭陀。

* * *

多指頭陀在當世高手裡是唯一能以五台山禪宗氣功「無法大法」施爲少林絕技，除此之外，他的九隻指頭(非但不比人多指，反而比人少上一指)，名動天下，任何樂器，不管再新再古，只要給他彈上片刻，不管他有沒有學過，皆能成曲，且比浸淫多年在此樂器上的人更精更巧；有時候，他一人能彈出九十九人合奏時的繁複曲音來。

他也善弈。

更善抓魚。

急流之中，魚游其間，他能以空手拔下水中游魚的一片鱗而不沾其身；天衣居士的「樂魚齋」養魚無算；這些魚兒也難免偶爾得病，正需要多指頭陀這靈便的九隻手指。

多指頭陀這種種長處，都投合天衣居士的趣味。

何況，這些年來，天衣居士得以潛修此地，怡然自適，起居飲食，全仗多指頭陀照顧，而且還照顧得無微不至。

他曾問過多指頭陀何來的錢？

「廟裡的。」

多指頭陀主持一家「老子廟」，香火鼎盛。

「那是佛陀的香緣錢，我怎能花用？罪過罪過！」

「布施給菩薩的錢，不就是施予衆生的嗎！」多指頭陀卻說：「居士是衆生裏的絕世人物，無異仙神，這些俗物若能爲居士所不棄，才是本寺光榮，功德無量。」

於是多指頭陀繼續支持天衣居士起居生活所需所費。

日久之後，天衣居士也習以爲常了。

他待多指頭陀有如朋友。

多指頭陀也別無所求。

直至這一天……

* * *

多指頭陀請天衣居士「吃飯」。

「吃飯」，這一個很特殊的事情。

古人早有「民以食爲天」之說，甚至認爲：「夫禮之初，始諸飲食」；飲食不僅可快朵頤，還具「養生送死，敬事鬼神上帝」之用。天子皇室、祭祀爲大事，連用以烹飪的鼎都當作是國家宗室的威儀。

古人更以牛、羊、豕爲「三牲」，祭祀或享宴時，天子才配三牲齊備，是稱「太牢」，諸侯只能殺牛羊，叫做「少牢」，一向以來，飲食都要遵規守矩、禮法森嚴，若非祭祀，諸侯還不可殺牛、大夫不可殺羊、士不可殺犬豕、庶人不可吃珍貴之物，壁壘分明，際分深嚴。

武林中人，當然並不嚴遵規律，但莫論朝廷、江湖還是武林中，「吃飯」——有時候也是一個很特別的名辭。

有人請你「吃飯」，通常不止是「吃一頓飯」而已，其中也包括了相聚、敘議、交際、應酬，甚至還會有籠絡、施恩、示好、談判、炫耀、試探……諸如此類，千奇百怪的「意圖」。

連你請人「吃」一頓「飯」，有時候也隱含了不少你自己都不一定分辨得出來的「意圖」。

——這時候，「吃飯」就不再是「吃飯」了。

——吃這種「飯」，要比「辦事」還得要抖擻精神、如履薄冰。

所以，有些飯，吃的不是「飯」，而是人情；有些飯，十分「不好吃」；有些飯，是「不得不吃」；更有些飯，寧可自己吃糠，也不可以去吃。

當然，多指頭陀的「飯局」並不複雜。

他只請了兩個人。

他自己和天衣居士。

飯菜也很簡單。

吃的是齋。

* * *

不過，用意卻很不簡單。

——其實，世上最簡單的事情，細想深思都不甚簡單，譬如你喜歡一個人，或恨一個人，仔細分析，那是多少因素造成的！

(未完・三)

上文提要：三槐谷中留下兩派殺手面對面交鋒。一派以素華爲主的年輕女殺手，武功精湛人悍勇，面對血手無影帥永昌毫不畏懼，帥永昌也不被對方的美色與金錢所迷惑，雙方都不肯洩露己方背後的主腦。帥永昌認爲吃定了對方，豈料空中突然飛來白衣人，竟能避過嚴密的埋伏，將已受制的素華救走……





女捕頭傳奇／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掌青苗

江北四老酎恩惠　共研破案獻謀策

數丈外的草叢中，突然站起了一個人，那人直向着帥永昌走了過來。

王閃、余標也看到了，臉上微現笑意。

來人是一日千里馬乘風，是少數能和帥永昌講話的人之一。

「帥兄，有什疑難事？乘風願盡全力，爲帥兄劬勞。」

帥永昌如夢初醒般，啊了一聲，道：「乘風，你看清楚那白衣人是怎麼來的麼？」

「不是很清楚，」馬乘風道：「他們先用鈴鐺，吸引了我們的目光，也擾亂了我們的聽覺，就利用我們耳目集中於鈴鐺上時，他飛越而至了，讓我們措手不及，不過，不會再有下一次了，上了這次當，我們會提高警覺。」

「我無意責怪你，乘風，我最想知道的是那白衣人，是不是憑仗着輕身功夫，一次飛躍過來的？」帥永昌道：「果眞如此，他就强過我們多了，這一點我就辦不到啊！就我目測眼下的地理形勢，他應在一百五十丈外飛躍離地，否則，就無法逃過我們的監視了，一口氣飛渡一百五十丈……」

「絕不可能，帥兄，」馬乘風向山頭打量一下山勢地形，道：「不錯，一百五十丈外，才有掩蔽的地方，這一段距離，絕不是憑藉輕功能夠一躍而過，必需借重某一種力量，我帶幾個人去查看一下，也許能找出一些蛛絲馬跡！」

帥永昌點點頭，暗運掌力，毀去牛皮上的字跡，用力一撕，成爲兩半，拋棄遠處，不能讓別人看到上面字跡。

馬乘風道：「帥兄，王閃、余標的傷勢，也該包紮一下了。」

「不錯，不錯，就有勞你老弟幫幫忙了，」帥永昌道：「他們兩人身上，帶有金創藥。」

「用我的，」馬乘風道：「一陽宮的一陽散，止血生肌是療傷的聖品。」

說動就動，立刻幫兩人包紮起來。

果然是非常靈驗的好藥，包紮好傷處，兩人已無疼痛的感覺。

帥永昌右手揮動，拍活兩人被點的穴道。

「謝謝主人，也謝謝馬先生。」王閃、余標欠身行禮。

馬乘風對王閃等笑一笑道：「帥兄，屬下去勘查一下，回來向帥兄報告。」

「多帶幾個人去，那批娘們不簡單，」帥永昌道：「鬼計多端，心狠手辣，是笑裏藏刀的人物，乘風，你要多加小心哪！」

「謝謝帥兄關注。」回身疾步而去。

原來，馬乘風是負責狙擊敵人的援手，攔截敵人歸路的領隊。

所以，那白衣人救走素華，他有很大的責任。

馬乘風去得快，回來得也快，不過一盞熱茶工夫，已回到帥永昌的身側，欠身一禮，道：「把設施全部帶走，只留下一些痕跡。」

「一點也看不出來麼？」帥永昌道：「他們膽大心細，是很難對付的敵人。」

「也不全是！」馬乘風道：「就留下的痕跡判斷，可能是用一種强大的彈力，把人送過來的。」

帥永昌點點頭，未再多問，道：「我們回去吧！轉告水中天，由他率領十名高手斷後，見人就殺，絕不能再讓人找出我們的去向，否則那就一敗塗地了。」

「帥兄，如是刑部的人呢？」馬乘風道：「是不是一起殺？」

「暫時不要，」帥永昌道：「他們救了人應該不會再來，刑部捕快是我們的對頭，但也是素華那些人的對頭，這中間有着利用之處。」

「程小蝶自負得很，有點不知天高地厚！」馬乘風道：「她只帶二十幾個捕快，就敢來救人，是不把我們放在眼中了……」

帥永昌一皺眉頭，插道：「還眞的被她把人救走了，我一直想不通她如何解開斷血障的？」

「關杰告訴她的，那個叫化子，更不是好東西，」馬乘風道：「下一次再見到，一定要宰了他。」

「不行，我們還需要他傳話，」帥永昌道：「當今江湖人物，能夠出入刑部，也可以衝到刑部總捕頭家中和程小蝶講話的人，還眞不多，等此間事了，殺他，剮他，也不遲啊！何況，關杰也未必有解開斷血障的道行，就算他知道解去斷血障手法，告訴了程小蝶，也不可能解得那麼個快法，老實說，手法的靈巧，我亦難及。」

馬乘風連提兩個建議，一個被帥永昌插嘴打斷，表示不願聽下去，一個被否定了，不禁心中冒火，忖道：「你帥永昌的『火熖掌』只不過善於暗算取命，眞刀眞槍的拚起來，馬某人未必輸你，你不聽老子意見，老子也懶得浪費唇舌了。」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斷血障的手法，馬某人也是一竅不通，告退了。」

轉身大步而去。

帥永昌是何等人物，聽口氣，看神色已知馬乘風心中窩火，忖道：「你這個一勇匹夫，也敢擺出臉色來，如非正值用人之際，我一掌斃了你。」

心中想殺人，臉上却浮着笑容，道：「乘風。」

馬乘風人已走出四五步，聞聲停下，道：「帥兄還有甚麼吩咐？」

「我在想啊！」帥永昌竟然移步走近了馬乘風，接道：「素華他們那一批人，只是三屆弟子就有七十二人，武功、劍法，你都看到了，不會比我們的人差，尤其是那股勇武、兇狠的拚勁，就比我的人手强多了，第一屆、第二屆弟子，還不知道有多少個？如以素華武功作標準，都應列入高手……」

馬乘風道：「我如親自出手，就不致拚得兩敗俱傷了，挫了我們的銳氣！」

帥永昌心中忖道：「三五十招內，你也許可以殺一個三代弟子，碰上素華這等級的人，鹿死誰手，還難預料，眞是夜郎自大。」

心中駡，臉上笑，點着頭說道：「我們這羣人中，能和你乘風兄身手相比的，只不過三四人而已，帥某擔憂的也是這一點了。」

馬乘風沉吟了一陣，道：「他們弟子衆多，倒不足懼，只要我們狠得下心，殺他個屍橫遍野就是，倒是那個救走素華的人，有些可怕了。」

帥永昌點點頭，道：「對！那是位超級高手。」

「可是千手刀王？」馬乘風問道。

「不是，」帥永昌道：「千手刀王的可怕處，是他身上無處不藏刀，而且，都能夠運用傷敵，袖裏刀只是他奇技之一，但輕功却不太高明，比起乘風兄一日數百里的飛行功夫，差遠了。」

馬乘風聽得開心，哈的一聲笑了，但立刻停止笑聲，皺起了眉頭，道：「帥兄是說，敵人中除了千手刀王之外，還有比美的高手了？」

「救走素華的人，就比千手刀王高明多了。」帥永昌道：「來人不但輕功比他好，內力和應變的技藝都不在千手刀王之下。」

「這就有點痲煩了，」馬乘風道：「不知道他們這樣的高手，有多少？」

帥永昌突然警覺了，馬乘風已有怯敵之心，再說下去，徒亂人心，因此淡淡一笑，道：「這等超級高手，世上能有幾人？三兩個也就很可怕了。」

「那還好！」馬乘風道：「遇上超級高手，我們就來個四面合擊，以多爲勝。」

帥永昌點點頭，道：「好辦法！」心中却暗暗駡道：「你如知道了程小蝶的師父是吳一諤，借給你一個膽子，你也不敢動刑部的人了！」

事實上，這也怪不得馬乘風，他行刺爲業，殺人無數，幾次遇上了平分秋色高手，打得死去活來，

深知技高一着，束手縛脚的厲害，所以，他不怕敵人多，只怕敵人的武功高。

馬乘風轉身離去，帥永昌却在心中盤算，這一仗，要不要打下去？殺手無情也無義，但却很重一個信字，他們收了訂金，絕不會背諾逃走，集中了江湖上五六十個一流殺手，對付一個門派、幇會，也可以應付裕如，殺得他們片甲不留！誰知道撞正了鐵板，對方也出動了殺手級的人物，何況，單是對方三屆弟子，就有七十二人之多。

殺手和一般武林人物不同，殺手只想殺死目標，不擇手段，也不要面子，也不要揚名立萬，練的不是正統武功，是陰毒的殺人手法，而且是越毒越好，這種人就很難防備了，爲了殺你，可以跟你泡上三個月，你一個疏忽，就可能挨他刀子。

血手無影帥永昌是殺手之王，但對上了後起之秀的大批殺手，心中竟生出了一股寒意，這些年輕慓悍殺手，視死如歸，這個世界上似乎是沒有他們害怕的事，又絕對忠心於主人。

他開始攷慮放手一走的事，因爲，那個敵對集團中，還有不知數目的武功絕頂的高手。

程小蝶沒有全聽到帥永昌和馬乘風的全部對話，畢竟距離遠了一點，她凝聚全部的功力，也只聽到一半。

但一半已經夠了，那些留下的空白不難由兩人說的內容上推想出來。

忍受到最末一批斷後的殺手離去，程小蝶才站起身子，作了兩次深呼吸。

小文、小雅也站起身來，一面活動手脚，一面連連大口吸氣，她們比程小蝶似是還要憋得難過，小雅快步走向程小蝶道：「素喜是萬寶齋中人，大概不會錯了，素喜排名第三屆女殺手，同屆的師姐師兄，不知有多少人？素喜也不是頂尖人物，今日現身三女中，素華已經比她强些了。」

「想不到啊，大江南北的一半出色殺手，還不是萬寶齋的敵手，」程小蝶道：「這股力量的强悍、霸道，實在太可怕了。」

「那個張翼會飛，救走素華的人，」小文道：「練的是什麼武功啊！抱個人，還能越飛越高，這好像已不是人的體能可以做到的事了。」

小雅一臉茫然，道：「是啊！不可思議呀！」

「我看是別有原因，」程小蝶讀書多，思維力也較小文、小雅高明，搖搖頭，道：「那確實不是人能練成的武功，抱個人，飛起數十丈高，飛走了，但他確是個人，不是鳥，鳥不會救人，那一雙黑色的翅膀，可看出是製造的道具，也不會扇動，只是張開得很大，可以迎風而起。」

原來，三人的藏身，受形勢所限，看不到那條拖起白衣人的絲線。

「就像放風箏一樣！」小文接道：「他只要張開大翅膀，就被人牽得飛起來了，所以，白衣黑翅，顏色分明。」

「當年韓信就利用風箏載人，飛到項羽的營寨上，用簫、笛吹出江東故鄉歌曲，使項羽八千子弟兵潰散而去，」程小蝶道：「逼得項羽烏江自刎，以楚霸王之勇，也有精疲力盡之時，無法打破體能極限，但卓絕的武功，再配上適用的道具，就可以創造出一些人所不能的奇跡了。」

「也要訓練有素，配合佳妙，」小雅道：「面對江湖高手，能及時飛起，擺脫了敵人的攻擊，但最重要的，還是那個設計的人，是個天才。」

「那個白衣人，是個天才。」

「那個白衣人，」程小蝶笑一笑，目光掠過小文、小雅道：「妳們有沒有印象？」

「他全身裹在一件白衣中，看不到面貌，」小文道：「就算見過他，也很難想得起來。」

「看他的身材呢？」程小蝶道：「距離太遠了，無法看到他的眼神。」

「等一等，」小雅道：「我說不出他的特色，也未看出門道，只是猜想，他可能是萬寶齋大掌櫃萬復古？」

「可能啊！」小文道：「那天他和素喜見面，只一轉眼，就消失了他的踪影，証明他的輕功，已到飛行絕跡的境界。」

「好啊！這次妳們都變聰明了！」程小蝶道：「那一次，我們去萬寶齋，他穿着一件紫袍，我見他的靴子也是紫色的，証明他偏愛紫色，他張翼飛起時，我看到一雙紫色的靴子，穿紫色靴子的男人，很少見的！」

「還是姑娘厲害，」小雅笑道：「說得有憑有據，不像我和小文是瞎猜的。」

「可也猜得準呀！」程小蝶道：「妳們爲什麼不猜他是三掌櫃風琳呢？他號稱摘星手，輕功定也高明。」

「白衣人個子高大，」小雅道：「風琳沒有這個身材。」

「萬復古只是大掌櫃，」小文道：「說穿了只是一個大伙計，武功如此高明，能用如此伙計的東主，是不是更可怕呢？言侍郎被殺這件

案子，只爲了一塊青苗玉，素喜被派到言侍郎的身側，不惜獻身取寵，說明早已在打言家藏玉的主意了，素喜爲情誤事，被別人搶先了一步，但案子追查下去，我們終將面對萬寶齋，那就希望我們今日猜錯了，那人不是萬復古。」

小文本來一向沉默，大多是小雅開口，自從練成了「射月三劍」之後，靈竅大開，話也多了，人也直追小雅變得活潑起來，信心大增。

但這番話說得程小蝶和小雅臉色一變。

她說得有理啊！萬復古能在血手無影眼皮下把人救走，一旦成爲對手，豈不是十分可怕？

「最可怕的不是他們的武功！」程小蝶道：「是他們神秘莫測的能力，廣佈在江湖上，他們似乎無所不知，素華能一口說出帥永昌的身份，可資爲証，還有他們精密的佈署、策劃，先以搏殺，展現實力，再以重金、美色誘惑敵人首腦，素華明知不敵血手無影，却敢單身以赴，這股悍勇之氣，已凌人三分，當然，最精采的是安排這一場救人的設計，策謀、行動，配合得絲絲入扣，我想帥永昌已經有些畏懼了。」

「萬寶齋有如此能力，難道查不出聘約殺手的幕後人物麼？」小雅道：「爲什麼還要千方百計的套問帥永昌？」

「我想萬寶齋早知道了，可能某些原因，使他們遲遲不敢出動全力，直搗黃龍。」

小文道：「是什麼原因呢？拖下去未必對萬寶齋有利，帥永昌可以約請更多的高人來，長痛不如短痛啊。」

「他們雙方面心中都已有譜，」程小蝶道：「彼此質問，只是求得一個更確切的証明，萬寶齋遲遲不動手，想是因對手勢力太大，萬寶齋不怕江湖上的殺手，但如朝廷出動大軍，就不難一舉毀去他們全國的基業了。」

「姑娘說的對手是不是九王爺？」小雅反應靈敏的道：「這才能勢均力敵呀？」

「無憑無據的事，不要亂說，」程小蝶道：「我們回刑部，和江北四老談談，他們江湖老，見聞廣，必有一番見解，江湖中事，任妳們發言追問，但千萬別提到九王爺。」

小雅一伸舌頭，道：「我看這件案子，恐怕又要鬧到皇上那裏，姑娘又得進宮面聖了！」

「要有確切証據，才能去說，」程小蝶道：「現在，我們回刑部。」

* * *

刑部賓館中一間佈置雅緻小廳中，擺上的酒席已然吃殘，一桌八個人，江北四老之外，加上程小蝶、小文、小雅、郭寶元，也都已吃得酒酣飯飽。

撤走殘席，換上香茗，郭寶元揮手命兩個伺酒的童子離去。神眼叟佟元修才開口說道：「我已和三位兄弟談過，他們和我一樣，很感激總捕頭救命之恩，都願意留下來，恭候差遣。」

「這件事我也想過了，刑部非常需要借重四位的力量，」程小蝶道：「但不能太過委屈四位任捕頭，所以，由刑部尚書出面聘請四位爲刑部巡查史，四位請暫住刑部賓館，待這件案子完了之後，四位再作決定，如果願意留下來，再替四位購置宅院，以便安頓家人，若四位不願留這裏，絕不勉强，當然，四位不用當班，遇上大案子，再由小蝶或郭副總捕頭出面請求協助。」

「還是總捕頭想得週到，也很抬舉我們四兄弟，」佟元修道：「我們年紀太大了，跑腿查贓的事，確也不太適宜，就遵從總捕頭的吩咐，先破了這件案子後再說。」

程小蝶站起身子微一躬身，道：「很感激四位前輩對我的愛護。」

江北四老一下子全站起來了，抱拳說道：「言重了，言重了，我們還未拜謝總捕頭救命大恩呢！」

「都是自己人了，還客氣甚麼？我們坐下說話吧，小蝶還有事向四位請教呢。」

「總捕頭只管吩咐，」佟元修道：「我等知無不言。」

「諸位認識血手無影帥永昌麼？」程小蝶道：「他身上有多副人皮面具，行走江湖數十年，很少以眞正面目出現。」

故意把帥永昌描繪得很清楚，希望能勾起江北四老的回憶。

江北四老相互看了一眼，只有佟元修回答道：「聽過血手無影帥永昌的名字，是江湖上殺手之王，但却沒有見過他的人。」

「就算見到了也不認識。」鐵拳成泰道：「他和這個案件有關？」

「是！他受僱於人，」程小蝶道：「也約請來大批的殺手。」

「把四位擄入三槐谷的，就是他的主謀。」小雅把三槐谷的見聞，詳細的描述了一遍，只保留了九王爺和萬寶齋的名字沒說出來，萬寶齋本來是可以說的，但小雅姑娘却留給了程小蝶去決定。

她口齒伶俐，說得清楚明瞭。

江北四老也聽得神情專注，容色冷肅。

小雅說完了經過，佟元修又沉思了一陣，才歎息一聲，道：「那夜，我們受到暗算，未及還手，就被制住了穴道，原來只是利用我等作餌，可也存下了殺人滅口的用心

，才用斷血障的手法綑了我們，能解斷血障的人，當今武林中屈指可數，何況，他們的手法很重，以老朽感受而言，我們四兄弟撐不過三天，即將經脈崩裂而亡，這也是殺雞儆猴的一種手法。」

「老前輩果有卓見，」程小蝶連連點頭，道：「使江北武林同道們不敢與敵，當然，更不敢和刑部合作了。」

佟元修端起茶杯，喝了兩口茶，道：「老朽一直想不通，雙方動員了如此强大的力量，目的何在？聘請了這麼多殺手，要花費多少銀子？爭甚麼呢？就算是一件天下最珍貴的寶物，也不值得。」

「老前輩心中是否有個譜？」程小蝶道：「知不知道他們是何許人？」

「其一可能是萬寶齋，江湖上早有一種傳說，萬寶齋不但聚集了龐大的財富，」佟元修道：「也擁有獨特的武功、技藝，收羅了不少人才，不仰仗任何外面力量，他們自己訓練殺手，對付敵人，所以，南七北六一十三省，四處大分號，沒有一處出過事情，看來是傳言不虛。至於另一方面是何許人物？老朽也曾和三位兄弟談過，數遍江北的幫派、門戶，找不出這麼一個組合，能請得起這麼多殺手，看架勢，他們不是要殺一個人，而是要殺一大批人，只是碰在了釘子上，萬寶齋出動的也是殺手，且都是年輕新銳，但技藝殺法，却又不在老一輩之下，問題是爭甚麼東西？不惜如此的大動干戈？」

「小蝶也想到了，一方是萬寶齋，敵對一方的主事者，就是血手無影帥永昌了……」

「帥永昌可能只是受僱的一個重要人物，負責統領殺手，執行襲殺，但眞正的幕後人物，恐怕還不是他，他不會招惹萬寶齋的人，就算他受託要殺萬寶齋中某個人，也不會請殺手助陣，一個人的行動才是秘密，這樣大陣容的聯手行動，有背殺手戒律，所以，他們的目標，是搶奪甚麼東西，或追查仇人行踪，所以無法完全由一個人秘密行動，就得僱請大批人手了，不請一般的江湖高人，請殺手，用心不言可喻了。」佟元修一口氣說出了他的看法，果然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不保留了。

「這算不算是純江湖事？」小雅道：「刑部中人，是否應該插一腳？」

「殺手的作爲，已超出了江湖規範，」佟元修道：「如此大規模互殺械鬥，刑部當然應該干與……」

「這就好，」小雅接道：「我一直擔心，我們出面，會讓江湖中人引起不滿，對刑部就有所影響了……」

「江湖同道也許不方便出面讚譽，但他們心中却高興得很。」佟元修道：「這一點老朽可以肯定，因爲江湖上正大的門派，各地幫會，也都很討厭殺手這個行業。」

「既是如此，江湖各大門派，爲甚麼不聯合起來？」小文道：「合力把殺手這個行業給消滅了？」

「殺手無門戶，也無幫派，就算有，也是很隱密、很精巧的小組合，」佟元修道：「他們神出鬼沒，飄浮不定，大部份隱藏得很好，老朽一個朋友，也算是武林中人，不過，他經商爲業，很少理江湖事，住家和一個殺手爲隣十餘年，竟不知他是一個殺手，所以，如集中了很多位武林高人，又往那裏去找殺手呢？」

「對！」程小蝶道：「他們只要隱伏不動，就十分難找了，除非能夠事先掌握了線索，以老前輩的看法，兩個敵對組合孰優孰劣？」

「聽小雅姑娘的說明，這一次殺手之王，恐怕要砸了招牌，」佟元修道：「萬寶齋深不可測，他們還有多少高手，沒人知道，帥永昌却是到他爲止，很難有超過他的高人了，這一面已成死局。」

「老前輩不能估算一下，他們在爭甚麼？那一方是殺死言侍郎的兇手？」程小蝶存心要測試一下，老江湖的豐富閱歷，是不是有助於事情的判斷。

佟元修微微一笑，道：「完全臆測的事，可不能算數，但總捕頭既然下問，老朽就胡論一番……」

稍作沉吟，接道：「爭甚麼？老朽是沒有一點概念，不說也罷，奇怪的是，雙方面似乎都未得手，才形成這樣的纏鬥之局……」

小雅忍不住了，接道：「何以見得呢？」

「如果萬寶齋已取得需要之物，他們就會採取守勢，佈下陷阱，以逸待勞，」佟元修道：「如若對方取得，這些殺手早已取得酬金離去，用不着滯留京城拚命了，東西呢？甚麼人取走了？」

不佩服也不行了，程小蝶點點頭，道：「老前輩分析精闢，深得我心，不知可否再指點一些應對方法？」

小雅看了小文一眼，微微頷首，心中忖道：可眞是老謀深算哪！如再能想出個讓我們心中佩服的應對之法，那就眞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寶，此後，要對江湖前輩們大大的敬重了。

佟元修左手不停的捋動着花白長髯，皺着眉頭，看得出是在用心苦思，良久之後，道：「總捕頭，眞要和他們爲敵麼？官方的力量介入太深，他們很可能暫時罷手，何

況，以刑部目前的力量，不管和那一方面拚上，都難手握勝算，再說划不着啊！何不讓他們自相殘殺，這些人全是江湖敗類。」

「小蝶無意和他們任何一方硬拚，但案子一定要破。」

「殺死言侍郎的兇手，也就是取走東西的人！」佟元修道：「現在是三方面都要找出他了。」

「不錯，抓出兇手，才算結案，言侍郎是二品大員，」程小蝶道：「這個案子非破不可，破不了如何向朝廷交代，我這個總捕頭擔待不起，刑部尙書也一樣擔不起啊！」

「說的是啊！這就是當官的難處。」佟元修道：「比不得江湖人那份洒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總捕頭，兇手如果沉得住氣，不露形色，他們雙方拚死再多的人，也無法得到結果，刑部加進去，也只不過是多加上幾十條人命罷了，就目前看，他們對官方勢力，似是有些顧忌，一則是爲總捕搬倒東廠的聲威所懾，二則是怕官方調動大軍圍剿，但如把他們逼急了，他們一樣會情急拚命，就一個江湖殺手而言，他們都有一股不畏死的兇悍，刑部能承受這個折損麼？」

「算上我，刑部有三百七十二名捕快，二百四十個强力匣弩，這點本錢拚光了，也不能退縮，」程小蝶道：「破不了言侍郎的兇殺案，刑部捕快也無顏立足廟堂，我這個總捕頭也沒法再在江湖上走動。」

「好志氣，」佟元修道：「加上我們四兄弟，現在有三百七十六個人了，一定要破案，不如集中精神找兇手，對雙方火併的行動，只派人監視就好。」

程小蝶點點頭，道：「前輩高見，但不知要如何進行呢？」

「回到言侍郎被殺的現場去，」佟元修道：「就老朽所知，任何精密殺人凶案，都會在現場留下一些蛛絲馬跡。」

「這麼久了，殺人的現場，恐已破壞，」程小蝶道：「想起來，晚輩辦案的經驗，就不如中、南、西、北，四大捕頭了。」

「他們確有名氣，也破了不少奇案。」佟元修道：「總捕頭爲什麼不調他們入京帮忙呢？二品官員被殺，也是一件大案子。」

「不好意思啊！」程小蝶道：「上一次王妃的密室命案，八百里飛馬傳檄把他們調入京城，案子破了才走，這一次再調他們來……」

「原來如此，」佟元修道：「物非人不非，言府的家人，還在京城裏吧？」

「夫人、兒子、總管、家僕，還留在言府中，」程小蝶道：「這一點，晚進是早有吩咐了。」

「訪查過言夫人麼？」佟元修道：「刑部的老仵作能不能估出言侍郎的死亡時間？」

「說是去訪問她的，一忙就躭誤了下來……」程小蝶道：「得到老前輩這番指點，獲益非淺，幾日勞累，四位也該好好休息一夜，明天，還要老前輩陪我到言府一行。」

「老朽隨時候命。」說完話，佟元修當先起身，抱拳告辭，帶著三兄弟退出了小廳。

「郭叔，要張百通和邊仵作，到我的公事房中見我。」程小蝶也起身離去，小文、小雅跟在身後走。

郭寶元辦事很快，程小蝶回到公事房坐下不久，張班頭、邊仵作已哈着腰進入公事房中報到。

程小蝶讓兩人坐下，兩個人猶豫半晌，才坐下去。

「張班頭，我記得言府中共有男、女僕從十七人，對麼？」程小蝶目注着張百通，生恐人已放走。

「對！」記性好，也是張百通特長之一。

程小蝶點點頭，道：「你收押了幾個？釋放了沒有？」

「收押了十四個，」張百通道：「留下一個嬤嬤，一個丫頭，和總管言貴，照顧言夫人的生活，押的人沒有放，沒接到總捕頭手諭啊！」

程小蝶微微一笑，道：「今天下午審問，分成三批審訊，門房、男僕……」

「一共七個人。」張百通立刻回答。

「他們算一批，花丁、廚師是第二批，其他女人算一批。」程小蝶道：「我不要威武嚇人的公堂，也不要跨刀、執棍的衙役，我要一個安詳平和的地方，不讓他們害怕，像朋友叙舊一般，讓他們能想起一些細節往事，又能暢所欲言。」

「準備幾壺好茶，準備點瓜子、花生，」張百通舉一反三的說道：「讓他們一面吃喝一面說，地方安排在賓館的大客廳中，我會要閑雜人等避開。」

程小蝶道：「很好，准許你帶三人在現場權充招待，不准帶刀。」

「是！」張百通應道：「屬下會選幾個眉清目秀的年輕人，把囚犯當作客人看待，」應完話，退了出去。

程小蝶目光轉注到邊仵作的身上，笑道：「邊老仵作，有件痲煩事，要仰仗你了。」

「總捕頭只管吩咐，」邊仵作道：「屬下萬死不辭。」

（未完・十六）

上文提要：梅三公子和紅燈夫人較量，結果這女魔頭功力稍差，不得不折服，便率領紅燈少女離去。此時歌樂山莊的人已走得沒了踪影，連鐵拐仙也不見了。梅三公子留下二僮照顧被救出的少女，自己和崔慧、上官燕再往山莊地洞找尋武公望，在洞中發現纍纍黃金，又遇到一自稱鼠爺爺的老頭，據說是來尋寶的，誤會他們也是鼠輩中人……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神劍金釵

纏糾受備女二　主有寶至傳誤

他大概作賊心虛，慌忙用手一抓，向懷中亂塞，一面趕緊僂着腰，別過背去。

什麼？那紅色絲總，十分眼熟，不是自己寒英劍上的劍總子？忙喝問道：「你這是什麼？」

猥瑣老頭身法十分輕靈，妳進得快，他退得更快。

依然保持着一丈來遠的距離，雙手抱得緊緊的，口中說道：「沒……沒什麼，沒什麼！」

崔慧如何肯聽，突然欺近身去，嬌聲喝道：「你分明偷我的寶劍，怎說沒什麼！」

猥瑣老頭身法簡直快到極點，不見他身子晃動，早又退了出去，一雙精光外露的老鼠眼睛瞪得滾圓，大聲笑道：「哈哈！人心不足蛇吞象，女娃兒，妳也忒嫌精明啦！鼠爺爺是幹什麼的？已經把這裏所有珠寶全讓給了你們，還嫌不足？妳仗着人多，欺侮老頭，老實告訴妳，鼠爺爺生平從不白跑，這口劍，是我從一個丫頭身上順手摸來的，否則歌樂山莊豈不白來了？妳要想在鼠爺爺手上黑吃黑，我勸妳趁早歇了這條心。」

說着雙手一揚，鏤金鑲玉的劍匣，和鮮紅的劍總子全呈眼前。

那不是寒英劍，是甚麼？

猥瑣老頭獻寶似的揚了一揚，雙手趕緊收回，緊緊的捧到懷中。

崔慧氣得粉臉通紅，怒道：「老賊，你今天不把劍還我，就要你嘗嘗姑娘厲害！」

說到這裏，猛的右腕一翻，長劍劃起斗大一個劍花，向猥瑣老頭當面遞到。

同時左手疾出，微一旋身，就去搶他懷中寶劍。

猥瑣老頭不慌不忙，身子一縮，就避開了崔慧的一劍一手，只見他大聲叫道：「哼！女娃兒，妳要動手，可差老遠，不過我鼠爺爺從不跟小輩過招。」

崔慧一擊不中，又氣又急，玉腕頻翻，刷刷刷，一連刺出了七八劍！

猥瑣老頭只是抱着劍東閃西閃，崔慧刺出的劍尖只是相差毫釐，沒一劍能刺到他身上。

就是連衣服，也沒碰上半點。

梅三公子冷眼旁觀，早已看出這猥瑣老頭是身懷絕技的風塵異人，尤其是賊頭賊腦的滑稽樣子，令人噴飯。

崔慧長劍出手，還躭心她不是人家對手，看到對方並沒有傷人之意，自己自然不好出手。

上官燕想挺劍而出，却被梅三公子暗中止住。

「哈哈，女娃兒，我說如何？妳這套本領，只能對付別人！喂，喂！妳別氣得臉紅脖子粗，這劍主人，妳知道是誰？說點來歷給我聽聽！」

崔慧冷哼了一聲，恨恨的道：「這劍是我爺爺的，他老人家賜給了我，難道不是我的？」

猥瑣老頭雙肩一聳，仰天大笑！

崔慧握着長劍，怒道：「你笑甚麼？」

猥瑣老頭笑聲一停，搖着頭道：「妳這女娃兒，在我們這一行裏，眞算畢了業啦！偷而兼騙，還要胡賴，連我鼠爺爺偷兒的老祖宗，都趕不上妳！這劍明明是崔老頭的，妳却硬扯到妳頭上，往臉上貼金！」

崔慧聽他提到爺爺，不由急道：「他老人家，就是我爺爺！」

猥瑣老頭笑嘻嘻的道：「崔老頭是妳爺爺？好！他教妳甚麼武功，拿出來讓我鼠爺爺瞧瞧！」

崔慧給他一語提醒，暗罵自己簡直氣昏了頭，長劍既然刺不到他，不會使「劈空劍訣」？

左手倏出，中食兩指平伸，揑了個劍訣，遙空向猥瑣老頭迎面劈出！

猥瑣老頭突然一陣狂笑，身似飄風，輕輕一挪，「劈空劍訣」的尖銳勁風，當眞劈了空。

「女娃兒，再來一招！」

崔慧劍訣出手，可沒讓他轉身，右手長劍，使出「大羅劍法」中的一招「玉柱迴旋」，一圈銀光猝然飛起。

左手「劈空劍訣」也再次劈出！

兩招差不多同時發出，快速無比，眼看猥瑣老頭一個人形，已被自己劍光圈住。

「這回看你往那裏閃？」

「哈哈，果然不錯！崔老頭的一家一當，都搬出來啦！」

語聲未歇，人影頓杳。

不知他使了甚麼身法，竟然笑嘻嘻的站在一丈開外，瞇着老鼠眼睛，說道：「女娃兒，妳是崔老頭的孫女兒？嘻嘻，方才你們挖洞進來，我還當是同行後輩呢！唔！妳總該聽妳爺爺說起過，有個偷兒祖宗老鼠爺爺，那就是我！」

他手指指着自己鼻頭尖，接着又道：「還妳！以後可別再丟了，害得我鼠爺爺白摸一場，接住！」

說着，雙手一放，寒英劍脫手飛來！

這回，眞把崔慧弄得十分尷尬，對面這個瞧不起眼的猥瑣老頭，竟會是「南乞北偷」，和鐵拐仙齊名的神偷鑽天飛鼠！

游戲風塵的兩大奇人，今天居然全上了歌樂山莊！

難怪他口口聲聲叫着「鼠爺爺」，這副怪模樣，自己方才怎會想不起來？

算起來還和自己爺爺是同輩好友，得罪了他，萬一給爺爺知道，可怎麼辦？

寒英劍業已向身前緩緩飛來，崔慧只好雙手接住，一時玉臉飛紅，怔怔的楞着，說不出話來。

只聽鑽天飛鼠嘻嘻一笑，接着又道：「女娃兒，別難過，憑妳這份身手，江湖上儘可去得，但鬥不過鼠爺爺，雖然鬥不過，這算不了甚麼。」

他看到崔慧接住寶劍，楞在那裏，可錯會了意，認爲女孩兒家，誰個不好強逞勝，鬥不過自己，才生氣哩！這就出言安慰。

接着肩膀聳了一聳，又道：「說眞的，鼠爺爺並非爲這口劍而來，那不過我認得這是崔老頭的東西，怎會落到歌樂山莊丫頭手裏，這就順手摸來。其實我老人家是受人之托，從北方巴巴的跑來，是爲了兩件重要東西，可是結果却白跑了一趟。」

鑽天飛鼠好像說得高興，叨叨不休，一邊說，右手却向懷中一陣亂掏，摸出一件東西，伸開掌心，向崔慧面前晃了一晃。

金光燦爛，赫然是一支赤金鳳釵！

「那是紫衣姐姐的！」上官燕瞧到赤金鳳釵，突然叫了起來。

鑽天飛鼠很快的縮回手去，好似深怕有人搶他似的，把赤金鳳釵慌忙不迭的塞入懷中。

老鼠眼睛瞪了上官燕一眼，嘻笑道：「妳也想騙我？這東西鼠爺爺還有用！」

話才說完，刷的一鑽，人已像老鼠般，向自己三人方才鑿開的壁洞中竄了進去。

好快的身法，眞不愧爲飛天老鼠！

「歌樂山莊的人，早從隧道中走啦！出口就在外面供台之間，你們千萬動不得，也不用追啦！」

鑽天飛鼠突然從壁洞中伸出頭來，說了幾句，倏的又縮了回去。

崔慧一見，急忙叫道：「老前輩，暫請留步！」

那裏還有人回答，鑽天飛鼠敢情早已去得老遠。

梅三公子不由笑道：「慧妹，他已去遠啦！這位老前輩倒眞是滑稽得很，十分有趣呢！」

崔慧白了他一眼，嗔道：「還虧你說呢！明知我武功敵不過他，却偏袖手旁觀，要眞是敵人呀，我早就吃了大虧。」

接着「嗤」的笑了一聲，道：「其實他還和我爺爺同輩，南乞北偷，風塵雙奇神偷鑽天飛鼠，他一直都在北方，這回趕到南邊來，敢情發生了甚麼重大之事呢？」

梅三公子點頭道：「聽他方才

口氣，好像確為一件重大之事而來。前幾天，我在路上，也瞧到不少各門各派的人，議論紛紛，好似也為了兩件甚麼東西，我當時並沒留心，但推想起來可能是一件事？唉！江湖上爭名爭利，恩怨相報，慧妹，我們還是少管閑事的好！」

崔慧瑤鼻輕哼，說道：「誰願意多管閑事？不過，事情如果落到你頭上，你想不管，也不行呢！」

「哦！梅哥哥，方才神偷老前輩說歌樂山莊的人，都從隧道中走啦！叫我們不用再追，你看該怎麼辦？」

上官燕心中正在焦急，給崔慧一說，忙道：「梅大哥，賊人都跑了，那我外公呢？」

「小妹子，妳別急！」

梅三公子安慰了上官燕一句，回頭對崔慧道：「慧妹，我想神偷老前輩所說，自然不會有假，供台中間那條隧道，可能直通山外，他說「動不得」，定是機關重重，埋伏極多，不然歌樂山莊是玄女教暗樁地方，那會輕易放棄？我想他們是因為首幾人，連遭挫折，自然投奔六紹山總壇而去，這時走得不會太遠，我們追上去，能把武老英雄半途中救下來，自是更好，否則說不得只好闖一闖玄女教總壇了。」

崔慧一聽梅哥哥要去闖六紹山，不由心頭一驚，遲疑的道：「六紹山玄女教！梅哥哥，我聽爺爺說那九天魔女，武功已到了出神入化之境，如果武老英雄眞被送上了六紹山去，這事情可就難了！」

梅三公子雙目精光陡露，敞聲笑道：「伏魔衞道本是我們份內之事，何況武老英雄這檔事，我們既已伸手，那會半途而廢，九天魔女如此厲害，我倒非鬥她一鬥不可！」

崔慧瞧着他豪氣干雲的神態，益顯得英俊挺拔，心中暗喜心上人果然是人間祥麟。

但臉上却故意裝作生氣模樣道：「誰道武老英雄這檔事半途不管？因為九天魔女實在太厲害，我們最好想個萬全之策，才不致於僨事。唔！梅哥哥，我和敏姐姐約好在湘西的黔陽會面，不如先去找到她，大家也有個商量！」

梅三公子訝異的道：「慧妹，你說的敏姐姐是誰？」

崔慧「咭」的笑道：「你到時候自會知道，喲！我們快走，外面還有救出去的二十來個少女，都要打發呢！」

上官燕巴不得快走，大家匆匆的仍從石壁中退了出來。

崔慧指着方才被梅三公子一掌震散的滿地黃金，笑道：「梅哥哥，我們還得替她們準備盤費呢，這不是現成的嗎？」

梅三公子笑道：「這回可給神偷老前輩說中了，我們居然也順手牽羊起來！」

說着大家取了幾十錠黃金，仍循原路走出。

跳上石窟，天色已是大亮。

當下由梅三公子領先，走出八角花圃，三人連袂縱出，何消片刻，出了歌樂山莊。

劍琴兩小早已迎着上來。

梅三公子吩咐兩人，按照救出人數，把取來的黃金分給衆人，然後一齊下山。

琴劍兩人又回到潭邊，取了行囊，一同上路！

這回因救出來的二十來個少女，都不會武功，走在高低不平的山路上，更是寸步艱難，差不多足足走了半天工夫，才出了陳列殭屍的隧道。

梅三公子因急於追趕歌樂山莊的人，不能再緩，就叫琴劍兩小護送她們出山，自己和崔慧上官燕先行上路，大家約定在黔陽會合。

計議定當，就囑咐了兩小幾句，自己騎上琥珀駒，讓崔慧上官燕各騎了兩小的馬匹，首先登程。

三匹馬依着山徑，向西急駛。

雪峯山脈重山疊嶺，幅員遼闊，奔到天色昏黑，依然山崗起伏，道路崎嶇！

秋風習習，細雨如毛，天公竟然不作美。

崔慧因自己三人，只在中午時分，大家分吃了些乾糧，直到這時還未進食，看來今晚可出不了山，這怎麼辦？

心中一急，不由一揚韁繩，衝上兩步，口中叫道：「梅哥……」

她第二個「哥」字還沒出口，却見梅三公子突然回轉頭來，輕輕「噓」了一聲，止住自己開口，一面低聲說道：「慧妹，別出聲，前面大概有十來個人呢！瞧他們行色匆匆，敢情就是歌樂山莊的賊人！」

崔慧注目向前一望，灰沉沉的那裏瞧得到半點人影。

她知道梅哥哥神目如電，定有所見，當下也低聲問道：「我們要不要下馬？」

梅三公子點頭道：「我們尾隨下去，先得瞧個究竟，還是下馬的好。」

三人迅速下馬，把馬匹藏入附近林中，由梅三公子領先，悄悄的掩了下去。

約莫走有半里路光景，前面果然有一行人，正在向坡上疾走！

那是一座孤伶伶的破廟，黑暗之中，也看不眞切。

只見這一行人剛走近破廟，廟中突然走出一個人來，大家遞過了暗號，就把衆人全領了進去。

梅三公子說了聲「走」，人影一

晃，好像一縷淡煙似的直向廟中飛入！

崔慧上官燕兩人上坡之後，先把附近察看了一遍，破廟右側，靠近圍牆之處，有一株大樹，枝葉極為茂盛。

兩人不敢怠慢，一騰身，輕悄悄的躍上橫枝，把身形隱好。

往裏一瞧，廟中情形，正好是全呈眼底！

這敢情是一座山神廟，裏面土蔽塵封，好似久無人跡。

這時，一張破神案上，燃了兩支紅燭，風搖燈焰，有點陰森森的感覺。

神案後面並無神像，却端端正正坐着兩人。

左首一個，是十七八歲頭挽雙髻的玄衣女郎，粉面朱唇，容光照人。

右首却是一個四十開外，一臉陰氣的中年文士。

神案兩邊，侍立着十幾個黑衣勁裝大漢，各人抱着一口明晃晃的鬼頭刀，肅立無聲！

瞧他們裝束，分明是玄女教的人！

神案前面地上，還放着兩團黑影，好像是兩個被綑綁着的人？

但一點掙扎也沒有，敢情還被點了昏穴！

上官燕瞧得心頭一陣猛跳，手足有點發冷，顫聲說道：「崔姐姐你瞧！那是不是我外公？」

崔慧怕她忍不住氣，方要回答，驀聽中年文士陰陽怪氣的說了聲：「替他們鬆綁！」

下面的黑衣大漢答應一聲，立時替兩人把綁着的軟索解開。

中年文士慢吞吞的站起身來，向兩人身邊走去。

上官燕心中一急，正待衝下去。

却被崔慧一把拉住，在她耳邊輕聲的道：「燕妹妹，不可妄動！」

這時中年文士已伸手在兩人後心拍了一掌，然後回到座上。

地上兩人穴道一解，立時骨碌的站起身來。

這回看清楚了，原來也是一男一女，瞧他們身穿黑色勁裝，敢情也是玄女教的人。

男的看背影，約莫三十來歲，女的身段苗條，最多也不過二十上下！

兩人才一起身，那女的向神案上抬頭一望，立即噗地跪了下去，口中哭喊着道：「三小姐、公孫先生在上，饒恕婢子一時糊塗，可憐可憐婢子吧！」

說着連連叩頭，一面却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

被稱做公孫先生的中年文士正眼都不瞧她一下，只陰沉沉的哼道：「你們知道叛教私奔，該受怎樣的處置嗎？自己所做的事，趕緊招出來，免得多受折磨。」

這時空山寂寂，細雨如絲，荒涼的古廟中，沒有半點聲息，裏面說話的聲音，全聽得清楚。

上官燕看到兩人並不是外公時，心中放下一塊沉鉛，輕輕吁了口氣。

跪在地上的那個女的，聽公孫先生一問，又叩了幾個頭直起腰來，側目斜睨了身邊男的一眼，焦急的道：「申福，你還不跪下來，求三小姐公孫先生開恩嗎？」

申福只哼了聲，依舊靜靜的站着，他好像在運氣調神。

女的瞧他不理不睬，凄涼地望着上面的三小姐，道：「三小姐，妳菩薩心腸，慈悲為懷，饒了我們吧！他……申福，是大小姐上個月賜給婢子的，他到歌樂山莊三個多月，平日裏謹愼從事，並沒半點叛教行為。」

上面坐着的三小姐，瞧着她哭得傷心，春花般的臉上意似不忍，將頭輕點，問道：「妳說，他是大姐賜給妳的，這話當眞？」

說到這裏，不禁臉露迷惘地接着又道：「把他賜給妳做什麼呢？」

她好像找不到答案，等着那婢子回話。

公孫先生眉頭略皺，陰陰的一笑道：「三小姐，妳且聽她說下去！」

三小姐嗯了一聲道：「妳就說下去吧！」

那女子連連應是，繼續說道：「昨晚，我們莊上來了強敵，二莊主身受重傷，後來大莊主也斷了右臂，不知去向……」

三小姐一雙秋水似的大眼睛睜得滾圓，急急問道：「那是誰啊！連李叔叔金叔叔都不是對手？」

那女子聽三小姐一問，回道：「打傷大莊主二莊主的，是一個什麼姓梅的公子，聽說副教主也栽在他手上。後來，大小姐就挑了幾個武功較强的，留守山中以外，其他的人，暫時回六紹山去。因為人數太多，路上怕引起人家注意，才分了幾撥。他……申福看到這次莊上弟兄死傷極多，心中害怕，就勸婢子和他一同潛逃，好安安穩穩的做個長久夫妻。」

「哈哈，賤婢憑妳也配做長久夫妻？大爺申福通，乃是華山派太白神翁門下，到歌樂山莊，明人不說暗話，老實告訴你們，就是為了江湖爭傳的兩件異寶而來。可笑賀龍珠那賤婢，只被大爺用了三粒崆峒異寶『獨龍丸』，把她擺佈得欲仙欲死，盡吐眞言。才知你們這批賊人，强佔歌樂山莊，劃為禁區，化了廿年苦心，殺了不少江湖同道，

那兩件轟動武林的東西依然沒得到手，大爺需要知道的，都知道了，這才沒興趣和她糾纏下去，今天既然被擒，要殺要剮就悉聽尊便！」

三小姐翠黛微蹙，輕聲兒道：「公孫先生，他在說些什麼呀？」

公孫先生並沒回答，只是陰惻惻的笑了幾聲，道：「太白神翁，平日素以『名門正派』自居，原來竟是假裝僞善，覬覦異寶。居然不擇手段，唆使門人，做出下流淫惡，遠勝黑道的事來，着實可欽可佩！不過姓申的，你得明白，咱們玄女教包羅江湖上各門各派的朋友，既入教門，不管你是眞心皈依，抑或前來臥底，只要有叛教行爲，就得按教中家法處置。你身犯教規，須五刀分屍，好教教中弟兄，做個榜樣！」

那女子聽申福通一說，早氣得渾身亂抖，這時猛的尖叫道：「申福！你……原來你花言巧語，都是欺人之談，惡賊！今日我和你拚了！」

說着，一頭撞了過去。

公孫先生一陣嘿嘿冷笑，道：「姓申的自有教規處置，妳吃裏扒外，叛教私逃，死亦難免，我就賞妳個全屍吧！」

話才說完，伸手就是一掌，隔空拍出！

「公孫先生！且慢！」

三小姐瞧到公孫先生一掌出手，趕緊叫了一聲，要想阻攔，已是不及。

只聽「砰」的一聲，緊接着一聲慘叫，那女子一個身子摔出三丈來遠，腦漿迸出，倒在地上！

三小姐早已玉掌掩面，別過頭去！

在這同時，申福通早已氣蓄丹田，突然叫了聲：「申大爺失陪！」雙腳一頓，人已憑空向廟外斜飛出去。

「嘿！你這舉動，早在我公孫先生算中，還不下去？」

申福通人剛縱起，一條黑影，比電還快，掠過他頭頂，一掌疾拍而下！

申福通驚覺有人凌空襲擊，趕緊就空中打了一個轉身，向斜側落去，雙掌一伸，由胸前平推而出。

這原是電光石火一般，他雙掌遞出，已是遲了一步，只覺全身一震，如中巨石。

蹬蹬蹬，後退了七八步，血氣上翻，兩眼一黑，跟蹌摔倒地上。

那條人影在擊傷申福通之後，才一落地，足尖輕點，又倏然退了回去，那正是坐在上首的公孫先生。

他這一手直看得身在樹上的崔慧、上官燕兩人，心頭一凜。暗想此人身法之快，分明具有上乘的武功，今晚可眞得小心！

公孫先生一回到座上，立時又陰陽怪氣的向兩旁黑衣大漢道：「好！你們就把他架起來，用家法伺候！」

黑衣大漢轟然答應，就有四五個人，向申福通奔去！

「嗤」「嗤」「嗤」！幾聲極輕微的破空之聲，由廟外飛入。

只聽驚叫慘號，最先奔去的三個黑衣大漢，同時向後栽倒。

變起倉猝，使其餘的黑衣大漢，一時沒了主意，嚇得後退不迭！

「哈哈，陰世秀才，我們華山派弟子，可用不上你們的家法呀！」

人隨聲入，一條人影疾飛而來，擋在申福通身前。

落地之後，才看清原來進來的是一個四十左右的中年道人！

瞧他身材修長，面如滿月，背上斜負寶劍，卓然而立，眞是道貌岸然！

「嘿嘿！原來是追風劍客大駕光臨，兄弟有失遠迎！」

公孫先生慢吞吞的站起身來，踱了出去，他好像並沒有發生什麼事情似的，連連拱手，一面臉帶陰笑，向牆外瞧了一眼，又道：「怎麼任兄不怕秋風秋雨，站在牆外作甚麼？快請進來！」

「陰世秀才當眞厲害，兄弟只放了二枚金錢鏢，就被你瞧出來啦！」

說着果然又從牆外跳進一個人來。

這人身材短小，聲音倒甚是響亮！

公孫先生乾咳了一聲道：「好說，好說！任兄十二金錢，名震江湖，兄弟那得不識？」

三小姐眼看敵人接踵而來，也就蓮步姍姍的走到公孫先生身邊。

陰世秀才望着進來的兩人，皮笑肉不笑的說道：「來來，兄弟給兩位介紹，這是敝教教主座下第三位高足，于文嫻三小姐。」

接着又向于文嫻道：「這位是華山派名宿追風劍客，這位是泰山磐石堡十二金錢任龍任大俠。」

于文嫻半含嬌羞的和兩人點頭爲禮。

追風劍客和十二金錢任龍，瞧到于文嫻，不禁都微微發楞。

江湖上轟傳的「六絕三嬌」，武功出自九天魔女親傳。

這三小姐，竟然還是嬌美如花，弱不勝衣的十七八歲的少女！

陰世秀才公孫慶瞧了兩人一眼，陰陰的笑道：「兩位連袂光臨湘西，實是難得，可惜此處不是待客之所，尤感簡慢！」

十二金錢任龍聞言呵呵笑道：「兄弟和追風道兄，說來湊巧，實

是前山才碰上的，因兄弟在遠處瞧到有人向這坡上奔來，一時好奇，追踪到此。匆忙之間，還認爲有人在這荒僻破廟，幹那謀財害命的勾當，就打了三枚金錢，不料誤傷貴教弟兄，心中實感慚愧！」

他言中之意，顯然不願開罪玄女教。

陰世秀才公孫慶是什麼人？那會聽不出來？

今日這場面，追風劍客已是硬手，如再加上一個任龍，自己和三小姐兩人，雖然並不怕他，但泰山磐石堡，豈是輕易惹得？能不破臉，自是最好。

當下也滿堆笑容道：「任兄俠名滿江湖，適才之事全出誤會，怎能怪得兩位？」

他不但討好任龍，也帶上了追風劍客。

追風劍客聽十二金錢任龍所說，心中甚覺不齒其人。

泰山派在江湖上名列九大名派，怎的向玄女教討好起來？

而且陰世秀才公孫慶，爲人陰狠毒辣，今晚死傷了三個教下弟子，居然還若無其事，莫非其中有詐？

何況師姪申福通敗露形跡，如今落入人手，看來今日決難善了，想到這裏，不由心中一動，也含笑說道：「公孫兄如不見責，兄弟有個不情之請，貴教遠處雲貴，和咱們九大門派素無過節，敝師姪申福通，少不更事，觸犯門規，早被華山派逐出門牆，不想他又托庇貴教門下，兄弟意欲把他帶回華山，明正家法，公孫兄當能俯允所請？」

陰世秀才公孫慶見他道出九大門派，自然意在示威，不由陰笑了聲道：「令師姪申福通，易名中福，投奔敝教，當日如果早知是貴派被逐門徒，敝教決不敢收留下來，那知他在歌樂山莊躭了三個月，又誘拐侍女，叛教私逃，今日被兄弟發現，才追緝回來。既然追風道兄吩咐，兄弟自當遵命，不過……」

他沉吟了一下，又道：「不過兄弟實在抱歉，他方才再次縱起，意圖逃走，被兄弟用五陰手擊中，此時恐已沒救了。」

追風劍客聽說師姪申福通是被他用五陰手擊中，不禁心中大驚！

要知五陰手乃是一種邪門陰功，一經擊中人身，閉氣截脈，知覺頓失，不出一個時辰，肝腸寸斷，五臟齊裂，確實慘毒無比。

難怪陰世秀才適才笑臉相迎，若無其事，原來他怕申福通洩漏教中隱秘，才用五陰截脈手法，暗下毒手。

一面又怕自己把他搶救出去，臨時以內家眞氣，護住心脈，讓他所知隱秘全部說出，這才故意拖延時間，等到申福通心脈一斷，人已完全死去，自己就無能爲力了。

想到這裏，回頭瞧去，申福通果然撲倒地上，一動不動。

趕緊一個箭步，俯下身去，用手把他翻過身來，只見七竅一齊流出黑血，早已氣絕多時！

陰世秀才公孫慶却跟着過來，陰惻惻的笑道：「兄弟爲了懲戒叛徒，一時情急，才用上五陰手，還請追風道兄多多原諒才好！」

「好毒辣的手段！」

追風劍客呼的直起腰來，一招「赤手搏龍」，當胸直劈過去。

陰世秀才身形輕巧的向右一閃，避開來勢，口中陰笑着道：「追風道兄，怎的和兄弟動起手來？」

「鬼酸丁，今日教你識得華山派厲害！」

追風劍客想是憤怒已極，大喝聲中，右掌才一收回，左掌又緊隨着擊出，橫裏一招「排風蕩雲」，疾劈陰世秀才左脅。

陰世秀才再次側身斜讓，冷笑道：「追風道兄，眞的要和兄弟動手嗎？」

追風劍客一連給他避開兩招，心頭更是憤怒，冷哼一聲，雙掌齊發，向前推出！

陰世秀才公孫慶這回並不閃避，雙手平推，硬封追風劍客擊來之力。

四掌甫接，追風劍客雙掌突然後撤，向左右一分，左右微頓，身形倏進，右脚「魁星踢斗」，迅如閃電，向陰世秀才下頦踢到。

這一招迅猛絕倫，快速無比。

陰世秀才心頭一凜，趕緊上身微仰，右掌對準追風劍客踢來右脚，左右指出，身軀也同時向後疾退了三步。

追風劍客右脚落地，「嗆」的一聲，翻手從肩上拔出長劍，目注陰世秀才喝道：「鬼酸丁，快撤出兵刃來！」

陰世秀才一張沒有血色的臉上露出一絲陰笑，冷冷的道：「既然追風道兄堅欲賜教，兄弟只好奉陪。」

說着慢吞吞的從身邊摸出一個扁形鐵球，只見他拇指輕按。

「嗆！」寒光突射，手上多了一柄三尺來長的狹長緬刀，抖得筆直。

凝神而立，靜待追風劍客發招。

追風劍客早已等得不耐煩，一見陰世秀才亮出兵刃，立即喝了聲：「鬼酸丁看劍！」

長劍一揮，銀虹盤空，一招「石破天驚」，迎面劈去！

陰世秀才久聞華山派追風劍客素以出手奇疾著稱，江湖道上，鮮有能接得住他百招的人。

這時見他出手第一招，果然不凡，那裏還敢大意。

身形微撤，退後半步，方想廻腕還攻，不料追風劍客果然不愧追風兩字。

第一招剛剛出手，第二第三，竟然連接而來。

刷！刷！刷！寒芒耀眼，銀虹漫天，簡直快到令人分不清招數！

陰世秀才既凜又駭，空有一身武學，緬刀疾掄，左右封架了七八個照面，才堪堪把劣勢扭轉。

他被這一輪急攻直逼得怒火千丈，這時勢力稍均，那肯放過機會，以攻還攻。

口中哼出兩聲「嘿」「嘿」冷笑，手上緬刀突然抖起無數條寒光，分向追風劍客上中下三路攻出！

一霎時，但見刀光劍影，盤旋飛舞，眞若兩條翻江怒龍，翻翻滾滾，兇猛已極！

打到三十招以後，只見一團交擊飛旋的白光，那裏還分辨得清人影。

兩丈之內，盡是冷森森的侵肌寒風！

樹上的崔慧、上官燕兩人正瞧得十分出神，驀聽牆外響起一聲宏亮的「阿彌阿佛」！

一條灰影，疾閃而入。

追風劍客和陰世秀才正打到激烈關頭，忽覺一陣勁風，向自己兩人中間拂撞過來。

不由齊吃一驚，刀劍驟停，人影倏分，各自退後一步。

只見兩人中間，多了一個灰袍芒鞋，四十開外的肥胖和尚，滿頭大汗，急吼着道：「兩位快請住手，聽貧僧一言！」

這時袖手旁觀的泰山磐石堡十二金錢任龍，早已看清來人，原來是五台山清涼寺的燈心和尚。

不由心中一怔，暗想難道五台山的出家人，也覬覦寶物，來湊這場熱鬧？

人却搶前一步，迎了上去，笑着說道：「哈哈！大師傅，你也趕到湘西來湊湊熱鬧！」

燈心和尚瞥了四人一眼，抹抹額上汗珠，說道：「巧極！巧極！華山的追風道友、泰山的任施主，都在這裏，我這游脚和尚，總算沒有白跑，咱們九大門派，今日湊到了四個。唔！你們可知那兩件武林的異寶，都被人得去了嗎？」

「什麼？」

陰世秀才、追風劍客、和十二金錢任龍三個人六隻眼睛，立時瞪得滾圓，異口同聲問了出來。

于文嫻站在一邊，靜靜的聽他們說話，一雙妙目也緊盯着面前這個肥胖和尚，心想：燈心和尚在江湖上倒挺有點名氣，原來是這樣一個俗不可耐的人，瞧他肥頭胖腦的樣子，不是個酒肉和尚才怪！

燈心和尚搔了搔禿頭，突然向陰世秀才打個哈哈，道：「你們貴教教主，花了二十多年的苦心，尋遍名山大川，才發現了歌樂山莊這一『洞中之洞』，但對藏寶的『天外浮雲』，却始終沒法詳參……唔！這且不說！公孫施主，你可知道那偷兒祖宗，也在你們湘西出現嗎？」

陰世秀才見他說了一半，却問起什麼偷兒祖宗來，心中一動，突然問道：「你說兩件異寶，是鑽天飛鼠那個老不死的挖了去？」

十二金錢任龍忍不住接口道：「不錯！那老偷兒生平從不白跑，準是他偷摸走了。」

燈心和尚笑了笑，搖頭道：「不是！這回他也白跑了，這不會錯！是他在今天上午親口告訴終南的金透銀彈范老三的，范老三又告訴了我……」

追風劍客插口問道：「大師！你說范老三，他也來了？」

燈心和尚歎了口氣，雙手合十道：「阿彌陀佛，爲了傳說中的兩件異寶，江湖上有多少人斷送了性命，多少門派，互相殘殺。貧僧出家之人，五蘊皆空，曾向我佛如來許下宏願，誓把那兩件東西尋到，由我出家人掌管，就可求敉平爭端了。」

追風劍客聽他滿口慈悲爲懷，原來也是爲了獨吞異寶，不由「嘿」的冷笑了一聲。

陰世秀才見他說到金透銀彈范老三，又扯了開去，忍不住問道：「大師方才說范老三告訴你的，到底告訴你什麼呀？」

燈心和尚「哦」了一聲道：「范老三告訴我，那兩件異寶，被什麼天台派一個姓梅的公子得了去，預料還沒離開湘西，貧僧這才和他相約……」

他說到這裏，突然哈哈大笑，雙目精光陡露，抬手向廟外大樹上一指，說道：「還有兩位朋友，也請下來一談如何？」

燈心和尚此話一出，在場的人都不禁臉露驚訝。

自己這些人在江湖上也算得成名多年，竟然連樹上隱藏着人，都沒有察覺出來，說出去豈不丟人？

崔慧和上官燕隱身樹上，瞧着這幾個亦正亦邪的人物，聽他們的口氣，好像全是爲了兩件什麼寶物而來。

什麼？他們說天台派姓梅的公子，那不是指梅哥哥？哼！眞是活見鬼！

江湖上代表正義的九大門派，看來當眞逐漸式微了，出道的人物，竟然同流合汚，明爭暗奪。

這和黑道上的人又有什麼不同

吧？難怪爺爺感歎：「道消魔長，浩劫將興！」

崔慧正在沉思之際，驀的被燈心和尚一叫，不由心中一驚，這賊禿的眼睛，還當眞厲害！

自己兩人行藏既被識破，不如大大方方的下去，想到這裏，用手拉着上官燕，低聲說了句：「我們下去！」

足尖一點，輕飄飄的向衆人面前落去。

香風颯然，大家只覺眼前一花，俏生生的多出兩個少女。

唔！光瞧這身輕功，已是不凡，想來還大有來頭！

三小姐于文嫻打從兩人現身之後，一雙俏眼却只管打量着她們，霎都不霎。

只有她，這目光還有些友善。

這時站在牆角上的十來個黑衣大漢中，有一個悄悄的蹩近陰世秀才身邊，低低說了幾句。

陰世秀才公孫慶臉色微微一變，但瞬即平復，慢吞吞的轉過身來，瞧了兩人一眼，陰惻惻地笑道：「兩位女俠，敢情就是天台門下，兄弟眞是幸會！」

「天台派！」

燈心和尚一聽到天台派，不由驚異的叫了一聲，眼睛陡然發亮，滿臉春風，賊禿笑嘻嘻的問道：「哈哈！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兩位女菩薩既是天台門下，可是和一位姓梅的公子一路的嗎？」

崔慧對這位「五台高僧」可眞有點瞧不順眼，聞言冷冷的道：「我們不是天台門下，不知道！」

燈心和尚碰了一個軟釘子，却毫不動氣，依舊打了個哈哈，問道：「那麼兩位是何人門下？到這裏來，又爲了何事？」

崔慧不耐的道：「我們沒有師承宗派，無可奉告，這裏姑娘愛來就來，難道一定要有事嗎？」

她說到這裏，拉了上官燕一把，回頭說道：「燕妹妹，我們走！」

兩人說走就走，才一轉身，忽見眼前人影一晃。

陰世秀才公孫慶橫身攔在前面，臉上浮起一絲陰笑，說道：「妳們既然來了，要走，可沒那麼容易！」

崔慧怒道：「這又奇了，天下人走天下路，這雪峯山又不是你們私地，姑娘愛來則來，愛走就走，你也管得着？」

陰世秀才冷笑道：「眞人面前不必說假，妳們從歌樂山莊而來，不說清楚，就想走嗎？」

上官燕忍不住插口道：「從歌樂山莊來，又待怎樣？」

「阿彌陀佛！兩位女菩薩果眞由歌樂山莊而來，也沒有別的，只要說出那天台派梅公子現在何處，貧僧自然把妳們送出雪峯山去，保證陰世秀才決不敢傷妳們一根毫髮！」

陰世秀才一聽燈心和尚居然把自己撇開，不由「嘿嘿」地乾笑了兩聲。

他城府極深，知道這些人中，當推燈心和尚武功最高，如果翻臉成仇，自己這邊只有三小姐和自己兩人，決難討好，是以暫時容忍。

只聽追風劍客接口說道：「兩位姑娘雖然不肯把尊師名號見告，但妳們總也該聽尊師說起過九大門派中人！這位是五台山的燈心大師，這位是泰山磐石堡十二金錢任龍任大俠，貧道是華山追風劍客，兩位這可總該相信了罷！」

崔慧不耐的道：「你們要找梅哥哥做什麼？我偏不說！」

接着掉頭說了聲。「走！」

一手拉着上官燕，根本不理不睬的往殿外便走！

驀見人影一現，陰世秀才公孫慶身如飄風，又攔住去路，獰笑着道：「妳們接我公孫先生一掌，再走不遲！」

忽的欺身而前，一招「大擒拿手」，探臂就向崔慧右肩抓來。

于文嫻一直站在一旁，沒有作聲，這時一見陰世秀才閃身出手，急忙叫道：「公孫大叔，讓她們去吧！」

她「吧」字才出口，只聽「啪」的一聲清響，兩條人影，各自被震得後退了一步。

原來崔慧口中雖然說着「走」字，其實四週敵人環伺，她那敢大意，早已功運右臂，暗中戒備。

這時瞧到陰世秀才欺近身來，正待把蓄勢已久的「劈空劍訣」向前劈出。

忽然一條人影，穿身搶出，發掌一擋，雙方右掌接實，各自震退了一步。

陰世秀才定睛一瞧，原來發掌的正是燈心大師，不由冷笑着道：「大師傅，人家方才可並沒有領你的情，再說這兩個妞兒，是從歌樂山莊逃出來，兄弟勢非把她們擒回去不可，咱們玄女教和五台山，井水不犯河水，你們何必插手擋橫？」

燈心大師呵呵笑道：「公孫施主，這回你可錯了，兩位女菩薩，不管她們肯不肯說出梅三公子下落，貧僧尚有用處，決不能讓她們落入旁人手中。公孫施主既然知道咱們五台山出家人和貴教向來河水不犯井水，那麼你就讓貧僧把人帶走吧！」

陰世秀才臉上笑意未泯，陰惻惻的道：「如此說來，大師傅是有意和兄弟爲難了？」（未完・十二）

新派武俠奇情故事

劍嘯江湖

臥龍生・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陳水水和小高都被囚在水月洞內，小高將自繪的仙女舞姿圖讓水水看，水水誤會他企圖非禮她，掙扎下驚動了看守的倚紅，將她另囚。小高按圖獨自練功，果然有成，便逃獄去救水水，用仙女功將天痞擊退，向宮主索取水水，條件是二人以後不再上廣雲宮。水水和小高離去，小高又取出仙女圖說明經過，大家才冰釋前嫌……

二女相逢起妒意　小高左右做人難

「當然！有機會我還會回到那裏去徹底研究一番呢！」小高吃吃笑道：「別灰心，見者有份。等我練會了，一定教妳，這功夫如果女孩子練起來一定更帶勁，更適合……」

「怎麼說？」

小高道：「它本來就是仙女在飛舞，當然較適合女人了，我給它取了個名字——美女神功，妳覺得如何？」

陳水水道：「好俗啊！爲甚麼不叫仙女神功或奔月神功？」

小高道：「都行啦！妳愛怎麼叫就怎麼叫，反正它最適合妳，以後也該由妳來發揚光大。」

「我先謝啦！」陳水水頗爲開心地道：「有了它，再加上三清神功，大概就可以無敵了吧？」

小高苦笑道：「說是這麼說，可是火候還差那麼一大截，怎會那麼容易就天下無敵，還得不斷地長年努力才行。」

「我們並不急啊！」

「你不急，我可不能不急，我現在可差不多是仇人滿天下了。」

「有這麼多嗎？」

「怎會沒有……」小高苦笑道：「妳想想，先是三痞那三個老傢伙，我就吃不消了，再加上懷有三清寶籙之罪，足夠令武林人追殺了吧？」

陳水水吃吃笑道：「你把三清寶籙放掉，不就沒事了嗎？」

「我正打算如此。」小高確實考慮過這種方式，道：「如果方振遠還在就好了，可以把事情推在他身上，我就落得輕鬆了。」

陳水水勸道：「回中原試試看，總比呆在這裏好。」

小高此時弄得全身是傷，已嘗足了苦頭，那還有甚麼意見，他道：「好吧！是該回去了，再待下去也不是辦法。」

於是趁着天未亮，他們立即動身，離開這令人難以消受的地方。

* * *

半個月後。

小高與陳水水已回到了中原。

小高有了靈藥調養，傷勢已好了泰半，左手的紅腫也已消退，除了小臂仍有些痛之外，其他已無大礙。

襄陽城裏應有盡有，小高此刻最希望的卻是大吃一頓，然後再好好地休息一下，他實在太累了。

而陳水水最想的卻是買件乾淨的衣服，然後好好地打扮一下自己，她實在無法再忍受自己的醜樣子。

於是兩人決定上街去買衣服，找了家頗爲有名的松居客棧住了下來。

小高果然大吃一頓，才酒足飯

飽地進入房裏睡覺，陳水水仍是獨自睡一間，小高也落得自由自在。

他躺上床之後，因爲多日來的勞累，使他沒有多久便呼呼入睡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他忽然聽到有人在呼喚他，道：「小高，我找得你好苦啊……」

小高在迷迷糊糊之中，見到一個青衣姑娘走近床頭，他驚詫地坐了起來。「孟小月……」

來者正是蛇娘子，她仍是風情萬種，含笑道：「是我，沒錯！自從你被三痞帶走之後，我已經連續找了你好幾個月了，好不容易，終於見到你了，你……別來無恙嗎？」

小高帶着歉意道：「眞不好意思，害妳四處奔波，那麼辛苦地尋找我。」

孟小月笑道：「沒關係，能找到你，我就放心了！」她在床沿坐下，含情脈脈道：「這幾個月來可有受苦？他們可有爲難你？」

小高苦笑道：「是受了一點活罪，但現在都過去了，已經沒事了。」

「三痞後來心甘情願地放了你嗎？」

小高道：「不放我行嗎？我還把他們綁吊起來火燒屁股呢！」

「眞的？」

「當然！」

小高盡吹一些得意事，對於被抓時受苦受難的經過則輕鬆地帶了過去，故說得精采絕倫。

孟小月聽完後，忍不住掩口直笑，道：「沒想到你還眞有兩下子呢！」

小高又繼續吹道：「豈只兩下子，哪天再度遇上了，我還準備收他們爲徒呢！嘿嘿……」

孟小月被逗得笑聲更高了。

兩人大有他鄉遇故知的心情。

突然「砰」的一聲，房門竟被踢了開來，陳水水站立門口，滿臉盡是怒氣。

兩人的談笑被打斷，盡皆驚訝地望了過來。

小高道：「水水？來！我跟妳介紹，她是……」

「我不要聽！」陳水水怒目圓睜，快步上前打了小高一耳光，罵道：「不要臉的傢伙！在我面前，你還……」

以下的「召妓陪宿」四字，一時說不出口，氣沖沖地甩頭就走了。

小高被打得實在冤枉，急急地想追人。「水水，妳聽我說呀……」

「她誰？」

孟小月此時竟也拉住小高，臉色不怎麼好看。

「她是陳水水啊！」

「不准去！」孟小月的態度亦轉趨强硬，道：「你從哪裏帶回來的野女人？」

「哎呀！叫我一時如何解釋，大姊請先放手，我先將她追回來，再向妳解釋……」

小高擔心陳水水的武功較差，這下子獨自離去，處境堪虞，於是掙脫孟小月，急急追了出去。

蛇娘子孟小月恨得咬牙切齒，在不明眞相也有所誤會之下，撞向窗戶，暴然碰碎，她也飛身走了。

小高只顧得陳水水，追出客棧之後，就是人來人往的大街，襄陽城的大街何其寬廣，且四通八達，他從何處找起呢？

叫了幾聲，沒有反應，無可奈何，小高只好希望她氣消之後，會回心轉意自動回來，於是他獨自回到客棧。

回去之後，發現孟小月也被氣走了，他嘆了口大氣坐上床沿，這下他等於是兩頭落空了。

他一時覺得茫茫然，坐着發起呆來。

「也好！這樣也落個清靜……」想了半天，他終於想開了。

反正彼此只是萍水相逢，要來就來，要走就走，擁有絕對的自由。再說他本就孤獨慣了，雖然失去伴侶，但他自信照樣可以過得很好。

他拿出三清寶籙，强迫自己加深研讀，却發現怎麼也讀不下去，當下只好重新躺回床上，繼續未完的睡眠。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醒了，仍是不見人影回來。

他暗自輕嘆，收拾了簡單行李，退了房，準備離去。

但是，突然間，他發現自己也失去目標，不知該何去何從了。

他沉吟了一陣，自語道：「就找個隱蔽的山區練功吧！身邊沒有了女人，心情也安定，練起功來必定會大有收穫的。」

他自我解嘲地笑了笑，逕自往山區的方向行去。

偶爾，他也會回過頭來東張西望的，希望有某種奇蹟會出現，例如陳水水突然又出現眼前……

結果，還是無影無踪。

進入了山林，人煙逐漸稀少，他找了一處幽靜地點，靜下心來練功之際，忽然覺得有人逼近左側幾丈，心下大喜，道：「水水？」

他以爲陳水水回心轉意了，猛轉頭，却是個黑衣幪面人，小高仍抱着希望問道：「妳是水水，還是孟姑娘？」

他怕叫錯了，又引起對方的誤會。

「都不是。」

竟然是老頭的聲音。

「你是誰？」

小高立即提高了警覺。

幪面人道：「該算是你的朋友。」

「我的朋友？」

「嗯！」

「你是……」小高實在想不起他是誰。

那幪面人道：「你忘了我曾經給過你三清秘笈？」

「你就是那個神秘人？」

幪面人點點頭。

小高驚喜不已，對於多次救過自己的他，小高是頗爲感激的，立即起身拱手稱謝，他也非常樂於見到他。

小高道：「多謝前輩昔日的相助！」

那人淡淡笑道：「區區小事，不足掛齒，你已去過廣雲宮，可有什麼收穫？」

小高道：「前輩是指有關三清寶籙的事，」他非常得意的樣子。「在下找到一個比三清寶籙更有效的秘功。」

「哦？」

小高興冲冲將口袋裏的繪影圖形拿出來，想交給神秘人，但剛想遞出去時，他又想到此人武功高得出奇，不知是否看得上眼？

於是得意的神情跟着少了許多，但東西已拿在手裏了，還是遞了過去。

那幪面人的目光閃現出喜悅的光芒，立即接手翻閱，看他的動作，似乎感覺得出他很在意。

「前輩對廣雲宮熟嗎？」小高問道。

「熟。」

幪面人頭也不抬，仍專心注意手中的紙圖。

小高但覺疑惑不解，他自己既然很熟，爲什麼自己不敢去呢？

「前輩是不是與廣雲宮有過節？」

「呃……談不上。」

「那……是在幫忙在下了？」

「也談不上。」

幪面人淡然一笑，似已看完了小高所繪的圖案，說道：「這功夫看來破綻百出，你覺得它有用嗎？」

小高忽然覺得自己的傷勢是因爲使了這套功夫而來，一時也沒了信心，窘笑道：「我也不清楚……它對三清神功有用嗎？」

「可能沒有，你是從什麼地方抄來的？」

小高不好意思地說：「看着水中月亮，然後就劃出它們了。」

幪面人淡淡一笑，道：「自創武學，實在不簡單，祝你成功！」

他竟然認定這是小高自己胡亂畫出來的產品，作用不大，已交還小高，使得小高更爲不好意思。

「前輩可知它神奇的地方？」

小高想說出關於彩帶所代表的含義。

幪面人却不想再說這種爛功夫，淡淡笑道：「不管如何，你好好創造，有了結果之後，再告訴老夫如何？」

小高聞言，但覺如此也好像比較妥當，於是也就不再多說了。

話題一轉，道：「不知前輩爲何要幫助在下，還送給了我三清秘笈？」

神秘人關懷地道：「你筋骨奇佳，實在是練武的好材料，老夫實在忍不住就給了你這秘笈，希望你練了之後能發揚光大。」

「您是從何得來？它是眞本嗎？」

神秘人道：「我是從方振遠身上得來的，所以應該是眞的才對……」他似乎想到了什麼，又道：「你若想找方振遠，可到九龍山，他躲在那裏。」

小高不知自己是否該去找他，不過他還是道：「謝謝前輩指點！」

神秘人沉吟了一陣，又道：「你應該多跟三痞接觸，他們知道三清奇功的秘密甚多。」

「哦？」小高心頭滋味頗爲複雜，道：「他們練有一套三清神功的武學，所以這秘功到他們身上就沒用了。」

「我也不知他們是如何練得的？」神秘人道：「你可知道三痞以前是幹什麼的？」

「不知道。」

小高想了就有氣，所以口氣也不太好。

神秘人道：「他們以前不叫三痞，而叫『三奴』……『天地人三奴』，而他們之所以稱奴，即是因爲他們是保護三清秘笈的忠僕之故。」

「有這回事？」小高驚詫不已。

神秘人加以解釋道：「照理說，三清寶籙應該是屬於他們所有，但在某種情況之下，却失丟了，所以他們負有找回此秘笈的責任。」

小高恍然大悟道：「難怪他們發現我學了這秘功，就緊追着不放。」他想了想，又問道：「他們又是如何失去這秘笈的呢？」

「不清楚！」神秘人道：「其實老夫也不敢肯定他們是否失去了眞正的三清寶籙。」

小高聽不懂這話的意思。

神秘人再解釋道：「照正常武學來說，絕沒有人會創出走火入魔的功夫來，而三清神功却具有此種特性，這就只有二種可能。

「其一是這本秘笈眞的是三位高人開玩笑，惡作劇的結果，另一可能是流傳武林的假秘笈，眞本却仍在三奴手上。」

小高恍然點頭，道：「有道

理！這就是您要我到廣雲宮碰碰運氣的原因？」

神秘人道：「嗯！因爲按照常理來分析，三奴手上若無正本，他們根本練不了克制三清神功的武學。」

「更有道理！」小高幾乎已如此肯定，但轉念一想，疑問又起：「可是如果正本在他們手上，他們又何必流落江湖猛找，活像有這麼回事。」

神秘人道：「這就是老夫不敢肯定眞假秘笈的原因……時間不多，老夫得走了，你想解開此秘密，多找三奴就對了，後會有期。」

說着，他就想離去。

「前輩等等！」小高急叫。

「還有疑問？」

小高乾笑道：「呃……我是對一件事有些不解……就是爲何三痞又叫三奴，他們似乎很在意別人練成三清神功？」

他想起那天黃袍老人輕鬆說出自己可能練了眞正的三清神功，那三痞各有表情，這其中必有原因。

神秘人淡淡一笑，道：「其實三痞實是三清寶籙的奴僕，也就是非正式的主人。在他們主人去世之時，他們已立下重誓。

「那誓言是遵照主人遺言，把練成此神功的人當成新主人，所以他們當然在乎是誰練得此功了。」

「原來如此……」小高有了怪異的笑容：「要是我練成了，非把他們奴役死不可……嘿嘿！」

正要感謝神秘人告知這許多秘密之際，一抬頭，已不見踪影。

他只是對空道謝了。

然後，他很快拿出三清寶籙，想仔細研究出假在哪裡，若能美夢成眞，三痞這下可就要糟糕了。

「很慘！很慘……」小高搖搖頭，不自覺地大聲道了句，頗有報復的快感。

突然間，一個冷冷的聲音斥道：「你才慘！」

話未完一顆石頭已打向小高的腦袋，小高冷不防被打了一記，眼冒金星，馬上彈跳起來，火冒三丈，怒喝：「誰敢暗算我……」

猛轉身想教訓人，右手一揚就要劈下，但一見到偷襲他的人，他的手就僵在半空中，劈不下去了。

「水水？」

他瞪着站在眼前的白衣女子，早就忘了要生氣，換成了無限喜悅。

來者正是去而復返的陳水水，她一臉的冷漠，大步逼來，斥道：「誰慘！你說……」

「我……我……」

陳水水怒道：「你還敢笑……做了壞事，還在這裏高興得哇哇亂叫……」

「水水，誤會，因爲我又得知了一個秘密，所以高興得有點忘形了！」

陳水水仍一副興師問罪的模樣。

「甚麼秘密？是不是準備晚上再找那個妓女陪宿啊？」

「妓女？」小高睜大眼睛，道：「天啊！這個誤會太大了，那女人叫蛇娘子，以前曾經救過我，也算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跟她之間是清白的，不要胡說，那會壞了她的名節！」

陳水水不服道：「哼！三更半夜跑到男人的房間裡，還會有甚麼名節可言？」

小高道：「她找了我好幾個月，當然難免衝動些……」

「甚麼……」

「呃……我是說當她一發現我的行踪，會不自覺地趕來的那種衝動，請別又誤會了。」

陳水水冷冷哼了一聲，小高見狀，就知道大概快要雨過天晴了。

於是他又道：「其實她的人不錯，非常……」

「用不着你說……」陳水水斥道：「要不是我查出了她是誰，我才懶得再理你了，哼！」

「這麼說，妳是原諒我了？」

小高涎着臉笑道。

「誰說的！」陳水水瞪眼道：「那要看我準備將你當作甚麼？」

「我能當作甚麼？」小高疑惑地問道。

陳水水稍稍臉紅地斥道：「你也別得意得太早，蛇娘子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尤其是對色狠、負心郎。你要是對她沒意思，最好找個機會說清楚。再這樣繼續不清不楚下去，哪天看你怎麼死的，你也搞不清楚。」

「有這麼嚴重嗎？」

「你自己去問問她吧！」

小高伸伸舌頭，道：「那妳呢？」

陳水水其實很窘，但仍以盛氣凌人的姿態掩飾，道：「等她殺了你之後，我再來考慮是否要替你收屍。」

小高無奈地攤攤手！道：「好吧！就等那一刻再說吧，不過，昨天看妳們爭風吃醋的，我也已經值回票價了。」

「誰爲你爭風吃醋？」陳水水怒斥，一掌又飛了過來，小高這下學乖了，趕忙閃躲開去，陳水水打人不着，抓起石塊就丟。

丟得小高哇哇大叫，她則得意地笑道：「這就是自作多情的結果！放心！從此以後，只有你在街上叫同情，沒有人會爲你爭風吃醋的。」

「我寧可在街上叫，也消受不

起妳的大餐……」

小高拚命揉着痛處。

陳水水哼了聲，心頭之恨至此方消了不少，她又冷冷地道：「剛才那人又是誰？談得很高興嘛！」

「妳瞧見了？」

「我還以爲又是那個女人，正準備想再收拾你，後來發現是男的，才算了。算你走運！」

小高暗呼好險。

他想及神秘人所告知的事，隨即興奮地道：「他就是送我們三清寶籙的神秘人。」

「是他？他爲何又找了來？」

「告訴我一個大秘密啊！」小高四週看了又看，等確定眞的無人時，才細聲地道：「妳知不知道原來三痞就是三清寶籙的奴才……」

他很快地將方才得知的事情詳盡地說了一遍，清清楚楚地，陳水水聽得目瞪口呆，一時說不出話來。

「他……竟然知道那麼多……」

「神秘人，當然無所不知了。」小高頗爲得意，有這麼一位前輩作後台。

「這麼說叫你到廣雲宮去的也是他了？」

「嗯！」

「你爲何沒跟我說？」

「還說？當時妳極力反對，我甚麼也不敢說。」

「這人居心可疑！」陳水水道：「他在利用你！」

「不會吧，他還把秘笈送給了我……」

「若是假秘笈，根本沒用。」

「他說我資質很好，才心動想傳我武功。」

「傳了你甚麼？三清神功，你不早就練了？」

小高也感到茫然了，對於神秘人，他實在所知不多。

「照我猜想，他很可能是韓七絕。」

小高一楞：「別越說越離譜了，韓七絕是天下第一高手，又已失踪多年，怎麼可能？」

「凡事皆有可能！」陳水水道：「他若不是韓七絕，怎能在最危急的時候進入骷髏洞將我們救出來呢？」

「妳不是說苗飛是韓七絕的手下，若是如此，他爲何不幫苗飛，反而要救我們呢？」

「他在利用你，才會對你施恩惠。」

「妳好像對韓七絕甚有偏見，他像個大惡人似的。」

「別忘了他跟苗飛是一夥的，我姊姊還在他們手中……」

憑着幾句話，小高實在很難就將神秘人的恩情否定掉，他道：「等見到他，我再當面問個清楚。」

「他若有心騙你，你根本問不出結果。」

「那我該如何？」

陳水水忽然想到這神秘人可能隨時在監視着他們，話可不能說得太大聲。

「我想我們應該找機會把他引出來。」

「怎麼引？他來去無踪的。」

陳水水沉思道：「我們還是回客棧住幾天看看，如果有三痞的消息，他很可能會再來通知你。」

「好吧！」

小高也想証實神秘人是否在利用自己，於是二人復往襄陽城走去。

他們換了一家客棧住宿，陳水水還是堅持要兩個房間。

方住下來，陳水水便已有了主意。

「我去放風聲，說你找到了解開三清寶籙的方法，保証把三痞或是神秘人引來。」

「三痞不是在南荒？」

「你怎知他們沒跟你後頭來中原？」

「這樣的風聲，他們會相信嗎？」

「試試看嘛，馬上就知道了。」

陳水水一走，小高閒着沒事做，又練起功來了。

陳水水到了第二天清晨才回來。

「夠遠了，消息已傳到百里之外，三痞遲早會出現的。」

小高道：「妳倒很勤勞，連睡覺都可以省了。」

「誰說的？我現在就要去睡覺了，有消息再通知我。」

「小高……」陳水水回房去了之後，小高竟然聽到了女人的聲音。

他回頭一看，嚇得張口結舌，來人竟是孟小月，這下可眞是糟糕了，如果讓陳水水知道，自己又有得好受了。

他苦笑道：「妳來做什麼？」

孟小月小心翼翼的走進來，小聲地道：「我有重要事情告訴你。」

「這麼重要，非得現在說嗎？」

「不能怪我，我在城裏轉了很久都找不到你的下榻處，後來好不容易看到那個女人，才知道你住在這裏。」

「妳是跟着陳水水後頭來的？」

「嗯，她三更半夜還在外面，妳不覺得形跡可疑嗎？」

「她是去……哎！現在說不清楚，妳先說妳有何重要的事要告訴我？」

「我發現了三痞的行踪，」孟小月道：「我本來要離去，後來在路上碰到他們，才折回來的！」

「天啊！」

小高作夢也沒想到，想引來神

秘人，竟然把孟小月引了回來。

孟小月又道：「他們在城西六十里的柳堤處，可能很快就會找到這裏。」

「天啊！」

小高正想去通知陳水水時，她已出現在門口了。

她瞪着孟小月。「妳竟敢跟踪我！」

敢情方才的話，她全聽見了。

孟小月也是冷冷地道：「誰要跟踪你？我還認爲妳無故三更半夜出去，才把三痞引來的呢！」

「不錯，我就是去將他們引來的，怎麼樣？」

「眞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妳……」陳水水氣得就想打人。

小高急道：「別吵……聽我說。」

孟小月道：「你可聽到了，是她故意去引來三痞，她居心不良，你還當她是好人嗎？」

「是我叫她去引人的，可以了吧？」

「你還替她辯護？」孟小月也生氣地道。

陳水水冷斥道：「不明狀況就去攪局，所有的計劃全被妳破壞了。」

「我當然是破壞了妳的計劃！」孟小月也反唇相譏道：「像妳這樣的用心不良，眞是不可信任。」

「妳……」陳水水又想打人。

小高又吼道：「別吵了！別吵了！妳們也不怕別人聽了笑話？」

二女一聽才稍微停止吵罵。

小高趁機道：「妳們都沒錯，錯在我事先沒計劃，出了差錯，但也不必吵得這麼兇，大家都是無心之過嘛！」

陳水水道：「誰要跟她吵！人家計劃得好好的，全被她破壞了，我是要她知道，壞事的是她。」

孟小月道：「我也不會跟她吵，不論事情如何，我來通知你有危險，這事比什麼都重要。」

小高道：「我知道，現在計劃取消了，妳們也別再爲這事爭吵了，可以嗎？」

陳水水道：「聽到沒有？這裏沒妳的事了，可以走了吧？」

孟小月道：「這裏不是妳的家，小高也不是只有妳一個朋友，妳似乎沒資格下逐客令吧？」

陳水水一楞，轉向小高道：「你當眞要她留下？」

小高窘道：「我也不能趕她走，她也是我的朋友。」

孟小月一屁股坐下來，擺明了是不走的了。

陳水水乾瞪眼，氣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孟小月靠近小高道：「你餓了吧？天亮了，來！我帶你到西街劉西子吃點可口的早餐，怎麼樣？」

「這……」

小高猶豫着，看着陳水水。

「走嘛！剛見面，不要連這點面子也不給。」

孟小月拉着小高，硬把他拖出門。

小高猛回頭，他希望陳水水也一起去，但孟小月就是不讓他有機會說，她將小高拉走得更快。

陳水水恨得咬牙切齒，怒極了反而鎭定了下來，她突然跟了上去，輕輕笑道：「對呀，我也太健忘了。我忘了從來沒讓妳請過客，反正大家都餓了，我就讓妳請一次吧！小高，你該不會不歡迎吧？」

小高急道：「不會，不會，一起走。」

「謝了！」陳水水走得更快，甚至趕過二人，含笑招手道：「不妨礙你們談情說愛，我先去定位了。」

這話不僅說得小高窘紅了臉，就連孟小月也感到難爲情。

她沒想到陳水水竟會壓下怒氣跟了來，還找個名正言順的藉口，並且趕在前頭，不時回過頭來看。

到了早餐店，陳水水故意讓二人坐在一起，她則坐在對面，吃吃喝喝，談談笑笑，還挺自然的。

小高却是尷尬得很，只好埋頭猛吃燒餅油條，剩下兩個女人去互相爭鬥。

早餐就在彼此的較勁中渡過了。

小高實在頭痛兩女纏身，弄得他心神不寧，可是他又怎能下逐客令呢？這非得想個計策不行。

於是他道：「我們來玩捉迷藏好不好？」

「好啊！反正沒事！」陳水水立即答應。

孟小月也點頭道：「有何不可？」

小高暗自竊喜，他準備利用藏時甩脫二人，也好過過清靜日子。

「光玩不夠精采，來點賭注如何？」

孟小月自己提條件。

「奉陪到底！」陳水水當然不認輸。

「你呢？」孟小月轉向小高道：「答應了就不能反悔。」

小高只要能避開二人，什麼都好。

孟小月滿意一笑，道：「方法很簡單，把小高放走，誰先找到他，誰就決定一切。」

小高苦笑道：「那我豈不成了獵物？」

「是你說要玩的。」孟小月道。

（未完・廿八）

上文提要：阿寶找到靜心庵了緣師太，見到了曾妮，便將情僧托找女兒之事詳告，了緣也將師姐托孤撫養細說，至於親娘是誰，了緣不便說明。阿寶既知她就是自己的師妹，對曾妮的安危更表關心，便將李紅玉、閻五、柳一刀等人也來了君山告知，話未說完，他們已至，阿寶將他們殺退，便和曾妮離開君山……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尼姑的女兒

郡主湖邊截查　阿寶代師赴約

「妳那位和尚爸爸有言，假如他看妳很順眼，妳也不討厭我師父的話，你們就配成對，結為夫妻啦。」

雖是江湖兒女不拘小節，遇上這種敏感的話題，還是會難為情，心如鹿撞，垂首忸怩道：「死賴皮，臭賴皮，狗嘴裡吐不出象牙來，這些話八成是你自己瞎編的。」

賴皮正經八百的道：「寃枉，寃枉，這事是由妳爹情僧親口告訴阿寶師父，阿寶師父再告訴我，妳不信任我，就是不信任阿寶師父，也等於不信任妳親爹，我師父因為是當事人，不便啟齒，賴皮好心好意的替你們牽紅線，拉皮條，竟被說是瞎編的，眞是好人難為啊。」

曾妮瞟了阿寶一眼，羞答答地道：「寶哥，眞的是這樣嗎？」

大哥大點點頭，道：「賴皮沒騙人。」

小弟小毫不放鬆，單刀直入的問曾妮：「怎麼樣？喜不喜歡我師父？要不要嫁給他？」

這話太直接了，就算是八十歲的老太婆也不能這樣問，曾妮白了他一眼，嬌嗔道：「討厭，你去問他呀。」

賴皮嘻皮笑臉的道：「他不必問，早在涼州時就愛上妳啦，昨天在岳陽樓妳爽約未到，急得要跳樓，來君山之前還一直在躭心，不知在妳與尼姑的女兒之間如何選擇，現在可好，兩個人變成一個人，等於已經愛妳兩次，娶妳兩次啦。」

話鋒一轉，小弟小忽又改口說道：「不過，話又說回來，有一件事必須查証清楚。」

曾妮愕然道：「賴皮，你要查証那件事？」

「查証妳和老王爺的關係。」

「本姑娘和他毫無關係。」

「在非非歌舞團，或王府，有沒有對妳動手動脚？」

「沒有，沒有！」

「笑話，那個老色鬼醉翁之意不在歌舞，到口的肥肉會不吃？」

「鎭西王是沒安好心，但我的警覺性很高，幸未被他得逞。」

「最重要的一點是，有無被那個老傢伙强暴？」

曾妮猛搖着頭道：「絕無此事。」

賴皮振振有詞的道：「據種種跡象顯示，案發當時妳躺在床上，老色鬼是死在妳的肚皮上，彼此肌膚相接，會過門而不入？」

曾妮的臉都急紅了，聲音有些顫抖：「事實並非完全如此，本姑娘躺在床上是沒錯，老色鬼確有非禮的企圖，但千鈞一髮之際，匕首便已刺出，李絳受創下床，意欲逃跑，死在地上，彼此並未肌膚相接。」

賴皮鬆了一口大氣，道：「如此看來，妮姐還是白璧無瑕之身，小弟是躭心我師父將來討到二手貨，失禮，失禮啦。」

阿寶道：「賴皮，長幼有序，尊卑有別，妮姐二字不是你叫的。」

小弟小一楞，道：「大家年齡相若，身份相當，不叫妮姐怎麼叫？」

「叫師姑。」

「師姑？這筆帳怎樣算？」

「好算，曾妮是我師妹，你是咱家的徒兒，懂了吧？」

「懂是懂啦，只是覺得吃虧太大，比別人矮了一截。」

「嫌矮可以脫離師徒關係，不要委屈自己。」

「不不不！我要修練玄玄神功，要出人頭地，要重振太平鏢局。」

「那就老實點，別目無尊長。」

「現在叫師姑，將來豈不要改口叫師娘？」

「那當然！」

賴皮的心好疼，在心底深處自怨自艾道：「倒霉，倒霉，眞是倒了八輩子的血霉，明明是平起平坐稱兄道弟的朋友，如今却變成徒子徒孫，也不知是上輩子沒燒好香，還是這輩子投錯了胎？」

三人邊聊邊走，不知不覺間已至岸邊，展目望去，渡船仍停在原處未動。

活閻王閻五的畫舫已去，紅玉郡主李紅玉的畫舫則未走。

阿寶皺眉道：「李紅玉身份特殊，人很難纏，在可能範圍之內最好不要招惹她，咱們走。」

走？走不了啦，你不想惹她，她偏要惹你，紅玉郡主帶領着六男六女飄然而至，接着，畫舫上挑起了數盞特大號的大燈籠，照耀得如同白晝一般。

李紅玉的身邊有兩個人特別扎眼。

一個矮胖，身穿紫衣，手裡握着一把半月形的彎刀，頭上戴着一頂很精緻，在中原不易看到的斗笠，遮住了大半張臉，面貌年齡難辨。

一個高大，一身素衣，滿臉絡腮鬍子，口鼻彷彿長在草叢中，顯得格外粗野，使用的兵器也很奇怪，是一把很重很大的大板斧。

從各個角度來衡量，皆似非中土人氏。

紅玉郡主笑臉迎人，首先開口說道：「這麼晚了三位準備上那兒去？」

阿寶淡淡一笑，隨機應變道：「遊湖。」

賴皮是個標準的應聲蟲，反應又快，笑道：「晚上遊湖，別饒趣味，如在船上小酌，更加快活似神仙，怎麼樣，郡主，一塊去吧？」

給阿寶、曾妮丟個眼色，續往前行。

一名紅衣女郎橫身一攔，兇巴巴的道：「慢着，郡主有話要問，未獲許可之前任何人皆不得擅離一步。」

小祖宗大為不快，目注李紅玉，語冷如冰。「郡主有何見教？」

李紅玉一揚柳眉兒，道：「本郡主想知道少俠來君山的目的？」

「沒有目的，只是遊山玩水而已。」

「有消息說，殺死先王的兇手白妞匿居在此。」

「在下認為白妞已死，對此一無所知。」

「本郡主却聽人說，少俠此來君山，就是為了會見白妞。」

「這是不可能的事，白妞是咱家抓的，必然懷恨在心，就算她尚在人間，在下也不會自找麻煩，去見恨我的仇人。」

賴皮幫腔道：「是啊，這個道理白痴也明白，簡直是自尋煩惱，準會吃閉門羹，碰一鼻子灰，輕則被罵個狗血淋頭，重則被揍個頭破血流，我們師徒才不會幹這種傻事哩，郡主的消息有誤，研判不確，身邊參謀的人該打屁股。」

任你花言巧語，郡主自有主見，不吃這一套，簡短有力的道：「我不信！」

阿寶道：「那天夜裡，王爺不是已經跟欽差大人講好，可以派一名親信去長安陪審，屆時所有的疑雲便可一掃而空，何必以郡主之尊到處查訪。」

紅玉郡主的聲音轉趨冷厲。「請別再裝糊塗，少俠比誰都清楚，白妞在牢裡只待了半天多，便越獄而逃。」

「這可與咱家無關，事前事後兩不知。」

「哼！」

「退而言之，假定此事屬實，也該由朝廷再出皇榜，懸賞緝拿。」

「少俠可是打算再揭一次皇榜，再拿一次賞金？」

「郡主之言差矣，這種錯綜複雜而又內幕重重的燙手山芋以後可再也不敢碰了。」

李紅玉嘴角微抿，咬着銀牙道：「坦白說，我們兄妹對朝廷不信任，決定要親自捉拿白妞，以及她幕後的教唆人。」

賴皮道：「這多累，三山五岳，人海茫茫，到那裡去找啊？」

紅玉郡主道：「也準備不惜巨資，僱用高手。」

阿寶一怔神，道：「僱用誰？」

「少俠就是本郡主想要僱用的

第一人選。」

「對不起，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再也不幹了。」

「王府不怕多花錢，二萬兩如何？」

「三萬兩也不敢應命，這事好比大海撈針，根本無從下手。」

「四萬怎樣？一手交人，一手交錢。」

賴皮道：「債多不愁，錢多了可愁啊，我們師徒三個都是老實人，眞正不知道該怎麼花呢？郡主若是沒事，我們要遊湖去啦。」

李紅玉一直在密切注視着曾妮，這時道：「這位是誰？好像在那裡見過。」

阿寶心裡早有準備，道：「他是鐵牛呀，在涼州郡主可能見過。」

紅玉郡主不悅道：「他自己怎麼不說話？」

賴皮急中生智道：「鐵牛最近得了失音症，有口難言。」

「身材不對吧，鐵牛那有這麼苗條。」

「這小子近來在節食減肥。」

「似乎黑了些。」

「是常作日光浴的結果。」

「也高了些。」

「長大啦。」

儘管對答如流，却絲毫未減輕李紅玉的懷疑，經過這一陣子冷眼觀察，愈看愈不像鐵牛，倒有幾分酷肖歌女白妞，望着阿寶，道：「少俠，咱們打個商量，這位鐵朋友可否借用一段時間？」

小祖宗沒料她會出這種花招來，不由一怔，吃驚道：「借小鐵何用？」

紅衣女郎代答道：「郡主身邊人手不足，請鐵朋友幫忙做些雜務。」

「這小子笨手笨脚的不是做雜務的材料。」

「做別的也可以，薪水照付。」

「抱歉，我們三位一體，不想分開，另請高明吧。」

用計不成，李紅玉改採强硬手段，對身旁的紫衣、青衣人下令道：「帶走！」

「是！」

「是！」

隨着這兩聲是，兩人來勢如電，只見人影一晃，便到了曾妮面前。

這兩個外來人身法奇快，功力又深，曾妮想躲躲不開，阿寶想擋擋不住，電光石火間扣住曾妮的腕部穴道走。

「看打！」

阿寶豈是省油的燈，應聲打出一把黃蜂釘。

青衣人十分了得，伸手接住兩枚。

紫衣人也不含糊，用脚踢飛另兩枚。

然而，還是有漏網之魚，奇準無比的朝扣着曾妮的手臂射來，在這種情形之下，不放手手臂必廢無疑，不得已只好放掉曾妮，閃開三尺。

曾妮眞是命大，鬼門關裡轉一圈，暴退丈餘，回到阿寶身旁。

大哥大怒不可當的道：「李紅玉，妳太過分了，身爲郡主，居然强行擄人，心目中可還有王法？」

紫衣人喝斥道：「臭小子，郡主乃金枝玉葉，說話要有分寸，不得對郡主無禮！」

青衣人的話也不好聽。「娃兒休出狂言，聽說小兔崽子身手不凡，正想領教領教。」

不待阿寶回話，大板斧已照準小祖宗的腦袋砍過來。

紫衣人也沒閑着，刀掌交揮，與青衣人聯手合擊。

另有四男六女亦蠢蠢欲動，猛可間，阿寶發出一聲獅子吼，呼！呼！呼！全力連攻三掌。

玄玄神功非同小可，乃武林十幾年精心鑽研之精髓，威力無邊，至大至剛，神功一發，風在吼，砂在飛，湖水也掀起波浪，聲勢好不嚇人。

有人被震倒地。

有人被震飛出。

有人被震落湖中。

紫衣人、青衣人表現不俗，僅倒退三四步便拿穩馬樁。

紅玉郡主李紅玉的表現更佳，嬌軀向後一仰，僅僅退了半步而已。

大哥大以一當十，這樣的結果令全場駭然，咸認是生平所遇最厲害的對手。

阿寶自己却很不滿意，認爲是出道以來表現最差的一次，因爲剛才那三掌，施出全力，原意是想將李紅玉那一夥人全部震落湖中。

不是小祖宗功力不足，而是遇上了眞正的高手。

雙眉一挑，朗朗一笑，阿寶抱拳道：「咱家不想與郡主爲敵，希望郡主也不要逼人太甚，告辭了！」

了字出口，人已縱起，立與曾妮、賴皮凌空飛向湖中渡船。

李紅玉、紫衣人、青衣人驚魂未定，猝然無防，根本來不及攔截封堵，急切間只能以暗器追殺。

登時，飛刀、飛鏢、鐵蓮子、鐵葡萄等暗器全部出籠，好似蝗蟲飛蟻，更似暴雨傾盆，成羣結隊的疾射而出，彷彿一張密不透風的網羅。

却敵不過黃蜂釘，好像長了眼睛，具有靈性，在身後築起一道牆

，暗器半途被截，巨細無遺，阿寶、曾妮、賴文龍安然無恙地落入船中。

李紅玉、紫衣人、青衣人心有不甘，快步衝至岸邊，打算强行登船，孰料，阿寶先發制人，又及時連攻三掌，震得三人仰面後退，東倒西歪。

這三掌妙用無窮，利用反震之力，小船立如箭也似的射入湖中。

紅玉郡主的臉都氣紫了，嬌叱道：「可惡的阿寶，你聽清楚，父仇不共戴天，鎭西王府不惜付出任何代價，務必要把白妞逮捕歸案，你袒護兇手，便與兇手同罪，下次見面便是你的末路窮途。」

阿寶笑語道：「郡主說那裡話來，在下的同伴確係鐵牛，絕非白妞，咱家已與本案毫無關係，隨你們去龍爭虎鬥，爾虞我詐，千萬不要把區區扯進去，下次見面還是好朋友，何必說這種傷感情的話。」

賴皮也扯開嗓門嚷嚷道：「一次生，二次熟，咱們都是來自涼州的人，人不親土還親，理當相互照應才是，動不動就舞刀弄劍實在不夠意思。」

餘音嫋嫋，船兒早已在李紅玉的視線內消失，阿寶只見畫舫上燈火如豆，岸邊的人全部沒入黑暗之中。

＊　＊　＊

洞庭湖畔。

小廟之內。

大哥大、小弟小與曾妮正盤膝而坐，運氣行功，一則養精蓄銳，二則是剛剛各服下一粒「三怪再造丸」，藉以將靈藥所生的眞力收歸丹田。

曾妮是第一次服用，其效如神，行功一完，便覺神清氣爽，容光煥發，內力充沛，全身是勁，約莫增長了十年的功力。

賴皮的情況也不差，抖一抖臂，關節卡巴！卡巴！響，甩一甩腿，虎虎生風，一拳打出，在磚牆上轟一個窟窿出來，顯而易見，這小子的功力又已更上一層樓。

剛登堂入室，便忘記自己是老幾了，賴皮在曾妮面前擺了一個姿態，拉開馬步，神氣活現的道：「妮姐，不，師姑，來，咱們比劃比劃，看誰的本事大？」

阿寶瞪了他一眼，冷聲道：「不比也知道結果。」

「誰勝？」

「當然是妮妹贏。」

「小徒幾時才能打贏？」

「永遠辦不到。」

「爲什麼？」

「因爲根基太差，資質又欠佳，妮妹有胡九天、了緣師太悉心栽培，你則淪落街頭，到處鬼混，怎能相提並論。」

怕刺傷了賴皮的心，大哥大又補充道：「不過，話又說回來，能夠殺掉烏貴生，足見進步神速，假以時日，不難成爲一流高手，有朝一日或許可與李紅玉身邊的青衣人、紫衣人以及閻五、柳一刀一爭短長。」

曾妮驚「哦」一聲，道：「紅玉郡主身邊的這兩個人，在涼州時好像從未見過，看上去又非我中土人氏，來歷可能大有問題。」

賴皮亦道：「涼州是我的第二故鄉，三敎九流的人熟得很，從未見他們這一號人物，十之八九是從外地重金禮聘而來。」

問題是，鎭西王府爲何不惜巨資，要禮聘武林高手？

紫衣人的來歷如何？

青衣人又是何方神聖？

閻五跟黑衣敎有無關係？

柳一刀怎會跟他勾搭在一起？

糟老頭到底是誰？來路爲何？

老王爺的命案越變越複雜，死因如霧中看花，撲朔迷離。

莫非案中有案？

莫非計中有計？

莫非內幕中另有內幕？

莫非秘辛中另有秘辛？

剪不斷，理還亂，阿寶百思不解，道：「黑衣敎雄心萬丈，其終極目標可能不僅只想稱霸武林，李紅玉的所作所爲，似亦不止於欲爲父報仇，說不定另有所圖，我們且別管這些惱人的事，把玄玄神功練好最重要。」

曾妮聞言大喜道：「寶哥，你眞的要把玄玄神功傳給小妹？」

小祖宗道：「這是妳和尚老爹的意思，小兄只是奉命行事，而且，事實上也有此必要，憑妳此刻的成就，根本禁不起大風大浪。」

賴皮突如其來的吼叫道：「我抗議，抗議！」

阿寶愕然一楞，道：「混球，你抗什麼議？」

「學同樣的功夫，爲何她叫師兄，我要叫師父，這太不公平啦。」

「對曾妮，咱家是代師傳藝，你的情形却完全不同。」

「我賴皮曾是玄武觀的小道士，與狂道杜非亦關係非淺呀！」

「只是掛個鈎，相去還有十萬八千里，別得了便宜還賣乖，如非玄武觀的道士死光死絕，想做徒弟還輪不到你呢。」

鹹魚翻不了身，賴皮好不懊惱，曾妮道：「寶哥準備何時傳授玄玄神功？」

大哥大道：「事不宜遲，現在就開始，咱們一面替三位師父辦事，一面練功。」

「打算辦那件事？」

「代表妳爹赴一個生死之約。」

「對方何人?地點何處?」

「地點在聚龍山，何人則不得而知。」

「不知是誰，如何赴約?」

阿寶沒再言語，從鹿皮囊內取出一張已經發黃的信箋，小心翼翼的攤開在地上，曾妮、賴皮有目共睹，只見上面清清楚楚的寫着四行字，是：

聚龍山巔
煮酒相迎
不見不散
不死不休

曾妮愕然道：「看紙的顏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吧?」

大哥大道：「沒錯，那時候妮妹可能還沒有出生。」

賴皮道：「已經這麼久啦，時移勢轉，白雲蒼狗，還赴個屁約。」

「上面明明寫着，不見不散，並無時間限制，怎能不去?」

「下面那一句更嚇人，不死不休，如果眞有一個儍瓜蛋在聚龍山等了十幾年，免不了有一場血戰，但不知這個老小子準備的是盧州老窖，還是山西汾酒?」

「賴皮，你想得倒美，聚龍山巔若有人，必以老拳侍候，那來的佳釀醇酒!」

＊　＊　＊

聚龍山。在湖北保康縣南。

山山相連，峯峯環抱，崗巒起伏，狀甚雄偉，植滿了花菓松柏，景色甚是秀麗。

挑戰書上只有「聚龍山巔」四字，並未註明是那一座峯頭，阿寶、曾妮、賴文龍只好往最高的山峯走。

却不料，那山還比這山高，山外有山，峯外有峯，費了大半天的工夫，踏遍了不少山峯，竟連半個人影也沒見到。

累得賴皮汗下如雨，氣喘如牛，抱怨道：「事隔十幾年，只有大儍瓜才會赴這種莫名其妙的約，也只有大白痴才會枯候情僧到現在。」

阿寶道：「話是不錯，咱家也知道對方枯候至今的可能性不大，但受人之託，忠人之事，不尋遍全山，如何向情僧師父交代，又如何曉得對方那人一定不在?」

曾妮道：「可知對方是那位?」

「知道就好啦，這事連妳和尙老爹都弄不清。」

「既已結下了不死不休的樑子，一定事非等閑，怎會……」

「情僧風流成性，到處惹花拈草，結的樑子太多啦，那能記得清。」

「當時，我爹爲何不自己赴約?」

「約會太多，來不及赴這個約，便與狂道杜非到大漠拚命去啦。」

山，愈爬愈高。

路，愈走愈遠。

此刻，正朝另一座更高更大的山峯行去。

三人已經講好，此山再未見人，便要打道回府。

誰也沒想到，在這種荒山絕嶺之上居然有人居住。

衣裳絲絲縷縷，破破爛爛，僅僅可以遮羞而已。

鬚長覆胸，髮長及地，臉上的皺紋密而深，滿面風霜，年齡當在六十以上。

居住的地方極簡陋，就地取材，以石板石塊堆砌而成，只能聊避風雨。

從任何一個角度來看，都是一個十足的野人。

賴皮上前道：「喂，你會不會說人話呀?」

野人似是許久未見訪客，顯得甚是興奮，笑呵呵的道：「老夫是人，當然會說人話。」

阿寶指着石室道：「這是你的家?」

野人雖野，言詞却頗幽默。

「冬涼夏暖，別有風味，是鍛練身心的好地方。」

「住多久了?」

「十五六年。」

「幹嘛住這麼久?」

「老夫在等一個人。」

「等誰?」

「一個該千刀萬剮，上刀山，下油鍋的花和尙。」

野人說這話時咬牙切齒，似有滿腹怒火，聽得三人俱感心頭一震。

曾妮神色一緊，道：「這位僧人叫什麼?」

野人的臉色更難看，吐字如刀。「情僧無垢!」

賴皮道：「請教尊駕如何稱呼?」

野人道：「老夫玉面劍客林春風。」

「玉面劍客林春風」七字，大哥大、小弟小與曾妮都知之甚詳，早在四十年前便已揚名立萬，是江湖上有名的一位美男子，不知有多少名媛閨秀爲他瘋狂，三十六招「春風拂柳」劍法罕逢敵手。

可是，曾幾何時，玉面變成橘子皮，滿面春風早已離他遠去，顯得十分蒼老、憔悴、萎靡、頹廢而又失魂落魄的樣子，令三小同情之心不禁油然而生。

阿寶道：「前輩跟情僧有何仇恨?」

林春風惡狠狠的道：「有奪妻之恨!」

賴皮故作輕鬆道：「花和尙是個風流鬼，連尼姑都玩，何況是有夫之婦，想開點，別作賤自己。」

玉面劍客惱怒依舊。「綠雲罩頭，乃奇耻大辱，這口怨氣老夫嚥不下去。」

「於是，下了戰書，約他來此談判?」

「不是談判，是決鬥，生死之搏。」

「結果，花和尙沒來，你在此空等了十幾年，頭髮都可以當掃帚用啦?」

「這個風流鬼寡廉鮮耻，不知毁了多少貞節烈女，不知拆散多少恩愛夫妻，但有一個長處，在武林中有口皆碑。」

在林春風的口中，情僧無垢眞不是人，很難得聽到稱許之詞，曾妮聞言倍感溫暖，喜孜孜的道：「情僧有何長處?」

玉面劍客道：「重言諾，守信用。」

「前輩的意思是說，只要情僧接到挑戰書一定會來?」

「理當如此。」

「既然至今未至，想必並未收到。」

「這是不可能的事。」

「此話怎講?」

「是老夫派人親手交給他的。」

「情僧可曾答允赴約?」

「滿口答應。」

「曉得是林前輩邀約?」

「花和尙並不知悉。」

賴皮胡言亂語道：「老婆偷漢子，丈夫戴綠帽，這種丟人現眼的事誰也不願張揚，可以理解，關鍵是這個花和尙可能已經蹺辮子，來不了啦。」

林春風道：「以情僧的作風，他自己來不了也會叫個人來代他踐約，老夫會一直等下去!」

阿寶本想打馬虎眼，把林春風勸下山去，結束這一場生死之約就算了，今見他心意如此堅決，只好面對現實，一本正經的道：「坦白說，咱家阿寶就是代表家師情僧無垢前來踐約的。」

玉面劍客聞言臉色大變，鬚髮怒張道：「娃兒，你說你是那個風流和尙的徒弟?」

「一點不假。」

「花和尙現在何處?」

「在很遠很遠的地方。」

「爲何不親自前來?」

「家師已看破紅塵，不想再過問塵間之事，區區願承担一切。」

「哼，只怕你承担不了!」

賴皮道：「我師父肩寬背厚，千斤重担也挑得動，林大俠認爲要怎樣才能把這一筆風流債擺平?」

林春風怒冲冲的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偷了我老婆就還我老婆來。」

「花錢帮你討一個新的?這容易。」

「不，老夫要原來那個舊的。」

「尊夫人可是武林人物?芳名是……」

「她叫楊玉花，並非武林中人。」

「楊玉花?跟前朝的楊貴妃有無關係?」

「毫無關係。」

賴皮冷嘲熱諷道：「一個叫楊玉環，一個叫楊玉花，僅一字之差，尊夫人說不定是楊貴妃投胎轉世，一聽就像是個水性楊花的騷貨。」

玉面劍客勃然大怒道：「娃兒說話客氣點!」

賴皮反唇相譏道：「已經夠客氣啦，一個巴掌拍不響，一張嘴巴也吵不起來，想想看，你老婆若是一位規規矩矩的良家婦女，就不會勾搭和尙，和尙也勾搭不上她啦。」

曾妮道：「是啊，這事雙方都有責任，兩不欠，扯平啦。」

阿寶進一步遊說道：「何況，出牆的紅杏白璧已汚，不是原來的貨色了，何苦再穿破鞋，天涯何處無芳草，別死心眼兒，娶一個黃花大閨女豈不美哉妙也。」

林春風的確夠死心眼兒，一點也不開竅。「天涯芳草雖多，林某單愛玉花一人。」

「楊玉花是怎樣的一個女人?怎會令你如此着迷?」

「很美，美得叫人發抖，叫人窒息。」

「你別忘，是個騷貨呀!」

「是很騷，但騷得令人全身舒暢，骨頭酥痲。」

「哼，我看你是天生的賤骨頭，愛戴綠帽子。」

玉面劍客欲辯無詞，啞口無言，只有乾瞪眼的份兒。

賴皮道：「鬼扯了半天，你還沒有說你老婆現在什麼地方?在可能範圍之內我們負責把她找回來，送上床。」

「早就跟人私奔了。」

「跟誰?」

「一個行商。」

「行商也有住址吧?」

「是一個絲綢商，循絲路到外國去了。」

「神經病，寡婦死兒子，已經沒有指望了，還想她幹什麼，想也是空想。」

林春風可不是這樣想。「玉花所以會出走，花和尙是始作俑者，我要你們負責把她找回來。」

曾妮苦笑道：「外國那麼多，地方那麼大，這事根本辦不到。」

（未完・十六）

俠情輕鬆技擊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龍馭鳳

上文提要： 小玉兒在百寶莊見徐元玉怙惡不改，又當衆汚言侮辱她，恨極下殺了徐元玉。小玉兒獨自跑去玉青觀內神像肚中練功，豈料半夜聽到東廂房中汪蘭眞道姑與太乙眞人在淫樂，兩人還在商議陰謀陷害小玉兒，汪蘭眞叫太乙眞人過西廂再與兩個年輕道姑耍樂，小玉兒見此敗類孰不可忍，殺了汪蘭眞，傷了太乙眞人並囑他改過……



深夜迷路山林間　長生谷中遭非禮

徐奇冷冷道：「她二人如果有什麼功夫，剛才應該助她們的師父了。」夫妻二人轉而面對小玉兒。

徐奇面無表情的道：「史姑娘，徐某知道妳武功高强，徐某絕非妳對手，只不過妳殺了我的劣子，這是剜心之痛，徐某沒有那麼大的修養淡而化之就此離去。」

白青青道：「咱們不會輕易放過妳。」

小玉兒道：「我知道。」

徐奇道：「史姑娘，橋歸橋路歸路，咱們同莫大人的交情就休提了。」

小玉兒道：「事實上我對莫少白的印象並不好，也可以說我對花正剛也不好。」

她頓了一下，又道：「我甚至還討厭他們，所以你也就不必提那一段了。」

徐奇道：「那麼，妳我之間便不再有什麼值得擔心的事了，便也可以放手一搏了。」

小玉兒道：「我也是這麼說，徐大俠，你如果不對我出手，我便更瞧不起你了。」

徐奇雙目一厲，道：「妳的口氣令我十分不悅，妳也太自大了。」

小玉兒道：「我有自大的理由，也有自大的本錢，徐大俠，此時此地，此情此景，話說多了，徒增彼此不快，你說是不是？」

徐奇愴然的一聲梟笑，聲如寒鴉，道：「妳的口氣實在與妳的年紀不相稱，妳好像久經滄桑的武者，更像個老於事故的女人，妳……難道武功到了妳這種地步便心態也老掉了嗎？」

小玉兒確有這種感覺，只不過她是說不上來的，這世上有許多令人想不通的事情，每天都在發生，但人們都忽略去追究爲什麼會發生。

小玉兒無奈的點點頭，道：「我確是你說的這樣，但我也有說詞。」

「請說！」

小玉兒道：「我的武功到了什麼境界，我不清楚，但我這幾年在江湖上看到的一切，確也令我失望，我看不到眞正的人性，更不知道眞正的愛是什麼，看到的，只是自私、殺戮，權與利迷失了人們的理性，什麼叫忠恕，什麼又叫博愛，人吶，就如同你們夫妻一樣，只想到死的是你們兒子，却不問兒子爲什麼而死。」

他在徐奇怔忡中，又接道：「徐大俠，我敢說，莫少白必也付了你一定數目的銀子，你才會爲他出刀，你知道嗎？姓莫的銀子不是他家中帶來的，他取自民間吶！」

徐奇面皮一緊，道：「出刀之人也須養家活口吧！」

他此言一出，自己也覺後悔，因爲這等於他已承認收了莫少白的銀子了。

小玉兒冷冷笑了。

白青青再也忍不住的叱道：「誰同妳說些不相干的話，接招吧！」

白青青怕丈夫不對小玉兒下手，一方面理虧，另方面怕不是小玉兒對手，於是白青青便搶先再出手。

白青青剛才衝殺過，只一出手就知道自己絕非小玉兒之敵手，因爲小玉兒只那麼撥了一下，白青青就覺得好大的一股力量撞得自己左臂不聽指揮。

白青青這一次是有備的，她出刀也連綿而出，而小玉兒却把大部份的注意力放在徐奇的身上，因爲她明白，一旦徐奇出手，必是石破天驚一擊。

而徐奇却並未立刻出招，他注意着妻子白青青。

徐奇發現小玉兒根本不還手，小玉兒只把帶鞘的七星寶劍左右格開殺來的尖刀。

這種殺法看在高手眼裡，很明顯是一種汚辱，徐奇就忍不住暴吼如雷：「退下！」

徐奇當然是叫妻子白青青退下了，這位自認是中原女傑的「一枝梅」白青青，今天眞是氣炸了肚皮，只得退到三丈外，忿忿然的臉皮也青了。

徐奇的刀尖指地，他的臉上一片莊嚴，但看在小玉兒的眼裡，便知道徐奇在昇華他所有的內功了。

小玉兒也明白，一個以鏢客馳名道上的人物，武功上有其一定的絕活。

「史姑娘，拔劍！」

小玉兒道：「我會的，當我認爲需要拔劍的時候，我自會拔劍。」

徐奇臉上帶赤，他沉聲道：「史姑娘，休得汚辱徐某人，妳拔劍！」

是的，如果小玉兒連同他對殺也不拔劍，那眞是徐奇的奇耻大辱，以後就別混了。

小玉兒道：「你也免不了驕傲。」

徐奇道：「史姑娘，士可殺不可辱，徐某只傲不驕，因爲徐某自認必敗，但一股傲氣仍在。」

小玉兒點點頭，道：「說得也是，徐大俠，只這一點，你就夠資格走江湖了。」

她緩緩的拔出七星寶劍，也緩緩的舉起劍來，這時候天已暗，月已昇，小玉兒的七星寶劍高舉過頂，便也閃耀出七顆如洗月般的銀星在她的劍身之上閃爍不已。

這光景看得徐奇夫婦也吃一驚。

徐奇忍不住衝口而出：「好劍，果然七星爭輝與新月同光。」

小玉兒道：「不錯，這正是七星神劍。」

徐奇悲壯的道：「能死在這種神器之下，徐某人也覺不寃枉了。」

他突然拔身而上，身子那股子盤旋勁力宛如駕馭着一股子龍捲風似的拔起四丈高下。

徐奇已把他壓箱底的龍捲刀法使出來了，看上去他宛如裹了滿身利刃般在半空中滾動不已。

不等徐奇滚殺過來，小玉兒一聲怒吼：「龍泣刄！」

這是她一天之內第二次使出屠龍劍法，她早已把「混元一氣通天神功」傳送在她的劍身上了。

小玉兒騰空迎上去，七星劍似有劍氣往上溢，便也聽得七聲「錚」，也看到七片碎刃落在地。

兩團人影尚未落下地，徐奇已低沉的「啊」了一聲，等到兩人落下時，只見徐奇手中只剩下刀柄，而他的雙臂至少有七道血口子在流血。

「殺！」

白青青再也忍不住地往小玉兒撲上去。

小玉兒右拳揮出，冷冷的不開口。

「轟！」

「啊……」

白青青挨了一拳在胸口，二人尚距一丈遠。

徐奇拋去刀柄，只見白青青已無力的跌坐在地上，她的嘴角有血外溢。

忍着傷痛，徐奇對小玉兒道：「史姑娘，妳已手下留情，咱們從此兩不相欠！」

白青青啞着聲音大吼：「不，我們與她誓不兩立，我一定饒不了這鬼丫頭。」

徐奇大怒，叱道：「別說了，都是你，平日裡怎麼對妳說，我們雖只一個兒子，更要嚴加管教，妳却一而再的放縱，如今妳還要報仇，報的什麼仇？」

他看看木然的小玉兒，又道：「如果史姑娘心狠手辣，你我還想回南召？」

白青青突然放聲大哭起來！

＊　＊　＊

小玉兒走了。

小玉兒走的時候心情是沉重的，她一句話也沒有說，她甚至也不多看徐奇一眼。

徐奇說得對，如果她想徐奇死，徐奇必然活不成，她不只切了徐奇七刀，她甚至可以半空中一拳打死徐奇，但她沒有，因爲當她聽了

徐奇的話以後，她以爲徐奇是個血性漢子。

這世上眞正的血性漢子太少了。

小玉兒尤其欣賞徐奇的不懼作風，爲了兒子，他必須出刀，那是略盡父親的責任，也是對徐家的交代，徐奇雖知道非死不可，但他仍要死得漂亮，他要小玉兒出劍。

這世上有多少人死得不但不漂亮，而且可以說是死得窩窩囊囊。

小玉兒以爲，中原鏢客之名，徐奇當之無愧。

至於徐奇爲莫少白出刀，那已是江湖上的轇轕，脫凡師太也免不了的呀。

* * *

小玉兒幾乎是無精打采的走到百寶莊，就在那打麥場邊，忽然奔來兩個青年人。

小玉兒只一看便笑了，她知道百寶莊的這兩位少莊主，這兩天必等得心焦了。

果然，奔來的正是歐陽湧與歐陽浪兄弟二人，那歐陽浪追上去便急急的道：「史小姐呀，這兩天不見妳的人，咱們還派人四下裡找妳吶。」

小玉兒道：「我這不是回來了？」

歐陽湧道：「柴管事還說要去玉青觀找人，我爹怕妳在玉青觀上了惡人當，但幾位大叔都以爲妳武功高絕，去找人反而會叫妳不快樂，所以……只好等了。」

小玉兒道：「你們是幫不上我什麼忙的，二位少莊主，我有急事，這就要回去了。」

歐陽兄弟二人一聽之下齊搖頭。

歐陽浪急急的道：「不，我們不會放妳走的。」

歐陽湧也接道：「史姑娘，妳對咱們百寶莊有恩呀，咱們連謝恩的機會都沒有？」

小玉兒道：「我已收下你們賞銀了，那已經很夠了。」

三人正說着，只見歐陽伯仁等幾個走出來了。

跟在歐陽伯仁後面的還有百寶莊搬請來的江洪、齊進與歐陽大山等。

這些人聽了有關小玉兒的事情，都對小玉兒有了驚奇的想法，便也等着再見小玉兒一面。

今見小玉兒回來，幾個人齊聲向她問好來了。

小玉兒並不進入百寶莊，她只對歐陽伯仁幾位點點頭，笑笑，道：「歐陽莊主，我有急事這就要走了，請把我的馬拉過來。」

歐陽伯仁急着走下台階，道：「不可以，不可以。」

小玉兒笑笑，道：「我必須走了。」

這話出口，急得兩位少莊主直搓手。

歐陽伯仁道：「史姑娘，前夜不告而去，知妳必爲約鬥之事，想來妳已順利解決了吧。」

小玉兒道：「那老道婆永遠也不會出現了。」

走過來柴管事，他也問道：「還有那兩個道姑呢？」

小玉兒道：「死了。」

柴千田立刻撫掌道：「死得好，死了倒也乾淨。」

歐陽伯仁道：「史姑娘，進去吧，就算是吃杯水酒爲妳送個行也不會誤妳太久。」

小玉兒搖搖頭，她的心情是無人知道的。

一個人，如果到了她這種地步，還有什麼心情提得起快樂？

小玉兒只有把自己一個人孤立起來，她才會覺得有着自己的生命的存在。

小玉兒自以爲是個不會快樂的人了。

* * *

有着堅持，歐陽伯仁便不再挽留小玉兒了。

歐陽伯仁吩咐柴管事，道：「管事，快去爲史姑娘準備路上用的吃的，要最好的，怎麼辦就不用我說了。」

柴管事搖頭一嘆，回身便走入莊內去了。

那歐陽兄弟二人可眞急了。

歐陽浪道：「爹，留史姑娘住一段時間嘛。」

歐陽伯仁心中不快，他心中也想：「癩蝦蟆呀，便是嘴張得再大，又怎能吃到天上飛的天鵝？」

沉沉的，歐陽伯仁道：「便是留史姑娘吃頓飯也不能，怎能留人家一段時間，你們別妄想了。」

小玉兒只裝沒聽見，她只看着正拉過來的小川馬。

那小川馬嘶叫了，牠似乎快樂的對着小玉兒，直把馬首在小玉兒身上磨蹭着。

小玉兒撫摸着小川馬：「小馬呀，咱們回家去了，家才是最安靜的地方。」

小川馬的馬尾巴幾乎甩得落在小玉兒的身上，那正表示牠也希望馱着小玉兒回家鄉的樣子。

於是，柴千田提着馬鞍出來了。

柴千田親爲小玉兒扣上馬鞍環帶，兩袋吃的喝的之外，又有一袋銀子，那是小玉兒得的千兩賞銀，她並未拒絕接受。

接過馬韁繩，小玉兒翻身上了馬鞍，她那一副木然的樣子，實在叫人想不到她會是打敗了約鬥她的人應有的表現……而一般人是會高

興的。

小玉兒只對大伙點點頭，便撥馬而往大道上馳去，她那種氣質實在令人感到不可高攀，也有着令人產生一種自卑的意味。

歐陽浪與歐陽湧便在此刻才有着自卑感，他二人甚至後悔爲什麼對她那麼諸多的殷勤。

「孩子們，人要有自知之明，雞羣中是不會有鳳凰的，她是鳳呀。」

歐陽兄弟轉回身，見是他們老爹，二人便低頭不語了，這時候還能說些什麼？

* * *

小玉兒拍馬疾馳幾十里，天色就快黑了。

小玉兒一副木然的樣子，她任那小川馬往山中奔馳，她也不去查看這是不是她該走的路。

此刻，天空淡淡的月色照得山林中忽明忽暗，那會令人產生恐懼的。

小玉兒當然不會怕什麼，她甚至覺得越陰越森越好。

小玉兒的小川馬善跑山道，她已呆騎在小川馬上幾個時辰了，她也不覺得累，就那樣一直馳下去，也許三更天了吧，半夜子時正是三更天。

就在小玉兒嘆自己命不好的時候，遠處突然飛來劃破長空的牛叫聲。

半夜是不應該有牛叫的，但那明明是牛在叫。

小玉兒抬頭看，遠處山道上有一家野店。

小玉兒的記憶裡是不應有這家野店的，她發覺自己走岔道了。

夜太深了，找這處野店等天明吧，即使人不累，馬也累了。

於是，小玉兒抖着馬韁繩緩緩到了路旁的這家野店，小玉兒發覺野店後面有着一老一少兩個大男人，正在宰殺一頭大黃牛。

小玉兒騎馬剛到野店外，她發現店外的兩邊一片老竹林，另外便是兩棵大梨樹。

小玉兒剛把馬勒住，她後面已跳出個大腳娘子。

大腳娘子的手上提着一把砍山刀，巴巴刺刺的衝着小玉兒咧嘴笑了。

「嘿……原來是個姑娘呀。」

小玉兒已翻身下了馬，她衝着大腳娘子點點頭。

大腳娘子又走到小玉兒面前仔細看，她再一聲的桀桀笑，道：「還是個標緻的姑娘呀。」

小玉兒再衝這大腳娘子露齒一笑，嚄，大腳娘子又咧大了嘴巴，道：「哇嘎，妳是一位女人見了也喜歡的天仙美女呀。」

小玉兒也不知她到底長得有多美，只不過她明白男人見了她，都會不由自主的喜歡她。

她也知道女人見了更喜歡她，只有白青青與幾個道姑恨她，因爲視她爲眼中釘肉中刺。

* * *

此刻，小玉兒看看野店內，一盞油灯掛樑上，屋內的桌椅共兩套，灶房好像在二門後。

大腳娘子走近小玉兒，她手接過馬韁繩，笑笑，道：「二更天過後了，姑娘一人走山路呀？」

小玉兒道：「我走岔路了，有地方歇腿嗎？」

「有，有，當然有，咱們雖是野店，可也齊全呀。」

她指指邊屋又道：「那屋裡就有一張床，妳睡上兩天也沒人吵嚷的，靜呀。」

小玉兒道：「我的馬要餵好料。」

「沒問題，妳不交代我也會照料的。」

大腳娘子把馬拉着要走到後面去，小玉兒叫道：「阿嬸，妳等等。」

她走到馬前解鞍帶，立刻把鞍袋與七星寶劍取下來。

小玉兒的馬鞍沉甸甸，看得大腳娘子眼一亮。

馬匹拉到屋後面，很快的有個青年漢子雙手血腥的自後門奔入野店中。

青年人的手上還提着一把宰牛刀，一塊牛皮掛在肚皮上，上面盡是鮮血。

青年人走近小玉兒，他吃吃笑道：「女客官，妳一人走大山呀，這一帶好荒涼，是通往熊耳大山的山道，妳是要往那裡去呀？」

小玉兒不知什麼熊耳大山，她淡淡的道：「我不去熊耳大山，我入陝。」

青年人呵呵一笑，道：「女客官呀，妳走岔路了，妳應該回頭，往西大道的，妳偏到北大路了。」

小玉兒並不在意，只要清靜，多走幾日也無妨。

便在這時候，有個半百紅面毛茸茸大漢進來了。

這紅面大漢一出現，立刻對青年道：「嗨！小海呀，剝皮一半你跑掉，快去剝皮呀。」

青年人名字叫小海，他吃吃笑道：「爹，店中來了客人，我來招呼一下嘛。」

他轉而對小玉兒笑笑，道：「女客官，妳坐坐，想吃想喝馬上有，我在後面宰殺牛，妳……想吃牛肉嗎，我切新鮮的炒一盤。」

小玉兒道：「夜深了，我想睡了。」

青年人對着後門大聲叫：「娘，女客官要睡了。」

立刻，那大脚娘子走進來了，她奔到小玉兒面前，道：「女客官，妳要睡？不吃點什麽？」

小玉兒搖搖頭，她提着馬鞍袋與七星寶劍這就準備跟這大脚娘子去客房了。

只聽大脚娘子對青年人，道：「小海，去剁牛皮，這兒由我侍侯女客官。」

那小海還嘟起嘴巴，道：「娘，妳可要好好的侍候女客官呀。」

大脚娘子哈哈笑，道：「小海，放心，快去啦。」

小海三步奔出後山，這屋裡，大脚娘子對小玉兒點點頭，道：「女客官，我提開水也掌灯，這就帶妳去客房，保證妳睡好覺。」

小玉兒道：「我會重重謝妳的。」

大脚娘子提着茶壺也端着灯帶着小玉兒到左面一間客房中。

小玉兒灯下看，這是一間大通炕客房，如果擠着睡，可以睡上十個人。

小玉兒也覺滿意，大炕她一人睡。

於是，馬鞍袋擱在炕裡面，七星寶劍在枕邊，小玉兒接過茶壺倒了茶水，她先是聞了一下，笑笑，道：「這茶還不錯……」

大脚娘子吃吃一笑道：「山坡上種的茶葉呀，那是咱們自己種的。」

她誤會小玉兒的話了。

小玉兒的意思是這茶中未下什麼毒，因爲小玉兒早在史水樂那裡學了不少有關毒葯知識，什麼飲用的東西，只要放到鼻子聞一下，就知道是否被人動了手脚。

小玉兒喝着茶，她發覺大脚娘子關上門之後手上抓了一大把草在燃。

小玉兒不解的問道：「老板娘，妳這是幹什麼？」

大脚娘子吃吃的一笑，道：「山中毒蟲蚊子多，燃上這些草，毒蟲蚊子就不敢來咬姑娘了。」

她衝着小玉兒笑笑，又道：「姑娘這麼細皮白肉的，如果被咬得一身疱，那可是我們罪過了。」

這話說得小玉兒也笑了。

* * *

草已燃，門窗也關緊，小玉兒聞着草味還眞香，她坦然的趺坐在床上閉上了雙目。

她已習慣打坐了。

小玉兒只要運功一周天，她便精神大了。

原是打坐的，但忽然間小玉兒幾乎雙目也睜不開了，她以爲也許眞的累了，便歪倒在床上。

小玉兒看上去是熟睡了，但她的呼吸快極了。

只不過一盞熱茶光景，忽見自門外傳來一聲尖笑，道：「小海呀，小海呀，倒也，倒也。」

黑影之中奔來兩個大男人，那大鬍子半百老者還正在以布巾手吶。

年輕的小海可忙了，既推窗子又拉門，他還眞的在對那大脚女人直抱怨：「快呀，快把門窗打開，會把我的小仙女薰死的，薰死了我叫妳賠。」

大脚女人道：「小海呀，娘的眼睛雪亮的，這姑娘不簡單，功夫必定强，我暗中發現她會打坐吶。」

那年輕的小海道：「打坐又怎樣，還不是倒在炕上不動了！」

小海不但打開門窗，更把正冒烟的那把草也踩熄掉，他重重的道：「娘還在草裡加料呀，不得了！」

大脚女人吃吃笑，道：「艾草摻了神仙倒，這丫頭天大的本事也會倒，我親愛的小海，她是你的了！」

小海笑笑。

山風來得快，也吹得急，室中的烟早沒了。

那小海雙目一亮，他先取過七星劍，迎着窗外月光「嗆」的一聲拔出劍來。

「哇呀呀，眞是一把好寶劍！」

「叭！」

「哎唷！爹，你打我！」

「拿過來！」

「爲甚麼嘛，爹！」

「姑娘你的，這寶劍是我的，拿過來！」

小海這裡遞寶劍，嚄，大脚娘子已跳上炕，她單手提包袱未提起，雙手提。

她還呼叫道：「喲，這包袱中裝的甚麼，好沉吶！」

兩個男的吃一驚，兩人忘了炕上還有包袱在。

大脚娘子打開包袱瞧，天啦，白花花的銀元寶就有二十個，三個人瞪眼呆笑了。

三個人幾乎連脚趾頭也搬出來加減一番，才知道銀子足有一千兩。

這是小玉兒離開百寶山莊的時候，百寶山莊主歐陽伯仁送她的，而小玉兒的口袋中也有銀子。

小玉兒的脖子上掛的龍玉珮更值銀子。

於是，三個人在這客房之中議開了。

年老的大鬍子老者道：「我的寶貝兒子，我以爲趕快操刀殺了她，你再把她屍體埋在老地方。」

聽口氣他們常殺人，這是標準黑店呀！

青年人把個長髮腦袋搖得貨郎鼓似的道：「不，不可以，不能對她動刀！」

年老的道：「孩子，你千萬別死心眼，你看看人家這身打扮，她會同你在這荒山之中過日子？」

年輕的小海道：「有甚麼不可以？我自有降她的本事，爹放心，到時候她是不會走的了！」

大脚娘子笑道：「小海，別以爲你吃了許多牛鞭，喝了不少牛髓，眞本事你差遠了。」

小海大是不服，道：「娘，妳不幫我呀！」

大脚娘子道：「娘何嘗不想她做咱們丁家的媳婦，娘只覺得不相配呀！」

丁小海哈哈一笑，道：「娘別以爲我只會偷牛宰牛甚麼的，等一等你兩老就知道。」

他低頭看炕上，咧嘴笑了。

丁老頭一把拉過大脚女人，道：「我再問妳一句，妳以爲咱們該怎樣？」

大脚娘子道：「乾淨俐落，不拖泥帶水，甚麼事情都辦得乾淨，只不過小海他……」

丁老頭道：「別管他，我只問妳！」

大脚娘子笑道：「我有銀子你有寶劍，女人就由小海處理吧，咱們早年就爲小海找媳婦，可是……」

丁小海道：「沒人嫁給我，我也不寂寞，街上賣牛肉，賺了銀子我就去迎春園，哼，你們如果不答應，這一回我進城一住半月不回來。」

丁老頭叱道：「眞有出息，哼，你是長大了！」

丁小海道：「按理，我討媳婦是聽父母之命的，你們給我討甚麼來了？我二十幾歲了！」

大脚娘子道：「當家的，不如我來個折衷吧，咱們叫小海先快活，等他快活以後，這姑娘死了心，願了意，答應跟小海過日子，咱們自不必再把她殺了，當然，如果她反抗，她駡人，沒關係，一刀砍了吧！」

丁老頭鼻孔冷哼，道：「說了半天，妳仍然不是要動刀殺了她。」

丁小海吼道：「你們如果殺她，你們永遠也別想再看到我了。」

丁老頭叱道：「你想造反？由不得你！」

大脚娘子道：「當家的，就依我的，咱們把她用蔴繩綑上，她既不能反抗也逃不掉，怕甚麼！」

丁老頭想了一下，道：「也罷，咱們話可說在前面，千萬不能出問題。」

他老人家不放心，親自取來指頭那麼粗一根蔴繩，還親自把小玉兒的手綁起來。

老子又要綁小玉兒的腿，丁小海抗議了。

「爹，你把她的腿也綑起來，我怎麼辦事呀！」

只不過老頭子仍然不放心，他對丁小海道：「小海，走，你把她抱到你的屋裡去！」

丁小海不怠慢，雙手箕張伸雙臂，一下子便把小玉兒托在肩上了。

小玉兒身上有香味，丁小海抽動鼻子還歡叫：「爹！娘！她的身上那麼香！」

大脚娘子笑道：「姑娘喜歡搽脂粉，脂粉都是花做的，當然香了。」

小海邊走邊應道：「娘身上就沒有這種香！」

大脚娘子叱道：「娘一輩子也沒搽胭脂，我不想叫你爹發瘋，嘻！」

丁老頭擧燈，另一手拿着七星寶劍，聞言回頭道：「妳呀！咱兩人是烏鴉落在猪身上一個樣的黑貨。」

大脚娘子道：「可也過了三十春，哈……」

丁小海跟在爹娘後面，好像是抱着新媳婦入洞房一樣，那麼愉快的進到他住的小房中。

丁小海的住房緊鄰着二門後的小灶房，房間之中只有一張單人床，一張桌上放着三把宰牛刀，牆上還有一把大鋼叉，這表示丁小海也會武功。

住在深山中，鋼叉是少不了的，如遇上花豹，叉最管用不過。

* * *

此刻，油燈擱在桌面上，丁老頭眞是細心的人，他命小海把小玉兒平放在床上，然後……

然後一切由丁老頭來拾掇。

先是，丁老頭把小玉兒的雙手細住在床柱上，再把雙腿拉開綁，分別綁在另一邊的床柱上，這樣，小海只需扯去小玉兒的褲子就很容易的達到目的了。

臨走，丁老頭還對丁小海道：「記住，千萬別上當，鬆了她的繩子，就會上當。」

丁小海點頭一笑，道：「咱們只會叫別人上當，咱們是不會上當的。」

他對大脚娘子又道：「娘，你兩老放心回房去，今夜我最快樂。」

大脚娘子吃吃笑，道：「兒呀！天下事千萬別勉强，今夜你先嘗甜頭，等到她答應才能放了她的綁，你爹一生最細心，別看他做了不少虧心事，可從未有人找上咱們算帳的，你這方面可要向爹學習，千萬別勉强！」

丁小海直點頭，也直流口水！

他點頭乃是應付兩個老人家，至於口水，那當然是看到床上小玉兒那麼可愛的自然反應。

「砰！」門關上了。

門外的二老在說了：「財從那裡來？」

女的笑道：「天上來財是大財，伸手索取是小財。」

男的嘿嘿道：「操，誰說的那句話，馬不吃夜草不肥，人不發外財不富。」

女的道：「誰說的，咱們別去問，咱們只做準沒錯。」

「哈……」

「嘻……」

這二老走入自己房中去。

* * *

現在，丁小海可樂了。

丁小海先是抱住小玉兒吻了個夠，其實叫他吻到天亮也不夠，只不過丁小海急着要更進一步的快樂了。

丁小海把小玉兒的腿上繩子鬆鬆，這樣，他可以把小玉兒的腿弓起來。

小玉兒腿上繩子並未解開，丁小海可有點急，他把小玉兒的一腿繩子鬆去，便也剝下小玉兒的褲子。

丁小海的雙目一亮，口中直呼叫：「太好了，太好了，眞白，眞細膩，玉雕美人吔。」

這小子好像瘋了似的，又開始在小玉兒的身上狂吻，他自上吻到下，自下吻到雙乳上，幾乎就要吃人了。

看上去丁小海就像在吃人一樣，怪嚇人的。

* * *

丁小海看着昏迷中的小玉兒，他忍不住吃吃笑，和身爬上去了。

丁小海早就是「忍無可忍」的「一枝獨秀」了。

只不過丁小海折騰半天不得其門而入，忽然他大聲叫起來。

「天啊，怎麼腫了？」

丁小海的下部脹腫，便舌頭也疼起來。

丁小海叫的聲音也變了，這是怎麼一回事？

便在這時候房中傳來丁小海的尖嚎聲，這聲音還眞的傳進另一大房中的丁老頭與大脚娘子二人的耳朵裡。

大脚娘子吃吃笑了：「聽聽，小海高興得呱呱叫，他呀，我生的孩子我知道。」

丁老頭道：「沒出息，那種事有什麼好叫的？叫，叫，叫魂呀，小畜牲！」

「你怎麼罵小海？我不許你咒小海。」

「老伴呀，我看妳是老糊塗了，妳怎不多想想，那有美姑娘半夜三更天走荒山，她不怕虎狼豺豹，也不怕惡人呀，我看吶……」

「你看怎樣？」

「我以爲她不是人，她是妖怪現了身，她說不定是由火岩洞冒出的鬼靈精，來坑害咱們的。」

「你少嚇人，每次坑死的人，小海同你背到火岩洞，投入冒烟的石洞中時候，不都是燒了紙也唸了送葬經，那些寃魂是不會找來坑我們的。」

二人正在床上說着話，猛然間又是一聲尖嘷：「哦喲，哦……」

大脚娘子笑道：「聽聽，兒子快樂得忘了自己是誰了，叫聲不就同你的一模樣，你呀，有其父必有其子。」

「別說了，睡吧！」

「你睡我不睡，我等兒子好消息。」

* * *

丁小海慘了，他如今不但舌頭痛又腫，便下面也腫得不能碰一下，針刺一樣痛得他叫也難叫出聲了。

丁小海取過大碗冷水，他把火辣辣的舌頭伸入碗中去，是減輕了些痛苦。

他低頭看着昏睡中的小玉兒，不由下了狠心。

丁小海要親口問問小玉兒，她願不願意同他過日子，如果小玉兒不答應，乾脆桌上放的是宰牛刀，一刀殺了也叫老爹安心。

丁小海主意既打定，便用碗中冷水往小玉兒的面門上澆過去。

「嘩！」

「哦！」

小玉兒搖搖頭醒了，但當她把雙手往回收，發覺自己綁上了繩，然後再把雙腿圈，腿也用蔴繩綁得緊。

小玉兒把頭往身上看，她心中忿怒了。

丁小海也是赤裸的站在床前面，丁小海手中拏着宰牛刀，一副冷冷的樣子。

小玉兒再看看丁小海的下體，啊！宛似一隻大包穀棒子那麼大，她明白了。

「姑娘，妳醒了！」

小玉兒道：「爲什麼？」

丁小海道：「還用問嗎？」

小玉兒道：「你想怎樣？」

丁小海道：「姑娘，我便老實對妳說，咱這兒叫長生店，往洛陽的山路，妳還不知道，谷底有個火岩洞，洞中的白骨一大堆。」

小玉兒道：「你對我說這些幹什麼？」

丁小海的舌頭有些捲，痛苦在臉上顯出來，他來個長話短說，道：「姑娘，妳還沒明白，如果妳答應嫁給我丁小海，妳在這裡是女王

，妳若不答應，送妳進火岩洞，姑娘，妳下決定吧！」

小玉兒道：「原來你在嚇我呀！」

丁小海舉着宰牛刀，道：「不是嚇妳，是實情，快說，妳答應不答應？」

小玉兒道：「我嫁你，你就痛苦了。」

「是嗎？」

「你現在就很痛苦，是不是？」

「少廢話，我不怕痛苦。」

小玉兒道：「我怎麼會答應叫你痛苦一生呢，我的心中不安呀。」

丁小海叱道：「娘的，妳轉彎抹角拒絕我的要求呀，妳就吃我一刀。」

他眞的舉刀往小玉兒的脖子上切去。

只不過「咻」聲一出，小玉兒的右拳打過去了。

「轟！」

「喲！」

丁小海挨了一記「混元一氣通天功」，被小玉兒打得撞到牆上「哇」的一聲吐出一口鮮血來。

小玉兒只一醒過來，她便暗中以食拇二指把腕上的蔴繩掐斷。

小玉兒的兩手早已自由了，她打退丁小海坐起來，嚇得丁小海忍不住拔身再上，刀疾揮，凌厲的撲向小玉兒，他要在小玉兒雙腿不自由中殺了小玉兒。

小玉兒一聲冷笑，她的右掌一記怪招，反而抓住了丁小海揮刀的手腕，回力疾送間，宰牛刀反而刺在丁小海的肚子上兩寸深。

「噢……娘……爹……喲……」

丁小海尖嘷着，雙手不敢把刀拔下來，就那麼跌跌撞撞光赤溜溜的往門外跑去。

丁小海的身上冒血，他叫的聲音也怪嚇人的，果然，兩個老的搶出門來到二門口。

丁老頭手上舉着油灯，他一見小海這模樣，厲吼一聲便往小屋奔過去。

小屋內，小玉兒已穿好了衣褲坐在床沿上，見丁老頭奔來，冷冷的道：「你們拿了我的寶劍和銀子？」

丁老頭怒吼道：「他娘的，妳是人還是妖？」

小玉兒道：「你見過我這樣的妖嗎？」

一怔，丁老頭道：「妳殺了我兒子……妳……妳是怎麼解開繩子的？」

笑笑，小玉兒道：「那點繩子細不住我的。」

丁老頭抓起桌上宰牛刀，大吼一聲道：「妳準是厲鬼來報仇，娘的，鬼怕的惡人，丁大爺就是標準惡人，丁大爺一刀宰了妳！」

他一刀直往小玉兒殺去，小玉兒雙手不動，她的右足猛力抬，「叭」的一聲直把丁老頭踢得右手也軟了，敢情已把丁老頭的腕骨踢斷了。

忽然間從外面傳來厲哭聲：

「小海呀！我的兒呀。」

丁老頭忍着手痛往外奔，黑店內他發現兒子倒在地上不動了，地上流了滿地的血，那似乎比一條牛的血還多，兒子的眼珠子也瞪圓了。

「小海……」老頭子撲上去大哭，死了自己兒子當然哭，如果死別人，再多他也不會哭。

大脚娘子不哭了，她奔進房中也不知取了什麼東西，好一大包有海碗那麼多，便往二門奔去。

大脚娘子未走進小房門，小玉兒走過來了。

大脚娘子厲聲罵：「老娘毒死妳這妖女。」

她幾乎話與動作齊進，一大包毒粉便往小玉兒的頭上罩過去了。

小玉兒恨透這大脚女人，她用毒草害死過不少人，今天不是她的功夫好，只怕也死定了。

小玉兒心中有氣，又見這女人一把毒粉撒過來，不由厲吼一聲雙手拍出。

小玉兒的掌風凌厲，刹那間帶走一股旋風便將那麼一大片毒粉反激得往那大脚娘子罩過去。

大脚娘子一看嚇呆了，這不是妖怪是什麼。

心念間，大脚娘子「吼」的一聲回頭跑，兩步半已跑到大客堂上。

「小海他爹，不得了，這是妖怪呀！」

老頭子恨聲道：「我叫小海一刀斬，妳偏幫小海說她不是妖，眞是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

小玉兒走出來，她的臉上充滿了殺氣，那股子冷傲，令人看了心寒。

* * *

老頭子霍的站起身，他隨手又抓一把刀，沉聲道：「妖女，妳等着，看我怎樣收拾妳。」

小玉兒不開口，他看着丁老頭往後面跑，很快的丁老頭手上端一盆牛血奔過來，大吼：「妖怪怕血，妳這妖女生受了吧！」

他這就要把尚未乾的牛血往小玉兒的身上澆，小玉兒火大了。

「誰是妖女？」

「妳，妳是妖女來報仇的。」丁老頭嘩！的一盆牛血往小玉兒身上便澆。

「嘩……啦……」

牛血成了塊，可也有不少血水在飛濺，但一些兒也未濺上小玉兒。

小玉兒站在丁老頭身後，道：「你做壞事的人最信鬼神，我可不是什麼妖，你弄錯了。」

丁老頭猛回頭，左手的血盆便往小玉兒砸去，口中大叫：「鬼！」

「轟！」

「噢！」

丁老頭一屁股坐在地上，他的鼻孔耳朵在流血，小玉兒的一拳打在他的胸口上，打得丁老頭倒地不起。

大腳娘子大叫一聲撲過去：「老頭子呀，你可不能死呀，好端端來了這妖女，她手一揚咱們就受傷，她……妖女呀，當家的……」

小玉兒冷冷道：「老太婆，我原本要你們都死的，我忍不下心，妳快去，把我的東西還我，我要走了。」

老太婆怒道：「走？打死兩個人妳要走？」

小玉兒道：「老太婆，妳能把我怎麼樣？」

突然間，老太婆平飛而起，也不知她是怎麼的，兩把尖尖的小刀分握在她手上，直往小玉兒環抱過去。

「咱們一起上路吧。」

小玉兒見這老太婆的武功比上兩男子高明多了，她拔身疾退半步，忽的一個觔斗自老太婆的頭上翻過去，就在老太婆剛站定，小玉兒出拳了。

「你們一家三口上路吧，我才不同惡人一道吶。」

「轟！」

「啊！」

小玉兒這一拳用力猛，遙擊這一拳，已打得老太婆仰面倒在地上翻白眼。

小玉兒往外看天色，便自己找了灯往內屋中找去。

她找到了她的七星寶劍，就掛在床帳柱上面，她也找到她的包袱，仍然擱在床頭上。

小玉兒走出內室看地上，三個人全死了，她不由嘆口氣往後面走去，因爲她要盡快離開這裡。

她走到後面灶房外，那石地上的牛才剝了一半皮，尚有一半還未剝完，想是丁小海忍不住的找小玉兒去了。

* * *

小玉兒拍拍自己那匹小川馬，她有些神情黯然，道：「馬兒，馬兒，這世上問友情是何物，我以爲還不如同你做伴江湖行，你比許多人重義氣多了。」

小川馬仰首一聲低鳴，牠似是同意小玉兒的話。

小玉兒把馬鞍拴牢，天才微明，她便匆匆的離開了這家野店。

現在，她清醒多了，知道自己走岔路便回頭馳去，她是一心要回寶雞家的，她也厭惡這滔滔江湖的生涯了。

* * *

現在，小玉兒退出荒山，她就要轉往正西大道了，她發現天空烏雲壓頂來，想是要下一場大雨了。

小玉兒心中有些急，她夾馬疾馳中，發現不遠處是個小市鎮，立刻縱馬到了鎮頭上，好大的雨點子已自天上往下落了。

小玉兒看到有個客棧就在附近街頭，這客棧的一邊是個騾馬場，一邊還有幾匹馬拴在一個棚下，小玉兒便急急的到了客棧門口。

這時候客棧中正有幾個大漢在喝酒，有個伙計迎上小玉兒，指着門外，笑道：「女客官，下雨了。」

小玉兒道：「我住店……有上房嗎？」

那伙計立刻笑指後院，道：「有，現成的就有一間。」

小玉兒把馬交給伙計，解下馬鞍提手中，七星寶劍抓在手，便走進客棧中，於是另一伙計引着小玉兒便往後院中走去。

客棧中一共五個大漢在喝酒，小玉兒不看這些人，但小玉兒却聽得很清楚。

五個大漢中，一人低聲道：「娘的，誰家大姑娘，生得好標緻。」

另一人道：「老二，咱們下山辦正事，千萬別節外生枝，知道嗎？」

又一人也驚呼：「娘的，這麼美的姑娘，如是叫我『巧手』劉堅包一夜，第二天挨刀也甘願。」

又聽那人叱道：「別那麼沒出息，行嗎？」

幾個人呵呵笑起來了。

* * *

小玉兒走到後院，她仍然可以聽到幾個人的說笑，而且如果想知道他們說些什麼，她就能聽得很清楚。

那伙計按規矩，送上一盆熱水與茶水，他看看小玉兒的包袱，道：「我有句話提醒你。」

小玉兒道：「什麼話，你盡可以說。」

伙計指着包袱，道：「看妳包袱沉甸甸，必是裝了不少銀子吧！」

「一千兩。」

這話聽得伙計一瞪眼，急忙壓低聲音道：「女客官，行路帶這麼多銀子幹什麼，我不說妳還不知道，咱們這兒距離蜈蚣嶺五十里遠，蜈蚣嶺上有強人，小心吶，別被他們碰上了。」

小玉兒笑了，隨手摸出一塊碎銀交給伙計，道：「你是好人，送你花用。」

伙計一看，原是要拒收的，但

小玉兒又吩咐他，道：「替我弄兩個熱菜，一碗麵再加一壺黃酒。」

伙計點點頭，立刻往外就走。

小玉兒包袱放在床頭上，再把七星寶劍往一邊掛起來，她洗臉喝茶還聽人在說話，當然是聽前面那五個人在說什麼。

* * *

小玉兒只是聽着一些渾話與調侃之話，更有兩個傢伙想動她的腦筋的，只不過小玉兒可不拿它放在心上。

外面的雨下大了，當小玉兒剛把飯吃過，便聽得幾聲哈哈笑，原來這五位大漢走回客房中來了。

五個人一共住了兩間房，就在小玉兒的隔壁，五個人並未各自入睡，集在一間客房之中又聊起來。

小玉兒吹了灯，她盤腿坐在床邊上，她立刻聽到一件令她吃一驚的大事情。

小玉兒也想不到這五個人原來還是來自蜈蚣嶺上的五個厲害人物。

於是，她運起神功聽起來了。

* * *

「大哥，咱們已等了五天整，還未發覺有動靜，該不會官家改變計劃了？」

「如果官兵不出動，咱們也沒有什麼損失呀，兄弟，你們說對不對？」

「哈……至少咱們已收了一半白銀，兩千五百兩白銀，可不是個小數目，哈……」

「大哥，不是約好了，他們也來人會合嗎，怎麼至今未見有人來？」

那粗聲傳來，道：「他們可來可不來，兄弟們你們想一想，官家認識他們的人，如果有他們的人與咱們一齊進了南陽府城去，萬一被認出來，連咱們也痲煩。」

「對，還是大哥想得對，不就是宰人嗎，咱們殺了人便回山寨，這筆帳絕對算不到咱們蜈蚣嶺頭上，嘿……」

另一尖聲漢開了腔，道：「咱們約定在此等，等着官兵開入陝西大道就發動，大哥，小弟想……哦……」

「不許，柯老二，你給我壓壓火，別在出發以前出紕漏，咱們這是幹什麼來的？」

「大哥，你放心，我自不會出漏子，實在……嘿……」

另一人也笑道：「大哥，這種兔子不拉屎的小鎮，咱們想找個洩火的地方也沒有，好不容易就在……」

「你給我小聲些，我看那女子也帶劍，你們也不想一想，獨自騎馬也敢上路，我看吶，必是什麼女俠客之流，你二人還是省省吧。」

「錢老三，你這是什麼話，憑咱們兄弟五把手，方圓百里怕過誰呀，一個女娃你就怕了。」

姓錢的道：「老五，別叱呼，咱們下山得聽大哥的。」

於是，這五個人就在房中閒磨上牙了。

令小玉兒吃驚的是這五個人收了人家銀子要替人去出刀了，他五個人要殺誰？他五個人收了誰的銀子？小玉兒是要弄清楚的。

* * *

小玉兒曾爲十八盤大寨趙瘋子出過主意，如果想太平，設法殺了貪官莫少白。

如果莫少白派人來攻山寨，那麼，山寨上的幾個頭目就暗中潛入南陽府，殺了姓莫的。

然而當小玉兒聽到隔壁五個大漢的話之後，她驚疑的在猜想，難道是趙瘋子暗中與蜈蚣嶺人勾結，由蜈蚣嶺派人去刺殺那莫少白？

小玉兒把事情一連貫，她便也想通了。

小玉兒冷冷一笑，她垂目暗中在運氣，小玉兒只要把內功運行一遍，她可以一天不用睡。

她聽到附近的人聲漸漸低了，隔房的五人也似乎分開了，却也帶來幾聲吃吃笑。

* * *

小玉兒自然不會笑，她可不會把這些人放在心上，如果他們之中，有人敢潛進她房中來，準叫這人走着進來爬着出去，小玉兒冷厲的目中現厲芒。

就快三更天了吧，外面的雨仍在下，但也小多了，風却又刮起來了，風刮得客房的窗子「篤篤」響不停，突然間有一種怪聲傳進來，聲音是「格吱格吱」響。

聲音發自門上面，那聲音原是很小的，但小玉兒却聽得極清楚。

小玉兒冷笑了，她心中在思忖，該如何對付這個膽大的傢伙。

* * *

小玉兒想着，如果他們是與趙瘋子有串通，她就不好下重手，那會有礙趙瘋子的計劃的。

小玉兒忘不了她已是十八盤大寨的名譽當家了。

她雖然不坐寨，可也不好有礙大寨計劃。

小玉兒遂下了決心，不但不重創這斗膽來的人，反而還要暗中跟他們下南陽，看一看他們對付的人是不是莫少白。

這光景莫少白的命可眞不長了。

莫少白又怎麼會想得到有人暗中正在策劃取他的命？

便是花正剛也萬萬想不到强盜竟敢來官府殺官兒。

（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畢熙自從偸學了胭脂豹的功夫之後，白翎首先被他打敗，呼延覺看不過眼，以爲可以逞强又被他打倒，他搖身一變做了海天幫的一字併肩幫主，更橫行霸道，二人各打敗上官清和蕭思冰，畢熙變本加厲，連小林、凌珈等好友都遭他凌辱，一味倒行逆施，二人除此之外，又作花間柳巷行……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頭痛人物

南半仙不敵受辱　畢帮主盛氣凌人

第二天他們遇上了白翎。

「白翎，你爲甚麼不去『海天幫』報到？」

「我有事。」

「不論有甚麼事，都要先報到了再說。」

「抱歉！我不願聽人支使。」

「你非聽不可。」

呼延覺也不出聲，這都是些陰險傢伙，他在畢熙面前栽過，也希望白翎再栽一次。

白翎冷笑道：「『癟十』，我看你是小人得志。」

畢熙的眉頭猛挑了一下，道：「不錯！二十招內，我會給你點顏色看看！」

呼延覺心頭一噱，知道他要倒楣了，可能比他自己的楣更大更慘，看敵人倒楣眞是件娛心的事。

「好！」畢熙道：「五招內解決，記住！要守住第五招！」

「甚……甚麼，五招？」

「對！如有第六招，就算我輸了！」

「呸！你吹甚麼牛？」

畢熙一字字地道：「牛是要吹點，吹多了就不妙哩，徒手還是用兵刃由你挑選！」

白翎「嗆」地一聲撤刀在手。

畢熙沒有動。

「怎麼，你空手？」

「對！」

「你要侮辱我？」

「不用兵刃爲甚麼要亮兵刃？」

白翎盛怒，絕對是他最最犀利的招式攻了上去。

一招、兩招、三招，都不甚奇特，白翎心中有一把刀，心想：「跳樑小丑，我今天要廢了你……」

這念頭還沒有完，招式突變。

白翎忽然覺得這一招不可能。

他以爲武功的招式不可能有如此怪異而不合邏輯的。

也許就是這想法使他無法接下此招。

當然，這一招本身也太詭譎。

「嗆」地一聲，白翎的刀落在地上。

第四招長刀被擊落，而且根本未看清是如何被擊落的，白翎木然地望着刀和畢熙。

白翎直覺地以爲，對方不是「癟十」，他才是「癟十」。

呼延覺道：「白老弟，見過本幫畢幫主。」

「畢幫主？」

「對，和在下一字併肩。」

白翎像作了個夢，勉强地抱抱拳道：「畢幫主……」

畢熙看穿了這些所謂高手，揮揮手，道：「你對眞一道姑很有興趣對不？」

「是……是的！」

「我寫個手諭給你，拿此手諭去找她，她馬上和你共效于飛之樂……」

白翎接過手諭字條，畢熙和呼延覺已經走了。看看字條上的狗趴字，眞不信他有此權力。

只不過再想想呼延覺對畢熙的態度，這件事的可靠性就高了。

要証明畢熙是不是能當上「海天幫」一字併肩幫主，只有一個辦法。

那就是去找眞一。

如果眞一會賣帳，這個畢熙就變成「天王」了。

叫開了小道觀的門。眞一有點意外。

只不過眞一的態度很不錯，有點笑容。

目前的白翎自然把她看得很高，正是所謂：妻不如妾，妾不如偸，偸不如偸不着。

男女間就是「神秘」二字，神秘一失也就味同嚼蠟了。

「可以進來嗎？」

「當然！」眞一伸手一讓。

進入小齋，她道：「找到了那兩隻手？」

「沒有！」

「沒有找到來幹甚麼？」

他取出畢熙的一張手諭遞了過去。

她還以爲是甚麼武功秘笈哩。

一看之下，皺眉道：「你見過畢熙？」

「對！」

「多少招折服了你？」

「三十五招！」當然是吹噓，只不過以他的身份說出這數字也不算太過份。

「他叫你來此？」

「手諭上不是寫得清清楚楚嗎？」

眞一道：「太過份了！他只要寫張手諭，我就要招待，手諭要是如雪片飛來，我受得了嗎？」

「不會的！這是特殊情況。」

「你也入了『海天幫』嗎？」

「這只是遲早的事。」

眞一道：「來吧……」帶他進入臥室之中。

* * *

黎玄和小林在一家飯館吃飯小酌。

二人許久都沒有說話。

「你似乎十分消極。」黎玄道：「受了什麼挫折？」

小林嘆了口氣，道：「師父，我完了！」

「年輕人何出此言？」

「我沒有用，我是個廢物。」

黎玄冷冷地望着他，道：「到底是什麼事？」

小林被迫，只好說了一切。

這包括被挫及女友受辱的事。

黎玄嘆了口氣，道：「就是那個畢熙？」

「是的。」

「這與爲師昔年的不幸差不多。」

「師父昔年到底有什麼不幸的遭遇？」

黎玄唏噓良久，道：「幾乎連我自己也說不清了……」

小林聽了也莫名其妙，道：「師父昔年和蕭思冰師叔動手是爲了什麼？」

「她和外人過從甚密，我責備她，她反唇相譏，說我吃醋找她的痲煩。」

「是和上官清嗎？」

「是的，於是動上手，她初時還不是我的敵手，在六十多招上被我擊倒，我氣唬唬地走了。」

「蕭思冰倒下，是不是昏過去了？」

「我也不知道，只是她沒有馬上爬起來。」黎玄道：「她罵我老光棍、老變態我才下殺手的，但我不以爲會重傷了她。」

「師父眞的沒有砍她的右手？」

「怎會？我爲什麼要砍她的手？」

「她右手上有武功秘笈呀！」

「我根本不知道，要是知道，那還情有可原。」

「這麼說，蕭思冰有私心了。」

「什麼私心？」

「她右手上有師父的武功精華，也可以說是師祖的技藝精華，也有夏愚的，那時夏愚也追過她，還有岳飛及郭子儀的，不知是如何弄到手的，她的目的，可能是要和上官清共研。」

黎玄點點頭，道：「也許！」

「師父有沒有受過傷？」

「大概有過，我隱隱記得被人施襲過，但沒有看到那個人。」

「師父是否以爲那偸襲之人即是砍去蕭思冰的手以及向師祖施襲之人？」

「這……我還沒有想到……當然可能的。」

小林道：「郭子儀和岳飛的『雲手』，怎會到了蕭思冰手中？」

「那是你師祖的，八成是她偸的，當然，也可能是你師祖送給她的，她是本門唯一的女性，當年的表現也不錯，她和上官清來往甚密，你師祖並不知道。」

小林道：「上官清有無嫌疑？」

黎玄搖搖頭，似乎信任上官清。

「師父記不記得你有時好像記憶暫時消失？」

他又搖搖頭。

「我仍然相信，師父昔年一定也被施襲過。」

「我？」

「對，而且師父亦未看到那個人。」

黎玄茫然。

小林道：「敢向師祖施襲的人，必是對他十分熟悉之人，由此可見，也必是他身邊的熟人才不會提防。」

黎玄也沒有表示意見。

可見他的腦力還沒有完全康復，對昔年那一段時間內所發生的事仍然茫然不知。

「師父，『海天幫』聽說發下了豪語……」

「我聽說過。」

「他們……」這工夫門口已站了五人。

爲首的正是畢熙，其次是呼延覺。

再後面是兩個副幫主，一爲崔雲、一爲金滔。

最後的是長老倪賓。

畢熙大聲道：「眞是幸會！『瘋十』在這兒……」

他指的「瘋十」是指小林。

他上次說過，以後見了他會叫他「瘋十」。

可以說，他把這渾號移交給小林了。

「『瘋十』……『瘋十』……」部下們大聲招呼着。

黎玄道：「誰叫『瘋十』？」

小林低聲道：「以前就是他叫『瘋十』，如今把這渾號加到我頭上來了。」

黎玄道：「忍耐，要忍耐。」

「師父，有時忍耐也不成。」

「是的，的確也有無法忍耐，或者即使忍耐對方也不放過你的時候，而現在可能就到了這一刻。」

畢熙道：「黎玄，收到本幫發出的號令書嗎？」

「收到了！」

「爲何不去報到？」

「道不同不相爲謀。」

「放肆！你一個人能扭轉乾坤嗎？」

「天地自有一股正義力量，使邪不勝正。」

畢熙道：「呼延兄，交給你了。」

呼延覺低聲道：「老弟台，只怕我……」

「不行再說！」

不行再說，分明是先要他出一次洋相。

呼延覺拔出劍來。

黎玄沒有撤兵刃，這使呼延覺在未動手之前就已經落了下風。

「怎麼，連劍也不撤？」

「在我，撤不撤都差不多。」

「你知道藐視本座有什麼後果？」

「藐不藐視的後果都也差不多。」

呼延覺攻出一劍，黎玄不閃不避去抓劍身。

呼延覺大吃一驚。

是「大鷹爪力」嗎？沒聽說過呀。

即使如此，也不敢被他抓住。

呼延覺連攻二十餘劍，全被黎玄閃過。

誰都看得出來，他們差了一截。

三十多招，一直處於下風，呼延覺內心很窩囊，這分明是要他出醜，却提高了自己的位置。

尤其呼延覺的部下都在一邊觀望。

「呼延兄別留後手！」

「老弟台…… 這老賊不單純……」

呼延覺不禁暗罵，小雜碎開我的胃。

又打了十來招，用劍的不敵空手的，呼延覺頗爲狼狽，以前他以爲他們的差距很少。

現在証明差距很大。

「呼延兄，你這人手軟，總是不忍下重手，請退下！」

呼延覺巴不得叫他退下來，尤其在還未失招之時。

那知就在他要抽身之時，黎玄打蛇順竿上，一腳把他踩了個踉蹌。

若非副帮主崔雲在後托了他一下，八成會一屁股坐在地上。

他本以爲能僥倖保住聲名，還是栽了。

不學無術或眼高手低的人，終會遇上這種挫折。

畢熙大剌剌地往前走了幾步，道：「你徒弟『瘋十』林小飛，已是我手下敗將……」

黎玄不出聲。

以他身份，和這種小人交談都失掉了身份。

畢熙道：「他在三四十招上敗在我的手下，你至少要接下我五十招以上才對！」

黎玄仍不出聲，負手目注天際。

這正是古人說的「黃鍾棄毀，瓦釜雷鳴」。

暴發戶和小人的嘴臉就是這個樣子。

畢熙對部下們道：「你們要看着，這種機會畢生是難得有幾次看到的。『瘋十』的師父畢竟是『北神』、『南仙』之一呀！」

「屬下們正在注意哩……」

畢熙道：「黎玄，出手吧！」

黎玄道：「黎某何等身份！」

畢熙哈哈大笑道：「『瘋十』的師父擔起身份來了，你們看啊……」

畢熙出了手，他希望像挫敗「北神龍」及蕭思冰那麼單純。

當然，更希望像對付呼延覺及白翎一樣，數招制敵，徹底粉碎對方的自尊。

他用了相當精粹的招術。

十招過去。

二十五招也過去了。

有時他佔先，有時黎玄走上風。

五十招也拖過去了，雖然黎玄會遇上險招，畢竟還是接下了。

險象環生，岌岌可危之下，黎玄又接下了五六招。

這是畢熙崛起之後，擊敗武林罕見數大高手之中招數最多的一次。

黎玄已是強弩之末了。

小林可以看出，但是，他今天才知道師門的武功精奧之處，他以爲，就算師父敗了，師門的武功却未敗。

因爲他發現，師門的武功精華大部份尚未開發出來，具有無限的潛力。

在九十招以上，近百招時，畢熙一式怪招在極小的轉折空間中砸了黎玄一掌。

這一掌只能說是蹭了一下。

即使如此也算敗了。

黎玄收手，道：「黎某認輸！」

小林看出，師父不論花招及內力上都比對方高出多多。對方贏在招式太詭異上。

小林以爲，今日一見，焉知非福。

呼延覺內心不是滋味，尤其在他極少招數敗下陣來之後，畢熙却以近百招才擊敗對方。

這差距幾乎大得無法估計。

若以招數來衡量，他自己作副帮主都未必夠資格。

「記住！」畢熙道：「儘快去報到！」

黎玄師徒不出聲。

畢熙道：「如果不去報到，在武林中行動，生命毫無保障，只要報到登記了，有人欺負，本帮必會出頭作主……」

黎玄師徒不屑一顧，畢熙對伙計道：「以後他們『瘋十』師徒來此小酌，一律記本帮的帳，每年三節，本座會派人來結帳！」

伙計只有唯唯地應着。

他實在看不出這個頭大翻唇、鼻孔朝天的傢伙有何能耐當帮主。

此人果眞能當帮主，這個帮就可想而知了。

畢熙走近，在小林肩上拍了一下，道：「『瘋十』，去吧，在帮中我會特別照料你的……」

小林沒出聲，要不是師父剛才要他忍，他會拚命的。

只不過拚了又如何？師父不是個例子？

他剛才忽生信心，他以爲誰也不必求，師門武學博大精深，可惜上兩代都不能體會其中最最精奧之處。

畢熙帶着人一路放肆的敞笑走了。

師徒二人久久沒有出聲。

小林道：「師父也看不出他的武功路子？」

黎玄想了很久，道：「不敢確定。」

「是什麼絕世高人？」

黎玄道：「四十年前有位『太上忘情公子』，姓名不詳，他的武功十分怪異，不知是不是？」

「此人還健在嗎？」

「如果還在，大概已有八十以上了吧！」

「這麼大的年紀還收徒？」

「沒聽說此人收過徒弟，只聽說此人有個女人，比他小二十多歲，再就無所知了。」

「師父，我們總不能坐以待斃吧！」

「可惜的是，你師叔蕭思冰以及呂敖，還在懷疑我，以爲我是砍蕭思冰右手的人。」

小林道：「師父如能和夏愚前輩及師叔們一起，『海天帮』就不敢囂張。」

「大家猜忌不合作，武林前途可悲……」

師徒分手，黎玄先走。不久樓梯口出現一人。

竟是柳儀芝。

這是一個本來中規中矩，因不幸失身而走調的女人。

小林和她有過一段激情。

「小林……」

「儀芝姐……」

「聽說你……」

小林揮揮手，叫她坐下，添了杯筷，道：「不必說了！知道就成了！」

「『瘋十』眞的那麼厲害？」

「眞的。」

「是什麼高人調理出來的？」

「大概是『太上忘情公子』門下。」

「沒聽說過這個人。」

「我也是剛剛聽說過的。」

「小人得志，有什麼了不起？」

小林深深地吸口氣，道：「此人可恨……」

「我聽說他弄了米姑娘及凌姑娘。」

小林以爲，消息傳得太快了。

小林不出聲，他很不願聽到這些話。

「小林，我知道米、凌二位姑娘在什麼地方。」

「在什麼地方？」

「你一定要沉住氣。」

「當然，在目前沉不住氣也不成。」

「她們在金陵秦淮河上……」

「在秦淮河上幹甚麼？」

「哎呀在秦淮河上你都不知道？」

「不知道。」

「河上艷妓，而且已經出了名哩！」

「下流！」

「也許不能怪她們……」

談話到此爲止，小林就不願再談兩女的事了。

「談談咱們的事吧！」

小林道：「妳還是那樣？」

「我和你一樣，心灰意冷。」

「妳可以回到令尊身邊行醫，爲武林作點事，找個可靠的人嫁了。」

「我希望在這段時間內和你在一起。」

「我們完了。」

「我知道，至少我可以解除你的寂寞。」

小林付了帳下樓而去。

他進入了一家賭場。

這一次，不是爲了弄錢賑災，或救濟貧民，只是要發洩一下。

賭場不很大，但各種賭具很齊全。

身上還有數十兩，勉强可以玩玩。

這麼多的賭具，只有一桌骰子的枱面最大。

有人下了五十兩的注。

小林押了三五把有贏有輸。莊上退出了，小林坐了下來。

天門道：「老弟，有多少賭本？」

「一萬夠不夠？」

「一個局的注夠了！」

小林道：「那就先賭一個局的注……」

他抓起骰子，「天門」道：「老弟，咱們可要先小人而後君子，擲骰子絕對不許玩花梢，如：吹氣哩！搓骰子哩，搔搔頭皮等等，抓起就擲！」

小林知道玩花梢是不行了。其餘的人也應聲同意，一定要守此規定。

小林擲了個八點。雖是雜八，畢竟八點也不算小了。

「出門」五點。

「天門」三點。

「末門」却也擲了個八點，但人家是「天六八」，比小林雜八大些，輸了「末門」。

「末門」一家就押了五千兩，一下子把小林的枱面掘去了一半。而「出門」和「天門」才不過押了七八百兩。

第二次小林又輸給「出門」的七點。

他的賭本已所剩不多了。

看來這幾個賭客都非泛泛之輩。

他倒也不是把錢看得很重的人，而是心情不佳。

又賭了一把，幾乎全部輸光。

他估計全部家當也不會過一千兩了。

在這枱面上，已不具備再賭一次的資格了。

三家都望着他，等他退出。

小林雙手插入衣袋之中，這本是毫無義意的舉措，但是，他突然心頭一震。

他手中摸到了大把銀票，過去畢熙來過這一手。

銀票的紙張不同，大小不同，觸感也不同，只要一摸，不必看就知道必是銀票。

怎麼會呢？

他先掏出一兩張看看，果然是銀票，一張票額一千六，另一張居然是八千多兩。

其餘的至少還有十張以上。既使每一張只有一兩千兩，總計也有三萬兩以上。

「老弟，還有賭本吧？」

小林笑笑，四下打量，發現站在「出門」身後一個小叫化子，一臉油垢，頭髮散亂，正在向他露齒而笑。

小林皺皺眉，不認識這小子。是這小子弄的？爲甚麼？

「天門」的中年人道：「老弟還要不要作莊？」

「要！各位儘管下注，有多少算多少！」

「出門」下了五千。

「天門」一萬五。

「末門」三千。

一把骰子下注兩萬餘，這也不算小局面了。

小林把骰子拿起來時，忽然射來一隻骰子，而他的左手却又自袋內掏出一把銀票。

與賭者的目光都在看他掏出銀票上的數字，就未去注意抓住骰子已拿起的右手。

一擲就是個「豹子」。

觀衆嘩然。

這一次通吃。

再擲又是「豹」子，這次吃了近四萬兩。

「天門」扣住了他的右手脈門，道：「小子，我不信這個邪，我要看看骰子。」

小林未提防他這手，竟然抽不回手來。

可見此人也不是泛泛之輩。

「叭達叭達」三枚骰子掉在桌上的同時，忽然又「叭」地一聲，其中一枚骰子又動了一下。

三枚骰子掉下已不動了，其中一枚却又動了一下。

經過檢查，三隻骰子一點毛病

也沒有。

小林十分驚異。

他相信骰子中有一枚是假的。

也就是剛才擲出前，左手故作掏銀票誘人注意左手，右手却接住了射來的一枚骰子。

那一枚就是假骰。

擲出那枚骰子的人，正是「出門」背後的小叫化子。

他眞弄不清這小叫化子爲何要助他。

而剛才三枚骰子掉落桌上本已停止，其中一枚又「叭」的一聲動了一下，顯然是有人以另一枚眞骰擊中假骰，假骰飛出，眞骰取代了。

正因爲如此，三枚骰子檢查之後，一枚也不假。

沒有毛病，小林就得理不讓人了，大聲道：「朋友們，現在該相信了吧？」一邊收過枱面上另外三家的賭注。

就在這時，一個中年人走了過來，張開手，手心有一枚骰子。

小林一看就認出，正是他那枚被擊出的假骰。

怎麼會到了此人手中？

「這就是你弄鬼的假骰！」這中年人道：「那小叫化子先射假骰給你，你配合掏銀票動作也不錯，以後小叫化子又以眞骰擊出此假骰被我接住。」

衆人嘩然。當然也有人不信。

中年人道：「這手法很不錯，只可惜你們遇上了行家！」

小林道：「朋友，你的招子眞亮！」

中年人哂然道：「招子不亮能開賭場嗎？」

小林道：「我以爲你在胡說八道。」

小叫化子道：「相信學你胡說八道的人更多！」

中年人道：「『瘸十』已是本帮的奴役，他必須到本帮報到，你們該知道我的身份了吧。」

「知道又如何？你是該帮甚麼貨色？」

「我是副帮主匡英。」

「海天帮」居然有四個副帮主。

小叫化子道：「怎麼？你們這賭場是不是贏了錢帶不走？」

「放屁！規規矩矩地賭爲甚麼帶不去。」

「我看是你誣栽！根本誰也未弄鬼！」

匡英道：「把他們拿下！」

一邊下令，他一邊也動上手。

另外三個漢子對付小叫化子。

小叫化子大聲嚷嚷：「要殺人哪……」

三個漢子對付他佔不到上風。

小林和匡英打了二十來招也落了下風。

小叫化子引導他逃出屋外，但仍在鎮外被追上。

再打了五十七招，小林不是敵手。

這可能是「海天帮」副帮主中最厲害的一個。

小林被俘，小叫化子跑了。

小林躺在地上，身上的銀票全被搜了去。

另外三個漢子各踩了他一脚。

也有個向他吐了口唾沫。

漢子道：「副座，如何處置這小子？」

「畢帮主說不可以殺他。」

「只不過這小子很不好纏，不殺他終是個麻煩。」

「我有個辦法可以使他變成和普通人差不多。」

「廢了他的武功？」

「不是，但也差不多，這一手叫『洩氣』。」

「洩氣？沒聽說過。」

「那是少見多怪，有一種手法能使會武之人洩氣，也就是氣功的氣一提就洩，永遠聚不起來。」

「那不是同廢了武功一樣？」

「不一樣，廢武功是武功沒了，洩氣是在動手時提不起眞氣，那和普通莊稼把式一樣，十分有限。」

「原來還有這一種手法。」

小林沒有出聲。

他知道求也沒有用。

自二女被汚，他已心灰意冷了。

再見到師父被挫被辱，此心已死。

雖說他發現師門的武學尙有無限潛能未發掘出來，但那畢竟要花費極多的精力去研究。

現在他沒有這份精力。

匡英在他的腋下、脚心及後頸上連拍十來下，小林並沒有甚麼痛癢。

這和廢武功是最大不同之處。

被廢武功的人痛苦萬分。

匡英道：「能爲他恢復的人不多。」

一個漢子道：「副座是說仍可恢復？」

「對，但找不到幾個能爲他恢復的高手。」

四人走後，小林站起來運動手脚，沒有甚麼特殊感覺。

他一運氣心頭立刻就涼了。

眞的是一點也不能聚，氣不聚而散開，打出的招式也像麵條一樣，軟弱無力。

他敲着頭狂叫：「老天爺！你對我不公平……」

小叫化子又出現了，道：「小林，怎麼了？」

「你走吧！我是一個廢人了。」

「不會吧！你不是好好的？」

「匡英以一種『洩氣』手法，使

我無法提聚眞氣了……」

「眞的？你打我一拳試試看。」

小林用力打去，小叫化子連動也未動一下。

「他說很少人能解。」

「這就表示還是有人能解！」

小林掉頭就走，小叫化子跟着入鎭。

小林到飯館去喝酒。

小叫化子也陪他喝酒，小林喝醉倒在桌下。

迷迷糊糊之中，他隱隱發現自己躺在床上。

床上身邊躺了一個人。

「誰？」

「是我。」

「是……是小叫化子？」

「是的。」

「我是一個廢人了，你不嫌我無能？」

「不，我以爲你是英雄，只是一位不走運的英雄而已！」

「你走吧！我不願連累你！」

「不，我要和你在一起，永遠……」

他居然抱住了他，小林大吃一驚。

原來他們都是赤裸的。

小叫化子是個女孩。

「妳……妳不是男人？」

「我是個姑娘……道道地地的姑娘……」

「妳這不是太傻了？」

「我自己不以爲傻就好了！」

「我完了！」

「沒有完，我可以設法。」

「有甚麼辦法？」

「我可以找人爲你解了『洩氣』手法。」

「誰？」

「你先別問，你先要承認我是你的人。」

「這……」

「是嫌我醜？」

「不，妳非但不醜，還很……」

「那你爲甚麼不要？我是個處女你可以放心！」

小林喟然道：「我有甚麼資格？」

「你有嘛！」

小林抱住她，覺得她身上好軟好軟。

「妳叫甚麼名字我都不知道。」

「我叫小七，何小七。」

「女孩叫這個名字？」

「我排行第七，前面的却都早夭了。」

「原來如此……」

小七怯怯地去握他的下體，握了又突然放手，像抓到蛇似的心身俱顫，道：「這東西怎麼這麼可怕？」

小林道：「它並不可怕，喜歡上之後，一時離不開它了……」

小林上去時，她還呼痛，時間稍久一些她出聲了。很溫柔，至少上了床是如此的。

何小七給小林不少的溫柔和關愛。

「小七，妳爲甚麼要變成一個小叫化子？」

「因爲這樣比較安全。」

「有人要殺妳？」

「是的，而且是高手。」

「是甚麼人？」

「我也不知道，也不知道原因。」

「這是誰告訴你的？」

「一個老頭子。」

「老頭子？在甚麼地方？」

「就是在這嵩山之中的古洞內。」

「甚麼樣子？」

「鬚髮皆白，但臉色紅紅地。」

「他沒說是誰？」

何小七搖搖頭。

「一定是個世外高人。妳是他的徒弟？」

「不是，但他教了我兩手和『逃功』。」

「甚麼叫『逃功』？」

「他說女人在武林中會常常遇上壞人，他教我遇見壞人如何逃走。」

「那一定是一門上乘輕功了。」

「不算純輕功，只是一門『逃』的技巧，很快可以把追的人甩掉。」

「那妳的出身是……」

「我爹娘都是海盜，早就死了……」

「小七，妳的身世也很可憐。虧妳在外面這麼久還仍然守身如玉，是個處女。」

「我以爲一個女人第一次送給愛的人的禮物，一定是這個。」

「小七，你不嫌我窩囊嗎？」

「不會的，越是能在這惡劣環境中站得住的人我越是佩服！在賭場中放入你口袋中的銀票是自另一賭場中摸來的。」

離開這兒，何小七又是小叫化子了。

她決定去找那老人，柳儀芝似未跟到賭場去。

* * *

畢熙紅遍武林。

雖然人人都知道他就是小人物「癟十」，搖身一變而爲「海天幫」幫主，但表面上誰也不敢叫。

今天，他遇上了一個人，他很希望見到的，在酒樓上。

這個人居然敢叫他「癟十」老弟。

此人就是何志欽。

畢熙身邊還有副幫主崔雲及長老孫海，此人過去很少離幫。

當着部下叫他「癟十」這還了

得？

畢熙齜着牙道：「你不是何志欽？」

「正是。」

「是誰借給你的膽子？」

「我從不借別人的膽子，姓何的倒可以借你一點膽子。」

「哈……」畢熙大笑一陣，道：「崔兄以爲如何？」

「我來試試看！」

孫海道：「幫主，無名小卒，何勞副幫主親自出手！」

「不然！」畢熙道：「他不是你想像中那麼單純的貨色。」

崔雲向何志欽勾勾指頭。

何志欽也向他勾勾指頭。

崔雲怒道：「你是甚麼東西，敢對我如此無禮？」

何志欽道：「我就是這麼一塊料子。」

畢熙道：「何志欽不過是蕭思冰昔年的一個僕人，說明白些就是個顚着屁股跟着跑腿的。」

崔雲道：「原來是這麼塊料！」

何志欽道：「你知道『癟十』是塊甚麼料？他師父就是『狐叟』，有人說他們師徒二人有分桃斷袖……」

畢熙怒吼一聲道：「你敢胡扯！」

何志欽道：「道聽途說的，你也認了眞？」

畢熙一字字地道：「你知道我會如何處置你？」

「那要看你能不能得手而定了！」

這工夫崔雲出了手。

他以爲十招內會得手，正因爲這想法本就是輕敵，三招上差點失招，不由心頭大駭。

這個無名小卒竟有此功力。

過去聽說過此人身上有隻右手。

莫非他已學了那手上的武功？

看來他是猜對了。何志欽過去對黎玄師門的武功就十分留意。

他身爲奴僕，却有些武功底子。

他從來不露聲色，也不在人前練功。

誰都以爲他是一個本本份份，踏踏實實的奴僕。

正因爲如此，黎玄師兄弟們練功不避他，連「八荒散人」練功也不廻避他。

何志欽受益可就大了。

所以嚴格說起來，他偷學的比呂敖及蕭思冰還多。

因而他得到夏愚譯文之後，苦練了半年多已非昔日可比了。

但是，最後他還是沒有一竟全功。

譯文中有一點晦澀不明之處，那一點他沒有練。

他相信那是最重要最厲害的一部份。

「啪」地一聲，不多不少，崔雲只接了十七招就挨了一下。

他怎麼會信？不信又怎麼會服氣？

崔雲正要撤兵刃再上。

畢熙道：「崔兄請退下！」

崔雲退回座上！畢熙站了起來道：「看來你要揚眉吐氣了。」

「彼此，彼此！」

「練成了嗎？」

「甚麼練成了？」

「就是那手上的武功哪。」

「我不知道你在說甚麼！」

「不管你練過甚麼，我還是能撂倒你。」

畢熙出了手。

當然，他不會像崔雲那麼輕敵。

畢熙過去和小林一起時，也見過何志欽，知道他身上有那隻手。後來也聽過，兩隻手都到了何志欽手中。

事隔半年，甚麼事都可能發生的。

兩人接了三掌，居然勢均力敵。

兩人內心都十分吃驚。

他們本來都以爲比對方要厲害些，十招後，二人激烈進行，三十招過去，也看不出誰强誰弱。

崔雲和孫海開了眼界。

有些招式他們從未見過。

五十招後，何志欽道：「『癟十』，我們以後再比成不成？」

「爲甚麼以後？」

「我還有事，但相信我們百招內不會見勝負！」

畢熙也無把握，道：「就這麼辦！我會找你的。」

何志欽走了。畢熙道：「這老小子不單純。」

孫海道：「幫主以爲他學了那手上的絕學？」

「應該是的。」

「會不會是『八荒散人』的武學？」

「大部份是，但『八荒散人』的門下也沒有這麼靈光吧！」

畢熙道：「大概已學了手上的武功。」

崔雲道：「若換了別人，只怕接不下來。」

畢熙道：「下次遇上我會給他好看……」

* * *

小林和何小七來到了金陵秦淮河畔客棧中。

何小七道：「小林，到這兒來幹什麼？」

「只不過是舊地重遊罷了。」

何小七當然並不以爲如此。

（未完・十九）

飲至寶三鞭酒

補氣力、壯膽色
表現好身手







至宝
三鞭酒

烟台張裕釀酒公司榮譽出品

中國醫藥保健品進出口公司山東省分公司經營出口

香港總經銷：利源長有限公司　電話：　8190821